

枯月·
吹箭·
紋次郎
轟動日本之武俠電視連續劇
東方齋 譯



枯月・吹箭・紋次郎
轟動日本之武俠電視連續劇
東方喬譯
325
慧龍書系
枯月・吹箭・紋次郎
譯者：東方喬
慧龍
枯月・吹箭・紋次郎
慧龍文化公司
譯者：東方喬
封面設計・攝影／吳衛明

慧龍書系——東方喬譯

笹澤左保著　日本轟動的電視連續劇

枯月吹箭紋次郎

紋次郎能够轟動日本，並非他那殘殺暴徒的功夫，或是俊秀的外貌！而是他那冷若枯月的個性，遠比天下所有的奇俠更奇，絕情處令人咬牙切齒，冷酷處更使人懷恨，但亦有他動人感人的美舉，總之，他是一個令人旣忘不了又無可奈何的人物！

目錄

奥州路，七日奔馳

一、三十個大漢

越過了漫長的山路，前面就是奥州路了。

但是眼前的視界，還是廣濶的天空和連緜的山峰，磐城山地的高原帶，由東向北延伸，緊接着西起奥日光、南至會津的山岳地帶。

在北方以布引山和鬼面山為中心，加上豬苗代湖南側的連山，形成了好幾層奇峭連緜的山嶺。這一帶和磐城山地之間是一條往北延伸的細長平原。

道路開始漸漸地走入下坡，到達平原，迎面而來的就是奥州街道。疏疏落落的市鎮，零亂地散布在這條細長的平原上。街道隨着平原延展着，彷彿永無止盡一般。

這一行人自從過了野州太田平原之後，幾乎沒有休息地越過了，越堀、芦野、白坂九里長，合計約三十六公里的路程，繼續向北前進。

在當時，一般女子的脚程，大約一日能走六里，約二十四公里，而男子能在一天之內走上十里，如果不是他慣於旅行，又輕裝便捷的話，那裏能够一天走四十公里呢？

這一行趕路的人，其中三人是普通的老百姓（町人），前面的一位做商店老板的打扮，另外兩人，從服飾上很容易看出是他的管家（平代）。

其餘三十個男子，都是工人（人足）打扮，有五部貨物堆積如山的拖車，因此每六人負責推拖一部貨車。

無論是誰，一看就猜得出，這一定是生意人到外地去購物，雇請工人搬運返鄉，如果不深入追究，由外觀看來，一點也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過了白坂坡路，終於要告別關東地帶了。再經過野州，（即今天的栃木縣），進入奧州。

從白坂下走八公里（即二里）的平原，到達白川城下（即今之白河市），也就是阿部十萬石的城下町（有城堡之市區）。

根據天保十四年的調查紀錄，白川市鎮的規模如下：

人口　五千九百五十九人。

戶口　一千五百戶。

旅館　三十五家。

鎮地（戰國時代的編制）一個。衛星鎮地二個。

到了白川市，街道又分歧，向西進行是會津越後道，向北行進則是仙台松前道，當然想到奧州路，必須選擇從仙台松前道前進。

一行人在白川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天未亮即出發，從奧州道向北移動，很快地走過了十里路程，當天在郡山落脚。

翌日正午，走過丹羽十萬七百石的城下「二本松」，天黑之後，到達福島，福島是在松倉三萬石的御城下。

這眞是令人驚異的疾行軍，每天趕十里以上的距離，是不是他們裝運的貨，需要趕時間呢？仔細想想，這羣以男子組成的隊伍，很多地方值得懷疑！

在大名領（諸侯的領土）一定有一個關卡，叫御番所，如果由幕府直轄就叫御關所，然而無論御番所或御關所的任務都是相同的；凡是通過關卡的人與貨品都要在此接受檢查。

通過關卡時，先得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由經辦的官差查對，該旅客的姓名、身份、及目的地等，假如有必要，還可以檢查所運載的貨物。如果證件不全，或經辦人覺得所運貨物有問題，就不容許通過御番所，當場被逮捕。

這三十三個人組成的隊伍，到目前爲止，已經順利的通過了好幾處御番所，途中不但沒有發

生問題，反而優先被准許通行。

這行人來到御番所，都由站在前面商人打扮的男子，出面應付，他是個四十出頭，氣質良好，很有威嚴的人，如今在長途的旅行中，衣服免不了沾上些塵土，但還是給人堂堂巨商的印象。

「本人叫做田島屋幸兵衞！」

商人一面露出微笑，一面出示證件。

「那兩個隨從是不是管家啊！」

御番所的官差，看了證件之後，臉上嚴厲的表情頓時消失，隨之而來的，也都是徒具形式的詢問了。

「兩個都是管家。」

「裝載的是什麽貨物？」

「布料！」

「一共是五部貨車嗎？」

「是的！」

「工人一共三十個，沒錯嗎？」

「沒錯！」

「三十個工人身份都可靠嗎？」

「我田島屋幸兵衞可以負責保證，他們都是在駿州、相州雇用來的！」

「這些工人的回程，怎麽辦？」

「我還要托他們搬運，送到駿州、相州的貨！」

「可以了！過去吧！」

那個御番所的官差，很輕易地讓他們通過，連貨物都懶得檢查。事實上他們在別的御番所，早已被檢查過，所裝載的貨物，的確是布料，一點也不假。

這些官差，都有一個先入爲主的觀念，認爲就算查了也不會有不妥之處，因爲以田島屋幸兵衞的身份，絕不可能有不軌的行爲。

田島屋幸兵衞，這個商人在御番所官差的心目中，有絕對的信用，因爲他的身份證明是由伊達藩的宿家老（政府高官）所發給的，上面清楚地註明「伊達藩、御藏元（後註）」六字。

在六十二萬五千石的伊達藩御城中，田島夫幸兵衞是首屈一指的巨商，也是伊達藩、御藏元之一。所謂御藏元就是除了經營私人的商務外，還要幫助處理伊達藩的財政，換句話說，也就是伊達藩的財政大臣了。

他雖然只是個外國的御藏元，但對御番所的官差來說，還是個深具影響力的人，所以每經過

一道關卡，官差都對他非常客氣。尤其是奥州路的各個大名御番所，對於大大名（諸侯之道伊達藩的官吏），多少都抱着敬佩的心情，因此經過了好幾道的關卡，這一行人都沒有被發覺有異常之處。

過了福島，再經過瀨上、桑折、藤田、貝田四個宿場（設有旅館的小鎮），已經進入伊達藩領域內的越河御番所。

這兒已經是伊達藩的御番所，通過這道關卡更不成問題，官差們都認識田島屋幸兵衞，所以不但用不着查看證件，反而說一聲「辛苦了！」，就像迎接他回國一樣，於是，他們這一行人如同沒有設關卡般地走過了越河御番所。

從越河又走了十二公里，來到了白石，這裏是伊達藩重臣牛倉小十郎，所領有的一萬六千石的御城。過了白石，正打算渡過白石河。

突然，在最前面拖車的工人，高擧右臂，做出停止的信號，於是五部拖車慢慢地停下，頓時四週呈現出一片罕有的寧靜。

「老板……」

那個擧手發出信號的工人向前方喊道。此時走在前面的田島屋幸兵衞和二個管家，正打算查看車隊因何而停，就揚聲問道：

「有什麽事嗎？」

「想休息一會！」

那個工人回答。

「哦！眞是忽略了，已經進入伊達藩領內，再也不用趕路，我們就好好休息吧！」

幸兵衞面露微笑，並點頭示意。

「沿街道向右前進！」

那個爲首的工人，向伙伴們發下了命令。

於是五部貨車離開街道，沿着白石河堤防移動。在堤防上並排的樹木邊停下，於是三十個工人，都離開貨車，一邊擦汗，一邊聚在陰涼的樹蔭下休息。

「眞是滿頭大汗！」

「以前聽說奥州在夏天也很涼快，原來並不是那回事！」

「好了！不要一味的訴苦！」

「晚上能到達仙台（伊達藩首都）吧！」

「不論如何！晚上一定要住在仙台，明天再上路吧！」

「算了！到了仙台還不能落脚呢！」

「大概只有幾個人能留在仙台，其他人還要連夜趕到別處。」

「那又爲什麽呢？」

「三十個來歷不明的人，在仙台的御城裏無所事事，未免太顯眼了！」

「對！很快地就能引起人們的好奇心。」

「反正命令已經下達，我們就該遵守規定！」

那些工人交換了以上的談話。如果說他們是搬運工人，那麽這些很有規律的行動，倒是不常見的，再說這三十個人，對自己的這趟遠行，都表現得非常愼重。

此外田島屋幸兵衞對他們說話的態度，也過於客氣，讓工人休息，那樣體貼的想法，也顯得不自然，好像他們之間，不僅僅是雇主與被雇者的關係。

假如此時有人深入觀察，就會發現如下五點可疑之處：

第一點爲什麽在長途搬運貨品的旅程中，只用工人來推拉貨車？根據常識，此種長程運輸，都應使用稱做「荷馱」的馬車；因爲使用馬車，可以減少雇淸工人的數目，降低成本。在長距離的運輸中，不使用馬匹，實在不像個精明的生意人。

第二點就算不用馬匹，三十個工人也嫌太多，貨品並不重，數量也不多，而一部貨車竟然需要六個工人，未免太浪費人力，用十五個工人來搬運，已經綽綽有餘了。

第三點工人的工作量太多，這三十個工人毫無怨言地，每天趕十里或更多的路程。然而一般的工人，都不願做多餘的工作，能偷懶則盡量偷懶，一旦超過他們的工作量，必然會羣起抗議。

如果偶而提高工資或出點錢請他們喝酒，他們就立刻變得身輕體快，但想要他們自動自發地工作，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第四點這些工人，不但有規律、且極服從命令，注重團體一致的行動，甚至於在旅途中也不閒聊一句，他們住進了旅館也不喝酒，既不吃女孩子的豆腐，也不找人打架，更沒有一個人離隊，到處溜躂的情形。從頭到尾徹底的遵守團體的行動。

他們對於田島屋幸兵衞的命令及站在最前面工頭的指示，是絕對的服從，像這種工人團體實在找不出第二個。

第五點三十個工人年紀相差不多，且肌膚都呈蒼白。這三十個人大半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其餘五、六個人，也不過三十出頭，要聚集這羣年紀相當的工人，實在不是易事。

此外一個工人的皮膚，由於常年暴露在陽光下，莫不曬成看來很健康的古銅色，可是這三十個工人，半數以上跟小白臉沒有兩樣，其餘的人雖然皮膚較黑，但很顯然是在這次旅行中曬黑的，距離古銅色還差得遠呢！

由以上五點看來，自然能得到明顯的結論，這三十個男子決不是專門的工人，他們是扮成了

工人模樣，偷偷進入奧州的外國人。

他們爲了某種理由，不敢正大光明地通過奧州御番所，所以打扮成三十個工人，替田島屋幸兵衞將貨品運到仙台去，當然田島屋幸兵衞也是一丘之貉，他們正策劃着一項奇特的陰謀。

在白石河的堤防上，三十個男子正等待着再度出發，陰暗的樹蔭下，非常涼快，習習的清風，吹乾了他們原本濡濕的身體。靜謐中，他們的視線，落在遠遠的街心上，那一片眩目的陽光。

在碧綠的長空中，連一絲雲絮都消失得無影無踪，街道上頂着烈日的人們，有氣無力地踽踽而行，這時只有嘹亮的蟬聲點綴着這懶洋洋的夏日。

天保年間的大饑荒，漸漸地像場惡夢般的離去，但是在奧州，惡運彷彿像殘酷的冬天般，久久不肯離去。天保十四年夏天，奧州又面臨了猛暑肆虐。

田島屋幸兵衞查看關照了一切以後，才稍微放心地離開了路旁，也走到樹蔭下休息片刻，補充體力。管家老早準備了凳子，讓他舒服地坐下。此時，幸兵衞雖然無法入睡，還是閉着眼假寐

•

這時幸兵衞的腦海裏，浮起兩個月前在東海道箱根路的遭遇，當時幸兵衞帶了兩個管家，到東海道向西旅行。

他們在下午兩點，經過箱根路的旅館街，本來打算下了箱根路，就直赴三島，可是當他們來

到上長坂、下長坂險惡的坡道前，這時天氣驟轉。

豆大的雨點開始落下，頓時大霧迷漫，此地是個險惡的地方，在雨天連馬都會發慌迷路，被認爲是箱根山中最荒僻寂寞的地方。

每當下雨天，這條山路上人煙絕跡，凡是經過此地的人，沒有不感到惴惴不安的，在一片濃密的樹海中，加上伸手不見五指的大霧，此時雖然時間尚早，但與黑暗將來前的黃昏，實在沒有什麼分別。

忽然，五個人影像幽靈般，無聲無息地出現在前方大霧中。幸兵衞和兩個管家冷不防吃了一驚，害怕地緊偎在一起。

更可怕的是他們發現這幾個人不是一般旅客，那五個男子，面目猙獰，令人不寒而顫，他們衣着襤褸，可是腰間都插着大刀，手中拿着矛槍。

他們並不是住在箱根山裏，而是出沒無定的強盜，他們若發現路過的旅客，是個沒有防衞力量的弱者，又腰纏金銀的話，就毫不留情的刼財殺人。

這批出沒在箱根山中，惡名昭彰的強盜，讓每個路過此地的旅人恐懼到極點，沒有人願意遇到他們。同時這些強盜來去無踪，官府也無可奈何，也因此更促成他們無法無天的行徑。

箱根山中有強盜出沒的傳聞，幸兵衞早有所聞，如今他們眞正的面對這批殺人不眨眼的惡徒

，心裏的恐懼實在無法形容，眞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感覺。

「老板！」

「你看怎麽辦！」

那兩個管家嗚咽着說着，雙腿不停地打抖，連站都站不住了。

「既然沒有活命的機會，我們也不要死得這麽難看！」

幸兵衞用顫抖的聲音，斥責着兩個管家。

那五個強盜一起拔出大刀，伸出長矛，面無表情地一步步迫進，幸兵衞們在暴雨的襲擊下，又面臨着生命浩刧的一刹那，他們幾乎要昏厥了。

唉！這眞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幸兵衞也早已抱定一死的決心。

五人中有三人擧起了大刀，田島屋幸兵衞緊閉着雙眼，口中高聲唸着南無妙法蓮華經，但是在強烈的恐懼下，仍然控制不住窸窣地發抖。

「救救命……」

「饒了我吧！」

兩個管家趴在地上哭叫求饒。

「刀下留人！」

正是千鈞一髮之際，突然傳來嘹亮的喝止聲。這時五人之外，又出現了其他的人。啊！眞是難以置信的幸運。那是一種威嚴蒼勁的聲音，非常冷酷淒厲。

幸兵衞張開眼睛，尋找這個聲音的主人。同時那五人幫的強盜，也憤怒地轉過身，大家看到兩個男子站在那兒，發聲阻止的是年紀較大的男子。

此人看來年過五十，穿着草鞋，輕裝打扮，外罩長統的旅行雨衣，頭戴着山型的斗笠，腰間插着大刀，雖然年紀不輕，但仍是體格魁梧的壯漢。

他的面色漆黑，眼光銳利，在他堂正的臉上，一道道歲月的刻痕，使他看起來異常威嚴，他懍然不動地站在那兒，全身散發出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氣勢。

在他身後的男子，看來只有三十二、三歲的樣子，這名男子身上穿的也是旅行用的雨衣，頭戴着斗笠，肩上擔着兩人的行李。一眼就看出他的身份是隨從。

這時五個強盜馬上散開，很快地把旅行裝束的二個渡世人（以賭博爲業的江湖郎中），做半圓型的包圍。

兩個渡世人若無其事，毫不動搖的站立着。

「文吉……」

五十幾歲的男子，喚了身後的隨從。

「有！」

這位有着精悍面孔，被叫做文吉的隨從，馬上向前走出了一步。

「這些好像就是傳聞中的強盜，我們替社會消除他們！」

年長者這樣說。

「是！」

那個叫文吉的隨從，把行李交給年長的男子。

瞬間，文吉一扭腰，拔出長刀，保持那個姿態，猛地向強盜們衝過去，雖然他的招式看不出屬於任何流派，顯然是自創的打架招式，可是他的勇氣和熟練的刀法招式，可說是無懈可擊的。

文吉從斜上方，飛出去的長刀，發出嘶嘶的聲音，劃破了凝聚的空氣，隨着這個響聲，其中一個強盜被砍中腰部，應聲倒臥在地下，另一個強盜連長矛一起，整個肩部被削去，飛出老遠。第三個人的臉孔從中央被劈成兩半，在如注的血水中，發出淒厲絕望的哀號，倖免的兩人，一看情勢不妙，縱身跳入道路旁的樹海中逃逸，只留下那三個身負重傷的強盜，在泥沼中痛苦地翻滾。

那個叫文吉的隨從，在長刀歸鞘後，深深地鞠了一躬，從年長的男子手中，接回行李，兩人臉上都毫無表情，彷彿剛才未發生任何事一樣，這一老一少，看來大有來頭，並非泛泛之輩。

「謝謝大俠救命之恩！」

在滂沱大雨中，田島屋幸兵衞顧不得滿地的泥濘，當場跪下，向他們磕頭答謝救命之恩。兩個管家也平身低頭，把頭頂按在泥水中不停地磕着頭。

兩個渡世人是從三島出發，爬到箱根山來的，根據他們經過三島的經驗，那一個地帶雨下得更劇烈，如果幸兵衞他們繼續上路，只怕會發生危險。

於是田島屋幸兵衞只好跟隨這兩個渡世人，折回原地，找尋一個避雨的地方。

回程經過三屋、笹原、山中，這時找到了一家規模不小的旅館，名叫大和屋。當他們進入大和屋，訂了房間，一行五人打開房門，裏面設備簡陋，只不過在木板上放了張草席，就算是臥榻了。

裏面設有一個小暖爐，爐火還熊熊地燃燒着，此時雖時值初夏，然而箱根山裏還是很寒冷，尤其是這個叫山中的地方，露深霧濃得連蚊蠅都無法在此生存。

「我是奧州仙台御城下，被伊達藩封爲御藏元的田島屋幸兵衞。」

幸兵衞簡要的自我介紹，並重新致最深的謝意。

「喔！原來你是田島屋幸兵衞老板，久仰大名！我們還聽說，老板除了仙台之外，在大津、名古屋、江戶都有分店，經營太物、服裝、糧食、漆器、五穀等，是有名的巨商呢！」

那名五十幾歲的男子，面露微笑地說。

所謂太物，就是指棉布，一般衣服都是以綢緞爲材料，所以做棉布生意的叫做太物。

「豈敢！豈敢！」

幸兵衞心想，此人既然連商界的消息也如此靈通，可見不是尋常之渡世人。

「老實說我家也姓田島屋，因此一聽說有一位姓田島屋的豪商，我當時就有一份親切感。」

說着他又喝了口酒。日本一般平民，只能擁有名字，却不能封姓，既然能够姓田島屋，此人不是武士，就是名主（鄉長）出身的。

「能不能請敎大俠您的大名呢？」

幸兵衞必恭必敬地請問對方。

「喔！對了，眞是失敬得很，忘了向你介紹，我叫做大前田榮五郎，在我身旁的只是身份很低的隨從，他叫宮原的文吉。」

大俠這樣回答，於是那個叫文吉的隨從，恭敬地鞠了一躬。

「久仰大名，原來是大前田榮五郎大俠！」

這時幸兵衞立刻併攏雙腿，用力的碰撞膝蓋，發出「拍」的一聲，好像表示原來如此之意。

幸兵衞雖然對渡世人的世界不太了解，可是對大前田榮五郎的名字却熟悉得很。

當然他也是聽社會上的傳聞才知道此人，大前田榮五郎是在全國的渡世人中具有領導地位的親分（首腦）之一，據說他長袖善舞，在渡世人的親分中，更顯得與衆不同，也因此獲得了渡世人首腦的地位。

他的勢力非常龐大，沒有一個渡世人敢與他爲敵。甚至於幾個地位高的親分之間，若發生糾紛，只要大前田榮五郎出面調停，沒有不順利解決的。

所以說大前田榮五郎是許多親分中之首領，在渡世人的圈子裏，享有最高的聲譽。

大前田榮五郎生於寬政五年，到現在天保十四年，應該有五十一歲了。他出生在上州勢多郡宮城村，他田島屋爲姓的名主（鄉長）格家中。

他的祖父是名主出身的，父親繼承了這個位置，但中途搖身一變而爲渡世人。榮五郎從小就膽氣過人，外號叫「紅孩兒」。到了二十五歲那年，因一時義憤殺死了一個叫做久宮丈八的親分，只得離鄉背井，從此開始了十六年驚濤駭浪般的流浪生活，一直到他步入了四十歲。

在這段期間，榮五郎的名氣漸響，甚至受到尾州家（將軍之弟）特別地庇護，但隨着年齡的增長，榮五郎漸漸領悟，與其靠武力來征服對方，不如以智慧勇氣和情面來制壓對方來得有效。

從此大前田榮五郎主動地爲各地調解糾紛，每調解成功一次，名氣也隨着升高，同時發生糾紛的雙方，都會贈送他一部份的轄區，榮五郎的地盤一天一天擴大，威名也一天天地遠播了。

在四十一歲那年，他回到故鄉上州，在大湖落脚紮根，後來一心一意地做好調停人的工作，努力擴張其管轄區，建立其勢力範圍，就這樣榮五郎贏得了全國第一位親分（首腦）的地位。

他的地盤散布在關東一帶、伊豆地方和以名古屋爲中心的東海地帶，範圍之大，令人驚異。此外甲州、美濃地方、信州等地，也都是其勢力範圍。

他運用了前所未有獨特的方法，成功地組織了他的管轄區。這是一個以榮五郎爲頂點的金字塔型組織，非常龐大，據說由榮五郎直接管轄的不到一百個人，但是在這個組織裏，以被稱爲貸之（小老闆）的親分衆爲手下，而這些親分衆之下，又有子分，就這樣形成了扇狀的組織，密切的連繫彼此的關係。

貸之分爲二種，其中一種稱爲差立貸元，他能將行旅者介紹到別的親分處賭博，這種身份的人，必須交遊廣濶，且本身具有相當威名，才能與親分衆們交往。

在榮五郎的配屬下，差立貸元有五百名之多，至於普通貸元，在榮五郎的手下，已經有三千名以上，所以榮五郎一共擁有三千五百名貸之，分散在全國各地，按月向他進貢，並接受他的指示，在這麽龐大的勢力下，當然沒有一個渡世人敢與之爲敵。

像大前田榮五郎這種大親分，通常一年要出外旅行幾次，出席重要會議或轄區內之集會。這次他也是帶着子分宮原文吉，來到了遠州轄區的回程，在不尋常的情況下，認識了豪商田島屋幸

兵衞，如今這兩位都是嚇嚇有名的人物，難怪要一見如故了。

「大親分！您眞是我的救命恩人，大恩大德，我一輩子都報答不完，我願獻出全部的身家，來報答您的救命之恩。」

田島屋幸兵衞欠身向前，誠懇地說。大前田榮五郎開始的時候，不以爲意地笑着說，他並沒有做什麽特別的事，只不過是爲社會除害，那有接受幸兵衞謝禮之理。

可是，田島屋幸兵衞却不肯就此罷休，他以爲身爲豪商，被人救了一命，却沒有報恩，簡直是莫大的恥辱。

「能這樣認識田島屋老闆，已經值得我對外誇耀了！」

「您請不要說這些客套話了，請讓我表達一些謝意吧！」

「像我這樣的人，實在沒有什麽事情，能讓您這樣規矩的老闆幫忙的！」

「那天若不是大俠及時趕到，我早就一命歸陰，如今我活了下來，決不敢斤斤計較，請大俠容許我爲您效犬馬之勞吧！」

「誰也不會以爲您田島屋老闆斤斤計較啊！」

「如果我沒有表示適當的答謝，就會留得一生貪財之名。」

「這眞是一件難題！」

「我決不能就此罷休，請大人一定得給我田島屋效力的機會吧！」

「可是，田島屋老闆！我大前田榮五郎，也是稍有名氣的人，若要你答謝，可是與衆不同的呀！」

「沒關係！以我田島屋幸兵衞的身份，那些泛泛之謝，我也不敢提出！」

「您眞有此意？」

「我是向救命恩人答謝，您就是要幸兵衞的全部身家，我也立刻奉上。」

幸兵衞堅定地表達他的意思，這位豪商兼伊達藩的財務大臣，的確表現出與常人不同的豪氣。

「不！我不能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

大前田榮五郎雙手交叉於胸前，開始了深思長考，這時他的確心動了，因爲他有一個願望，倒是可以請幸兵衞幫忙實現。

「那麼，田島屋老闆，您既然這麼堅持，我就請求你一件事，但話說在前頭，您先不要嫌我嚕囌！因爲無論何事，我可不是隨便說說的！」

「好！不論什麼事，您儘管吩咐吧！」

幸兵衞挺胸回答。一方面由於他的身份，給了他很大的自信，另一方面他一心一意地想報答

救命之恩。

「像我這種身份的人，我的希望只有一個，那就是賭場，田島屋老闆，我想向渡世人完全沒有染指過的奧州進軍，換句話說，我希望能在奧州擁有大前田榮五郎的賭場！」

榮五郎的眼神，此刻突然變得嚴厲異常。幸兵衞保持沉默，沒有馬上搭腔。

田島屋幸兵衞不能馬上回答榮五郎，也是理所當然，因爲榮五郎的希望，眞是出乎意料之外。因爲這確是一件棘手的難題，如果說要求幸兵衞付出全部的財產，反而容易得多了。

渡世人的世界是由賭場建立的，如果沒有賭場，就沒有渡世人的世界。親分能在一地設置賭場或被稱爲鐵火場之博奕場所，那麼此地就被視爲其領土，在他的勢力範圍內，別的渡世人是不能侵入的。但是賭場與渡世人，並不是全國任何地方都能存在的。

以下的三種條件，關係着賭場的存在與否。

第一點視警力的有無。當時日本全國除個人私有地外，被劃分爲天領也是德川幕府的直轄領、大名領、旗本領、寺社領等。其餘諸如同屬於大名，却是萬石的小大名，或靠馬路邊之大名領，及鄉接無警力管制的大名領等，就有賭場存在的可能。

第二點必須是人口集散的地點，如果沒有人，賭場是不能旺盛的，一般人口集中的地方，就是行旅者休息的馬路邊。

第三點必須是現款流動的地方，如果沒有大量現金，就無法成立個像樣的賭場，所以一般都選擇在做現款生意的地方或現款來往頻繁的地區，設置賭場。

能符合以上三個條件的是關東地方一帶、信州、甲州、越後、木曾馬路邊、東海道路邊的伊豆、東海地方、伊勢、美濃、近江一帶。

所以親分們在以上這些地方，建立起他們的賭場地盤，成了被稱作流浪漢的行旅者聚集之地。

除此外如讚岐的金毘羅（地方神佛）膜拜之地，及一些粗漢聚集的河畔及漁場，都是親分和賭場存在的地區。

前述三個條件齊備的典型場所，就是上州，此地大名領很少，天領、旗本領、寺社領等，都處在被分割的狀態中。而街道主幹道、準幹道共有五條，另有五條馬路通往各國，此外有一個養蠶場，現款買賣非常旺盛。

至於在江戶、京都、大坂等地，沒有強大的警力，維護治安，防止賭博，毫不成問題。而好幾十萬石的大大名，連接國際之地，當然無論親分、賭場或渡世人都無法滲入。

在中國地方（指日本地名）、九州地方、北陸地方、奧羽地方，都與大大名領地鄰接，警力強大，設有御番所，嚴格的查核他國人的出入，又缺乏現款買賣地，更沒有很多人的集散場或行

旅來往頻繁的街道，所以這些地方都成了渡世人禁足的地方。

在奧羽地方有如下大名鄰接的領地，全部遍置警力。十萬石以上是大大名。萬石以上則爲小大名。

弘前　津輕十萬石。
八戶　南部二萬石。
黑石　津輕一萬石。
盛岡　南部二十萬石。
一關　田村三萬石。
仙台　伊達六十二萬五千石。
會津　松平二十三萬石。
福島　板倉三萬石。
下手渡　立花一萬石。
三春　秋田五萬石。
二本松　丹羽十萬石。
守山　松平二萬石。

白川　防部十萬石。
棚倉　小笠原六萬石。
磐城平　安藤五萬石。
湯長谷　內藤一萬五千石。
泉　本多二萬石。
中村　相馬六萬石。
秋田　佐竹二十萬五千石。
本莊　六鄉二萬石。
龜田　岩城二萬石。
庄內　酒井十四萬石。
松山　酒井二萬五千石。
新庄　戶澤六萬八千石。
山形　秋元六萬石。
上山　松平三萬石。
米澤　上杉十萬石五。

這許多大名所以能存在，是因爲奧羽地帶大半是農村，而農村的所在地，既沒有旅人，更沒有現款流動之場所。同時賭博亦被嚴厲的禁止，曾經在米澤上東番，有一個武士因爲賭博，被處死刑。因此在奧羽地方，從沒有以賭博爲業的親分出現，更沒有常設的賭場了。

如此一來，很少有渡世人想踏入奧羽地方（當然幕府末代又另當別論了），在天保年間，能在奧羽地方，以親分的身份留名的，只有在福島、會津、山形地方有各人的罷了。

對於渡世人而言，奧羽是一個未開發的處女地，如果想擴張更大的地盤，這種未開發地區最合適，誰最先打入這個地區，誰就能得到大地盤。

尤其是大前田榮王郎看上的奧州北上川及河口港石卷，據說水運及港口貨運頻繁，常有許多人進進出出，此地還有許多粗漢苦力，現款的流動也很大，常設賭場一定划得來，所以榮五郎一直野心勃勃，希有一天成爲開拓者，進軍奧州，在北上川流域及石卷奠下勢力範圍的基礎。

本來榮五郎不想爲了進軍奧州，就利用規矩的生意人，但仔細一想和田島屋幸兵衞的相遇，可以說是絕佳的機會。

對方是仙台的御藏元，更是仙台數一數二的豪商，只要運用他的權力、信用、情面，不啻是自己有力的靠山，如果幸兵衞肯幫忙，進軍奧州，築起橋頭堡決不是難事，榮五郎剎那間下了這種判斷，向對方提出要求。

但對幸兵衞來說，這決非一件易事，如果事機敗露，會給田島屋幸兵衞帶來惡運，這眞是一場致命的賭博，但對方是救命恩人，而且自己剛才早已一口承諾，無論如何事都願效勞，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如今是決不能反悔了。

幸兵衞此時已下定決心，要一口承擔下來，就算是傾家蕩產，甚至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何況萬一事發被趕出仙台，自己還有店舖在大津、名古屋、江戶等地，再說伊達藩也可能念在自己過去的功勞，不會馬上處刑，於是幸兵衞抱着激壯的心情，強帶着笑容說出。

「好吧！我願效犬馬之勞！」

「眞的嗎？田島屋老闆！您果然是豪氣萬千，一諾千金的人物！」

榮五郎滿意地點頭示意。

「關於這件事我有一點意見！」

「請說！」

「要築起您在奧州的橋頭堡，需要找適當的時機，在秋天我們田島屋家，要爲祖先舉行第十三次祭的法會。」

「哦！」

「這次法會在石卷行雲寺中的菩提寺舉行，到時可能會有一千多個奧州有名的商人來參加

。」

「你是說在石卷那邊？」

「是的！法會要舉行三天，如果在那兒開設賭場如何？」

「的確是好辦法！」

「如此一來，大親分您的名氣就遠近皆知了，可成爲您進軍奧州的開始！」

「如果地點靠近石卷和北上川，眞是再好也沒有了！」

「爲了處理這件開設賭場的事，您是否要親身到奧州來一趟呢？」

「是的，但是我目前很難抽空親身到貴地去，我想派一個親信，當我的代理人，另外選派三十個左右較可靠的年輕人，送進奧州。」

「您那三十個人，可以化裝成工人，扮成幫我運送行李的工人，由我帶入奧州！」

「這樣一來，就一切順利了！」

「請您在五十天之內，準備向奧州出發。」

「我知道！關於那三十個年青人的頭目，我就派宮原文吉負責！」

「是！」

「我再派一個可靠的手下，叫猿田已之吉的，做爲我的代表，另行趕往奧州。

榮五郎以嚴肅的表情說完這些話。他想利用田島屋先代的第十三次祭祀法會，眞是巧妙極了，地點在寺院內，爲了追思先人所舉辦的儀式，在裏面無論做什麼事，官差大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就這樣在大前田榮五郎與田島屋幸兵衞之間，完成了高階層的會談，一切順利談妥，於是大前田榮五郎進軍奧州的野心，成爲一件可能實現的事了。

二、漂泊者

天保十四年，農曆七月上旬，駿河的船商四海屋，有一艘叫寶渡丸的船，從清水港開航。

寶渡丸是所謂的千石船，當時民間的商船，一般來說，用白帆航行的一律稱之爲千石船，但正確的說法，應從船帆的數目來決定其是否屬於千石船。

一般被稱爲松右衞門帆的是新式船帆，寶渡丸正是使用這種新式船帆的千石船。

在天保時期，從靜岡縣清水沿着太平洋岩，北上奧州的航道，途中要經過如下的十二個港口停泊：下田、小田原、浦賀、命川、銚子、那河湊、荒濱、石卷、氣仙沼、宮古、八戶、青森湊。

現在寶渡丸正滿載着各種油類和臘紙、航向目的地——奧州的石卷，這一段行程中，要經過

下田、浦賀、銚子、荒濱四個港口，停泊補給。

寶渡丸上有十四名船員，三名乘客。寶渡丸本來是一艘貨運輸船，原則上不載客，但凡事都有例外，通常想搭乘貨輪的人，只要給水手們一些好處，就能偷偷地上船，但人數只限於三、四人左右。

撇開行李運轉及海難的問題外，乘船旅行可是比走陸路輕鬆愉快多了，既沒有陸地的糾紛，也不會因經過一道道關卡而被盤問檢查，更不會碰上大名出巡的行列而跪地瞌頭。

如果風平浪靜時，可以到甲板上欣賞海面的風光，看累了，又可到船尾的船倉中休息，就這樣，船就會將乘客載到目的地。

但不管怎麼說，當時的人們，既怕海又怕船，所以很少有人願意走水路而放棄陸路，而敢偸渡上船的只不過是部份人罷了。

譬如說有些不得不出外旅行的人，對自己的脚程沒有信心，再加上身份特殊，不可能順利通過關卡，另方面很想舒舒服服地到達目的地。尤其是女人，若單獨旅行，走陸路危險太多，且關卡調查更嚴，所以像此類的人，就會偸偸地利用千石船。

搭上寶渡丸的三名旅客，是兩男一女，他們各有各的理由，避免走陸路。從他們的理由中，我們更能充份的了解，在當時只有這類人才願乘船旅行。

那名女子大約二十三、四歲，個性很強的樣子，雖然很美，但她的頭髮很隨便的束起。當然在當時，一個規矩的女子是不會一個人外出旅行，所以從外表看來，帆船中的女子給人一種不是良家婦女的感覺。

其中一個男子，是一個商人模樣四十歲左右的人，個子矮小，有些娘娘腔，話特別多，常常發笑，但他笑起來的樣子，却不是令人喜悅的。

另一個男子是三十多歲的渡世人。

寶渡丸將在陸前石卷卸貨，也就是說將全部的貨物運到這個目的地，在這行程中，要在幾個港口停泊。

他們不但在途中補給飲水、糧食，還得在港口住上一夜，等到次日天明開航，因爲夜間航行，視界不清，較易發生危險。

從清水到下田的駿河灣，一路平安無事，三個乘客都坐在甲板上，眺望着遠方像圖畫般的景色。

「我是武州人，名叫清吉！」

四十歲左右的小商人，面露微笑，向渡世人與女子搭腔。

「我叫阿銀……」

束髮的女子，若無其事地自我介紹。渡世人則默默地點頭答禮。

「你就叫阿銀嗎？我的職業相當特殊，我在八王子木炭行出入，經常到各地行走，若發現有好的木炭，就立刻向八王子木炭行報告，同時炭的原木是什麽，及如何燒成，都是由我負責調查！」

名叫清吉的商人，一邊舔着紅紅的嘴唇，一邊喋喋不休地說，簡單地說，他去收集全國木炭的消息，提供給八王子木炭岩，而得到報酬。

「聽說八王子木炭岩，最近不太順利！」

叫阿銀的女人，略帶諷刺地說。

「喲！阿銀姐！你對木炭蠻內行的嘛！」

清吉立刻起勁的搭腔。

「那點消息，誰都知道。」

阿銀嗤之以鼻。

「可是，阿銀姐，你可知道八王子木炭行爲什麽不順利呢？」

「那是受到野州炭和天城炭的夾攻，招架不住了！」

「哇！阿銀姐眞是見多識廣，說得絲毫不差，令人欽佩之至！」

「那裏！我也不過是道聽途說而已！」

「八壬子木炭行也算是響叮噹的老招牌了，豈肯就此束手認輸！所以嘛！連我這種末流之輩，最近也大受重用，忙得不可開交……。」

「喔！那麼，您這趟要到那兒去呢？」

「陸前的石卷。八壬子木炭行交給我一樁十萬火急的差事，我得到奧州調查當地木炭市場的行情。」

「這麼說，您是爲了趕時間，才搭乘這艘船的囉！」

「嗯！不錯！……其實，說來慚愧，另一方面我也是因爲生怯膽怯，不敢一個人翻山越嶺走旱路，萬一遇着歹徒，可就叫天不應，呼地不靈，搞不好命都丟掉！」

「嘻！眞巧，我也正好要到石卷去呢！」

「什麼？阿銀姐，妳不是開玩笑吧?!嘖！像妳這麼年輕標緻的姑娘家，竟敢獨自出遠門，一口氣跑到陸前去，眞敎人刮目相看哩！」

「這算不了什麼！您應該知道，女人一旦下定決心，可就堅如磐石，不會輕易動搖了，更何況我是急着去尋訪一個男……。」

「噢！原來是爲了尋訪心上人呀！難怪！……。」

聊到這兒，話聲一頓，清吉和阿銀隨卽不約而同地瞄了那名渡世人一眼，彷彿他倆對身畔高深莫測的渡世人，隱然懷着某種程度的戒懼。

年約卅出頭的渡世人，正默默地凝神眺望海面，他的眼眸黯淡無光，彷彿對目前壯濶瑰麗的景色，根本視而未見。打從上船以來，他那冷漠的臉龐，就不曾閃一絲表情，似乎他已將所有的感情，緊密地封鎖於胸臆間了……。

他已很久沒有理髮了，竟連月代部（古日本男子的髮型，其頭頂卽所謂的月代部，通常均一律剃光。）都已亂髮叢生了，他的個子頎長，體型瘦削，面色蒼白，兩頰凹陷，整張臉顯得稜角分明。左頰上有一道小而清晰的舊刀疤，以致他予人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他的嘴角咬銜着一根竹箭，長達五寸（約十五公分，極可能是他利用竹枝手製的。渾身上下散發出懾人的威嚴，一望而知這位飽經風霜的渡世人，胸中蘊育着極深的城府。

他雖將笠帽、雨衣及簡便的行李擱置一旁，却並未鬆解綁腿，連手部也裹得密不透風，至於那把狀頗名貴的長刀，更是片刻不離地緊抱於胸前。

長刀鑲配着朱紅色的鞘柄，並以鐵環及鐵鐺爲飾，頗有削金如泥的風采。

渡世人的衣着極爲樸實，加上長期的日曬雨淋，汚跡遍佈，乍見之下，幾疑其爲襤褸的抹布，但這些却絲毫無損於其凛然的氣質。

「我說，這位老兄——。」

清吉忍不住啓口向他搭訕。

俗話說，同船過渡乃前世修得的緣分，既然三人有幸同船遠行，若能結爲朋友促膝暢談，豈非人生一大快事?!因此，清吉決定打破僵局，嚐試着化解這位陌生人臉上的寒霜。

「請問您欲往何處？」

「銚子！」

這是渡世人首次開腔，他的嗓音低沉、有力，言辭簡短，絲毫不願浪費唇舌，做任何無謂的寒喧。

「喔！可否請問老兄的尊姓大名？」

清吉堆滿笑容，以一副阿諛的神情繼續努力。

渡世人並不回答，僅朝着清吉微一搖頭。

他的五官端正，容貌頗爲俊秀，却流露着一股蕭索、肅殺的氣息，儼然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模樣。他彷彿古畫中遺世獨立的俠士，一味地沉醉於無壞的孤寂中，絲毫不關懷周遭的世事，打定主意要落寞地過完此生！

「我和阿銀姐早已互報名姓，可說是一見如故，但願老兄也能加入我們，大家交個朋友！」

清吉邊說，邊探頭探腦地察看渡世人面上的表情。

「在下只是個微賤的流浪漢，姓名亦不足掛齒……。」

渡世人再度點首回禮，隨即轉身將視線投注於碧波上。夏日的驕陽肆意地撲向海面，幸賴陣陣吹拂的海風，船上的人才不致於燠熱難當。

「口銜竹箭的渡世人……。」

清吉的目光閃爍，面現思索之狀，自言自語地沉吟着。

緊接着，阿銀也皺着眉低聲說：

「我想起來了！前幾天我在途中曾聽大夥兒談論過這麽一個人！」

「對啦！」

清吉恍然大悟般猛拍一下膝蓋。

阿銀注視着清吉。興奮地追問：

「你想清楚了嗎？」

「嗯！出身於上州新田郡三日月村的木枯紋次郎……。」

「哦?!原來他就是奇俠木枯紋次郎！」

清吉和阿銀抬起頭來，以一種嶄新的眼光打量着渡世人的背影。渡世人依舊紋風不動地倚欄

遠眺，似乎默認了他就是木枯紋次郎。

翌日清晨，駛離下田港的寶渡丸，正輕快地航向浦賀。這天碧空如洗，萬里無雲，海面風平浪靜，點點白帆伴着展翅的鷗鳥，悠悠朝目的地推進。

爲什麽木枯紋次郎要搭船完成這趟旅程呢？

由駿河的清水前往下總的銚子，這一小段距離，對一個長年僕僕風塵的渡世人來說，沿陸路而行，對其身心根本不致於構成任何負擔。

事實上，紋次郎的足跡早已遍佈於這段路程，往返多次了。而且，前文曾經強調，紋次郎是個從無確切旅行目標的無宿人，他祇不過隨興在茫茫人海中漂泊，日復一日地浪遊着，永遠找不到歸程與紮根的窩巢！

無宿人——。

這是一種在戶籍上被除名的浪人，連一棟遮風避雨的茅屋都沒有，更遑論可資耕種的田園了。沒有商家或店舖肯僱用他們，鄰里對面不相識，骨肉親友形同陌路，他們擁有的僅是孑然一身！

在這個封閉保守的時代，一般平民都不願輕易接納外鄉人，更不容許他們在某地落戶定居。到處碰壁，飽受排斥，迫使他們唯有不斷奔波，由甲地流浪到乙鎮，繼往丙、丁、戊……各

處，如此周而復始浪跡天涯，直迄死亡爲止，這就是無宿人一生的寫照。

紋次郎既已安於一己的命運，唯有淒愴地步入典型無宿人的後塵，像吉普賽民族般隨遇而安，毫無目標地到處遷徙。銚子之行也不過是他秉持一貫的作風，繼續浪遊的下一站而已。

至於他選擇海路的緣由，係因他事先聽到風聲，甲州的鹿藏有一幫渡世人正在找他尋仇。據說他們已在東海道一帶，以甲州路爲中心，佈下了天羅地網，祇要見到紋次郎就格殺勿論。

紋次郎既明知前途坎坷，危機四伏，豈有自動步入禍患漩渦的道理。於是，他爲了擺脫無謂的紛爭，才勉強改沿海道迂廻而行，意欲儘量避開甲州之境。

假若他在中途的下田或浦賀上岸，不就完全喪失其搭乘渡輪的意義了嗎？因此，唯有前往銚子，才是最理想的途徑。

說穿了，整個事件的始末就這麽簡單。

今兒個一整天，淸吉和阿銀似乎爲了想引紋次郎的談興，絮絮叨叨地講個不停，紋次郎却毫不動容，依然背對着他倆，一言不發。

多年來，他所接觸的全是人生黑暗、殘酷的一面，唯有自身才是一切的主宰！既然他孤立無援地踏上了險惡的仄徑，那麽，除了一己的安危外，世間還有什麽事值得他動情或關懷呢?!

紋次郎心無雜念，僅惦記着明日是否能如期安抵銚子！

啓程後的第三天——。

寶渡丸離開浦賀港，前行不多久，西南風突然加緊了，天氣雖依然放晴，但漫天的雲塊却受驚一般迅速地聚攏、湧動。船厲駛抵房總半島東側的海面，滾滾浪潮就呼嘯而來。

但是，寶渡丸上的水手掌舵着，却處變不驚地笑談如常，且未曾更改作業的程序。因爲他們經年飄浮過海，深諳各條水道的天候狀況，而這趟航線在一年中，幾乎有大半載都處於惡劣的氣象，刮風起浪根本乃司空見慣之事。仗着多次化險爲夷的經驗，水手們面對着驟然改觀的景色，遂能滿懷信心地泰然處之。

然而，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却有意給他們一個下馬威，不斷變本加厲地襲擊他們。瞬間，狂飈廻旋着橫掃海面，波濤一陣騷動，連忙羣起響應。排空的濁浪鼓起移山之勢，勇猛地衝撞着寶渡丸，使她載沉載浮地不斷向兩側傾斜。

水手們意識到事態嚴重，想要趕往鄰近的港口避難時，却已嫌太遲了！

天空被濃厚的烏雲整個籠罩了，豪雨傾盆而下，陸地完全隱身於雨幕之後了！

當時的航海儀器十分簡陋，近海的航線完全仰賴陸地爲指標，一旦喪失標的，就無法確認方向，船隻將漂向何處，更是茫然莫辨了！

風雨業已成爲宇宙主宰，寶渡丸搖搖晃晃地被洪流沖向外海，怒吼的黑潮席捲了甲板，大夥兒躲在船艙裏，渾身戰慄地默禱着，祇求上蒼勿讓自己身墜於淒厲的人間地獄！

船身擺盪得更加猛烈，斷續發出嗚咽般的聲響，似乎將在分秒間翻覆！

隱匿於艙底的人們，根本得不到週全的庇護，他們若不緊緊抓住某件固定的物品，就會隨時滾出艙外，或被拋往未知的方向。紋次郎把身軀綑綁在船柱上，凝神閉目，席地而坐。

「哇！我的老媽呀！……。」

清吉早已忍不住哭號起來。

「快點！你們這些人倒是想個辦法呀！」

阿銀臉色鐵青，歇斯底里地朝水手們叫喊。

「原來差不多是沒指望了！」

「不！不！我還不想死哩！」

「活得好好的，誰又急着送命呢？不過，……哎！在這種情況下，這艘破船還能支撐多久呢？……。」

「眞倒霉，爲什麽偏會上這艘鬼船呢？混蛋透頂！」

「救命呀！」

「鬼叫什麽勁兒嘛！你這傢伙還算是個男子漢嗎?!」

「我早就說過，我生性膽小，所以才改搭輪船的！……天啊！救救我吧！」

「拜託！我也不想死咧！……眞不甘心！」

「但願這祇是個可怕的惡夢，不會是眞的！」

清吉與阿銀的慘叫聲，逐漸模糊，隨卽消失在雷吼的波濤聲中。

船身又興起一陣劇烈的晃盪，紋次郎星目微張，將視線投注於上空的某一定點，縱然其命若游絲，危在旦然，他的臉上仍然是一片空白，毫無表情。

這是一場道地的颶風，絕非平日來無蹤去無影的暴風雨差可比擬！而人們偏又缺乏防患於未然的先見之明，往往忽略了如下的各種徵兆：蜈蚣、蟬等昆蟲發出不合時宜的鳴叫；鳥獸羣集，驚惶地他遷；桔梗花提前爛開……等，以致一旦狂飆聚臨，就祇能束手無策地坐以待斃了！

倘若我們將強烈颱風，比擬爲撒旦的特使，肆意在人間製造一場浩劫，可說絕未言過其實。沿着關東海岸，遠近一帶航行中的船隻，無一倖免地被捲入暴風雨中，在天地變色的刹那間，但聞鬼哭神嚎，交織成一幅慘絕人寰的景象。

千石船（古時一種較大型的帆船）張帆後卽可迎風疾行，「千里求陵一日還」了，但值此驚濤拍岸之際，却飽受風害了！

寶渡丸旣爲貨船，當然滿載着各類貨物，以致吃水量頗深，重心偏高，而巨帆却又迎着狂風招展，使得船身止不住地劇烈晃盪，彷彿隨時會投入怒濤駭浪的懷抱！

可憐那些價值不貲的貨物，在缺乏週全防水設施的情況下，紛紛付諸東流！簡陋的甲板整片暴露於如晦風雨中，任憑洶湧的海水浸襲！

面臨生死關頭，水手們所能試行的唯一自救之道，卽儘速卸下船帆，並將部分運輸品擲入海裏（名爲跳貨），設法搶得一線生機。

大夥兒羣策羣力，手忙脚亂地欲扯下船帆，無奈帆柱觳觫不已，他們根本無從着手，祇得忍痛將帆柱攔腰砍斷！緊接着，船舵在轟隆聲中化作碎片，寶渡丸頓時如脫韁野駒，整個兒失去控制，將命運委諸上蒼！

茫茫滄海中，但見一葉扁舟若隱若現地漂浮着，歷經了漫長的三晝夜！期間，有三名水手不愼墜落汪洋，行蹤不明。第四日清晨，奇蹟乍現，風息雨歇，無垠的天幕重現蔚藍的色彩，與瀲灩的碧波交相輝映，好一片清明祥和的景緻！

左側，一線黝黑、溫馨的陸地，正靜靜地迎迓他們！

水手們蓄滿眶的熱淚，迸發出興奮的歡呼聲，各自環抱着一塊木板或木柱，迫不及待地縱身躍入海中，而後使出全力欲泅泳上岸。

僅一眨眼的功夫，偌大的船幾乎爲之一空，僅有清吉、阿銀及紋次郎三人按兵不動。

他們黯然目送水手們奮勇逃生，默禱他們皆能安全抵達彼岸。

浪濤像小山般一波波地起伏着，以致那線陸地顯得分外渺遠難及！

經年在海上討生活的水手們，儘管皆練就精湛的泳技，且個個身強體健，却依然無法戰勝頑強、凶險的波濤，他們咬緊牙關，使出全力奮勇前進，而滾滾浪潮却迫使他們節節後退，甚且像脆弱的泡沫般，轉瞬間消逸無踪了！

紋次郎他們既不諳水性，復衡量周遭的環境過於惡劣，僥倖登陸的機會似乎未達一成，倒不如暫時羈留船上，才是較爲明智之舉。

寶渡丸繼續漂浮，入夜前，他們看到一輪紅日，於陸地所在的方向緩緩下沉，遂得知他們正朝北而行。

事實上，他們判斷得十分正確，寶渡丸於房總半島外海捲入颱風圈後，即往東浮沉，繼而巧遇自南而來的黑潮，遂由這股巨流推動着望北而行了。

涉險一晝夜後，寶渡丸被沖抵金華山一帶的外海。

水手們心目中的樂土，乃氣仙湖附近，以室根山爲中心的連綿山峯，根本不值得他們以生命爲賭注，歡欣地涉海而至！

清吉、阿銀與紋次郎三人相互依傍，枯守在甲板上任憑狂風巨浪推動着寶渡丸，載浮載沉地漂浮了三晝夜。

船內蓄積了不少雨水，又有剩餘的魚乾。渴了喝雨水，餓了吃魚乾，其餘的時間他們就無所事事地躺在甲板上。

陸地仍是西邊若隱若現的一線。四周看不見任何來往的船隻。

在只剩他們三人之後的第三天夜裏，海上又起風浪了！無人掌舵的寶渡丸在浪潮中隨波起伏，船身激烈地左右擺蕩，後來他們不得不抱緊船上的桅，以免被風吹走或被抛出船外。

「陸地！陸地！」

清吉抑不住興奮地高叫起來。

在清亮的夜色中果然清楚地顯現了陸地的輪廓，漆黑的斷崖山岩正迅速迎向他們……

原來寶渡丸本就一直朝向陸地斜行前進，如今得風之助，很快就推進岸邊。沒多久，只聽得轟然一聲，寶渡丸已然重重撞上了岩礁，緊接着船身開始傾斜。

在激烈的撞擊中，船上的乘客不能自主地由甲板這頭直飛到那頭，然後重重摔下。一陣衝撞聲之後，夜又恢復了寧靜，使時斷時續的陣陣風聲在夜晚的海面上迴盪着。

船還浮在水面上。行李是早就綁在甲板的欄杆上了，以便隨時可以棄船逃走。此時，剛得站

穩腳步的紋次郎馬上想到去拿行李。

他的護手、綁腳及草鞋一直未曾卸下，它們早已面目模糊，破爛不堪了。就連他身上的旅行雨衣也沾滿了塵土雨漬，相當髒了，但他仍若無其事地披着。

紋次郎接着低頭檢視腰際的長刀；戴起三度笠，在下顎處綁緊繩子，三度笠也已殘缺不全，處處有裂痕或破損。最後，他把簡便的布袋行李掛上肩頭。

紋次郎的動作敏捷，有條不紊。一切收拾停當後，他輕巧地自傾斜的甲板順勢滑下，並趁勢由船中躍出。

紋次郎靜悄無聲息地在凹凸不平的岩礁上落了腳，回頭看見剛才猛力撞衝岩礁的寶渡丸事實上已從中斷裂，此時船的前後半正被海浪漸漸衝開。

前半傾斜得十分厲害，後半則搖搖晃晃地向外漂，看起來就像無助地受到波浪的捉弄一般。

紋次郎望望漸漂遠船的兩半殘骸，又抬頭仰望天空，此時天將破曉。在海上漂流了七天之後，站在陸地似乎有些不踏實，恍惚中感覺腳下動搖，爲什麼大地也在抖動呢？

有一個人影，由斜倚在礁石上的前半殘骸中跳下。落在岩上的黑影並沒站好，跌在地上，似乎連起站來的力氣都沒有了。

這是清吉。

清吉驚魂未定的蒼白臉孔上，露着訕訕的苦笑，可能在他確定自己死裏逃生之後，百感交集，說不出是喜或悲吧。

「木枯紋次郎兄果然名不虛傳，臨危不亂，反應迅速極了！」

清吉坐在地上說。

可能他是指紋次郎裝備齊當，連行李都穩然在身，一付好整以暇的模樣而言。相對的，清吉除了身上穿戴的護手、綁腿和草鞋外，斗笠和行李一樣也沒帶。

紋次郎沒有答腔。

「我說紋次郎兄，阿銀姐不知如何了？」

清吉邊說邊向四面八方張望。

岸邊的前半殘骸上並沒有阿銀的影子，那她必定是在船撞上岩礁瞬間的劇烈衝擊中被拋向船尾，又隨後半殘骸向外漂了。

紋次郎和清吉不約而同把視線投向較遠處的寶渡丸的後半。半隻船是不可能浮在海面上的，此時的寶渡丸後段正在迅速地向下沉。

雖是岸邊，但礁岩旁的海似乎還是很深，被撕裂的船的後來就像被什麼東西直往下拖，轉眼間已有三分之二沒入海水中。

「救命啊！」

一聲女人的悲呼劃破清晨冷冽的空氣劈空而來。

正在下沉的船上可見一個人影，四肢着地的匍匐在甲板上，並不時抬起一隻手來揮動着。

「可憐哪……」

清吉手足失措地說。

紋次郎把肩上的行李放在岩石上，一個劍步衝出去，並順手在地上拾起一片船板，就是寶渡丸的碎片之一。

這是一種刻不容緩的競賽——看是船的殘骸沉得快或紋次郎跑得快。殘骸正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往下沉，以致附近的海面甚至以它爲圓心形成了一個大漩渦，急轉的漩渦且濺起白色的水沫。

紋次郎很快地抛下手中的木板，使木板的一端架在數公尺外的殘骸上，另一端則在岸上，於是木板把寶渡丸的後半和陸地連接起來。然而阿銀竟一味發抖，爬都爬不起來。紋次郎見狀立即毫不遲疑地跑上木板。這時船下沉的速度更加快了。

紋次郎火速地跑過木板上了船，把阿銀像件行李般抱起，轉身想上岸時，海水已經浸上脚踝了。

如此一來，架在岩礁上的木板一端變成較高，木板的斜度不斷增加。

紋次郎把阿銀的身軀扛在肩上，以最快速度衝過木板。當他完全過木板時，由於衝力太大，並曾搶在最後一刻縱身一躍，因此滾落在地。

回頭看時，船後半的最後一小部正沒入水中，而做爲橋樑的木板也像被拖住般隨着下沉，海面泛起一個好大好大的漩渦。

這是千鈞一髮的瞬間。

「謝謝您！紋次郎哥！」

阿銀一邊喘氣一邊說。

紋次郎默默地站起身來。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欠你的這筆恩情債實在太大了。」

阿銀撐起上半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

「你言重了。我只是想我們既然共渡了這麼些時日，我怎能見死不救。」

紋次郎毫不動容地答道，一邊跨出步伐。

到底他們現在身在何處？他們是一點概念也沒有。他們既從未看過日本地圖，又在海上沒頭沒腦地漂流了七晝夜，是早已分不清東西南北了。

如果現在有人告訴他們！這兒就是關東地帶，想他們必會信以爲眞；甚至別人要是說：這已經不在日本境內了，只怕他們也不會起疑心呢。

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此處正在陸地向海突出的尖端，峭崖絕壁，相當險峻，附近望不見一戶人家，更不見人影。他們現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離開這海岬，向內陸走找尋人家。

幸運的是他們的體力都還不錯，既不曾受傷也不覺疲累，加上登陸後所帶來的希望，使他們精神大振，走點路是不成問題的。

紋次郎第一個踏上路，清吉和阿銀尾隨其後。但後二者的步伐踉蹌，搖搖欲墜。原來這並不是他們餓得沒力氣，只是因爲長時間在船上，一旦上了岸還無法適應罷了。

紋次郎領頭沿着海岸繞過斷崖下。那是個很大的半圓形海岬，找不到出入口。一行三人忽而登山，時而涉過淺海，走得相當艱苦。

好不容易，他們走到一片沙灘地帶了，平坦的沙灘直伸展到無垠的天際。然後他們開始看到稀稀落落的住家了，似乎附近就是個小漁村，漁民們散居在沙灘上。

紋次郎始終走在最前面，清吉和阿銀則亦步亦趨的跟在他身後。這時的阿銀也已孑然一身，除身上的衣物和草鞋、綁腿外，手杖、行李都已經不見了。

沙灘上的人們也發現紋次郎一夥人了，而其中的婦孺都不約而同地跑到一處聚集起來，可能

是對這些陌生人有戒心。

漁村的人們自始就以冷然的懷疑態度對待他們。村人們瞪大眼睛好奇地望着紋次郎，眼神中寫着他們是第一次見到像紋次郎這身打扮的人。

當地居民邊看他們邊往後退，一直和紋次郎三人保持着一段距離，幼兒們不但露出好奇的神色，而且似乎很害怕，竟抖索着投向母親的懷抱。

「我想請問一下……」

當紋次郎如此開口時，所有在場的人竟如同遇見鬼一般嘩然而散，掉頭逃走了。無可奈何之下，他們只有不管方向地走下去了。

越過沙灘，來到一條彎曲的道路上。路旁野草上的露珠兒在晨曦中閃動不定。

紋次郎率先朝着與漁村相反的方向往前直走。

「紋次郎哥，您想到那兒？」

阿銀在身後問道。

「不知道那個方向是北邊？」

清吉惶惑無助的聲音也跟着由背後傳來。

「爲什麼這兒的人看到我們像見了鬼似的？」

「可能是他們從沒見過像紋次郎兄這樣的人。」

「可是這兒到底是什麽地方呢？」

「就是呀！我也想早點知道身在何處。」

清吉的聲音中又透出極度的不安和惶恐。

紋次郎始終像事不關已般地默默向前走。不過他除了緘默外，又能說什麽？

幾度想開口請教沿途上所遇到的路人，可是每次未及開口，那些行旅早迫不及待地避向道旁的草叢中，藏身其中並用怪異的眼光打量他們，目送他們走過去了才敢走出來。

他們踏上道路走了約六公里之後，兩旁的房屋驟增，原來是一個小市鎮。市鎮雖小却相當熱鬧，充滿活力。

海似乎仍在附近，因爲空氣中飄着海洋的氣味。抬頭遠眺，果見遠處有桅柱林立，這兒大概是個港口。

到底市鎮中的人較見多識廣，他們固然仍對紋次郎投以好奇的眼光，甚至駐足細看，但至少不會怕得四處走避，只是仍然對他們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我看只好由我出面去問問看了。」

說着阿銀去向一羣聚集的男女，他們似乎正在討論什麽事情。再怎麽說，阿銀是個女子，又

是個頗具姿色的女子，想來那些男子不會讓她碰一鼻子灰回來的。不久，阿銀朝這方向走回來了。

不久，阿銀朝這方向走回來，同時遠遠的就擧手指指左邊的道路，示意紋次郎和清吉往那方向走，他們兩人於是擧步向左走去。

「你知道這是那兒？」

落在紋次郎身後兩三步的阿銀，抬起毫無笑容的面孔問身旁的清吉。

「不要賣關子了，快說嘛！」

清吉急急地請求。

「聽說此地就是八戸。」

「八戸……」

「嗯！你知道這兒嗎？」

「是的，我曾經聽寶渡丸上的水手提起，在石卷北方，氣仙沼的宮右有一個漁港叫八戸。」

「對！這兒就是那個八戸。」

「哇！我們跑到這麽遠的地方來了！」

「你怎麽叫也沒用了。」

「八戶已經是陸奧國境內了，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他們說這條路叫八戶道，再往前走五里就是主幹道了。」

「到主幹道之後又如何呢？」

「沿主幹向南一百六十六里就到江戶。」

「一百六十六里!!」

「由江戶沿東海岸向西一百六十六里就是山陽道的姬路一帶。」

「我只要能到石卷就好的，不管那麼多。」

「我也是呀！」

「這麼說來我們必須沿主幹道一直走到水澤，然後才坐船下北上川？」

「水澤離這兒多遠？」

「據說有四十三里。」

「聽起來似乎好多了，可是就算四十三里對我們來說還是個問題哩。」

「你不要只顧最自己擔心，也不想想紋次郎哥才慘哪！他本來的目的地是下總的銚子，結果這下子竟跑到陸奧國來了。」

「說的也是。」

「我看你乾脆再乘船去好了，從八戶港上船直駛石卷不是正好？」

阿銀說着也忍不住笑起來。這兩個人在目前雖然還有很多問題待解決，但顯然已恢復活力，興緻不弱，竟又有心說笑了。如果運氣差些，船撞上岩礁時把他們撞得粉身碎骨，則恐怕他們現在早葬身魚腹中了。

所幸暴風雨過後的幾天風平浪靜，適足給他們休養生息。接下來的風浪更只是助他們早日登岸，並未造成半點傷害。話是不錯，不過在海上漂流了七晝夜之後，再要他們馬上又搭船，實在是不敢領教了。難怪阿銀話甫出口先自笑了。

「謝了！我船已經坐够了。」

果然淸吉發出一聲怪叫，慌忙拒絕。

「紋次郎哥！你做何打算呢？」

阿銀略加快脚步，趕上紋次郎與之比肩同行。

「我想一路用走的過去。」

紋次郎的聲音由戴得低低的三度笠下傳出，沉沉的。

「哈！紋次郎哥也坐船坐怕了！」

阿銀似乎想探知什麼地向三度笠下的面孔搜索着。

「我並不怕。」

說着，紋次郎輕搖含在口中的竹箭。

「那你何不直接由八戶乘船到銚子？」

「我很想這麽做，可是沒有船資。」

「原來如此。」

「我只有步行趕路了。」

「嗯！那又怎樣？」

「我想在此跟二位分手。」

「你想就此分開？」

「是！」

「你是怕我們跟不上你的脚程，對嗎？紋次郎哥！」

「是！」

「你爲什麽要這麽匆忙？」

「不趕不行。否則就要餓死途中了。」

「有這麽嚴重嗎？」

「不錯！在奧州連一家賭場也沒有，更不會有親分存在，因此我們既無收入，又無處去投靠。」

「所以就非餓死不可了？」

「再說奧州境內都是大名領，絕不是渡世人理想的旅行地。」

「原來是這麽回事。」

「因此我非儘快走出奧州，進入關八州境內不可。」

「你的理由我是了解了，可是也不必……」

阿銀不覺握住紋次郎雨衣的一角，無限依依。

「需要儘快趕路是不錯，但任你如何擅行健走，想在三天之內離開奧州是根本辦不到的。」

淸吉說着已趕上紋次郎，甚至超前一步，狀似想阻其去路。可是紋次郎的脚步並未放慢，更不曾停下。

淸吉的話說得不錯，這是一段漫漫長程。

由八戶道出發，首需走到奧州主幹道向町。沿向町前行往盛岡計有二十七里，也就是一百零八公里。

從盛岡到仙台是四十八里，約一九二公里。

仙台至福島計二十里，合約八十公里。

福島距白川又是二十三里，約等於九十二公里。

換句話說向町到白川這一路需走一百一十八里，也就是四百七十二公里左右。

對於像紋次郎這種旅行慣了的人來說，日夜兼程趕路乃司空見慣，不足爲奇。問題是路途長不說，沿途重山疊嶺，坎坷路徑，再加上每逢關卡必得繞道而行，又不知需走多少寃枉路。就以一天十五里來算，要走完全程也需八天時間。在這八天中，如果粒米未進，又那有體力繼續前進呢？

清吉和阿銀必然都是想到這點，因此覺得不可能。

「我到奧州來的目的在找一位名叫猿田巳之吉的男子。」

阿銀突兀地改變話題說道。

「猿田巳之吉也是一個渡世人嗎？」

清吉一本正經地問。

「嗯！他是大前田榮五郎手下的親分之一，深受榮五郎的賞識，是他最得力的左右手。」

「喔！那必是個非比尋常的渡世人。」

「我得到消息說：這位猿田巳之吉已代表大前田榮五郎來到奧州的石卷。」

「可是這不是有些矛盾嗎？剛剛紋次郎兄還說奧州非渡世人所能逗留之地，因這兒既沒賭場，又沒有渡世人的組織，那他代表大前田榮五郎到這兒做什麼呢？」

「詳細情形我也不清楚，但顯然其中有隱情。」

「隱情？」

「所以啊！我覺得紋次郎哥不必把事情看得太嚴重，絕不會餓死在半路上的。」

「阿銀姐你的意思是說，奧州地方必然有賭場或親分存在，只是不爲人知罷了？」

「沒錯！因此我建議紋次郎哥仍和我們同行，大家好有個個照應。」

「對！有紋次郎兄在旁，我的膽子就壯多了。」

「可不是！你一點也不能給人安全感。」

「嘖！嘖！實在抱歉得很！」

「再說如果是錢的問題，我倒帶了一些。紋次郎哥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理應有所回報。」

「大家都說旅行最好結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你說對嗎？紋次郎兄？」

清吉說完還回頭對紋次郎裂嘴笑了笑。

「你們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是我從不結伴旅行，更不欠還不了的債。對不起！失陪……」

紋次郎腳下加快速度，頭也不回地走了。阿銀無可奈何地放下抓着雨衣一角的手。距離很快

就拉開了。

紋次郎堅毅的面容上毫無表情，看不出他正在想什麽？

三、埋伏

木枯紋次郎就此開始了漫漫的強行軍。

以驚人的速度匆匆趕路，在他來講並非頭一遭，相反的是常事。但這次的情形很特殊，種種不利的險惡條件加在一起：第一他身上身無分文，不可能買食物果腹，而附近又沒有半家賭場，也沒有貸元住所。

因此非趁早離開奥州不可。但第二個大問題又在距離實在遙遠，此去關八州一帶，無論怎麽趕路，至至少也需八天的時間。

在這遙長的路途中不可能都不吃東西。可是，紋次郎早已囊空如洗，全部財產只有五十文。

奥州人大半不知有渡世人，很多人從未見過渡世人。故一定對紋次郎感到疑懼，不可能把東西賣給他，更別想能以區區五十文買到什麽食物。展望前路，他是如此孤立無援，路途又是多麽險惡！

這兒是大名領，不容許渡世人存在。紋次郎一旦被發現，必然被視爲重犯而遭逮捕。是的，

只要有一點點疏忽，就是凶多吉少了。

趕路！趕路！趕快離開這危險的地方是紋次郎唯一的念頭。他把三度笠拉得更低些，面孔深深藏在笠緣下，上半身略往前傾，專心一意地快步疾走。他以一種有條不紊的韻律毫不停歇地前進。此韻律是如此完美諧和，帶着紋次郎迅速移動。他心無旁騖，因此種韻律不容出錯，一亂就糟了。

白天，他把行李和雨衣綁在一起掛在肩上，較捷地跨着無聲的步伐。遠處看去，只見一個健步如飛的人影不斷前移，轉眼已成地平線上的一個黑點……

四小時之後，他已走了五里，即二十公里左右。業已由八戶道走上主幹道的向町，並由向町向左轉向通江戶的路上。這時的時刻是四時半——上午十一時。

主幹道上的行旅不多，且多數是本地人。運載貨物的牛馬比人還多些。爲旅客設置的茶樓客棧更是少之又少。

視野中是一片遼濶的原野，遠處是連綿不斷的山嶺。濃綠的草木在陽光下十分耀眼，大自然是此地的唯一主角，除了陽光，這兒再也沒有什麽了。

三戶過去了。

日金崖接着被拋在身後。

然後是金田一。金田一有一家客棧。

當他走到福岡時，已午後四點鐘。

再來就到波打崖。這是一座上下坡各有一里路的山丘，以風景聞名。可惜紋次郎根本無心觀賞末松山的美景，匆匆越過人已稀少的黃昏下之波打崖。

抵達一戶時，已經超過下午六點。夜已悄悄降臨，繁星在夜空中亮起。眼前的山峰是一幢幢綿互助黑影。不久，月亮從雲端探出頭來。

一般人都避免晚上外出，更不願在黑暗中走如此險峻的山路，因爲一不小心就會摔傷，十分危雄的。

可是紋次郎一心口想趕路，所以連夜晚也不肯休息。

由一戶到小繫計有三里十丁之遠，沿途沒有一家客棧，這說明此地鮮有行旅。到了夜裏，更是個不見人跡的無人世界。

雖然這一路上也有疏疏落落的小村落，但當時人爲了節省燈油，多半很早就寢，因此沿途見不到燈光。

過了小繫，就是二戶郡和岩手郡的郡界了，此處設有一道御藩所，夜間不准通行。事實上即使在白天，紋次郎也不敢由此通過。

紋次郎推斷此處必定有當地人爲了躲過御番所而另闢的小道。他必須靠着月光把這條小路找出來。

憑藉長期旅行的豐富經驗和他敏銳的直覺，紋次郎並不曾花太多時間就找到那條小徑。這是一條劃了個大圓圈繞過關卡伸向西方的山路。

穿過草叢、森林，山路一忽兒上一忽兒下，不斷地起伏反覆。

不知過了多久，山路盡頭隱約露出馬路的輪廓，在月光下泛着白光。要是換了普通人，只怕早就迷路了。

在夜裏摸黑行走，不但需冒迷路的危險，而且不能讓人撞見，否則此種明顯避過御番所的行爲即被視同闖關卡，嚴重的話將被問以死罪。

所謂闖關並不單指強行通過御番所而言，如果故意繞道而行也等於闖關。

夜裏繞行被發現的可能性當然比白天小得多，但走起來却也相對的更加困難。不過無論如何，紋次郎現在已安然闖關，正走在小繫南端的街道上。

再走四里就是沼宮內。過了沼宮內一里處有一條小河就是丹藤川。走到丹藤川畔的紋次郎終於停住了脚。

他雙手捧起溪水來喝，同時取出一些魚乾來吃。那是從寶渡丸上帶下來的。然後，他把剩下

的魚乾裹在雨衣中，在草間躺了下來。

他只睡了三個小時。一覺醒來，他俐落地把行李和雨衣收拾好，站起身又上路了。

雖然沒有辦法證實，但紋次郎約略估計現在是七時左右，即凌晨四點鐘前後。

沒多久，開始有三三兩兩的男女要到山上或田裏耕作，每個人都對紋次郎投以好奇和不安的眼光。然而紋次郎頭也不抬，默默地繼續趕自己的路。

又走了三里，來到澁民，人也更多了，這兒大概是個市鎮。兩丁長的澁民主要街道旁，排列着六十多戶人家，似乎是個宿場。

經過千本松、小野松觀音等名勝地之後，再上下兩次坡路，展現眼前的是人烟稠密的城堡。這是到奧州境內後第一個見到的城市。

這就是盛岡。

它是南部二十萬石的城下町。這兒出產鐵茶壺、栗子、紡織品和黃糖。城內商店密集，居民很多。

可是紋次郎仍然保持他特有的行進韻律，腳步並沒有放慢。

紋次郎以迅速的步伐穿過城下町向南方走下去。

從盛岡有船到仙台領的石卷。只需沿北上川下行就到石卷了。

清吉和阿銀只要搭上這兒的船，很快就可抵石卷。可是阿銀他們却要走到水澤再轉往石卷。原因可能在他們知道由感岡開出的貨船需經嚴密檢查才能放行。而經過仙台領與南部領交界處，更有一道麻煩的船貨檢查手續。因此由水澤前往毋寧要好得多，何況距離上來說也沒有差太多。

紋次郎當然是想都沒想過要坐船。他走過八日町、本町、上町、鍛治町、吳服町、六日町、石町。新石町、仙北町等地，終於走完盛岡城下町了。

由磐手郡走過志和郡、稗貫郡及和賀郡。再由盛岡到郡山宿、石鳥谷、花卷等是八里路。

走過南部藩郡代的領地花卷時，太陽已西斜，紋次郎的步伐也漸趨滯重，到底他也是肉做的，怎能不累？

豈止是走得很累。

這一天中他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因而手腳的疲軟更加厲害。

更確切的說，由昨天早上至現在，紋次郎總共只吃了一片魚乾，喝了幾口溪水而已。別說他沒錢買食物，這會兒路旁也沒有飲食店。

此處並非交通要道，沒有人會在這兒做生意的，即使有也將因顧客太少而關門大吉的。

然則少數那些行旅又該怎麼辦呢？很簡單，因公外出的行旅都有人事先替他們安排食宿，而

一般規矩的老百姓則因都是本地人，不乏熟識的親朋好友，根本不用擔心吃住的問題。

但苦就苦了像紋次郎這樣的外地人。

飲食店罕見其實又另有緣故，那就是南部藩的百姓對饑饉的潛在恐懼感。由於南部的政績一向不佳，以致人民已經歷過數次饑荒。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食物乃是個人生存所最需要的東西，怎可拿來賣給別人？這不能不說他們在慘痛的餓肚子經驗中得來的。

寶曆五年，南部藩全境三十一萬一千四百十九九人中的百分之十七點四，亦即五萬四千兩百二十七人，因為荒年而餓死。天明年間的饑荒，又餓死了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八。

到了天保年間的大饑饉，情況更是慘不忍睹。事實上一直迄明治年間為止，這兒的大小饑荒也不知鬧過幾次了，而所以鬧饑荒的原因又不全是天災。

天保年間的大饑荒乃全國性的，計有九十一藩欠收，全國平均收成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六。災情最輕的是九州的欠收百分之三十五，而災情最重的奧州地方，竟然少收百分之六十八，所得不到正常時的三分之一。

據稱當時奧州十六藩中，有十二藩的收成都在平時的五成以下。

在森嘉兵衞的著作「岩手縣歷史」一書中，有如下一段記載。

當天保四年大饑饉方興未艾時，南部藩從鍋島藩買進兩萬石米以濟不足。終得暫時避免天明時的饑饉重演，人民莫不稱善不已。

誰和南都藩的主政者竟認為提議進口白米的瀨山命助等一千人越權犯上，罪大惡極而加以拘禁。

天保五年元月，岩泉町的富商佐佐木彥七捐五十駄米賑災。他交由野田代官所全權處理，但一個月過去了，却未見有發糧賑災的行動。

經過多方調查探聽，原來那五十駄米早已用來做為武士們的薪響。聞知眞相的佐佐木彥七不禁啞然。

由上面的兩小段傳聞軼事中，我們不難想像當時的南部藩人民是在什麼樣的統治下生活。人民又怎能不時時對饑餓懷着恐懼呢？同樣在奧羽境內的其他藩，在這點上顯然比南部藩好得多。

總之，現在的紋次郎想得到食物實在是有些痴心妄想。如果他膽敢動偷田裏作物的念頭那更是不知死活，因為這是莫大的罪惡。

可是現在才剛過盛岡不久，離開八州還遠得很哪，總不能一直空着肚子呀！然而話說回來，不行又怎麼樣呢？停下來嘆氣也於事無補。因此紋次郎只有一逕低頭向前走，繼續他那艱苦的行程。

不巧的是他又正好來到最難通過的御番所了。

花卷前面三里二十三丁處就是黑澤尻，黑澤尻南邊卽和賀川。而和賀川與北上川會流之處設有兩道御藩所。

一個是位於南部藩境內的南部藩御藩所，另一個則是仙台藩境內的仙台藩御藩所。這兩道關卡一向以檢查嚴格而出名。

沒有通行證的紋次郎是一個御藩所也不敢走近，更別說這兩處戒備森嚴的御藩所了。除了繞道別無良法，可是這次連繞道都不那麼簡單了。

卽使是夜裏，這兒的警衛也未放鬆，非得十分警覺不可。東邊是北上川，無路可走，因此只能一路向西，換句話說，紋次郎沿着和賀川直往上游走。

走了約三里路之後，紋次郎才在和賀川的附近渡河。他過了河之後略察看了一下地形，看到前方有一座小山，於是他朝山上走。可是走進森林後不久，他發覺自己已經迷失方向，不辨東西了。

紋次郎的雙脚早已經痛得麻木了，他幾乎感覺不出自己在走。腰酸背痛，滿頭大汗，連呼吸都很困難。

忽然飄來一片烏雲擋住月亮，眼前的世界刹時變成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我得小心一點。」

當紋次郎想到如此警惕自己時，已經太晚了。

他脚下被樹根絆了一下，一個踉蹌重心不穩向前摔了出去……

不幸中的大幸是紋次郎墜下的地點是平緩的山坡，雖然一路滾滾溪谷，但並不曾受到致命的碰擊。

紋次郎一直滾到谷底的小溪邊才停止。這溪是和賀川的支流之一，此處又是上游，因此水很淺。

紋次郎在滾落谷底之前已經昏過去了。他前後約莫滑下七、八十公尺遠的坡路，然後躺倒在溪邊沙灘上。

當他恢復知覺時，感到有些愕然，心想自己到底置身何處。然後他慢慢有了模糊的記憶，想起自己在山路上摔了一跤而拋向空中……

那麼，這就是所謂的九泉之下了？

可是一抬眼，却看到頭上是一角被松子薰黑的天花板。九泉之下也有這樣的天花板嗎？

當時的人沒錢買燃油，尤其是農家，因此通常以松子代替燈油燃燒，天花板也因而留下薰黑的痕跡，這又形成貧窮農家的一個共同特徵。

紋次郎自小長在貧苦的農家，因此他一眼就看出自己正躺在某位農人的家中。恢復知覺的紋次郎想改變一下躺的姿勢，但他發現自己竟然動彈不得。

全身火燙，並有陣陣痛楚傳來。値得慶幸的是他可以發現自己並沒有骨折或碎骨的現象。

顯然只是一些外在的皮肉之傷而已。

看來至少要有兩三天的療養了。如此想着的紋次郎更急着想知道自己的處境如何——什麽人救了他？這是誰的家？

紋次郎張眼環顧四周。

這是一間窄小的農家，他正躺在其中的一間房間內。身下有一床草蓆，並以一些破舊的衣服做爲他的墊被。

隔壁是一木板隔開的小房間，內有火爐。剩下的就是一間更窄的泥土間。視線投向外面，看到搖搖欲墜的門廊下晾着他的雨衣、三度笠、草鞋和行李。

那些東西顯然都弄髒了，正在晒乾。因此紋次郎想到自己可能掉落河中。

堆積如山的木材上是亮得耀眼的陽光，太陽似乎正在頭頂，時間約正午。照這麽算來，紋次郞已經昏迷了十二個小時以上。

紋次郎本能地伸手摸索長刀，伸出去的手很快觸到平放身側的長刀。

這不禁叫紋次郎感到很意外。

如果救他來此者是一個規矩種田的農夫，那麽他定然會對紋次郎懷有戒心，不是把刀放在較遠的地方就是乾脆藏起來。可是他却把刀放在紋次郎伸手可及的地方，可見這是一個瞭解並體貼帶刀旅行者的心理之人。

不！如果是一般農夫是絕不可能這麽做的，甚至也不會把紋次郎帶回家中。對於這樣一位他們從沒見過的奇怪的渡世人，他們最可能採行的辦法是去報官。

沒好久，有人聲傳來。

是一男一女的談話聲，聲音愈來愈近，紋次郎估計他們已走進泥土間時，他們却停住了脚。看來他們就是這家的主人了，可能正要回來探望紋次郎的情形。

紋次郎有意地發出響聲，好讓對方知道他已經醒了。果然二人的脚步聲又迅速傳出，一男一女的身影進入紋次郎的視界中。

男子約莫五十多歲，女的則只有十八、九歲的樣子，可能是一對父女。兩人都穿着莊稼人的衣服，滿頭大汗，一身泥巴。

「你醒過來了？」

男子面帶微笑地說。

「眞是太好了！」

女孩如釋重負地說，露出明朗的眼神。

「我穿着睡衣，失敬得很！」

紋次郎又恢復了一向的面無表情，小心而禮貌地說着，同時輪流望了望父女倆。

「你不必介意，你是受了傷的人，不要亂動。」

男子一口關東口音，而且似乎對紋次郎一點也不疑懼。

「我不知您的尊姓大名，但無論如何我非常感激您。您肯如此熱心地救助一個瀕死的人，實在叫人感佩。」

說着紋次郎閉了閉眼以示謝意。

「這是我應該做的，算不得什麼。」

「眞的很感激您！」

「今天一大早，我到離此三里左右的西邊山上去砍柴，結果發現倒在河邊沙灘上不省人事的你，於是我就把你背了回來……」

「眞是麻煩您了！」

「這兒是五日尻村的西端。由此向南就是宿內川。若往東一里，就是奧州街道的金崎宿場了

。」

「噢！」

「我叫七藏，這是我女兒阿染。我們父女倆相依爲命，再沒有別的親人了。因此你可以安心地在此療傷。」

「在下是上州無宿的紋次郎。」

「你大概是想避過關卡繞道而行，結果因爲夜裏視線不清而跌落山谷底的吧？」

「是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當我看到你昏倒在那兒時，就猜想可能是這麼回事。當然了，一位無宿的渡世人是非躲過御蕃所不可的。」

「恕我冒昧，我能否稱呼您一聲七藏兄？」

「當然！當然！」

「七藏兄，您也知道渡世人？」

「不僅知道，而且非常清楚。幸好是被我發現，若換了別人，一定對你奇異的裝束感到驚怕，根本不敢靠近，更別說救助你了。」

「聽七藏兄的口音似乎不是本地人？」

「不錯。但我和阿染住在此地也有十五年了，遺憾的是這兒的人一直把我們當外鄉人看待。我本是野州宇都宮人，十五年以前的境遇就和你現在一樣。」

七藏說時面露苦笑，似有無限感慨。

的確，當七藏在溪畔發現昏厥的紋次郎時眞是驚喜交集，感慨萬千。他已有十五年沒有見過渡世人了。

三度笠、旅行雨衣、手套綁腿、布行李和腰際的刀，這些裝配是多麽威風，多麽充滿男性氣慨呵！這也是七藏前半生的寫照。

七藏出生在理仍的櫔木縣的野州宇都宮。年輕時曾過了十二年不分親分、子分的旅行渡世人生活，但最後仍在老家娶妻生子。

到了距今十五年前，七藏不幸惹上了大麻煩——他在東海道砍殺了名叫的場安吉的男子。詎料對方竟大有來頭，他是大前田榮五郎跟前的紅人。

當時的大前田榮五郎年紀不過三十五、六，還過着漂泊無定的渡世人生涯，可是却已頗有名望，而且交遊廣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七藏却因一時大意而和大前田榮五郎爲敵。

榮五郎一幫人乃由的場安吉的胞弟宮原文吉爲首，一心要找七藏報仇。當時在宮原文吉僅十八歲，不用說是由大前田榮五郎在幕後全力支持他。

七藏置身在風聲鶴戾，草木皆兵的危險情況下，不得已只有携妻女離鄉背井，遠走他邦。

就這樣，七藏帶着妻子和年幼的女兒投奔奥州而來，因爲奥州仙台領和賀郡的五日尻村內住着他的妻舅，是他們唯一能投靠的親人。

自從躲入奥州以後，七藏改頭換面，再也不是當年的入木澤七藏了。他化身爲尋常百姓，在奥州一住就是十五年。這半隱居的歲月中的辛酸又有誰知呢？

就在他來五日尻村五、六年之後，剛巧碰上天保的大飢荒。七藏的妻舅原本已是貧苦的農人，又遭逢連年的飢荒，再也撐不下去了。一家人終在天保七年決定拋家棄田，遷往他鄉另謀生路。

七藏的小舅子在某天夜裏悄悄他遷之後，就此行踪不明，再也沒有消息了。而七藏一家反而代之在此長住下來，這一住又是十來年了。

在妻舅遷走的同一年，七藏的太太病倒了，結果是在半饑的情況下結束了其不幸的一生。

往後的日子，七藏獨自帶着阿染過日子。當地人對他們父女倆始終保持距離，視之爲外地人。他們只有躲在五日尻村的一角默默的渡日，生活的淸苦自是不用說。當初來奥州時僅四歲大的阿染，如今已是十九歲的大姑娘了。

「這實在是不值一提的悲慘的一生，不過大致上就是如此了。所以當我發現你倒臥山谷中時

，感到十分激動，油然而生惻隱之心。對往事的回憶甚至讓我隱隱作痛。」

七藏說完又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

「可是如果被其他村人發現您收留了我，豈不是是拖累您嗎？」

紋次郎的眼神黯淡，低聲說。

在同一地方住了十五年之久仍被視爲「非本地人」的七藏和阿染，在村人心目中原就沒什麼地位的。這種情形在古代保守封閉的農村中倒也無可厚非。

可是受到人們冷淡的七藏自己本是泥菩薩過江，又怎堪再因紋次郎而受累呢？說來可憐，人們雖未直接攻擊七藏，却是消極的抵制他。他的耕地很小，加上年成不好，連日常的菜蔬都無法自給自足。可是，因着他外鄉人的身份，他連受僱爲人工作的機會也沒有。

因此七藏才只能以砍柴爲業，每天上山砍柴，然到挑到金崎宿場去兜售，勉強維持生活。田裏則由阿染一人負責已綽綽有餘了。

總之這對父女的處境本已十分脆弱，一旦藏匿罪犯的消息走露了，村人是絕不會善罷干休的。

當時的百姓毫無保障，一旦發生事故很可能廣受株連，因此村人一向最憎厭管閒事，爲的是避免惹禍上身。所以他們必不允許一個來歷不明的人藏在村中。

只要紋次郎一被人發現，那他闖關而來的事實也很快就會洩露。闖關的規矩在農人眼中不啻滔天大罪。而七藏和阿染也脫不了干係，這就是紋次郎最擔心的。

「你不必擔心村人會來這裏，再說當我背你向回來時也很謹慎，並沒有撞見任何人。」

七藏抬手理了理灰白的頭髮，有些得意地笑了。

「我看我最好現在就上路。」

紋次郎仍然不安地說。

「你千萬不要這麽說，安心的養傷吧！我還希望能由你口中知道一些關入州的近況呢。」

「是！」

「我也很想知道像你這樣的渡世人爲何會由奧州北方走向南方。」

「是！」

「奧州一向是沒有渡世人的。」

「是！」

「不過兩三天前我在金崎宿場曾聽到一些奇怪的傳聞，現在又有你的出現，因此我感到很擔心。」

「您所謂的奇怪傳聞是什麽？」

「聽說最近有大前田榮五郎的人帶了三十名師兄弟扮成挑夫，混進奧州來了。

七藏緊鎖眉頭，表情變得十分嚴肅。這也難怪，雖然已經過了十五年。可是對七藏而言，今日的大前田榮五郎是一個更可怕的敵人了。

曾爲了這段過節逃到奧州，過了十五年半隱居的艱苦歲月。可是危機並未消除。

「不管傳聞是眞是假，和我一點也無關。」

紋次郎邊澄清他的疑慮，一邊憶起阿銀的話。

兩天過去了，傷痛也大爲減輕。紋次郎再也躺不下去了，他起身幫忙做些較輕快的工作，如掃掃地或堆柴等。

當然紋次郎多少也是覺得不該在人家家裏吃閒飯，應該動手做點事情才對。另一個理由更重要，那就是他想藉此活動活動，增加自己應付緊急變故的能力。

對於一個以蒼天爲幕，野地爲店的渡世人來說，眼前的生活簡直像置身天堂一般了。他不但有床可睡，而且不怕挨餓，雖是粗茶淡飯，但總是一日三餐。

七藏說得不假，果然村人們從不接近這兒。既然如此，紋次郎也就可以不必隨時戒備了。晚上抱着刀睡覺只是一種習慣而已，事實上他大抵睡得很甜。

到了第三天，手腳只有些許痛楚了。

第四天時，胸腹及腰部的疼痛已完全消失，剩下的僅背部的刺痛而已。紋次郎以冷敷和草藥療傷的效果不錯，只有背部比較麻煩。

尤其每次吸氣時痛得更厲害。可能是骨頭被震裂了。

然而不管傷痕如何，紋次郎現在是非走不可了。何況說不定傷處的疼痛自己會慢慢痊癒的，目前只有忍着痛繼續上路了。

紋次郎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七藏時，七藏並未挽留他，因爲他十分瞭解紋次郎必須盡早離開奧州的苦衷。

「實在捨不得你走，可是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七藏勉強笑着。

「我也感到依依不捨。對您的大恩大德我無以回報，只能就此和您告別了。」

紋次郎除了低頭以外，沒有其他表示感激的方法了。

「我想請你把阿染一起帶走。你看阿染已經長這麽大了，少女的黃金時代也過得差不多了。如果一直在此待下去，這輩子就完了。我並不是說非急着把她嫁出去不可，但是看到她毫無希望的在這兒過日子，實在可憐。身爲父親的我……」

「我也很感難過。可是要我帶着一位少女旅行是不可能的。」

「我暸解。」

「也許您要覺得我不知感恩圖報。可是渡世人一向獨來獨往，這點我希望您能諒解。」

「沒有關係！我剛剛只是脫口說出而已，我也知道這是個無理的要求。」

七藏在火爐的火光中落寞的牽動嘴角笑了笑。

垂着頭的阿染此時也發出低低的笑聲，有些悽然，對於自己的命運似乎早已看破了。

就這樣，紋次郎決定第二天一早就動身。可是就在這天夜裏，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一位叫吾作的年輕農夫忽然在這天夜裏悄悄來訪。吾作是全五日尻村中唯一肯和七藏父女來往的人。

吾作並非只對七藏父女和善，事實上他根本就是個熱心善良的人，一向待人親切。他同情七藏父女的處境，覺得村人們不該如此冷落他們。

可是吾作到底力單勢孤，也不敢公然與村人們作對，因此常常利用夜裏偷偷來拜訪七藏和阿染。

「我聽到一個壞消息。」

吾作不安地望望七藏和阿染，如此開口說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七藏似乎已料到幾分，臉上瞬時失了顏色。

「今天早上有五、六個外鄉人在馬路上到處打聽消息，黃昏時進入我們村中。據說那些人就是在打聽你。」

「打聽什麼？」

「他們說有一個名叫七藏的人，年約五十多歲，是野州宇都宮人，大概在十五年前來到奧州。」

「這些人來自那裏？又是什麼身份？」

「他們沒有表明身份，也不說從那裏來。看他們的穿着打扮倒像是挑夫，可是又配着長刀。還聽說找你的目的在爲他的弟兄報仇……」

「我正是他們要找的人。」

「眞的？」

「多謝你專程趕來通知我。」

「村裏的人頭先都不願理他們，裝做不懂他們的話。可是他們威脅說已在金崎得到確實的消息，有備而來，不達目的絕不干休。因此好像有些怕事的人已向他們透了口風，指出你的住處，你得當心一點。」

「謝謝你的關心。」

「那我走了！」

吾作說完就匆匆忙忙告辭，消失在黑暗中。

七藏這下心中反而踏實多了，要來的終於來了，多年擔心的一旦變成事實反成一種解脫。顯然宮原文吉十五年來一直未忘舊仇。

可是他早在當年就已探知七藏逃到奧州，只是當時苦於沒有機會下手。現在竟鬼使神差有辦法潛入奧州，他豈肯放棄這大好的報仇機會？

宮原文吉確實是自告奮勇請求到奧州來，而得到大前田榮五郎的應允的。潛入奧州的官原帶着五、六名兄弟四下探訪，總算讓他查出七藏的下落了。

他們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尋仇，因此他們最可能的是在當天夜裏偷襲七藏，然後逃之夭夭。

這一來當然沒有心情睡覺了。

也不能在此束手待斃。五、六個有備而來的渡世人，不但七藏難逃死路　，連阿染也活不成了。

既然已經得到消息，此地是不能待下去了。七藏很快地收拾了一些較值錢的物品，整理成簡

便的行李。然後他又取出護手、綁腿、斗笠和草鞋。

阿染也穿上唯一的一套外出服中仔細地綑好腰帶，準備做長途跋涉。

打扮停當的阿染在母親靈位前合掌默唸，向母親告別。

同時紋次郎也開始整理行裝。他先戴上護手和綁腿，然後拉起衣裾用繩子牢牢繫在腰上，繼而配上長刀，最後把雨衣和行李掛上肩，戴上三度笠，便一切停當了。

當阿染和紋次郎分別準備好時，一轉身却看到七藏停住手，跌坐在椅子上，望着他倆沉思。行李只收拾了一半。七藏的眼神變得十分疲弱，雙手無力地垂下，臉上的表情很明顯表示他已決定留下。

「爹！」

阿染又驚又急地喊出聲來。

「紋次郎兄，我想你會瞭解的，不是嗎？」

七藏不理阿染，逕自對紋次郎說。

紋次郎並沒有回答他，也沒有任何表示，只是一動不動地站在原處。

「就算我僥倖逃出此地又何去何從呢？如果阿染獨自逃命也許還有一線生機，但是和我在一起就兩人都活不成了。對於她，我實際上是個累贅。」

七藏又露出他無可奈何的苦笑。

阿染不禁楞在那兒，瞪大了眼望着父親。

「我再怎麽逃，還是躲不過人多勢衆的對方，卽使沒有很快被殺，也將餓死途中。既然怎麽樣都不免一死，那我還不如待在這兒算了。」

「爹！您這是什麽話？」

「我已決定留下來。死也要死在你媽靈前。」

「我們逃得遠遠的，說不定有得救的機會。」

「十五年前我就是這麽想，才逃到這兒來。現在，我已經不想再逃避了。」

七藏無力地搖了搖頭。

與此同時，碰然一聲巨響，前門被人一脚踢破了，緊接着火把接二連三被投了進來。熊熊的火光頓時把屋內照得通明。

然後是一個接一個的人影相繼跳進屋內，火光下可以看出來共有五個人。

紋次郎紋風未動地站着，七藏仍然坐着。只有阿染驚慌失措地往後退。那五個挑夫裝扮的大漢迅速地拔出了長刀。

「我說七藏啊！你怎麽老得這麽快呢？」

爲首的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一臉精幹相，筆直朝七藏走來，同時邊開口說道。

「你就是宮原文吉吧？」

七藏並沒有站起身，只是抬眼對他反問道。

「你的眼力果然不差，居然一眼就認出我來。」

宮原文吉用刀尖指着七藏的脖子說道。

「因爲我已得到消息說大前田榮五郎的弟兄們已潛入奥州，而且有五個貌似挑夫的人正在探聽我的下落，因此衰老遲鈍如我者也不難猜出是怎麽回事了。」

「嘿！嘿！所以你就坐在這兒等死了？」

「我早已有所覺悟。要割要宰悉聽尊便。」

「好膽氣！榮五郎親分和我都爲十五年前的汚點未除，而寢食難安。這次有機會到奥州來，親分答應我順便把這筆賬做個了斷。」

「你們來此的目的何在我不知道。但你們需知這兒非比關八州一帶，而是大名領境內，如果在此殺人放火，只怕你們將難逃法網。」

「對於凡世間的事情你已經不用操心了。」

「那麽，早點送我上西天吧！」

七藏說着閉起眼睛；嘴唇抿得緊緊的。

這時其他四個人早在七藏身後圍成個半圓形。而他們後面的烈火已照上了傢俱，正發出巨大的嗶剝聲，火舌直冲上天花板。

「我要報仇！七藏看刀！」

宮原文吉大吼一聲，長刀由上砍下。同時另四位男子也跟着揮刀。七藏一聲不響地向前倒下。

接着，宮原文吉又很快地在七藏的喉頭補刺一刀。可憐七藏就此慘死刀下，躺在血泊中永遠不會動了。

「爹——！」

阿染發狂般地大聲哭叫。

五個男子如夢初醒般地迅速轉過身來。而首先進入他們眼簾的不是阿染，却是如雕像般站在那兒的紋次郎。

男子們有些錯愕，他們當然沒想到室內還有一個渡世人，因此都以詫異的眼光想探知這是何許人也。

可是紋次郎的三度笠戴得很低，而且低垂着頭，他們看不清他的臉孔。不過，當他們看到紋

次郎口中咬着竹箭時，都嚇了一大跳。

四、追殺

四周一片火海，照得天都紅了。大火往屋外蔓延只是時間遲早的事了。

火光，如此明亮，紋次郎也不想再和他們捉迷藏了，於是自己把頭抬高，三度笠下的臉孔在火光下照得通紅。

「你果然是……」

「口銜竹箭的渡世人除了木枯紋次郎之外，還有誰呢？」

「我曾經在武州上尾的宿場見過他一次，沒錯，他正是木枯紋次郎。」

「可是木枯紋次郎爲什麼會在此出現呢？」

那一伙人彼此議論紛紛，而且都把嗓門提得很高，以免聲音被怒火和狂風和吞噬了。

「原來你就是木枯紋次郎呀！」

官原文吉走近紋次郎身邊說道，爲的是避免大吼大叫。他臉上的表情相當嚴肅。

紋次郎仍是面無表情地不出一言。

此時的阿染早嚇得發抖，直躲到紋次郎身後去，因爲她看到另三名男子也正向這兒逼近。

「你到底有什麼企圖？」

宮原文吉再開口時已把刀尖指向紋郎。

「我想就此跟各位告別。」

紋次郎不疾不徐地從容答道，淡漠的眼光冷冷地正視着宮原文吉。

「你說得倒很輕鬆。」

文吉縐起眉不快地說。

「這是你要和七藏兄了斷過節，與我並不發生關係。」

說時口中的竹箭劃了個小小的弧線。

「你說和你無關？」

「是的！」

「你以為這種話騙得了我？」

「確實和我無干，按理說我應該離開此地。」

「你和那女孩都已經看到什麼人做的什麼事了。」

「聽說大前田榮五郎的弟兄們都很通情達理的。」

「胡扯！我能眼看着一個活證人離開嗎？沒那麼簡單吧？」

當宮原文吉發出怒斥時，其餘的大漢們馬上響應似地由左右兩邊衝了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紋次郎早已用揉成一團的雨衣擋住左方砍來的刀，同時一扭腰，長刀已出鞘，眨眼間，左手邊的男子應聲倒地，面孔扭曲，他的左手由手腕以下已不翼而飛了。

「哎喲！」

被砍斷左手的男子發出疼痛的叫着。

「請珍惜你們的生命。」

紋次郎冷然地對他們說。

把七藏亂刀砍殺，緊接着又眼看自己的同伴被砍斷左手，這些男子的情緒已進入十分激動的興奮狀態，就如同他們身後跳動的火焰一般，已進入半瘋狂狀態了。

大多數人都是如此無法自制的，如果有伴的話就更囂張了，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尤其是膽小的人，一向就會成羣逞兇了。

正因為膽小，所以不容易保持冷靜；正由於缺乏勇氣，所以容易激動。紋次郎看得很清楚，知道他們已經神智不清，甚至不知自己在做什麼了，沒有辦法，只有狠下心來把他們解決了。

紋次郎一手以雨衣防守，另一手則把長刀拋向空中，當它落下時，反手握住刀柄。閃電般，紋次郎的刀已像被磁鐵吸住般埋入左邊的胸腹之間，刀尖由他的背後刺出。

「哇──！」

男子發出慘叫，但血液很快由他口中噴出，聲音就此中斷。

紋次郎一腳踢開男子，拔出長刀。中刀的男子滾落地上，只有抖動手腳的份了。

另一人由右前方攻擊紋次郎，紋次郎用拿雨衣的手擋開，順勢用腳踢中他的腰部，把他踢得老遠摔倒在地。

然後紋次郎一個快步追上去，用力向正欲爬起的男子的頸子揮動刀子，於是該男子的脖子旁邊被挖了一個洞，他划動雙手搖搖擺擺地撲倒在火中。

如今只剩宮文吉和另一個小伙子而已，那年輕人早已喪膽，匆匆逃向門口，官原文吉也趕到他身後，兩人一前一後落荒而逃。

「今晚算你狗運好，放你一馬。」

官原文吉到了門口還回身恨恨地說道。

「我不是怕你才走。只因爲這兒着了火，村人們可能很快就會趕來。」

官原文吉不認輸地加以解釋。

紋次郎默默地收起長刀。

「大膽的紋次郎，居然敢和大前田榮五郎的兄弟們作對。等着瞧，雖然被你砍了三個，但還

有二十七個在奧州，你休想活着離開此地。」

宮原文吉一口氣說完，轉頭消失在門外。

被砍斷左手的男子此時正爬着向大門而去。紋次郎正眼也沒瞧他一下，逕自朝門外走了。

「紋次郎哥！」

阿染的聲音由背後傳來。

但紋次郎頭也不回，快步走着。過了些時，紋次郎回頭望了一下，此時的屋子已被大火團團圍住，夜空下有點點火星向四處飛散，十分壯觀。

巨大的火柱爲背景，阿染黑色的身影正向這兒跑來。女人的腳程是連紋次郎的一半速度也沒有，紋次郎只有住腳等她。

當紋次郎來到金崎宿場東端街道上時，東方已泛魚肚白。金崎宿場眼看就將由沉睡中醒來。

紋次郎不願被人撞見，乃避過金崎繞道東端街道。因爲金崎是一個接近御藩所的宿場，若有人一大早看到渡世人，必聯想到他是闖關着。

站在黎明的街道上向南方遙遠，只有灰白色的馬路直佈展向遠方天際。凌晨的涼風由身畔徐徐拂過。

與紋次郎併肩而行的阿染早已累得喘不過氣來了。紋次郎已儘量放慢腳步了，可是阿染仍需

半跑半走才跟得上。

紋次郎打算陪阿染到此爲止。

「我們在這兒分手吧！」

說時眼睛仍直視着南方的街道。

「什麽？」

「現在起我要獨自趕路。」

「請帶我一起走好嗎？」

「可是以你的脚程這是辦不到的。」

「我可以用跑的。」

「你能持續跑十里、十五里？」

「可是紋次郎哥，你明知一個女孩子無法單獨旅行。」

「也許你覺得我無情無義。可是你要知道，我如果不趕路將會進退維谷。」

「可是我爹不也……」

「是的！」

「他一定是想能够把我託付紋次郎哥，所以才決心就死的。」

「這點我很瞭解。」

「所以我求求你……」

「七藏兄有恩於我，對你我也有所虧欠。如果你要的是我的命，那我爲了報恩償債隨時可以奉上。」

「是嗎？」

「我只能這麽說。」

「我懂了！那你先走一步好，我儘可能隨後趕來。」

「那麽我失陪了！」

紋次郎深深鞠了個躬，回身大踏步走了。

他馬上恢復了上身微傾，有條不紊的規律步伐，以他特有的韻律前進着。阿染也跟在後頭舉步，可是兩人間的距離很快被拉開了，

紋次郎的身影沒多久就在阿染的視界中消失了。現在紋次郎又開始像以前般趕路了，不同的是他心中多了一層負擔。那沉重的負擔差點使他停下脚步來等阿染。但理智制止了他，只要他一停步，非要他的命不可。和阿染一起走只有兩種結果，其一是餓死途中，另一是被大前田榮五郎的弟兄們圍殺。反正兩人都是難逃一死。

一個無依無靠，凡事靠自己的渡世人，必須儘量躲避危險。這是他們保身的第一誡律。因爲一個沒有人會對他伸出援手的人，如果還什麼事都要管，那即使有幾條命也不够死。所以一個聰明的流浪者應該少管閒事，盡量不引起別人的注意。

「與我無關。」——這句話也許不是很神氣，却是一個弱者生活的智慧。

走過猿寺日本第二天八幡宮的八幡，渡過河，再走過岩谷堂，終於要到北上川了。以北上川的水運中心而繁榮的水澤，在當時已具規模。根據記載，立町，大町及橫町等街道長都在兩公里以上，沿街有五百戶以上的住家。

是故藩主十分重視北方的守備及北上川的水運管理，將命伊達將監鎮守水澤。水澤的伊達有一萬六千多石，也算是高官了。

另外又在水澤築起要塞。所謂要塞是一種較城池規模略小的堡壘。可是幕府認爲此要塞仍需比照城池處理，因此每次修膳、改建皆須經過幕府許可。

除水澤城內之要塞外，另有二十多處。白石並有城堡。一般認爲萬石以上者即爲大名，而仙台藩的家臣如百石的片倉、角田的石川、小堤、涌谷、寺池、水澤、岩出山等各伊達，都在一萬四千石以上，具有大名格。

此種盛況在全國諸侯中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從無先例。此種大名之下又有大名的現象就是仙

台藩最大的特色。

史家們且公認仙台藩繼承了中世紀的傳統，不僅權力貫徹，形成一個統治數萬人的家臣國，而家臣間的紀律嚴明，階級分明也是一大特性。

他們共分八種階級：一門、一家、準一家、一族、宿老、着座、太刀上、召出。此八階級之下又有平士、組士、卒等。這是仙台藩武士社會的約略情況。

夾在水澤和北上川之間的岩谷堂，是有五千五百石的伊達一門，設有要塞。也不是紋次郎之輩所能涉越之處。

在北上川的水澤這一水運中心，一大早已聚集了四、五十人。他們都是想乘船渡北上川的旅客或送行者。

「到底怎麼回事？」

「頭班船的時間早就過了。」

「聽說不開船了。」

「那又爲什麼？」

「聽說在石卷出了麻煩。」

「那一定是前幾天的颶風惹的禍。」

只聽到人羣中此起彼落的議論聲。把這些零星的片段湊起來，大概是如下的情形。

幾天前有一艘千石船為了避風駛進石卷港，不料却被風吹進北上川河口，直走了五百公尺左右才在北上川的上游觸了礁。

更糟的是這艘千石船在昨天夜裏傾覆，堵住水路。如今之計只有等北上川的水位上升，把船再沖回大海，或者靠人力硬把船拖開了。

如此一來渡船自然不能走了，重要的是把船先清離水道。因此港船決定停航三天。

那些急着乘船的人聞此消息起了一陣騷動，顯得相當混亂。不過這一切都和紋次郎無關，此時的他正由水澤南方穿過。

距水澤二百三十丁即前澤。前澤是由三千石的仙台藩家臣三澤信濃在掌理。走到前澤時，紋次郎不得不停住脚步。

因為有三位魁梧的男士擋住了他的去路。三人都是工人裝扮，但不用說他們一定是大前田榮五郎的手下。

來者在衣川土橋的橋頭擋住紋次郎。由於扮成工人，他們都未帶刀或其他武器，可是却拿着名為息杖的六枝長木棍。

「這位想必是木枯紋次郎兄吧？」

「你看我們都是身無寸鐵的。」

「請高抬貴手。」

「我們並不是要來和你比個高低的。」

「我們是奉命帶口信來給你的。」

「我們想請紋次郎兄移駕去跟某人談判，不知你意下如何？」

「如果你不介意，請隨我們走一趟離此半里的天神森好嗎？」

「如果事情不解決，只怕我們這些關東渡世人就要血洗奧州了，這一來對你我都沒有好處，大名領的諸侯是不會輕易平休的。」

「所以我們想和你開誠談判，暫時停戰。」

「這次談判的對手不是像我師兄宮原文吉那樣沉不住氣的人。或許紋次郎兄聽過，就是我們親分大前田榮五郎的得力軍師猿田巳之吉。」

「就是猿田巳之吉想和你誠心誠意地談談。」

三個年輕人不容紋次郎有插嘴餘地，如此你一言我一語，配合無間地說明來意。紋次郎心中一驚，猿田巳之吉終於上場了。

猿田巳之吉和紋次郎雖然素昧平生，但身為渡世人的紋次郎却對猿田早已耳熟能詳了。大前

田榮五郎拜他爲軍師，百般禮遇，優渥有加是人人公認的事實。由這點就不難推想他必是個厲害人物。

據說猿田是武士出身，他家乃小祿的旗本子弟。他在家排行老三，因與父親發生齟齬而憤然放棄武士身份。

他受過高深教育，有良好教養。傳聞中他還是一名莫測高深的一流劍客，至今還沒人敢公然向他挑釁，因爲深知活命的機會很小。

他的辦事能力很強，頭腦清楚冷靜，是一位可委託任何事的軍師。聽說只要猿田巳之吉出面，沒有一件事是不能解決的。所以說，對於和大前田榮五郎敵對的人而言，猿田巳之吉是個十分可怕的存在。

阿銀不是說她來奧州是爲了找猿田巳之吉的嗎？那麼猿田巳之吉在奧州替大前田辦事是千眞萬確的了。

而且猿田巳之吉現在就在附近的天神森，等着和紋次郎談判，至於談判內容則不得而知。不過紋次郎多少可猜到一些。

大前田派猿田爲代表，由宮原文吉帶領三十個師兄弟來到奧州，眞正目的何在沒人知道，但其爲一種秘密的陰謀則是可以肯定的。

可是宮原文吉爲了十五年前的舊仇而殘殺七藏，並且意外地被紋次郎撞見，還有三位師兄弟或死或傷。於是他們秘密潛入奧州一事被紋次郎知道了，他們當然不肯輕易放走他了。

一定是想殺人滅口，封住紋次郎的嘴。

宮原文吉在臨逃走前不是揚言要在紋次郎離開奧州之前收拾他嗎？

宮原文吉年紀還輕，經驗不够，無法獨當一面。當然三個師兄弟被殺使他亂了方寸也是有可能，但誠如眼前的三位男子所說，他實在是個沉不住氣的傢伙。

可是猿田巳之吉就不同了，他竟然和紋次郎提議談判，顯然是一種懷柔的緩兵之計。先以禮和理暫時封住紋次郎的口，同時絆住他不使他離開奧州。

會不會乾脆要求紋次郎加入他們一伙？

是不是會給紋次郎一筆錢加以收買？

或者一不做二不休，殺了紋次郎一了百了？

紋次郎在心中很快的想了一下，決定他不能和猿田巳之吉見面。理由有二：第一，他去見猿田必無法談攏，於事無補；第二，和猿田巳之吉見面必定捲入更大的麻煩中。

「假裝我沒聽到你們剛才傳達的口信好了。」

紋次郎不爲所動地淡然對三位年輕人道。

「那怎麽可以？紋次郎兄？」

其中一個年輕人馬上說道，聲音中透着狼狽。

「不過我可以在此和你們約定……」

「約定什麽？」

「我發誓把在奥州的所見所聞忘得一乾二淨，在離開此地之後絕口不提。」

「就只是口頭如此約定嗎？」

「我是從不爽約的。」

「請等一等！」

「請你們向猿田巳之吉兄轉達我的意思吧。」

「紋次郎兄！」

「失陪了！」

紋次郎說着斜裏跨出一步，躲開那三個青年逕自頭也不回地走過衣川土橋，三個青年並沒有追來。

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女人的嬌呼。

「紋次郎哥！等等我！」

那女郎似乎在土橋上跑了起來。

紋次郎第一個想到的是阿染，可是阿染不可能這麽快就追上他，再說這並非阿染的聲音。那麽，一定是阿銀了。

「請等一等！」

女人又在背後大聲叫道。

「你大言不慚地吹自己脚程多麽快，原來也不過如此。怎麽樣？結果還不是讓女人給趕上了？」

阿銀一面氣喘吁吁地說着，一面快步趕上來。

「是！」

紋次郎只是虛應一聲。他在七藏父女家連續休息了四天，當然會被阿銀追上，只是他不願多費唇舌去說明。

「不過我很高興能够又一次和紋次郎哥結伴而行。」

阿銀說着露出一個嫵媚的笑容。

「你和他分開了？」

紋次郎發現阿銀已經不和自稱是木炭掮客的淸吉在一起了，乃如此問道。

「你是說清吉嗎？」

「是的。」

「我們在水澤分手的，清吉哥說他決定要搭船到石卷去，說什麽也不肯走，硬是要等到船。」

「噢！」

「和他分開我反而覺得輕鬆多了。那傢伙一直到水澤爲止的一路上都喋喋不休，快把我煩死了！」

阿銀笑着說，一邊很自然地碰了碰紋次郎的手背。

過了平原、樋口兩村落就是山目，山目有一茶樓座落在馬路旁。茶樓沒有賣飲食，純是供應茶水，供旅客休息而已。

來往行旅多半在此歇歇脚，叫一杯茶，吃自己帶的便當。茶樓由一位老太婆經營。由於陽光很耀眼，因此顯得茶樓內份外清涼。

「我們進去休息一下嘛！」

阿銀說。

「我要趕路，所以……」

紋次郎說時眼睛還是望着前方路上。

「我知道。可是喝口茶，吃吃便當也是應該的呀！」

「你請便吧！」

「可是我要和紋次郎哥一起。」

「還不到吃便當的時候。」

「我說的是早飯。我在金崎宿場準備了早飯、中飯兩份便當。我想紋次郎哥也一定沒吃早飯對吧？」

「我不願接受施捨。」

「不要那麽頑固嘛！就算是接受一次我對你的敬意也不會怎樣。而且我有話要告訴你。」

說着阿銀吊在紋次郎手上撒起嬌來。

「有話對我說？」

紋次郎收回視線，望向阿銀，這是他首次有了反應。

「是的！」

阿銀以滿眼的熱切抬頭回望着停住脚的紋次郎。

「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紋次郎禮貌地答道。

「哇！好棒喲！」

阿銀說着已把紋次郎像推一般地朝向路旁而來。

紋次郎和阿銀進入茶樓，坐在板凳上。阿銀向老太婆叫了茶之後，取出兩個便當。那是兩包用竹葉裹着的飯糰，每包各有三個飯糰。阿銀拿起其中的一包放在紋次郎的膝上。

「我想先聽你的話。」

紋次郎既未脫下三度笠，也不伸手拿便當，只是開門見山地說。

「眞是急性子！」

阿銀一邊打開竹葉，一邊對紋次郎嬌嗔地嫣然一笑。

「喲噢！」

紋次郎不慌不忙地徐徐問道。

「妳要說的是不是和我所以要搭船到下總銚子一事有關？」

但是阿銀却被他的話嚇了一大跳，瞪大了眼

「看來我猜的一點也沒錯。」

紋次郎說着微垂下頭。

「這麼說來你早已看穿我的身份了？」

阿銀掩不住一臉驚訝地問道。

原來紋次郎所以要取道海路到下總銚子的最大原因，是陸路沿途有麻煩等着他。他已得到消息，說甲州鹿藏的一幫人要找紋次郎爲鹿藏報仇。

紋次郎爲了躲避不必要的騷擾和無益的殺戮，因此選擇了海路。

「紋次郎哥，當你由清水乘船出發的三天前，是否曾在富士川的河岸上殺死鹿藏？」

阿銀喝了口涼茶，壓低嗓門問道，笑容已從她美好的臉上消失了。

「是！」

紋次郎的眼睛如此表示。

「說到宮之鹿藏，在中州也算是有頭有臉的渡世人。」

「是！」

「你已知道他有一大票狐羣狗黨，又有中州第一個大親分三井卯吉爲他撐腰。」

「聽說是如此。」

「那麼爲什麼要惹如此棘手的人呢？」

「落在我身上的火星，不得不用手揮掉。」

「鹿藏到底做了些什麽？」

「他向我提出我不能接受的提議。」

「我聽說紋次郎哥一向信守明哲保身的信條，這次會一刀砍死像鹿藏這樣的人，其中一定大有文章。」

「聽說三井貸元有三個妾？」

「是的，三井卯吉的確有三個妾。」

「其中最年輕貌美的是……」

「叫做阿久。」

「是！似乎阿久過去曾和鹿藏過從甚密。」

「不錯，但阿久如今已是三井卯吉的寵妾，如果鹿藏和阿久過去那段情被三井知道就不妙了。鹿藏一直爲此事擔着心事，因爲雖是過去的事，但只要三井得知此事，一定會就此冷落鹿藏，而這種結果是鹿藏最感害怕的。」

「事實上，鹿藏向我提議的，就是出價十兩黃金，要我把阿久送上西天。」

「眞的？」

「是的！」

「那你怎麽說？」

「我斷然告訴他，我的刀不是用來殺女人的。可是他認爲我既然已經知道他最怕人知的秘密了，當然不容我活命，便不由分說地對我動手……」

「結果鹿藏反而被紋次郎哥殺死了。」

「是！」

「事情的確應該弄清楚才下斷論，人人都聽信片面之辭，認爲你不該無端殺害鹿藏。」

「世上的傳聞多半如此。」

「阿久就是我的妹妹。」

阿銀如此說出，瞇着眼望着紋次郎。

可是聽到阿銀眞正身份的紋次郎並沒有特別訝異的表情。由於阿銀始終想和紋次郎結伴同行，同時也曾說過她是來找猿田巳之吉的，因此紋次郎早已猜到阿銀必是和鹿藏有關係的人。因爲紋次郎聽說過，不知何故，像猿田巳之吉這樣一位傑出的人物，却獨獨對鹿藏呵護有加，直把他視同親弟弟一般看待。

「對於鹿藏被殺一事，三井卯吉事實上並沒有很在意。反認爲像鹿藏這種無惡不作的人死了倒乾淨，因此說不定反而高興呢！」

阿銀一面說一面把飯糰分成一小塊一小塊送入口中。

「是！」

紋次郎喝了口麥茶應着。

「可是有個人比三井卯吉更麻煩許多。」

「是！」

「那就是猿田巳之吉。」

「是！」

「猿田巳之吉對鹿藏特別有好感，簡直比對自己的親弟弟還疼他。這點紋次郎哥想必也有所聞吧？」

「是！」

「如果猿田巳之吉得知鹿藏被殺的消息，一定非常憤怒。三井也知道這點，他說過，當猿田巳之吉沒有爲鹿藏報仇之前，是無論如何不會甘心的。」

「那麼猿田巳之吉直到目前還不知道這消息？」

「猿田巳之吉在鹿藏被殺之前曾經去過三井那兒，告訴三井他要暫時到奧州住一段日子，所以特地趕來和鹿藏聚幾天。而就在猿田巳之吉向奧州出發後第二天，鹿藏傳說被木枯紋次郎殺了

。」

「原來如此。」

「由於猿田巳之吉身在奧州，所以這種消息他是不會知道的。」

「你來奧州爲的就是傳送鹿藏被殺的消息？」

「不錯，這正是我的任務。三井卯吉親分命我早日把鹿藏被殺的消息告訴猿田巳之吉。」

「既然你受人之託，當然得忠人之事。」

「三井還說木枯紋次郎的武功高強，要替鹿藏報仇非猿田巳之吉莫辦。所以非把消息早日告知猿田巳之吉不可。」

「那可眞偏勞你了。」

「雖然我不怕一個人旅行，可是一個女人的脚程終究不行，因此卯吉親分爲我安排了船隻，要我直接到石卷。可是作夢也沒想到我竟會和木枯紋次郎同搭寶渡丸。」

「是！」

「這也許是緣分吧！」

「阿銀姐，如果說猿田巳之吉就在附近……」

紋次郎忽然冷冷地冒出這麽一句話。

「什麽？……」

阿銀一驚，連手上的飯糰都掉在地上了。

三井卯吉乃甲州第一個大親分，聽說他在官衙裏都很吃得開。他手下的子分有七百名，而能够動員的捕快則多達八百名。

如此一個有勢力的地方頭頭自然少不得侍妾如雲，而阿銀乃其中之一阿久的姐姐。

阿銀在甲州柳町開了家小酒館，由於有三井卯吉做後台，三井的一幫人對她都很照顧，酒館的生意自然也做得有聲有色。

正因爲姐妹倆都在三井的庇護下過日子，所以這次當三井要求阿銀跑一趟時，阿銀說什麽也不敢推辭，於是一路朝奧州石卷而來。

鹿藏到底爲了什麽被木枯紋次郎殺死，沒有人知道，可是站在三井的立場却不能對此事不聞不問。

由於鹿藏是個壞蛋，對三井而言且是個大負擔，因此三井無意派自己的手下去爲他報仇。但對於視鹿藏如親兄弟般的猿田巳之吉，他是無論如何不能不去通報的。再說他正可以趁機推卸報仇的責任。

猿田巳之吉既已向奧州而來，卯吉親分於是派阿銀隨後趕來。所以派阿銀的理由是渡世人不

便在皆爲大名領的奧州出現，身爲女人的阿銀反而方便多了。

三井在官衙中通行無阻，因此很容易便替阿銀弄到一張通行證，藉口要找一位失去聯絡的親人，而踏上前往石卷的旅途。

可是說起來不是很矛盾嗎？阿銀一開始就和木枯紋次郎同船，而現在更毫無保留地把一切告訴紋次郎。

更有趣的是猿田巳之吉現在就在附近。照說阿銀應該馬上把消息告知猿田，達成她此行的目的。

宮之鹿藏已被殺。

兇手是木枯紋次郎。

紋次郎現在人就在奧州。

如果她是三井的忠實使者，她應把以上她所知的事實通知猿田巳之吉才對。

紋次郎並沒有阻止阿銀這麽做，他根本沒有拔刀阻止阿銀去找猿田巳之吉。

「猿田巳之吉曾經傳口信給我，表示想和我談判，他就在天神森等我，可是我拒絕了。」

紋次郎如此說。

原來紋次郎怕和猿田巳之吉見面的另一個重要理由在此——他知道猿田巳之吉非常疼愛鹿藏

。

當紋次郎砍死鹿藏的同時，就已經想到他從此將和猿田巳之吉爲敵了。所以當他聽說猿田想見他時，直覺地想到會有麻煩。他萬萬沒想到猿田居然還不知道鹿藏的死訊。這還是剛剛由阿銀口中才知道的。

阿銀吃完兩個飯糰後又把竹葉包好。紋次郎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去動那飯糰，只是一口接一口喝着麥茶。

「你說猿田巳之吉想見你？」

阿銀眼中露出不解的思索神情。

「是！」

紋次郎把最後一滴麥茶倒入口中，放下茶杯。

「我在途中曾聽說有些挑夫被人砍傷，兇手不會就是紋次郎哥吧？」

「正是！」

「原來如此，那些挑夫都是大前田榮五郎派到奧州來的手下了？」

「是！」

「你又一次撥開落在身上的火星？」

「是！」

「猿田巳之吉就是爲了這件事要和你談判？」

「沒錯！」

「既然你拒絕談判，那對方就不再客氣了。」

「是！」

「他們必定傾巢而出，只要見到你就格殺勿論。」

「我知道。」

「可是聽說猿田巳之吉是武士出身，我想他不會採取卑鄙的小人手段才對。」

「可是也有像宮原文吉那般血氣方剛之徒，事情會如何演變就很難逆料了。」

「那麼紋次郎哥有何打算？」

「我想愈早離開奧州愈好。」

「那我們就上路吧！」

阿銀匆忙站起身。

「是給我的嗎？」

紋次郎雙手拿起竹葉包着的便當。

「什麽話？本來就是要給你的。」

阿銀笑了起來。

「謝謝你！」

紋次郎把竹葉包的飯糰揣進懷中。

阿銀付了茶費，二人一起步出茶樓。雖然還不到日正當中，但炎炎的紅日已毫不留情地照在馬路上。紋次郎又踏上了他向南的旅程。

五、夜宿仙台

阿銀好像理所當然似的，緊跟在紋次郎的身後。如果她準備去見猿田巳之吉，應該朝向北方走才對，但看來她似乎已打消去見猿田巳之吉的念頭。

「妳是不準備到天神森的嗎？」

紋次郎無法保持沉默了，只好邊走邊問着。

「不錯！」

阿銀自嘲似地，露出苦笑回答。

「那妳現在是準備繞道仙台，到石卷去嗎？」

「不，我到石卷也沒什麽事好辦了！」

「那妳……」

「我是想與紋次郎哥結伴同行，就沿着這條路，一直走到甲府去。」

「以女子的脚程來說，要走回甲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喔！」

「由這裏到江戶是一百一十五里，江戶到甲府柳町是三十六里，總共是一百五十一里路。卽使是以女孩子的脚程來說，三十天一定可以走到甲府的。」

「那三井貸元吩咐妳的事，妳怎麽打算呢？」

「聽完你所說的經過，我已改變了主意。鹿藏原來就是準備殺死我妹妹的人，既然如此，他死了正好，我爲什麽要去通知猿田巳之吉，替他報仇呢？」

「不錯！」

「同時，對猿田巳之吉來說，我與他也沒什麽交情，雖然他名氣很響，但我可從來都沒見過他呢？也沒有義務去通告他鹿藏已死的消息。」

「可是，妳回到甲府之後，又怎麽向三井貸元交差呢？」

「這不簡單，我只要說我沒有找到猿田巳之吉不就可以了嗎！」

「這行得通嗎？」

「行不通也得行！再說我還欠紋次郎哥一筆人情債。我原來是會與那艘船一同沉沒海底的，還是你救了我，我怎麽可以恩將仇報呢？」

「過去的事就不要提了！」

「怎麽可以不提，萬一我去通告猿田巳之吉，鹿藏巳被你殺了，看你還有幾條命可以活的！」

「不錯！」

「所以啦！替一點交情都沒有的人效力，而使救命恩人死了，多不應該啊！」

「有道理！」

說完，紋次郎就將眼睛偷偷地垂了下來。

阿銀說的話雖然很有道理，可是這一來，照目前的情況來說，他就不得不與阿銀結伴而行，那他原先預定的行程，可能連一半都趕不到。

自己現在是被追趕的人啊！

一定得趕路才行啊！

可是，他又不能對阿銀說，自己不願意與她結伴同行。因爲，阿銀是爲了他，才改變到奥州來的目的啊！

「我會僱匹馱馬的，儘量走快點趕路，不會就誤你的，你可以放心地帶着我一塊走。」

兩條人影並排地投射在地上，快速地向前走。阿銀忽然抬起頭對着紋次郎說，好像紋次郎心裏正在想的事，她已看得一清二楚。

紋次郎在心裏盤算了好一會，還是決定找機會甩掉阿銀，自己一個人走走，這雖然有點說不過去，可是，他不得不這麽做。

因爲，對紋次郎來說，與女孩子結伴同行，實在是太麻煩了，女孩子會像個大包袱似的拖累他，因爲，她們不但脚程慢，而且脚程弱，絕對無法長久趕路的。雖然，阿銀說要騎馱馬。

但是，僱馱馬可不是件容易事的事，並不是說你要僱就可以僱到。除非是爲了公事出來旅行的人，否則，一個人是很難僱到馱馬的。

一般行旅者想要騎馬，就必須先找在街旁等生意的馬夫。他們所出租的馬叫出馬。通常，這些馬夫都是每天早上才悠閒地牽着馬到街上去等生意。

由於他們是私人營業，專門招攬過往的行旅，又沒有固定的路線，因此，價錢昂貴，並沒有一定的費用。通常，他們都會乘人之危，大敲一筆，或者是以對方的荷包，臨時決定要收多少錢。

因此，即使找到出馬，還必須先價錢談得攏，才可能有馬代步。另外，除了東海道與中山道

這兩個比較熱鬧的地方外，別的宿場是不可能都有出馬在候客的。

另外，與阿銀同行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住宿。阿銀當然是要住在客棧的，但紋次郎却一向是露宿慣的。因此，入夜之後，他們兩個就必須分別住宿。

遇到這種麻煩的伴侶，紋次郎不但要配合她緩慢的脚程或馱馬的脚力，慢慢地走。甚至，連他原來計劃晚上趕路的事，都不可能辦到。

這一天，他們走過了一關，金成、澤邊，到了城生野的時候，天就暗了下來，不得不投宿了。阿銀選了新由農家兼營的客棧，紋次郎則睡在宿場南邊的消防小屋。他們兩個約好，第二天早上六點以前，在消防小屋前會合。

第二天一早五點時，紋次郎就走出了消防小屋，等着阿銀好趕路。一直等到六點，他已心急如焚時，才看到阿銀姍姍而來。

看看這一天，最多只能趕到高清水而已，由城生野，經過下宮野、築館，到高清水，只有六里路，如果是紋次郎一個人，以他的脚程，可能當天晚上就可以趕過仙台。

「我現在有一件頂開心的事。」

阿銀邊走邊說着，瞧她的神情，似乎心情非常愉快。

「哦？是嗎？」

紋次郎心不在焉地隨口應着，心裏却一直盤算着別的事。

「我妹妹阿久過完年，就會生小孩了！」

阿銀說着，似乎是說自己要生產似的，露出了羞紅的神色。

「是嗎？」

紋次郎仍然隨口答應着。

「孩子的父親就是三井卯吉親分，但對我來說，父親是誰，是他們家的事，我也沒什麼好樂的，我高興的事是妹妹要生寶寶了，我就有個小寶寶可疼了。」

阿銀愈說愈興奮，整個臉都樂得緋紅。

紋次郎却一直注視着地上往前走。對阿銀那副快樂、開心的神情，紋次郎心中可眞有無限的羨慕，他多希望自己也能像她一樣地快樂的邊走邊聊，享受結伴同行的樂趣。但是，他做不到，他的神經一直緊繃着像根快斷的弦。

由昨天開始，他就一直注意着後面有沒有跟踪追趕，但是，却沒發現到任何可疑男子的身影，好像大前田那一幫人並沒有追趕他。

但，這反而使紋次郎覺得更不對勁，心中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他們在搞什麼鬼？

除了被紋次郎殺傷的三個人之外，其餘的共有二十七個人，這其中還包括宮原的文吉，這可

是個難纏的對手。

如今，又加上猿田巳之吉這個強敵，以後的日子可就更不好過了，紋次郎必須隨時提防這二十八人的襲擊。依常理推測，他們一定會乘着紋次郎還逗留在奧州境內時殺了他。

但，現在他身後却發現不到任何追趕他的人影。

難道他們趕到前面去等着他自投羅網嗎？

也有可能。對方既然是大前田榮五郎的軍師，做事自然不會有任何疏漏的地方。猿田巳之吉想必非常清楚，如果在大名（諸侯）領土內的大街上，引發殺傷事件，後果將不堪設想，一定脫不了關係的。

所以，他們要找他麻煩，一定會先挑選一個適當的地點。

對！很可能他們還分成三批，嚴陣以待，等着他去送死。爲了分批埋伏，他們一定會走捷徑，繞到他的前面去等他的。

也許就在這一刻，對方的人正一個個地抄小路趕到他的前面，已準備妥當等着他呢！想到這，紋次郎心中燃起一股衝勁，脚下加快，恨不得馬上趕到前面去決一死戰。

但是，才快走了沒幾步，他又不得不放慢脚步，陪着阿銀散步似的慢慢地走。阿銀似乎渾然未覺紋次郎心急如焚，正邊走邊談着，好像享受旅行樂趣似的，一點都不覺得前面正有批殺神等

着他們。紋次郎望望悠閒自在的阿銀，不由得暗嘆一口氣，唉！這可眞是個大累贅。

「我這一輩子再也沒指望生小孩了。」

阿銀此刻似乎完全不能了解紋次郎心中所想的事。

「眞的嗎？」

紋次郎應付地回答着。

「所以，我把希望寄託在妹妹身上，如果有一天，她能生個胖寶寶該有多好！」

「是啊！」

「如今，我的夢就快實現了！所以，當我聽到妹妹有孕的消息，我可比她還要興奮！」

「是啊！」

「唉！現在妹妹快生寶寶的事，就成爲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除此之外，我再也沒有活下去的目的。」

「是啊！」

「沒想到鹿藏那個狠心的傢伙，居然想把阿久給殺了，那寶寶不也會與阿久一塊死了嗎？還好，紋次郎哥拒絕他的要求，同時，還把那傢伙給一刀了結了，這我才放心。如果那傢伙活在世上的話，一定還會找其他人來殺阿久的，那可糟了！」

「是啊！」

「這全是你紋次郎哥所賜！寶寶才可以平安地生下來。而紋次郎哥你這次又救了我，算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你是我這一輩子最難忘的人，我會永遠記得你的！」

阿銀的口氣與眼神，在在都流露出撒嬌、害羞的神情。紋次郎看在眼裏，聽到耳裏，可眞是啼笑皆非，說不出什麼滋味。

到了高清水，仍然只有阿銀一個人投宿客棧中，紋次郎則住在離宿場不遠的繪馬堂中。

紋次郎出門在外，晚上都是露宿，從不住客棧，這對他來說已成了一種習慣。除非是遇到特別事故，否則他是連最低廉的小客棧都不願住的。所謂特別事故，是指遇到大水災，好幾天都動彈不得，在此種情形下，他才考慮投宿客棧。其實能够堅守露宿的原則，對他的安全可是有利無害的。

因爲，一般規規矩矩的客棧，大多不歡迎像紋次郎這種無宿的渡世人，常會以客滿沒有房間，拒絕他們。卽使有阿銀在一旁保證房錢由她付，結果仍是一樣，碰一鼻子灰，自討沒趣。尤其是在奧州，平常根本很少看到渡世人，對於他更是敬鬼神而遠之。

如果是小一點，價錢低廉的小客棧，雖然可能會讓他住一夜。但是，這種小客棧環境非常差，地方太小，好多人擠在一塊，難免會惹出許多事，尤其是這些客棧中的客人，龍蛇雜處，常有

人半夜鬧着說他的錢或東西被人偷了。每次遇到這種事，別人最先懷疑的就是紋次郎這種渡世人。這些小客棧又不是什麼值得留戀的好地方，實在犯不着爲了它而被人猜疑，惹人討厭，自己又滿肚子的不痛快。

最氣人的是每次發生事之後，如果鬧到官府，官府派人來查客棧時，倒霉的總是他這種無宿的渡世人。那些官差們都狗眼看人低，不分青紅皂白，繩子一綁，就把他們給抓進官衙。所以，紋次郎對住客棧實在沒什麼好感。

露宿在舒適方面雖然比不上客棧，但是在精神方面却非常愉快，又可免於被提入牢的危險，所以，紋次郎一直固執地遵守他露宿的習慣。

至於食物方面，他也不會感到缺乏。因爲，阿銀每晚在客棧中，都會吩咐客棧準備二個大便當，作爲紋次郎一天兩餐的食物。

但是，却又因爲忙，紋次郎雖然心焦如火，但實在又不好意思甩下阿銀，自顧自的趕路。因爲，他是個受人點滴之恩，當報以泉水的人，接受阿銀這麼大的恩惠，在他的心上似乎背上了一個大擔子，不得不盡力償還。

如果，只是兩、三天的行程，他還可以不吃不喝地埋頭趕路，拒絕接受阿銀的恩惠，但現在可是長期旅行啊！眞是接受也不是，不接受也不行，心裏實在煩惱極了。唉！看來古人說的一點

都不錯，最難消受美人恩。

沒辦法！看來只有在仙台就偷偷地溜了吧！甩下她實在是迫不得已的事，希望她能見諒。

像仙台這種城下街，要找個適當的露宿地方可還眞不容易，因爲，當地在治安上防衞的比較嚴密，所以，不能够隨便露宿。

因此，紋次郎心中已經決定，到了仙台就利用機會，一個人先走。

隔天一早，他們倆就離開了高清水。

由高清水到荒谷，走了約一里九丁，渡過江合川，又走了一里三十丁才到古河。古河就是現在的古川市，由古河又向前走了一里二十丁，就到了三本木。

「明天就可以到仙台城下街了。」

阿銀仍然保持着愉快的心情，似乎一點都沒有察覺出紋次郎的異態。

「到了仙台城下街，我可要好好地選樣東西，送給阿久寶寶，作爲見面禮。我忘了是誰告訴我的，說仙台白山神社的馬形最好了。」

說着，說着，阿銀的目光已無意識地注視着遠方，似乎在想些什麽。

馬形就是用紙或木頭製成的馬，代替神馬，供入廟中，作爲善男信女的許願物。

仙台城下街的陸奥國分寺中有一座白山神社，每年的三月初三，白山神社的祭典中，都會舉

行馬市，在此時，要由許多駿馬中選出一匹獻給京都的天皇。

這匹獻給京都的駿馬，必須模仿供奉在神廟中的神馬一樣，在馬頸上掛一馬形。到了後來，這種馬形就漸漸大量地商品化，成爲當地的名產。

許多路過此地的商旅，都將白山神社的馬形，視爲吉祥物，順便買一匹回去供着，或送人。如果，阿久生的是男孩，這當然是最適當的見面禮，表示恭喜妹妹生了一位好兒子。

「即使是生了個女娃兒也是一樣合適。因爲送她神馬，表示希望她福氣好，將來遇到位好丈夫，過着美好的日子。」

阿銀一個人愈說愈起勁。

「是啊！」

紋次郎又隨口答應着，但阿銀根本不在乎他的反應，仍興奮地往下說。

「如果妹妹生的是男孩，希望他能長成一位英俊健康的小伙子。如果是女孩的話，希望她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千萬可別像我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

「阿銀！妳爲什麽要以自己爲例，且說認爲自己不好，不幸福呢？」

「我是非常的不幸啊！你別認爲我現在過得好輕鬆，好寫意。事實上，我的心裏非常的空虛。紋次郎哥你不明白的，一個女人如果心裏面，沒有自己心愛的情人，她這輩子是不可能幸福的

。」

「哦！是嗎？」

「我曾經也有過一位心愛的情人，兩人也曾海誓山盟，計劃美好的未來，準備共築愛巢，永生永世不分離。」

「那後來呢？」

「他拋下了我，一個人走上了黃泉路。他因爲過度的操勞，身體也搞壞了，後來在一次重感冒下，一病不起，就這樣離開了我。」

「那是什麽時候的事？」

「五年前。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成爲有名的討厭男人的女人了。」

「這也好，比較不會惹煩惱。」

「可是，事實上，我的心裏並不是眞的討厭男人，我只是怕再受一次打擊。紋次郎哥，你有沒有愛過女人？」

「像我這種過了今天，不曉得明天在那裏的渡世人那有資格談這個！」

「話可不是這麽說！也許就有女孩子會愛上你啊！」

「那是不可能的！」

「紋次郎哥，我說這話你可別認爲我不自重。事實上，自從與紋次郎哥在一起，我似覺得回到了五年前的自己。」

「一個人在外旅行的時候，常會產生這種作夢似的心情。」

「不是的！我是說五年前我那位情人，現在好像又復活了，他就是你，紋次郎哥，我這麽說你會不會看不起我？」

阿銀邊說着，邊還害羞地低下了頭，用手上的斗笠，裝模作樣地撫着羞紅的臉。

由三本木往前走了三里十丁就到了吉岡，今晚，他們就打算住在吉岡。

大致說來，今日的陸羽街道，國道四號線，與江戶後期的奧州路，幾乎沒有什麽改變，只有小部分的地方，位置稍有移動。

例如，在三本木南方的地方，就大約有五公里左右的移動。現在的國道四號線，就是由三本木町繞了個半圓，到大和町，然後再向西延伸。

可是江戶後期的奧州路，則是由三本木直接延伸於南方，經過伊賀、駒場、大衡等三個村子，連接吉岡。那個時候，吉岡還是一個宿場街，到處都是客棧。

大和這一地名，在當時的地圖上是找不到的。現在則改爲大和町，而吉岡則編入其中。在吉岡的南邊，有一個叫志和田的小村子，可能就是今日的志戶田。

志戶田則列入富谷町之中。

根據江戶後期的地圖，在志和田村南方有一叫新町的宿場。這一宿場距離吉岡宿場大約有一里三十二丁。不過，在今日的地圖上却找不到新町這一地方。

在新町有一家客棧叫氣仙屋。氣仙屋這店名非常奇怪，令人不禁聯想到與它同名，位於宮城縣內的氣仙泊市。

在新町的正南方就是富谷村。可能，它就是今日的富谷町。

過了大曲村、大澤村，就到了七北田。七北田是新町的下一個宿場，距離新町宿場大約有二里十九丁的路程。

在現在的東北汽車公路，仙台的北交流道附近倒有一個地方叫大澤。至於大曲這一地名，却在地圖上找不到。

七北田則成爲今日泉市的一部分，奇怪的是在江戶後期，並沒有泉市這一地名。

過了七北田，則到了七北田橋，渡過七北田橋之後，不久就進入仙台的城下街。這座城下街全長二里多。

奧州路橫越過城下街中的大街，當然也通過居民密集的住宅區。這一點與現在通過仙台市內的國道四號線完全不同。

——由北邊進入城下街，首先必須由堤町，走上呈鈎狀的道路，就是由青葉神社，一直走過通町、二白町、國分町、南町，再轉彎到長町。

但是根據當時的地圖，由城下街北邊通到南邊，所走過的街名順序是北山、北鍛治町、二白町、國分町、大町、柳町、田町、荒町、川原町。

所謂的川原町，當然是現在的河原町。

另一方，據說青葉城由西大門向東走，也是一連串的街道，有大町、新傳馬町、名掛町、鐵砲町。這串東西走向的街道與奧州路交會的地點是大町、國分町、南町，據說這些地方是當時最繁華的鬧區。

青葉城的主城，東西全長約二百四十五公尺，南北長約二百六十七公尺。副城則東西長三百十二公尺，南北長二百零二公尺。

城下街的平民住宅區的面積約有二十四町。居民有二千三百八十五戶。人口則在二萬三千多人左右。武士住戶有八千九百多戶，武士人口則有四萬六千多人。

由於由吉岡動身的時間晚了點，因此，紋次郎與阿銀一直在下午兩點，才到達七北田，渡過七北田橋，不久，就進入了仙台城下街。處於這座繁華的城下街中，紋次郎才感覺到自己已好久沒有見到這麽繁華、熱鬧的大都會。

一戶戶的民家，屋瓦相接，一直綿延到天邊似的，街上的行人穿流不息。每個人都在忙碌着走動，到處都擠滿了人潮。眞不愧是仙台城下街，連平民區都充滿了一片蓬勃的朝氣。

尤其是許多街道交會的十字路口，更是熱鬧非凡，寬大的街道四通八達，兩旁擠滿了民家，在這些民屋之中，還夾雜着許多大商家，裏面都是寬廣的大倉庫，貨品堆得滿山滿谷。

街上來往的行人，除了當地的居民外，更多的是外地來的行旅，使人一望卽知此地是一商業中心，各地來的貨物都會在此集散。有不少人是朝着鹽金與松島道走去的，沒有一個人有時間停下腳步，對紋次郎投以好奇的眼光，看來仙台的人可眞是忙碌。

雖然沒有對自己投以異樣的眼光，但紋次郎仍不敢掉以輕心，因爲城下街的治安一向嚴厲，說不定會在什麼地方，被人給盯上了。自己這身裝束對仙台來說，實在怪異，尤其頭上的三度笠，身後的披風，可都是惹人注目的東西。

萬一被人盯上，認爲他行踪可疑，就可能立卽被帶到官衙去審問。要逮捕他，可不是什麼難事，隨便找個藉口，都可作爲帶走他的理由。比如說，那把長刀就可成爲逮捕他的藉口。

當時，在江戶市內或一些較大的諸侯城下街，除了武士之外，任何人都不能配刀，如有人違反此項，卽可視爲危險份子，逮捕入獄，因此，紋次郎腰間的那把長刀，此時可是件惹禍物。

紋次郎可不願意再惹上什麼麻煩，因此，自從一進仙台城下街，就解下披風以及腰間長刀，

把長刀包在披風中，夾在脅下。

可是，脅下那細長之物，仍然瞞不了明眼人，只要有心，一眼就可知道裏面是什麼東西。所以，此時紋次郎的處境仍然非常危險，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捕，可千萬大意不得。

唉！反正愈走通過城下街愈安全，這一點，阿銀想必也很了解。

因此，在國分町附近時，阿銀就說：

「我先到白山神社去上個香，順便在那裏買匹馬形，今晚就住在早坂屋的客棧。」

「好的！」

紋次郎一聽阿銀如此說，不由得鬆了一口氣，總算與阿銀分手的時刻到了。

「那明天早上，你在那裏等我？」

「我們就在城下街南邊碰頭吧！」

「好，聽說城下街南邊有條河，河口有座大橋，我們就在橋頭會面吧！」

「好的！」

「可是那附近有沒有可以露宿過夜的地方呢？」

「橋底下就是最好露宿之地了。」

「好，那就這麼說定了，明天早上六點見面……」

阿銀邊說着，就停下脚，準備與紋次郎說再見。

紋次郎看着阿銀純潔天眞的表情，心中不由一陣歉疚，低下了頭，快速地向阿銀點點頭道別，然後，裝着若無其事地後轉身子。

跨出第一步之後，他就再也沒有勇氣回頭，因爲他實在不忍心看到阿銀含笑目送他的那種神情。但是，離阿銀愈遠，心中愈覺得一種解脫似的輕鬆感。因此，脚下更加快了，一個勁地趕着路。

紋次郎就如此目不斜視地走過了仙台城下街。

一直當他渡過廣瀨河大橋，他緊張的心情才稍微放鬆了。又重新配好長刀。青葉城已被他拋在背後了。再往前面走一里左右，就到長町宿場了。

「紋次郎兄！」

就在此時，後面突然傳來一聲男子的呼叫。

紋次郎立刻警覺地彎着上半身，預備回頭一發現不妙，可以立刻就跑。一切準備好之後，才回頭望着廣瀨河橋上，一個男子正一面過橋，一面朝着他揮手大叫，背上還背着個女孩。

紋次郎一見，不由得又縐了縐眉，他好不容易才甩脫了阿銀，才輕鬆不到不一會兒，又來了個新包袱。

那個男的是清吉。而清吉背上的想必就是阿染。

紋次郎無奈，只好到路邊停下來，等清吉趕上來。清吉已累得滿頭大汗，氣喘如牛。

「啊！眞好！總算追到你了！」

清吉一邊說着，一邊就把背上的阿染放了下來。阿染落地之後，幾乎無法站住，立刻就蹲坐在地上。她伸出來的右脚，纒了一卷厚厚的布，眞來她的脚是受傷了。

「我聽阿銀說，你預備在水澤等船，然後到石卷去……？」

紋次郎毫無表情地對着清吉說。

「本來是計劃如此的，可是，後來聽說在最近這三、四天都沒有船，所以，就改變了主意，心想還不如先到仙台去玩玩，然後再到石卷去。」

清吉一開口就沒得完了，眞令人受不了。聽阿銀說，清吉樣樣都好，就是話太多了，喋喋不休，令人討厭。

「因此，我就沿着大街南下。就在我離開金成不遠的地方，遇到了一件麻煩事。原來我在那遇到阿染正遭幾個挑夫的非禮。年輕女孩孤身一人在外，最危險了，最容易遭到壞人們的强暴。說到這，請恕我失禮，我實在覺得紋次郎兄對這件事未免做得太過分，太絕情了。」

清吉愈說愈激動，說到這，已有一點喘不過氣來，只好停了停，換口氣。

「這件事情，在下實有隱情……」

紋次郎好不容易，才插口說，還沒來得及說完，就又被清吉搶着說了。

「你還想分辯嗎？卽使要甩脫別人的追趕，也不能就丟下一個姑娘家就走啊！你難道不知道把一個女孩丟下不管，就不曾是把她給丟進地獄嗎？她可能遇到多可怕，多危險的事啊！」

清吉不但一個勁地指責紋次郎，同時，眼睛也像兩把利劍似的，緊瞪着紋次郎，似乎對於紋次郎的作風，大不以爲然。

關於女性行旅限制多及不便，乃因當時全國諸侯的妻子與女兒，都被強迫住在江戶。對幕府將軍來說，她們是控制諸侯們重要的人質，爲了怕她們偷偷地逃離江戶，回到故鄉，不得不嚴格限制女子的外出。

爲了防備女性行旅混出江戶，所以，每個關卡對於出去的行旅，都必須仔細檢查是不是女性。有的女人爲了混出江戶，還化裝成蓄着瀏海的少年或者是不惜剃去滿頭秀髮，僞裝成化緣的和尙。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些關卡，針對此點，特別設置查驗女性的老太婆。這些老太婆主要就是檢查行旅的性別。

她們檢查的時候，首先會散開行旅的頭髮，然後伸手摸摸腰部或胸部。一旦遭受此種查驗，

卽使化裝得再維妙維肖，也會現出馬腳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有錢能使鬼推磨」，什麼事都會有漏洞的，這件事也不例外。這些老太婆大多是見錢眼開的人，因此，只要用紙包點錢，偷偷地塞給她，她就會把人帶到另一間房去檢查，名義上是仔細檢查，事實上則是放行。

由於女子出門實在太麻煩了，所以，當時的女性行旅非常少見。更何況是一個弱女子孤身出外旅行更是少之又少。除非是有特別事故，否則是不可能出外的。

再加上當時路上的治安相當的混亂，一個女子孤身在外，想要平安無事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一般善良的老百姓對於這種年輕的女行旅也都敬而遠之，常以一種警戒的眼光看她們。首先，客棧就不太歡迎她們，萬一遇到女人或小孩來投宿，都以沒有監護人爲由拒絕她們，其實，他們的本意都是不願意惹鬼上身。

不過，有一種情形是例外的。就是對到廟裏燒香許願的女孩，別人會另眼相待。卽使是惡徒也都不太敢對他們施暴。因爲，這些到廟裏上香許願的女孩，大多是些遭遇可憐的少女，那些惡徒們一來也實在不忍再對這些可憐人加害，二來也怕會受神佛處罰，所以，對她們都懷著一種逃避的心理。

這些上香許願的人，身上大都穿著一種特殊的衣服，衣服上寫著「同行二人」。所謂「同行

二人」是指她有監護人在一起結伴而行。即使是只有自己一人在外，也要穿這種「同行二人」的衣服。而各客棧對於這種客人，即使只是一個年輕女子，也都願意接納。

除了這種情形之外，其他一般女性行旅可都沒有這麼好的待遇了，前路可能埋伏著各種危險等着她，而又沒有外出，等於是到地獄去。

首先，她可能就遇到一羣暴徒剝掉她全身衣物，強暴或是輪暴。然後，再把她當作女郎給賣了，或者是一刀給殺了。

所以，當時的女子如果逼不得已，必須外出時，無論是未出嫁的小姐或已嫁人的太太，都穿上髒兮兮的衣服，臉上用煤炭抹得黑漆漆的，或者是貼上一臉難看的膏藥。

不過，如果像阿銀那樣持有官衙中大親分所發給的旅行保證書，情形又不一樣了，即使只有她孤身一人，那張保證書仍可保護她的安全與自由。

相反的，像阿染這種情形就絕對不到了。因為她既無通行證，又無保證書。她是一個摸黑逃出來的，那裏會有什麼通行證，所以，她與紋次郎一樣，無法通過關卡的。同時，即使在路上出了什麼事，也無法受到官府的保護。

清吉在金成宿場南方發現她的時候，她正遭兩名挑夫左右挾持着。任何人一瞧那兩名挑夫臉上的神情，就知道他們想將這名年輕的少女拖到附近的森林中去施暴。

當時，來往的行人雖多，但却沒有一個人上前干涉，大家即使看見此事也都裝着視若無睹的神情。

「你們不可以如此對我，我有一個朋友叫紋次郎，他就在附近……」

當時的阿染嚇得拼命大叫掙扎。

清吉正好聽到她在喊紋次郎的名字，直覺地認為她所說的紋次郎，就是木枯紋次郎，這一來，他就不得不伸手管這件事。

「妳到底是做了什麼壞事，得罪了他們？」

清吉一邊走近，一邊以責備的口氣問着阿染。

正意圖不軌的二個挑夫，大吃一驚，以為女孩子的同伴出來干涉了，而且，可能就是剛才這女孩所喊的紋次郎。

「不知她對二位有何失敬之處，還請二位看我的薄面，饒她這一次，這一點錢就算是我的賠禮，請二位拿去喝杯酒吧！」

清吉說着，很快就在那兩個挑夫的手中，一人塞了一分金。一分金對於挑夫們來說，可是一筆鉅款，相當於一兩小判的四分之一。

「既然如此，可讓你破費了。」

兩個挑夫拿了錢，一句話都不說掉頭就走。

可是，阿染却因爲剛才的推扯，把右脚給扭傷了，無法行走。

清吉只好背她到澤邊宿場，請了位郎中看了看，發現是右脚脛骨裂開了。治療之後，仍然無法行走，只好，由清吉一直背着她走。

「小姐，剛才我聽妳一直在喊紋次郎是嗎？」

清吉一邊走，一邊問着背上的阿染。

「是的！」

阿染却羞紅了臉，不知如何回答。

「不知妳所喊的紋次郎，可是木枯紋次郎兄……」

「是呀！」

「果然是他！」

「哦！閣下您也認識紋次郎哥呀！」

「嗯！不錯，我是在一次偶然機會中認識他的。」

「紋次郎哥就在前面的街上，一直朝南走。我一定要追上紋次郎哥！」

「我說小姐！年輕女孩子一個人在外面太危險了，我看妳最好還是由原路回去吧！」

「不！我一定要追上紋次郎哥，即使是死也心甘情願！」看來阿染是拚着一死，出來找紋次郎的。

清吉看到阿染這麼堅決的表情，不由得又打動了他的俠心。因此，決定好人做到底，背着阿染去追紋次郎。但是只追到仙台爲止。

一路上，清吉背着阿染拚命地趕路，停都不停地拚命趕。他決定過了下午六點以後，才住店。一早四點就動身。還好，他一向走慣路的脚力與體力，在此時發生最大的效果，一路上健步如飛地趕到仙台城下街。

進入仙台之後，清吉就與阿染上了一家茶樓休息，可能就在他們上茶樓之後，紋次郎正好走過了。

紋次郎與阿銀曾在國分町附近，到一家五金行去問路，因爲，阿銀不知道去白山神社的路怎麼走。可能就陰差陽錯地，背着阿染的清吉又趕過了他們。

一直到了仙台的南方——。

清吉與阿染早就約定好只追到這裏，現在清吉必須走了，但阿染又不能行走，丢下她不管，實在於心難安，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兩個人苦着臉，相對無言，只有無意識地望着街上來往的行人。突然，一個在奧州很少見的渡世人閃入了清吉的眼中。只一眨眼，這個渡世人就已走

過了茶樓前。

「那是紋次郎哥！」

阿染急得大叫。

清吉那還敢錯過機會，立刻背起阿染，跳出茶樓，追了出去。當他追到廣瀨河大橋時，已看到紋次郎的身影，因此，揚聲喚住了紋次郎。

「大概經過情形就是如此！」

清吉終於說完了經過，這才放心似的露出了微笑。

整件事情說來也眞湊巧。如果紋次郎是一個人往南走，即使清吉等人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追上他的。結果却因身邊伴了個阿銀，所以，只好放慢了脚步，才使得清吉與阿染追上了他。

同時，阿染能在半路上遇到清吉，也是她能再見到紋次郎的原因之一。也許冥冥之中，早就註定了阿染又會見到紋次郎。

這一來，紋次郎無論如何再也不能甩下阿染不管了。因爲，連毫不相干的清吉都會對阿染伸出援手，他又怎麽能拒人於千里之外呢？更何況阿染現在寸步難行，他在道義上也不可見死不救啊！

但是，阿染跟着他，實在也前路多艱，也許會命喪奧州路也不一定。唉！這下子，他不但不

能償還欠七藏的那份人情債，反而，還使他的女兒阿染跟着一塊受罪。

然而，如今除了帶着阿染同行之外，實在也別無辦法可想。紋次郎只好在心裏安慰自己，結果如何並不重要，如今只要帶着阿染一妹往南走，就算是還了欠七藏的債了。

「我所能做的，就只到這裏爲止。希望今後，你能多體諒體諒阿染的心思，多費點心，照顧她。」

清吉叮嚀着說。

「我會的！」

紋次郎無奈，只好彎彎腰答應了一聲。

他原以爲甩掉了阿銀，自己一個人可就輕鬆了，愛怎麽走就怎麽走，誰知道才走個阿銀，又來個阿染。不過，比較起來阿染的情形較輕鬆、自由。

因爲，他只需把阿染背在背上就可以了。背個女孩子，對紋次郎根本沒有什麽影響，他幾乎連步伐的速度都沒改變，只是休息的次數多了點而已。但對整個行程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同時，阿染不像阿銀，必須住店，她也沒有錢住客棧，因此，可以任由紋次郎趕路，累了隨便找個地方就可以過一夜，在這方面一點都不會受到她的牽制。

「我在街上聽到一個不太好的消息，聽說有一大伙人正等在前面，恐怕會對你不利……」

清吉縐着眉，頗爲紋次郎擔憂地說。

「是的，我已知道了！」

紋次郎口中淡淡地答應着，但眼睛中却含着謝意。

「祝你們一路順風，旅途上多保重！」

清吉無限掛念地輪流望着紋次郎與阿染。

「謝謝你！」

說着，紋次郎單膝着地，背向阿染半蹲下。

阿染一句話都不說的，就攀上紋次郎的背，然後，紋次郎就立起身來。

「眞謝謝您，您的大恩大德，我終生難忘！」

阿染感激地對清吉說。

「那裏！祝你們旅途愉快！」

清吉笑着對阿染說。

「告辭了……」

紋次郎向清吉點頭爲禮之後，就大步地走了。他的背背着阿染與褡，但這對他似乎並沒什麼，他一點都不覺得重似的，脚下拼命地趕着路。

紋次郎察覺出阿染在背上，一直回頭向清吉招手，但是自己一心想趕路，所以，也就沒回頭再向清吉說再見。

在他們前面的是一條長十五里的大街道，街上列着十二個宿場，大約每相隔五公里就有一個宿場，因此，沿路都非常熱鬧，到處都是人，所以，紋次郎在此是不會有什麼麻煩的。

沿着這條大街，所通過的十二宿場是長町、中田、增田、岩泊、槻木、舟迫、大河原、金瀨、刈田宮、白石、齋川、越河。等走出了越河，也等於走出了仙台的範圍。

當然，在那會有一道關卡，檢查出入的人。紋次郎無法由關卡出去，只好離開這條大街，改由小路出去。這一來，問題自然產生了。因爲，猿田巳之吉一行人早就算準紋次郎一定會離開大街，改走小路，所以，早就在那等着他了。

背着阿染的紋次郎，在走過長町宿場後，又走過了大田村，不久就進入了中田宿場。現在回頭看看，青葉城早在腦後，看都看不見了。

而阿銀却仍在白山神社，抬頭即可望見青葉城。她在白山神社上完香後，就買了一匹馬形。以木頭按照馬形雕刻而成，上面還描着栗色的馬毛，另外，還有一條紫色的蠅子可以掛起來。

心滿意足的阿銀，正拿着這匹馬形，心想明天又可以帶着它，與紋次郎一塊同行趕路了。今晚，宿在熱鬧的仙台，對她來說，眞是件最愉快、開心的事了。

六、血門

走過了增田宿場，下面則是飯野坂、植松、本鄉等小村子。

太陽已經偏西了，背着阿染行走在夕陽中的紋次郎，影子被拉得好瘦長、好瘦長，孤獨地投射在寂寥的街上。路上幾乎已見不到行旅的影子了。因為，大半的行旅都已投宿了，再往下走，是無法在天黑前，趕到下一個宿場的。

當紋次郎走到岩沼時，夜已經很深了。入夜之後的氣溫下降很多，寒氣逼人，但紋次郎却因思速的行走，渾身大汗，一點都不覺得夜涼如水。他似乎仍然沒有停脚休息的意思。

「你不休息一下嗎？」

阿染有點不放心地在紋次郎的背上問着。

「不要緊的！」

紋次郎低着頭回答，他的視線一直注視着地面。現在，他可完全是靠着月光來趕路的，一個不小心就可能踩到什麼東西，摔一交。

「實在很抱歉！」

阿染似乎於心難安地在紋次郎的背上的點頭道歉，因此碰了碰紋次郎的三度笠。

「我必須要繼續趕路，如果妳有什麼事，請不必客氣，告訴我一聲！」

紋次郎體貼地說着。背人趕路固然是一件很累人的事，但被背的人却也好受不到那裡去。隨着走路人背部的震動，她也一顛一顛的，很容易感到疲累，同時，有時也會口渴或想方便一下，又不太好意思開口，實在也很不舒服。

「我有點口渴……」

阿染這才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此時，他們正進入槻木。在街道的一側有條小溪，阿染一眼瞧見那條小溪，愈發覺得喉嚨渴得難過。

紋次郎停下了脚，他已發現在街道右側有一間荒廢半倒的小佛堂。心想在那兒休息片刻，可能會比較好點，實在也走了好久的路了。

因此，紋次郎先走到小溪邊，把阿染放下地。兩個人一塊地趴在草地上，整個臉都快埋進溪水中似的，貪婪地吞着大口大口冰涼的溪水，喝完之後，還用溪水泡泡臉頰以及酸痛的頸子。這才嘆了口氣，坐在草地上喘口氣。

紋次郎背向小溪，面向街道地坐着。這是他長久以來，提防敵人突然來襲，所養成的習慣之一。

阿染却什麼都沒想到地仰面躺在草地上。寒意逼人的草地，對她來說，已够舒服，柔軟了，

她躺在上面，伸個懶腰，心想如果能就這麽躺下去，不用再趕路了，該有多好。這一天，她實在累慘了，可是，她却哼都不敢哼一聲。

「好漂亮哦……」

阿染仰望着滿天星斗，感嘆的自言自語。雖然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星星，但在旅行時所見的星星，却格外明亮、美麗，也就特別引人感慨。

不過，紋次郎可就沒有這麽詩情畫意的心情，他要煩的事可多了，一點都不覺得星星有什麽令他感慨的。不錯，一閃一閃亮的星星在黑的天空看來，確實美麗，但也只是美麗而已，並沒有其他的用處，看星星又不能塡飽肚子。

如今，紋次郎最覺得頭痛的是由明天起，他與阿染就會因饑餓而痛苦。今天餓一天肚子，還可以挺得住，但到了明天該怎麽辦呢？阿染一定會忍受不了挨餓的痛苦滋味。

「紋次郎哥，吃的東西你別操心！」

阿染似乎看透他的心事似的說。

「怎麽能不操心，難道妳有乾糧？」

紋次郎困惑地望了望阿染，心中直在納悶，阿染身上也是一文不名，怎麽會說這麽輕鬆的話呢？

阿染小心地由腰間取出一個紙包，那是包錢用的紙包。一般不是供在神佛之前，就是用來送人的。

阿染輕輕地打開了紙包，先自己仔細地看了看，再伸手遞給紋次郎。

紋次郎就着月光，一眼就看出那是三枚金幣。一枚文政二分金，兩枚文政一朱金。

紋次郎雖然奇怪，但並未伸手接過那紙包，只以冷漠的眼光望了望。阿染等他望過之後，就又重新包好，小心地揷在腰間。

二分金相當於一兩小判的二分之一，一朱金則相當於一兩小判的十六分之一。而那紙包中共有兩枚一朱金。

對於四處爲家的渡世人，以及家破人亡，孑然一身的農家女來說，這筆錢可眞稱得上是巨款。兩枚一朱金等於二朱金，所以，他們現在有二分二朱金。有了這筆錢，在路上可就不必擔心沒東西吃了。

能够免於挨餓之苦，固然是不錯，但問題是這筆錢由那兒來的，很明顯的這些錢並不是阿染的，她由那處得來的？

「妳這錢是那裏來的？」

紋次郎仍然扳着那張毫無表情的臉，向着阿染。

「這……」

阿染低下了頭，拔起身邊的小草，不知該如何說。

「看來這二分二朱來得倒也很神秘！」

「沒有，因爲我與別人約定好了！」

「約定什麼……？」

「約定好不告訴紋次郎哥這二分二朱的來路！」

「哦！是嗎？」

紋次郎抬頭望了望天空，他心裏已經有數是誰給了阿染二分二朱，而又囑咐她不要告訴他。

「他說紋次郎哥生平最不願欠別人什麼。所以，紋次郎哥如果知道這錢是他給的，一定不會用它。因此，他要我說這錢是我自己的，在路上買點吃喝的東西。」

阿染一見紋次郎默不作聲，不免心中一慌，忙垂下了頭，像個犯了錯，怕被大人責罵的小孩似的說着。

「他就是淸吉哥，他說他之所以這麼做，這麼多管閒事，是不希望紋次郎哥餓死在路上。」

說着，阿染似乎對淸吉懷有無限謝意地鞠了一躬。

「我明白了，我們就領他這份情吧！」

紋次郎說着，又抬頭凝視着他們今晚想休息的佛堂。

「那從明天開始，我們就可以用這些錢了！」

阿染這才放了心，綻開出開心的微笑。

「嗯！如果我們明天還活着的話……」

紋次郎苦笑地說着，已立起了上半身，單膝着地，瞧他這個動作，似乎已發現不對，預備隨時都可以跳起來攻擊。阿染一見他這動作，也好像發覺出情況不對了。

「「紋次郎哥……」

她害怕，不安地低叫着。

可是紋次郎看都不看她一眼，兩眼一直緊盯着對面的佛堂。

那間荒廢半塌的佛堂，似乎不太可能有人藏在裏面，但紋次郎却直覺地覺得裏面不對，似乎有人正在摒着呼吸躲在裏面。

嗯！可能還不只一人，好像有三個人呢！

可是，他又感覺不出絲毫殺氣，看來，他們並沒有攻擊他的意思，那他們爲什麼要躲在佛堂中呢？

也許他們的目的，只是想落在後面，以截斷紋次郎的退路，等到前面的人發難後，再一湧而

上，來到個後夾擊。

誰知這麽不湊巧，紋次郎偏偏會在佛堂前停脚了，這下子，他們出來也不是，躲也不是，正在心急如火，進退兩難之際，難免氣息就粗了點，而讓紋次郎發覺了。

背面受敵可就麻煩多了，到時候，既要注意前面，又要留心後面，一個人一定應付不來的。因此，他們雖無攻擊紋次郎的意思，而紋次郎却不能裝着不知道而離開啊！

「妳靜靜地別出聲待在這兒！」

紋次郎低聲地囑咐阿染。

「好！」

阿染嚇得一個勁地點着頭，不是月光下的錯覺，此時，她的臉看來蒼白得嚇人。

紋次郎深深地調息了一下呼吸，然後，就突然保持着他那單膝着地的姿勢躍了起來，下一秒鐘，他已經在街中心了。一落地之後，紋次郎想都不想地就衝到佛堂的旁邊。這座佛堂可荒廢的眞厲害，差不多的牆壁都已傾塌了，因此，紋次郎站在旁邊，對於佛堂中的情形，可就一覽無遺了。

「在下有句話想奉勸各位，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也不願多殺無辜……」

紋次郎 聲地對佛堂中的人說，但一點反應都沒有。

「只要你們願意走出來，比我先行南下，我就饒了你們。」

紋次郎繼續說着，但仍然無人回答。

突然，一條黑影由佛堂中跳了出來，白刃在月光下一閃，作爲給紋次郎的答覆。紋次郎向旁一閃，由腰間抽出長刀，劃出一道銀白光，水平地直刺出去。

「哇！」

黑影在刹那之間就停止不動了，鮮血沙沙地像下雨般地濺落地上。他的右脅直到胸部，已被砍傷，血像噴泉似的往外湧。

停了好一會兒，才頹然地倒了下來。緊接着又一條黑影，舞着一根撿來的木棍，直逼紋次郎。另外，還有兩條黑影，也由左右兩邊向紋次郎迫近。

看來紋次郎還估計錯了，他們並不只三個人，一共是四個人。

忽然，紋次郎一矮身，電光如石火般地直攻向那撿着木棍的男子的脚邊。

一個人如果突然脚下遭受攻擊，一定會反射似的向後退。這個男子也是如此，紋次郎就利用他慌亂地後退之際，以長刀砍向他的雙脚，那男的閃躲不及，脚踝立遭紋次郎砍斷，發出一聲慘叫，跌坐地面。

紋次郎還來不及站起身，又一個男子逼到眼前，紋次郎到底不愧是有名的木枯紋次郎，一點

都不慌亂，只抬起上身，雙手緊握長刀，就一刀刺進那男子的腹部。

然後，就鬆手緊握的長刀，由地上立起身，等站定之後，再反脚踢翻那男子，手已順勢握住自己揷在他腹部的長刀。現在，只有一個男子，已心膽俱喪地向佛堂退去。

紋次郎飛身進了上去，一刀撥開對方砍下來的長刀。「鏘！」隨着一聲金屬撞擊的聲音，兩柄長刀冒出螢白色的火花，就在對方雙手發麻之際，紋次郎的長刀，已在空中劃了個半弧形，一刀砍在他的脖子上。

雖然時值深夜，什麽東西都模模糊糊地看不清礎，但是，噴泉似的由那男子脖子上湧出來的鮮血，仍紅艷艷地令人心驚。那男子跌跌撞撞地撞在佛堂的外壁上，原本就已半塌的佛堂，經他這麽一撞，「轟」一聲，僅留的牆壁，柱子也都倒了下來。

一陣濃灰之後，原來的地方，只剩下一堆橫七豎八的柱子，木板而已。紋次郎注視了好一會兒，才抹乾了長刀上的鮮血，黯然地收刀入鞘。

四個人，已死了三個，其餘的一個右脚被砍斷了，今後卽使不死，也不可能再攻擊他了，這一來，敵人在這裏就又損失了四個人。

嗯！還剩下二十三個人——。

但包括猿田已之吉的話，就是二十四個人。唉！對方仍然人多勢衆，而且還有猿田已之吉這

個勁敵，前途實在不樂觀。而第一關已就近在眼前了，看來一場惡鬪馬上就要來臨了。

「我們走吧！」

紋次郎囘到小溪邊，向蹲在那裏的阿染說。

「我們還要趕路嗎？」

當阿染重又伏在紋次郎背上時，她顫聲地問着。整個身子像打擺子似的，在紋次郎的背上抖個不停。

紋次郎又走出了大街。朝着南方繼續往前走。全世界的人，都好像突然由此消失了似的。在他視線之下，沒有一個活的生命在移動。夜愈來愈深。

一眨一眨的星空，漆黑的遠山，透着一股說不出的神秘與安祥。月光溫柔地輕輕吻，民家、田園、白色的街道，都沉浸在一片睡意中。整個世界似乎都已沉睡不醒，永不再清醒。

在這沉睡無人的世界中，只有阿染與紋次郎在移動着，默默地在向前走。背着阿染的紋次郎，在白色的街道上，投下一個怪異的影子，一步步地向前走着，走着。

過了槻木宿場，再往前走一里十二丁，就到了舟迫。舟迫宿場也靜躺在睡神的懷抱中，紋次郎無聲無息地走過了宿場。

「明天我們可能會遇到更大的麻煩，因爲，由明天起我們就必須改走小路，避開大街了。」

紋次郎打破沉靜，向背上的阿染說。

可是，阿染並沒有回答，對！好像由剛才開始就覺得背上的阿染變重了，嗯！她一定是睡着了。無論是女孩或小孩，在經過一場驚嚇後，趴在男人的背上，大部分部會因覺得安全而睡着的。

這對紋次郎來說，反倒更好。因爲，他一向孤獨慣了，實在不願與人相處。死亡與熟睡在本質上，並沒有多大的差異，此時的阿染也可以說暫時死去了。而紋次郎又回到孤獨的自己，無牽無掛。

過了大河原，前面三十丁就是金瀨，由金瀨再往前走，一里十二丁就到了刈由宮宿場。紋次郎一口氣趕到了刈田宮宿場，仍然不休息地向前走。

爲了避開越河的關卡，他必須由白石繞小路走。不過，他身上沒有帶地圖，不知道白石的方向，只有由太陽的位置來判斷方位，否則就只有靠直覺來決定了。所以，現在實在不宜趕夜路。

紋次郎仔細地想了想，還是決定就在刈田宮附近休息、休息，等天亮了再說。

於是，他輕輕地把阿染放在路邊的草地上。儘管地盡量地放輕了動作，但仍然驚醒了阿染。

「對不起！」

阿染含羞地點點頭。

紋次郎一聲不哼地站起身，抹了抹頸子上的汗珠。

阿染是因爲紋次郎一直背着自己不停地往前走，而自己却在他背上睡着了，實在太過意不去了，因此，一醒來，趕緊向紋次郎道歉。但，事實上，這對紋次郎來說實在沒什麽要緊。

如今，在紋次郎腦海中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離開大街後，到底應向東邊走，還是向西邊走。敵人一定早就在小路上等着他來。

雖然，這些小路也都屬於仙台的範圍內，但只要稍離大街，官府的警戒就鬆多了，歹人也就可以爲所欲爲。尤其是在人跡罕至的山林，溪谷中，只要能除掉紋次郎，他們什麽手段都使得出來。

所以，紋次郎爲了避開越河關卡，而離開大街，繞行小路，正是他們下手的良機。但問題是有東、西兩條小路，對方也捉摸不出紋次郎會選那一條小路。

依紋次郎推測，對方一定將人數分爲兩份，分守東西兩條小路，然後，在中間設一傳令者，隨時通知兩邊的人，紋次郎選了那條路，使分爲二的勢力，迅速地又合而爲一。

因此，紋次郎到底要走那一條路，實在也沒多大的區別。在這種情形下，還是以最短距離的小路，對他較爲合適。而依他直覺判斷，東邊的小路似乎比較近。

所以，紋次郎下定了決心，決定闖一闖東邊這條路。

天亮之後，紋次郎又背起了阿染繼續上路了。雖然，休息了好一陣，精力也都恢復了，但紋次郎並沒有像先前那麽急的趕路，他走得很慢。街上已見到早起的農夫與商旅。此地距離白石，還有一里二十八丁。紋次郎就沿着街道慢慢地走着。

當他渡過白石川橋時，已是上午八點了。紋次郎進入了白石宿場，白石並不單是一個宿場而已，鎮守仙台南方的片倉小十郎的御城就在這裏。

紋次郎肚子早就餓得直叫，因此，一進白石宿場，就找了家小麵攤，背着阿染進去了。除了他們倆，麵攤裏一個客人都沒有。但老板娘看他那身裝束，不禁懷疑地上下打量他們。

這個客人那身裝束可眞奇怪，平常倒不常見，而且背上還背了個脅受傷的姑娘，他們倆是幹什麽的，會不會惹出什麽麻煩。當然，最令人擔心的是他們身上有錢嗎？該不會是白吃白喝的吧！

只要他們拿得出錢，做生意嘛！當然也是歡迎得很，管他是逃犯，或是殺人犯。阿染一進來就覺得不對，立刻知道毛病出在那，因此，裝着若無其事地由懷中拿出一朱金。老板娘眼尖，一眼就瞧到了亮澄澄的金幣，馬上就換了副笑臉，迎了上來。

「快請坐吧！」

老板娘擠出一臉的假笑，招呼着說。

「拿兩份客飯，四份便當吧！」

紋次郎說。

「好的，好的！便當是飯糰不知道可不可以？」

老板娘尖聲地答應着，一邊不徵求似的問他們，但却不等他回答，就走開了。不久，就端上了飯菜，那是兩碗大碗的麥飯、菜湯魚干、味噌醃的午蒡。

紋次郎好久沒吃過這麽好吃的東西。一言不發地在飯中間，挖個洞，洞裏放些魚干，然後，再澆點菜湯在上面，就狼吞虎嚥地吃起來，只一會兒，他那份飯菜全都盤裏朝天，連午蒡都被吃得一個不剩。而阿染却才吃了三分之一左右。

「你們是來洗溫泉的嗎？」

老板娘一面送來四來便當，一面向阿染搭訕着。

「洗溫泉……？」

阿染露出困惑的神情。

「是啊！我看妳脚受傷了，以爲你們是特地來洗溫泉的。在咱們西邊有一處很好的溫泉，據說無論是風濕、刀傷、燙傷，一洗就好。」

老板娘殷勤介紹着。

「如果走東方，可有什麼有名的地方嗎？」

紋次郎仍然頭也不抬地問着。

「東邊啊？在這附近是沒有什麼可看的，只有一條叉路，一條是通過大町，另一條則是通到南邊的大和澤。」

老板娘詳細地說着。

阿染付過錢之後，紋次郎又重新背起她，走出了麵攤。東邊這條路是他早就決定的，如今他想按着老板娘的說明，再折向南邊，沿着小路到大和澤去。

由白石所分出的叉路有兩條，向東的那條，路面非常狹窄，路兩邊全是比人高的草叢，與一般沒人走的山路實在沒什麼不同。

阿染對於紋次郎捨大街不走，而改走這種罕無人跡的小路，並沒有提出驚訝的異議。因爲她也知道，紋次郎與自己一樣，身上既無通行證，也無保證書，想要大搖大擺地通過越河關卡是不太可能的。

這條小路不久又分岔了，在分岔點的路口，立着一塊字跡模糊的小木樁，勉強還看得出上面是寫着東——大町，南——大和澤。紋次郎按照原來的預定，選擇了往南的那條路。

不管是向東或向南，在遠山所見都是綿延萬里的羣山峻嶺。小路也一直在上坡。田園早已不

見了，除了天空與羣峰之外，放眼所見的只有草原與森林。

路上既無行人，也無民家。此時雖是夏日的白晝，白花花的陽光，洒滿了整條小路，但却驅不走這條小路上的淒涼感。

小路隨着山坡，一直往上走，路面也愈來愈窄，似乎即將消失似的。紋次郎一直小心地緊盯地上走着，就在他穿過一個黑暗的樹林時，他在地上看到一朵山百合花。

紋次郎停下脚，側耳傾聽，但什麼都沒聽到，甚至連小鳥的叫聲都沒有。四周靜得出奇。

那朵山百合花是折斷而落在地上的，並不是因爲枯萎凋謝而落的，瞧它那姿態，仍與開在枝上一般的嬌艷，可見一定是有人正走過，不小心把它給撞落地面，同時，這人一定才走過不久，否則，花應枯萎了才對。

附近聽不到一絲鳥叫，更令人奇怪，很可能是這裏已埋伏了很多人，小鳥們不是早就飛遠了，就是被這劍拔弩張的氣氛給嚇得不敢叫。

前面突然開擴，好像是在山腹似的，斜斜的成爲一大片草原，四周全是高及人腰的野草，小路像條細繩子似的穿越其間。

依地勢判斷，那些人很可能就潛伏在那草叢中，四面散開，只要紋次郎一走到那，他們就可以一哄而上，把紋次郎包圍住。而紋次郎却無法斷定何處藏有人，因此，無法預作準備，採取先

機。

紋次郎深吸了一口氣，心想要來的，終會來的，躲也躲不掉。

這片草原是包圍他，剿殺他最好的場所，要通過這草原可眞不是件容易的事，前後長達三百公尺。最糟糕的是後面的那座樹林中，很可能也埋伏了幾個人，以阻斷紋次郎的退路。這下可眞是進退兩難。

「你發現了什麼嗎？」

背後的阿染擔心地着。

「沒有！」

但是紋次郎只走了兩、三步，就又停下脚來。

「到底要發生什麼事？」

說着，阿染緊張地緊抓着紋次郎的肩膀。

「阿染小姐，每個人命中都註定要死一次的……」

紋次郎以毫無感情的聲音，冷冷地說着。

「什麼……？」

「所以，如果時候到的話，也別太緊張，最好看開點，就認命呢！」

「可是，可是……紋次郎哥……」

「當然囉！我也不會束手就擒的，我一定會全力以赴，只是眼前的情勢不太樂觀。」

「這，這怎麼辦……」

「妳也別太擔心，既然要與我結伴同行，就應該早有心理準備，會陪着我一塊到黃泉去。」

「是，是……」

「好了，我現在要開始衝了，妳最好小心點別被我給甩掉了，用這條帶子把妳綁牢了，妳自己也要抓緊點。」

說着，紋次郎開刀鞘上的帶子，繞在阿染的身後，再在自己的胸前綁緊，打結。這一來，他的雙手就可以自由的行動了。

然後，紋次郎又把身後的披風解下，揉成一圖綁在左臂上，這是爲了擋住對方砍來的長刀或竹矛。他的行動還是不太方便，無法很靈巧的跳躍，閃躲，只好先作此種防備工作。

紋次郎並沒有準備一口氣就衝過這片草原，因爲，很可能在半路上，就遭兩邊伸出來的竹矛給絆倒，那樣可就完了。

對方人多勢衆，但又不正面出來與他對抗，完全採用偷襲伎倆，在這種情形下，紋次郎由自己的經驗中知道，最好的對策就是邊打邊逃，邊逃邊打。

紋次郎拔出了長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把刀反手握住，就突然地衝了出去。

附近的草叢中也突然起了一陣波浪。因爲，藏在草叢的人，對於紋次郎的一舉一動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一見紋次郎開始行動了，他們也馬上向那條小路移動。

他們準備在小路上，由兩側的草叢偷襲紋次郎，可是當他們要偷襲的時候，可就不能再藏在草叢中，一定要站起身才行。

紋次郎開始跑，但只跑了一小段，就突然衝向草叢，這一來可出那些人的意料之外，誰都沒想到紋次郎會突然採取攻擊。

原本要偷襲的人，這下反而遭人偷襲，一下子可眞慌了手脚，尤其是突遭紋次郎攻擊的那一帶男子，全都狼狽，不知如何應付。

本能的，他們全都立起身應戰，一下子，他們的身影都暴露了出來，再不是敵明我暗之勢，無法偷襲紋次郎。必須正面與紋次郎對抗。

紋次郎把手握的長刀，向前揮出，偶而又左右揮動，他並沒有正面掄舞飛刀，或者是像平常一樣地把長刀往空中劃出一個大圈再砍向敵人，因爲，他怕那樣做會砍傷背上的阿染。

同時，也沒有必要置對方於死地，只要砍傷他們，使他們失去攻擊能力就可以了。所以，紋次郎的攻擊目標，只放在對方的手臂與腹部。

首先，紋次郎把長刀砍向匆忙站起身的三個男子中正中的那一個的右臂。一刀就把那男子的右臂由手肘以下砍斷，那男子才一現身就遭此攻擊，現出滿臉錯愕，難以相信的表情。突失右臂，使他也失去了平衡，頓感踉蹌幾步，頹然地倒向草叢中。

紋次郎打倒一個之後，停都不停地就一刀又向左邊那男子的左臂砍下，那男子早就被同伴的慘狀給嚇呆了，一看紋次郎的長刀砍向他，慌得一直後退。誰知紋次郎這一招只是虛招，他砍向那男子之後，順勢已一刀刺向右邊部男子的腹部，右邊的這位，一點都沒想到紋次郎會突然捨棄別人，而攻向自己，一刀就刺穿了腹部。

紋次郎得手之後，立刻拔出長刀，連人帶刀一塊撞向那落荒而逃的左邊男子。一聲慘叫劃破了寂靜的四周。死神找上門的時候，是逃不掉的。

紋次郎見機不可失，立刻使出全身的力量，衝回小路，放足狂奔。兩邊的草叢又是一陣騷動，一小伙人也衝出草叢，追了上來。紋次郎在前面跑了大約小路的三分之一時，又突然轉變方向衝向草叢。

他又一次地朝草叢發動攻擊，他將長刀砍向發出騷動的草叢中。很快地，裏面就傳出了慘叫聲，一隻手臂飛了出來。

在他的身邊，立起了三個男子。紋次郎以綁在左臂的披風，撥開其中一人刺來的竹矛，並大

步跨向前，伸手就是一刀，一個男人首當其衝，腹部被刺中了，倒在草叢中。另外兩個男子，在紋次郎早先那陣盲目的砍刺中就已受傷了。一個頭部被砍中，撲跌在小路上。另一個的左臂則被砍斷，正發出痛苦的哀叫，一把緊握竹矛的左臂嚇人地落在草叢中。

阿染嚇得幾乎哭喊出聲，在紋次郎的背上抖個不停。

「妳乾脆閉上眼，別看吧！」

紋次郎安慰了一聲，又再次地衝了出去。

他沒命地在小路中狂奔，已衝過了一半的路程。兩旁的草叢中，還有四個地方在騷動着。另外，還有五個人跳了出來，擋在前面的小路中。

看來，所有埋伏在這條路上的人都在這裡了。

到目前爲止，他已殺傷了七個人，草叢中藏了四個，前面等着的有五個，那埋伏在這條小路上的共有十六個，不，應該是十七個，因爲，還有一個人可能繞過他的身後，到西側那條路上去報信了，通知埋伏在那邊的人趕來支援。那邊的人，包括那名傳令的，大概也有六、七個吧！

紋次郎必須速戰速決，在他們還未到達之前就逃走，否則，必輸無疑。

在這裏沒有看到宮原文吉，很可能他本人守在西側。大概西側人少，但都是些強硬的對手，猿田巳之吉也應該在那裏。

紋次郎迅速地衝向阻在前面的那五個人。

這伙人，頭上綁着布，胸前斜斜地掛一條配帶，手上是纏布，腳上也有綁腿，穿着草鞋，手中則拿着竹矛，全副武裝，預備正面與紋次郎一決死戰。還好，他們並沒有準備濕紙。

一些江湖上的人，在打鬪時，常在前額或胸前，貼上弄濕的紙張，一般普通的招式是很難傷到貼有濕紙的部位。這也是江湖朋友們一種防身之物。

紋次郎以反手握着的長刀，在胸前不停地舞着十字，衝上前去。五個男子一下地衝過來，立刻向三個方向散開，兩枝竹矛被紋次郎舞在胸前的刀網給彈開。當他冲過五個人的防守之後，立刻回轉身面對他們。

他之所以如此做，是擔心身後的阿染成爲他們攻擊的目標。

紋次郎就在這五個男子的陣勢被他衝散，還未來得及重新佈陣之前，就開始採取攻擊。首先他跳向右邊，由最末端的一人開始下手，這人首當其衝，還未來得及舉刀抵抗，左腹下就被刺了一個洞。下一個男人也難逃一刀，頸部被一刀砍中。

但在此時，另外兩邊男子，已由左右兩側一起迫近，紋次郎順手撿起對方掉在地上的竹矛，用力一擲，這枝竹矛直穿過左邊那男子的腹部，由背部出來。

就在同一時刻，紋次郎的長刀已由下而上的刺向右邊男子的喉嚨。

鮮血立刻像水箭似的噴了出來，那男子撲在草叢中。僅留的一人，早已嚇得面無人色，轉身就往後跑。

紋次郎怎能如此輕易地讓他跑開，他拾起另一枝竹矛，對準那男子的後背擲了出去，竹矛像箭一般地刺中了他的背部。

「哇！」

那男子一個踉蹌，身子又跌撞了幾步，才橫倒在路上。一直痛苦不堪地掙扎，背上的竹矛也不停地晃動。這下子，五個擋路的死的死，傷的傷，紋次郎的敵人又少了許多。

他得在此喘口氣，調息一會。雖然，這些人都不會是他的對手，但一人單鬪這麽許多人，任是銅打的身子也吃不消，更何況他身後還背了個阿染。此時，他全身像是潑了一桶水似的，汗珠大顆大顆地往下淌。肩膀急速地一起一落，可以看得出紋次郎也已精疲力竭了。

汗水由額頭直淌向眼睛。

紋次郎抬頭望望火毒的太陽，眼前一陣刺痛，幾乎昏了過去。他一面在心裏不停地告訴自己，不能坐下去，不能坐下去，一面咬着牙苦立在當地。

只剩下四個了——。紋次郎安慰似地在心裏對自己說。

四個由草叢中站起身的男子，臉上全露出拼死的神情，此時他們已經沒有藏身的必要。

當敵人已獲壓倒性勝利時，自己這一方如果有援軍即將支援的話，反而會產生一種恐懼的心理，希望能逃避，拖延，喪失鬪志。這是一般羣衆的心理。

同時，一伙人只要有一個人產生這種畏懼退却的心理，馬上就會感染到全體。其中幾個人的後退，就會導致全體狼狽而逃。這是因爲他們心中存有依賴感。

因爲自己依賴別人，認爲只要別人一走，自己就獲救了，可以不死了，所以，鬪志就鬆弛了。像這種一伙人却都不獨立，只求互相依賴的羣衆，就叫做烏合之衆。

相反的，如果處於劣勢，又無援軍的情況下，反而會產生更堅強的鬪志。因爲，此時可依賴的人，除了自己，沒有別人，卽使想逃也不可能逃走，所以，只好絕處求生，拼死一戰，此外到無他法。

紋次郎與對方的情形就是如此。紋次郎雖然疲累的隨時都可能倒了下來。但他就像一頭野獸已被逼到角隅，此時除了奮死一戰之外，別無活命的機會。因此，自然而然地就產生了動物們求生的本能。全身又出現一股可怕的戰鬪力。

雙方劍拔弩張對恃着，誰也不敢任意妄動。

阿染伏在紋次郎的背上一直抖個不停，四肢也都僵硬冰冷的可怕。她埋在紋次郎肩上的頭一動一動地，好像在哭似的。她實在恐懼到極點，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還沒有殺完嗎？紋次郎哥！」

阿染帶着哭聲問紋次郎。

「是的！」

紋次郎仍然以他那平板，毫無感情的聲音回答。

紋次郎流滿汗水的臉，承受着夏日陽光的曝晒，難過得要命，但他任憑汗水在臉上流成河，也不抬手擦一下，全神貫注地緊盯着那四個人。而那四個男子也是手拿白刃，一動不動地注意着紋次郎的動靜。

野草在太陽的曝晒下，發出一陣陣薰人欲醉的氣息，遠處傳來的蟬鳴似乎也在對紋次郎說，快躺下來休息吧！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讓我下來……」

阿染突然歇斯底里地在紋次郎背上掙扎着。

「妳想找死啊！」

紋次郎重新振作了，重又緊盯前面，一面以一種近乎冷漠的聲音，低低地對阿染說。

「我怕得快昏過去了……」

「妳以爲只有妳一個人會怕啊！我還不是一樣，誰都會怕的……」

「可是……」

「不能因爲怕，就拋棄一切不管，如果無法克服這種恐懼心理的話，那就只有一死了。」

「求求你，趕快結束吧！」

「妳不能這樣只依賴我啊！」

「你是說……」

「在這世上，任何人都不能依賴，只能依賴自己。」

「可是像我這麼沒用的人，怎麼可以依賴呢？」

「一個人如果要活下去，就必須克服恐懼，依賴自己。」

「紋次郎哥，你是什麼都不依賴嗎？」

「不錯，我只依賴自己的武術與腰間的長刀。」

說着，紋次郎已慢慢地向前進。

他總算是穩定了阿染。如果阿染因爲恐懼而掙扎，則紋次郎就無法安全地對敵，同時，劍勢也大受影響。所以，紋次郎這才打破一貫的原則，不厭其煩地說出一番大道理。

四個男子眼見紋次郎逐漸逼近，雖然並沒有露出後退的跡象，但他們臉色發青，冷汗直流，雙膝也一直發抖。

「珍惜自己的生命吧！」

紋次郎並不特別針對誰，似乎是對他們四個說的。話中既包含了威脅的意味，也充滿了引誘的意思。果然，有三個人傻了似的愣在當地，但另一個却沉不住氣，直衝上來。

「啊！」

那男子發瘋似的，大吼着衝了過來。但是，這個人既缺乏冷靜的判斷力，敏捷的反射神經與正確的眼力也因衝動而大打折扣。他這麽不顧一切的猛衝，怎麽可能打得過遠比他強的紋次郎呢！這無異是以卵擊石嘛！

紋次郎左臂一抬，就以綁在手臂的披風，將對方刺過來的竹矛，緊緊夾住。照理此時，這個人應該立刻鬆手，但是，他早已失去理智。

只見他雙脚踏穩，想用力奪回被夾住的竹矛。紋次郎就在他使出全力拔的時候，突然鬆開左臂。那男子驟失重心，向後仰面倒了下去。紋次郎一見機不可失，立刻衝上前，就以那枝竹矛刺上他的胸膛。那男子哼都沒哼一聲就死了。他們所使用的竹矛都是兩頭尖的，因此，紋次郎此時並不拔出插在他胸前的竹矛，而是以另一尖端，刺向衝過來的第二個男子。就這麽簡單地，竹矛由他的腹部斜穿到他的胸部。

「哇！」

那男子發出一聲痛苦的慘叫。

只剩下兩個了——。

紋次郎在心裏告訴自己，多撐一會兒，只剩兩個人了。他的視線愈來愈模糊，看什麽都是一片亮閃閃的黃色。天空與羣山也都左右地晃動、廻轉，這是因爲他的脚步已站不穩的。

但是，第三個男子已由正面逼近了，紋次郎在心裏一直想躲開，可是身體却已不聽指揮，雙脚好像已淡淡地埋入土中似的。

此時，紋次郎的疲勞早已超過了界線，經過這一場惡鬬，連殺那麽多人，不但心臟，四肢都已承受不了，甚至連精神的消耗都已到了極點。像他這麽魁梧的男子，如今却一直喘個不停，汗水直淌到地上，此時，支持他的全靠一股氣而已。

紋次郎使了好大的勁，才勉強地躲向一旁，避開直衝過來的男子。然後，將手中反握的長刀，由旁邊刺向對方的腹部。

當紋次郎聽到血滴落地面的聲音，然後又親眼看見那男子倒了下來，才知道他已死了，現在只剩一個了。但，就在此時，他却覺得右手好像受到什麽撞擊，長刀脫手而出，直落到三公尺外的草叢。

紋次郎立刻發現是那僅存的一個對手，利用他剛才迷惘發愣的那一剎那，擲出竹矛，擊中他

長刀的刀鍔。

如果是在平時，紋次郎只要擧刀一揮，就可輕易地撥落敵人擲來的武器；卽使沒有撥路，也不會這麽容易地就被對方打掉長刀。可見此時他實在疲累過度，所有的感覺都已很遲鈍了，整個人幾乎要昏了過去。

眼見長刀就在前面三公尺的草叢中，紋次郎却已無力去撿回來。這短短的三公尺，此時對他來說無異於萬里，他脚步蹣跚地向旁邊移動着。

那第四個男子，快了一步地撿起那把長刀。紋次郎手無寸鐵，怎可與人對敵呢？低頭一看，脚邊又沒有對方去落的長矛。

「好傢伙！看招！」

那男子臉上露出了勝利的表情，大喊着衝了過來。

這只是一對一——。

紋次郎在心裏對自己打氣。但是脚步虛浮，氣喘如牛，手中又無任何武器，卽使是一對一，也無法擊斃對方啊！

「去你的！」

那男子舞着長刀直劃過來，那長刀就是紋次郎的刀。突然紋次郎想大笑，這是多諷刺的事啊

！自己的長刀居然會用來殺自己。

他急速地想往後退，但是一下子却突失重心，倒了下去，四肢直伸在地上。在他眼前的就是敵人的脚，而他頭上的則是對方高擧的自己長刀。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紋次郎的手突然碰到自己腰間的刀鞘，因爲剛才把綁在刀鞘上的帶子解下，綁牢背後的阿染，所以，現在刀鞘只是揷在腰間而已。

紋次郎想都沒想地就抽出刀鞘，使出全力地敲打眼前那男子的脚背。

紋次郎的刀鞘並不是普通的刀鞘，而是以精鐵打造而成的刀環與刀鐺，因此，無異於一根鐵棍。再加上他所打的又是人類脚部最脆弱的地方。那男子當然承受不住。成大字形地向後倒下。

紋次郎立刻掙扎地站起身，一下子就撲向那男人，以一手打向那男子的臉孔，另一手奪回自己的長刀。

然後，他就像騎馬似的騎在那男子的身上。雙手以膜拜的姿勢緊握長刀，狠狠地刺向那男子的喉嚨。幾乎就在同時，紋次郎就頹然地倒在那立刻斃命的男子的身邊。

他痛苦不堪，想仰面躺着，望望明亮的天空，但背後的阿染却使他無法這麽做。他只好轉向側向，但阿染的身子却又像塊大石頭似的重重地拉着他。好幾隻蒼蠅在他眼前飛來飛去，他却連抬手揮趕的力氣都沒有。如今，他只希望就這麽過去，永遠、永遠、都不醒。

「紋次郎哥……」

阿染在背後發出痛苦的叫聲。

七、眼痛

走了一天，累得實在無法再動彈了，紋次郎勉強走到草原對面，那一座山的中腹。紋次郎想猿田巳之吉他們不可能追到此地，就決定在這裏過夜。

山的一頭豎立一根椿子，上寫着「堂山」，大概就是山的名稱吧。紋次郎吃完便當後，就在草叢裏躺下。

空中一片通空，偶而傳來烏鴉叫聲，今天雖然撿回了一條命，沒有送掉，但對紋次郎並沒有多少特別的感觸，因爲他每天如此，今天能够活着迎接黃昏，明天又將如何？明天可能又是天涯，但他並不當做一回事，紋次郎可說是從未想過明天。

紋次郎看看夕陽天空，忽然覺得眼睛好疼，覺得光線好刺眼，於是他閉住眼睛，眼淚却不斷湧出來，一下子流得滿臉都是，阿染看到他這樣子，就支立起身子，她很驚訝，以爲紋次郎在哭。

「你怎麼啦？」

阿染把身子挪到紋次郎方向。

「沒有怎麼樣。」

紋次郎只是閉住眼睛而已，臉上毫無表情，可以想到他決不是因悲傷而哭。

「你眼睛痛嗎？」

阿染關心的問。

「是。」

紋次郎也不想把眼淚擦掉。

「是不是沙粒進入眼內。」

「不，可能是眼睛疲勞。」

「是眼睛疲勞嗎？」

「不是，是人疲勞了就出現在眼睛上。」

「有沒有關係？」

「又不是頭一次的事，不必介意。」

「你說不是頭一次，那你經常這樣？」

「可能三年來一次，在夏天悶熱的時候，身體太疲勞，眼睛就會這樣痛。」

「我從清吉兄那兒也聽到同樣的話，他說兩年前看耀眼的事物，眼睛就會痛，所以最怕夏日陽光，看上去白茫茫一片……，這在一個經常旅行的人，最容易發生的，所以清吉兄到了晚上一定用冷水來敷眼。」

阿染又躺下來，閉着眼。

清吉經常作長期旅行，當然眼睛會痛，而且眼病比紋次郎嚴重多了，一個人處在白茫茫世界裏，甚至有失明之虞，這就是經常旅行造成的後果，因爲他們酷使眼睛，勉強跋涉，天沒亮就起程，到了晚上還得繼續趕路，街上旣沒路燈，也沒有住家燈火，全憑眼睛和直覺找路，看更燈只出現在幾個特定地方，一般很少看到。

白天整天在陽光下行走，就算戴着草帽，光線也會反射，附近住家很少，除樹陰之外，逃不掉日光的投射，在當時還沒有太陽眼鏡的發明，而且旅行身體倦累，很容易得上眼病，到了夏天，紋次郎差不多每三年就會眼痛，但都很輕微，晚上經過休息後，又恢復正常。像今天眼痛特別劇烈，流下許多淚，是從前沒有過的現象，也許紋次郎跟清吉一樣，眼痛嚴重起來。

假如到了明天，眼痛沒有好，那就麻煩了，因爲他沒法揹着阿染走，如果走一段休息一段，南下時間又就擱了。照目前情形看，眼痛不會立刻能好轉。

「如果眼痛沒好，就不能再走了。」

阿染這樣說。

原來阿染也和紋次郎有同樣想法。

「是。」

紋次郎也不得不承認。

「我們乾脆在山裏待一陣子，等你眼痛恢復正常再出發。」

「但又不能不吃不喝。」

「上了街道後就沒法休息了。」

「是。」

「又不能住在旅館裏。」

「像你我穿着如此隨便的人，想要在奥州路旁找一家旅館，住一晚，他們一定不讓我們進去，就是給再多的錢也沒用。」

「這麽一來……」

「最麻煩的是，如果後面那一夥人趕來了，你眼痛怎能打贏他們，不被剁成肉醬才怪哩。」

紋次郎不動聲色的在估計對方的打手，一共有七個，問題是另外還有一個猿田巳之吉，就算一比一，也打不過猿田巳之吉，不幸正逢上眼痛，無異於命該絕境。

第二天紋次郎醒來，眼睛還有點痛，但他們還是上路。山路中有一個大的溪谷，和大和澤村落，紋次郎均迴避了，而選一條沒有人影的西邊斜坡下山。

這是一條河，阿武隈河上流，阿武隈河向東北流過，再向東方折流，然後垂直轉向北上奧州街道槻山，再轉東方，流入太平洋。

此地便是阿武隈河上流溪谷，河對岸，有一座山逼近，這是阿武隈山地山端的連綿山峯，紋次郎在溪谷北面沿着阿武隈河向西走。

溪谷並不太長，阿武隈河流過平原部份，向南二十公里左右，就是中村街道。中村街道相當於現在連結福島市，相馬市的國道一一五路，江戶時代中村的宿場，等於現在相馬市，當時這條馬路就叫中村街。

這條中村街，自古就以連接陸前濱海大道以及奧州主幹道的馬路而聞名。

陸前濱海大道就是現在國道六路，根據江戶時代地圖描寫，有「水戶街道，尿前越」之稱。

從江戶到水戶的馬路，是水戶街道的延長，「尿前越」，陸前濱海大道的一部，雖然和現在的陸前濱海大道有些不同，但進入福島縣之後，尿前越宿場是經過如下的順序。

首先過了勿來的關卡遺跡後，到關田；關田就是勿來，當時也叫「名古曾」，接着向北一連並列三個宿場，植田，渡邊新田，湯長谷。

湯長谷是一萬五千石內藤家的領土。

接着又是五個宿場，現在都當做街名用，如廣野街、富岡街、浪江街、小高街、鹿島街、鹿鳴街，下面就是中村。

中村是一個宿場，同時也是中村大膳亮六萬石的城下街，也就是現在的相馬市，它在中村北方不到八公里地方，等於相馬藩的邊境。

那叫做境村的村落就是邊界關卡，在它北方的宿場叫駒峯，爲仙台藩家臣有一千五百石的宮內大內藏在防守。

接着是新地。已是仙台藩領土，現在的宮城縣和福島縣的縣境就是新地街的北方宿場，有坂本、山下、亘、岩沼。亘就是亘理街、岩沼就是岩沼市。

坂本有仙台家臣，四千石的大枝監物，亘有八千石的伊藤安房，岩沼有八千石的古內藏人防守，尿前越馬路就在岩沼和奧州本街道合流。

前面又有七個地方，增田等和奧州幹道合流，可是到了吉岡，再次和奧州主幹道分離，繼續北上，所以接現在地圖，這條馬路相當於羽後街道。

吉岡就是現在的黑川邦大和街中。

奧州主幹道比較靠東邊，而尿前越一直向北方伸展，接着和兩條通西方的馬路分叉，頭一條

叫尾花澤街道，是通向現在山形縣尾花澤市的馬路，第二條叫小野田捷徑，等於通向現在小野田的近道。

尿前越繼續由中新田、磐手山（即岩出山）的一萬三千石伊達彈防守。

從磐手山，尿前右轉西北方，在鳴子河渡舟走八公里左右，到達下宮，從下宮開始就是山路。

行旅在山路中欣賞瀑布，或者到川渡的溫泉，洗過溫泉浴後，就到達鍛冶屋澤，再經六公里左右到尿前，當時尿前是一個宿場，前面有兩個鳴子村和兩個鳴子溫泉鄉。

現在却變成相反，尿前反而在鳴子街中，目前只見到尿前關卡遺跡，以及豎立在那的詩人芭蕉石碑，比較有名。

過了尿前關卡後，越過小淡澤，大淡澤險峻處，接下去是中山、境田、笹森的艱苦旅程，沿着羽州街道南下，過了尾花澤……等九個地方後，就到了奥州主幹道的桑折。

紋次郎也是以相反方向，以桑折河為目標，沿着阿武隈河向西南方走來，桑折即是最接近奥州主幹道的地方。

從白石不到桑折約廿三公里左右，紋次郎極力避開了四個宿場五里廿七丁，他們繞遠路走，幾乎達全程三分之一，為了避開仙台藩南端關卡，就繞了八公里左右。

桑折等於在福島縣伊達郡桑折町。

當天他們不再勉強，黃昏時在桑折宿場南端夜宿。阿染找到一間沒人使用水車屋，小屋附近有一條河，流入阿武隈河，河南端另有一條摺上河，也是阿武隈河支流。

這條河靠街一邊是一片松林，雖然南邊有一個飯坂溫泉鄉，除此一片田野，沒有道路。這個水車屋被河川上松林和田野所包圍，不怕為人所發現。

紋次郎早晨醒來，眼痛和眼淚依然，決定隱匿一段時間，讓眼睛好好休息，他們在桑折茶樓買的餅子，全在身邊，還沒動過。

附近有條河流，不愁沒水喝，要冷敷眼睛也很方便，在水車屋住上一兩天絕不成問題。

紋次郎本能的覺得眼睛未好之前，到街上去十分危險。他整天躺着，除了拿毛巾沾河水蓋在眼睛上之外，就吃吃餅，喝喝河水而已。

阿染也保持不動，雖她一直是揹着旅行，同樣也很累，現在有這樣一個機會，休息休息，也是人生難得享受。

「看到松林就使我回想起從前。」

阿染從木板縫中看到馬路邊的松林感慨的說。

「那是五年前吧，我記得很清楚，我吃過松皮餅。」

阿染看看手上餅，現在大不相同，只要有錢，要什麼有什麼……可是當年大饑饉時，只有啃草過活。

「紋次郎哥，你知不知道松皮餅。」

「不知道。」

紋次郎移動下嘴唇。

「那也難怪，我是那時候聽我爹說的，仙台城下一個叫佐藤助右衞門做出來的……」

「那個人是有身份的武士嗎？」

「他是新官上任，改成佐藤助右衞門的領土內大力推廣松皮餅。」

「那是一種餅嗎？」

「是餅呀！而且含米量少！」

「你說松皮餅的松皮，是不是松林中松樹皮……」

「是的，取掉松樹的外皮，剝開那層有白白的部份，用滲灰的水煮，算是脫臭，然後再用普通水煮一遍，再浸在水裏兩天，用木棍敲打，打成一絲一絲，細細的就完成。然後和入米粉，米粉不能太多，松皮一貫（三點七五公斤）加米粉一卒半，就可做出許多松皮餅，放在蒸籠裏蒸，然後再放進石臼裏舂，不要太硬，所以水的份量須注意，舂得軟軟的，才行。」

「味道如何？」

「我當時覺得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更好的。」

「假如一開始，仔細的做，味道更好，當時只要聽到加黃豆麵的松皮麵卽會垂涎三尺。」

阿染拿起手中餅子，端詳一番，然後輕輕咬了一口。

阿染所說松皮餅，在仙台藩領土內非常普遍，在開始時，把松皮、米粉、豆粉、白糖放在紙袋中配給給鄉長，由鄉長舂成松皮餅，再用黃豆粉、白糖做成黃豆麵，分配村民吃，有時候佐藤助右衞門部屬在民間指導松皮餅做法，不久大家都自己會做。於是一窩蜂開始剝除松樹皮，結果仙台藩的松木從根到上面二公尺地方都變得一片白白的。後來仙台侯所有的御有林中的松木也允許人們去剝，於是整條街上都聽到「嗶剝」聲音，而街道樹是人人通行之路，在觀瞻上實在不雅。

「如果是紋次郎哥，現在吃得下松皮餅嗎？」

阿染問。

「是。」

「可是紋次郎哥，沒有吃過松皮餅，不懂得松皮餅味道。」

「我聽了你的描述，心中亦有了個大概。」

「你眞的吃得下。」

「是的，卽使時過境遷，我也很高興吃松皮餅。」

「可是……」

「離開奧州街道，你就要一個人走了。」

「我知道。」

「以後不知道你要怎麽過活，一個人旅行會經常挨餓的。」

紋次郎說着等阿染回答。

可是阿染却沉默無語。

如果紋次郎有松皮餅吃，當然吃得下，事實上他已養成那種逆來順受的習慣和粗食的腸胃，只要有得吃，那管它是什麽東西，甚至別人不要的倒棄在路邊的腐敗飯菜，他都吃得津津有味，因爲他生長在貧窮時代，可說和食物無緣。自從成爲無宿的流浪漢之後，饑餓經常與他爲伴，三天不進一粒米，不算稀奇，只要不餓死在旅途上，就算是草根照樣呑進肚裏，談不上食物味道好壞，像松皮餅這東西對紋次郎還算頂不錯的哩。

到了晚上，下起雨來了。第二天早上，雨更大了。

街道，田野淹沒在水中，成了無人世界，大家都被禁足在屋子內，沒法動彈。紋次郎他們也

不得不延後一天起程。餅子還有剩下，眼痛能再多休息一天也是好的。

屋頂經不住雨水沖刷，漏水了，地上成了河流，他們只好找一塊乾的地面避難，看外面世界矇矇朧朧，河川的水位不停的增高。

雨對流浪在外的人來說特別易於多愁善感，回想過去，憧憬將來，不由感慨萬千，感情也就特別脆弱，一肚子的不舒坦壓制着自己。阿染望着雨中景色，神情悽然，他畢竟是個女人啊，不止想到明天，還有明天更明天以後的事，踏入關八州之後，自己將如何過活？

「也許到了宇都宮，就有辦法！」

阿染自我安慰的說。

紋次郎閉起眼睛，躺在板壁上，他不再冷敷眼睛，可是睜起眼來，對亮光的地方還是有點不能忍受。

「去投靠一位十五年前認識的熟人，可靠嗎？」

紋次郎這樣說。

「可是……」

阿染臉上表情非常嚴肅。

「於是又變成孤獨的一個人，只有依靠自己而已。」

擔憂他的眼痛，不知是否適合碧藍天空的耀眼光線。

他們乘小舟渡過摺上河。過了瀨上約九公里左右，到了福島，在板倉三萬石的城下街通過馬喰町、北町、本町、中町、荒町、柳町等地。

離開福島後不久，山路又分散，西邊比較險峻，都是一千公尺以上山峯，而東邊伸展出去的是不太高的阿武隈山地。此外，在福島北方有一座山叫羽黑山，現在是由熊野山、信夫山二山所形成，遠遠望去山上景色十分美麗。

然後一連又經過清水町、淺川新町、八丁目三個宿場，過了境橋，信夫郡，進入安達郡，有一個路標上面指示着安達太郎山圓東寺。

後來到達了二本柳。

到此為止，他們已從桑折南方的廢屋走了廿九公里的路了，今天決定在這裏打尖，紋次郎和阿染在二本柳的一處麵攤用過餐之後，就利用八幡社的神殿休息。

清早天未亮，他們又在黑夜摸索中趕路。從二本柳經過油井町一里十丁，就進入了丹羽十萬七百石城下街二本松，二本松城下街又可分為中清水等十個町。

過了二本松城下街，是北杉田、南杉田，到達本宮，本宮是以安達太郎大明神廟而知名，在本宮南方，有人取坂，吹上坂這些坡路。

「當然啦，我做夢也不敢想，嫁給一位正經男人。」

「你將來變成怎麼樣，現在就可預料到。」

「首先要找一份工作，不知能找到什麼工作？」

「要找工作，像你我既沒有證人，又是一個無宿者……能找到什麼工作呢？」

「紋次郎哥，假如我要活下去，請你明白告訴我，我該怎麼做。」

阿染繃着臉問。

「不是歡場中女人，就是宿場的女人，可想而知。」

紋次郎臉上毫無表情，甚至眼皮也不眨一下。

阿染默默無語，也沒表示否認，紋次郎的話正擊中她的痛處。

雨仍然下個不停。

下了一整天，終於雨過天晴了，隔天早上是個大晴天紋次郎的眼痛如果沒有什麼變化，眼淚不再流出，他們便可以上路了。於是在上午六點未到，紋次郎揹着阿染走出廢屋。

時間過得很快，紋次郎已經就擱了三天，這樣一來，他們對於猿田已之吉一行人的行蹤已無法預料了，不曉得到底是超越到前面，或者仍在後面。

天空越來越明亮，強烈的陽光當頭照着，使人簡直不敢相信昨天還是下着傾盆大雨，紋次郎

渡過五百河，從安達河進入安積郡，又是二個宿場，高倉、日和田，附近有朝香松、朝香山、東勝寺、松浦佐、世姬堂、蛇骨地藏等名勝。

從本宮到會津若松，有五十二公里路程，在日和田南方闢有通達會津若松的道路。而日和田的正西方，山峯並列的對面就是猪苗代湖。

「請放下我。」

阿染在紋次郎的背上說。

「是。」

紋次郎走到路邊，將阿染緩緩從身後滑落下來。路旁有一座小橋，阿染倚靠在橋的南端站立，望着西方一角，越伏的山脈。

「我想走走試試看。」

紋次郎沒有回答。

阿染持着一根竹杖，戰戰兢兢，一步一步走着。紋次郎緊跟在後頭。

阿染右脚不大靈活，如果把右脚碰觸地面，一定要借重竹杖的力量，才能移動雙足。

「山的那邊，是猪苗代湖吧！」

阿染一邊走一邊問在背後的紋次郎。

「是。」

紋次郎默默注視着阿染的背影這樣回答。

「我爹曾經告訴我，他在猪苗代湖有熟人，本來我爹和媽要帶我去那兒。」

「是嗎？」

「我爹又說，猪苗代湖周圍有個寬達四里，像海洋一般寬濶的湖泊。」

「可以垂釣鱒魚、鰻魚、鯉魚等等，我爹曾想在猪苗代湖定居下來，與魚蝦爲伴，悠游歲月。」

「是。」

「結果打消海了念頭。」

「那又是爲什麼……」

「他覺得猪苗代湖離關八州太近，很容易被找到，所以決定改變初衷。」

「是嗎？」

「我覺察出山的那一邊就是猪苗代湖，忽然就想起了爹說過的話。」

「是。」

「換句話說，從這裏到關八州也不太遠。」

「是。」

「那麼我就得練練獨自行走，否則到了關八州之後，紋次郎哥就不在我身邊了。」

「是。」

「從此只有依靠自己，如果不能獨自行動的話，那就唯有坐以待斃了。」

「是。」

「所以我要開始學走路。」

阿染回過頭來苦笑了一下。她說的是眞心話，既沒有諷刺紋次郎，也沒有挖苦他的意思。經上次在廢屋中長談之後，阿染在心中留下極深刻的印象，開始對自己前途有新的認識和決心。紋次郎爲了配合阿染的行動，耗費了不少時間，所以當他們到達福原時已經夜幕低垂了。

「到關八州，還有多遠？」

阿染問。

「可能後天就進入野州了。」

紋次郎回答。

野州就是現在枥木縣。

紋次郎和阿染就在福原和郡山之間，過夜。

翌晨，他們很快走過郡山宿場。

從郡山向南奧州街，忽然增加許多行旅往來，郡山是通往東西南北交通要道，各地人車俱集中於此，街道十分熱鬧，它雖然不是一個城下街，却是一個很大的宿場街，長達兩公里，八百多家包括民家在內密集在一齊，奧州街便以客棧多而聞名。

從郡山繼續往南，以兩公里爲間隔，又是連着許多宿場，有小原田、日出山、笹川，反正這都是行旅往返的街道，所以紋次郎背着阿染不停的趕路。

過了笹川，從安積郡進入岩瀨郡，付了三文錢過橋費，渡過了名女河。

接着又過了岩瀨河，到須賀川，也是一個大宿場，包含客棧在內有四百多戶人家。兩人隨卽在須賀川一家麵店坐下。

當他們坐着等客飯送來時，一個中年男子，有些膽怯的走過來，一眼就看得出，他是個馬伕，通常在街邊等着幹活的馬伕，大都是地痞流氓，不務正業，但這名男子似乎不像當地流氓。

「對不起，請問一下。」

「嗯。」

紋次郎以冷漠的眼光看看滿臉鬍子的男子。

「有人委託，要我送口信給你。」

「口信……」

紋次郎眼睛亮起來，不過却沒有露出驚訝的樣子。

「是。」

「是誰託你送口信？」

「我也不太清楚，宿場街北端一個茶樓的老太婆委託給我的，她說是別人委託她的。」

「那一個別人？……」

「老太婆沒說明，甚至是男是女也不知。」

「那口信是……」

「是這樣的，你們到前面矢吹後，最好離開奧州主幹道。」

「好，我懂了，眞麻煩你了！」

「那裏，不過順便而已。」

「可是你怎知道，要送交口信的人是我。」

「因爲我被交代過，如果有一個人帶着脚痛女孩行走，到麵店來，就把口信帶交給他。」

那名男子說完，帶着別有意味的笑容，笑了笑，阿染立刻掏出錢來，付了一點給那男子。

「這眞不好意思……」

馬伕不停的鞠躬謝着，走出了麵店。

口信的內容很簡單，到前面的矢吹就要離開奧州主幹道走，也是一種忠告，意卽一直走主幹道便有危險發生，所謂危險當然是指猿田巳之吉和宮原文吉埋伏在那裡，爲了避免起衝突，最好是走不同的路。

在須賀川南邊十公里左右，就是矢吹宿場，在那有一條路可以離開矢吹往東南方走，其間經過中畑等八個地方，就進入現在的茨城縣，再通過德田、折橋等便到了水戶。

現在只要走進棚倉街道，埋伏在奧州主幹道的人便徒勞無功了，如果這是善意的忠告，紋次郎自然是要選擇走棚倉街了。可是既然出自於好心，爲什麽不親自出面，偏偏要勞動別人來帶口信給他，眞令人有點不可思議。

再說託帶口信，又是輾轉委託，難道不怕傳信的人透露消息，或者那個人不顧現出眞面目，所以才這樣不嫌麻煩，如此看來，此人是否可靠大有商榷餘地，天底下那有這樣好心人，眞教人難以相信。

說不定就是對方故施詭計，有一點可以明顯的看出，紋次郎要走到關八州去，除了奧州主幹道外，只有棚倉這條唯一的路了，如果紋次郎聽從勸告，避免走奧州主幹道，則棚倉街便是他們下手的好地方，況且此地行人稀少，山路曲折，尤其是八槻附近，道路以險阻而著名，要襲擊紋

次郎太容易了。然而這條計策未免用得太單純了，紋次郎也不是肯輕易上當的人，思之再三，決定還是走奧州主幹，萬一眞的不幸碰上，只好怪自己命該如此。

須賀川過了之後，就是笠石、久米石，然後到達矢吹。這裏就有一個棚倉街路標，寫明要到常陸國水戶去的方向，可說是命運的分價點，但紋次郎正眼都不瞧一下，揹着阿染跑過了矢吹宿場街。

「你不走棚倉街？」

阿染悲叫般問了紋次郎好幾遍。

「我要一直走。」紋次郎只是這樣囘答而已。

過了中畑新田，已經到了白川郡，再走過大和久道路，就是上坡路，再越過國見山崖，又經過四個宿場，就是白川和會津越後街道合流，便到奧州和野州的國境。

「爲什麼那樣匆忙趕路？」

阿染在背後喘着氣問。

「好像有人在暗處盯住我們。」

紋次郎不曉得是不是汗水流進眼睛，眼有點痛。

「你說有人盯梢，是眞的？」

「剛才不是有一個馬伕在須賀川麵店傳口信，可見一定有人盯着你我。」

「他們看見我們到麵店去，所以才託人傳信。」

「是的。」

「既然對方叫我們走棚倉街，路上一定有人埋伏，只有趕快走過矢吹宿場，免得他們發現。」

「是。」

「那麼跑到這裏，也不算就放心了是嗎？」

「是。」

「爲什麼？」

「也許對方已經預料到我可能被指示走棚倉街道。那麼他們更可以大批人馬等候在這裏，不管如何，前面一定是凶多吉少。」

「事已到此，只有看開一點，船到橋頭自然直。」

「是」

「到白川還有多遠？」

「越過山崖再走三公里左右。」

「白川城下規定不准夜間通行，那一夥人如果要偷襲我們，一定會選在黑夜裏下手。」

紋次郎停住脚，擦擦汗，喘一口氣，這裏已是國見崖的山頂，來往行旅絕跡，紋次郎、阿染望着西天紅紅的夕陽，明天將要從奧州進入野州，假如遭遇意外的話，今天在奧州見到的夕陽，不就是人生最後的夕陽？阿染默默問着上蒼。

八、趕上路的女人

紋次郎和阿染在國見崖一處廢棄的茶樓裏，過了一晚，早晨六點不到，即動身出發，走五里不到，即進入野州土地，若沒有任何阻擾，今天應可抵達野州街上了，可是在踏瀨附近，突然下起豪雨，因爲一時之內沒有放晴的跡象，爲了避雨，他們到太田川麵店用餐，早餐午餐併在一塊吃。

麵店裏避雨的行旅們，塞滿了每個角落，雨下了一個小時還未停，行旅們開始覺得無聊起來，於是就把視線移向四周，不約而同大家眼光都落在這個罕見的渡世人——紋次郎身上。

人們議論紛紛，對這位一眼就看得出在江湖上打滾的流浪漢，評頭論足，有的露出不安神色，有的皺着眉頭，有的懷着敵意，紋次郎幾乎面對了所有敵人。他們悄聲的說：

「最好別去惹他！」

「哼！眞會裝模作樣，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

「一看就知道殺人不眨眼。」

「雖然奧州很少見到這種人，但在關八州東海道、木曾街道，倒是司空見慣的。」

「是嗎？」

「他們經常在賭博圈裏混，可說是個中行家，十足的江湖郎中，又叫做上州長脇，或無職渡世者。」

「無職渡世是嗎？」

「所以又叫渡世人。」

「一個賭博郎中，就是像這樣到處旅行，因爲他們是無宿人，居無定所的流浪漢，所以又叫烏鴉。」

「這隻烏鴉爲什麽飛來奧州？」

「可能是被追趕，落慌而逃來的。」

行旅們你一句我一句，不停的閒言閒語，紋次郎聽得清清楚楚的，對方都是正經人士，總不能拿他們出氣，可是紋次郎這樣血性男子，怎忍得下這窩囊氣。忍無可忍，他乾脆走出麵店，站在屋簷下，雨像一根根麵條似的，垂落下來，打在街上，又變成了許多攪攪，漩動着，渦動着

……

對面也是一家茶樓，裏面躲滿了避雨的行旅們，門口也站着一排排人，有的抬頭看天空，有的注視着密密的雨絲發愁，百般無聊似的，雨終於小了，人羣開始騷動起來，忽然有一個女人在人堆中擠出來，她戴着斗笠，跑過對街來，口裏高叫一聲：

「紋次郎哥！」

原來她就是在仙台城下街，被紋次郎摔開的阿銀。

阿銀連跑帶衝，來到紋次郎跟前，緊緊抓住他的披風不放，這一切給對街屋簷下躲雨的人，看得淸淸楚楚。有的人張着好奇的眼光，有的人微微笑着，阿銀可顧不了那麽多，不過她的喊叫聲讓雨聲掩蓋住了，才不致令紋次郎感到很窘。

「紋次郎哥，你這人眞是的。」

阿銀把所有不滿全都表現在她憤怒的臉色上。

「對不起……」

紋次郎將三度笠拉下一些，遮住了臉孔。

「不管怎麽樣，你未免做得太過分了。」

阿銀咬牙般聲音指責紋次郎。

「是。」

紋次郎依然毫無表情。他既無法多作解釋，只有冷冷對着阿銀。

「你知道，我在仙台南邊廣瀨川大橋等了大半天。」

「眞是對不起。」

「你到底存什麽心，竟然不告而別。」

「沒什麽。」

「既然沒什麽，怎麽沒什麽，怎麽做得出這種事。」

「我是爲了趕路……」

「你以爲我對你有意，所以就覺得是一種負擔，決沒有的事，就算我對你有意，也絕不會拖累你。」

「是。」

「我知道，最後還是要分道揚鑣的，只想在分手之前，能與你在一起，即心滿意足了，可是你却無動於衷，實在好絕情。」

「實在對不起。」

「你簡直不通人情，一點都不懂女人的心，完全不懂。」

「就請妳饒恕我吧！我是一向不結伴旅行的。」

「可是一句話也不講，就這樣消失不見，眞叫人傷心。想想看，一個人孤零零的站在橋畔，等了老半天，不見一個人影，那是什麽滋味？」

阿銀無限淒楚的說着，但此刻紋次郎終於被她趕上了，心裏也是充滿了高興，如果不是紋次郎要繞過關卡，又因爲眼痛和下了一陣大雨，路中就擱了兩天，今天才不會在這裏和阿銀碰面。

雨漸漸停住了，隨着天晴，陽光又再度耀眼的照射大地，街上恢復熱鬧，來往行旅充斥於各個角落。

「總而言之，我的心情惡劣極了。」

「對不起。」

紋次郎說着，一面試着抽出被阿銀抓緊的手。

「這眞是我有生第一次遭受這般難堪。」

阿銀心情好像開朗多了，露出嫵媚的笑容。

「是。」

紋次郎說着邊往後退。

「要是換了別人，我一定饒不過他。」

「是。」

「紋次郎哥不單是我的救命恩人，又是我心目中所心儀的男人，所以我就饒了你這一次吧！」

「是。」

「從現在起一定要結伴而行，不然我不會放過你。」

阿銀繼續以笑臉對紋次郎說，可是却沒維持多久，瞬間就消失了。因爲阿銀看到一個女孩依着竹杖，從麵店出來找紋次郎。

「紋次郎哥。」

阿染以責備的眼光說。

「是。」

紋次郎轉過身來。

「我看時候差不多了……」

阿染提醒他說。

「是。」

紋次郎蹲下來背向着阿染，將她揹在身上，走出店去。

「等一等。」

阿銀氣急敗壞的趕來，臉色十分難看。

紋次郎決定不理睬阿銀，她生氣就讓她生氣吧，頂多吵一架，也好自動離開。

「你說不結伴旅行，你忘記了！」

阿銀怒聲斥負，紋次郎只是默默無語。

「你意思說，揹在身上就不算結伴旅行。」

「原來如此，這就是你的意圖，爲了一個小女孩就不告而別，說得多好聽，什麼趕路不趕路！」

「眞瞎了眼，會遇見像你這樣沒良心傢伙！」

「你就放下我不管，你好狠心！」

阿銀的罵聲一句一句傳過來，紋次郎依舊不聞不問，直往前走，倒是阿染弄得莫名其妙，她不知道這是怎麼囘事，心中有些不安。

「那個女孩到底從那裏來的？」

阿銀發瘋般叫着，她已經失去了理智，有點歇斯底里。

「反正跟你說也說不清，木枯紋次郎不過跟一般流浪漢一樣而已。」

阿銀把斗笠和手杖往地面一摔，耳朶裏再也聽不進任何話，紋次郎也不想多說什麼，也許他今天被殺死，一切解釋都是多餘的，至於別人的感受如何，實在管不了那麼多。

「我這就失陪了。」

紋次郎向阿銀點頭爲禮之後，就轉身離開了。

「我不會饒過你。」

阿銀還是不死心，紋次郎不理她自顧自走得遠遠的。

「紋次郎，告訴你，現在起，我們已是敵人了，我要給你個好看，看你明天還看得見日出？」

阿銀在他們身後聲嘶力竭的叫着。

紋次郎只是加快脚步，不停的趕路，不久雙方的距離越來越拉長，只留下阿銀獨自一人望着遠處。然後紋次郎走過太田川宿。

「要不要緊。」

阿染在背後擔心的問。

「是。」

紋次郎心不在焉的囘答。

為了這陣雨，已經慢了兩小時，前面是山坡路，所花時間更多，在天亮之前，他們一定要從奧州趕到野州。

當然，紋次郎也瞭解阿銀說的話，決非在威脅，而且她用什麼方法報復，也可以看得出來。

山嶺從東西兩頭逼近，正面是一連串的丘陵地帶，從西方的豬苗代湖到南方，都是一千公尺以上的連峯，直到那須山塊為止。

東邊的八溝山，也是由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峯形成，連接東西兩邊山嶺縱走是長達五六百公尺的丘陵地帶，阻擋通往關東和奧州一帶的去路。

過了根田不久，在奧州主幹道和會津越後街道合流，進入白川（現在的白河市）城下街，通過田町等九町之後，來到白川十萬石城下街。

由於下過雨，道路泥濘不堪，所以比預定時間慢了許多，到白川時，已經是下午兩點。

自古有名的白河關卡遺跡，就在東邊七八公里處，從六百十九公尺高的關山可以鳥瞰，走過關山附近馬路叫做旗宿道，在它西邊的道路就是當時奧州主幹道的白坂道，而這旗宿道、白古就存在，都是官的奧州街道。

現在奧州街道比白坂道靠西邊，國道四號線、陸羽街道，地圖上記載國道二九四號線，舊陸羽街道，就是從前白坂道，旗宿道現在則成為普通馬路，當時有另一條道路從白川向關東北部伸

出，也即日光旅程中的今市。白川道是從白川經過那須溫泉鄉、鹽原溫泉鄉，再經過高原、藤原、小佐越、大桑通往今市、日光的道路。

紋次郎選擇走直線路的白坂道，即奧州主幹道，沿途全是起伏的丘陵地區，人的視線都被山林所包圍。

「到白坂有多遠？」

阿染在背後問。

「一里再三十三丁……」

紋次郎回答。

「過了白坂就是野州？」

「是。」

「沒錯嗎？」

「是。」

「這麽說，再過一里三十三丁就到了。」

「是。」

「就在眼前了。」

「是。」

阿染好像輕鬆起來，不由嘆了口氣。終於要到達目的點了，再過兩個小時，走八公里左右的路就是關八州的境內，怎不叫人感到高興。但紋次郎始終未見有何表情。

在未到邊界之前，有一個地方叫坑，這裏沒有關卡，來往行旅相當自由，只是中間隔着一條警戒線，南北各有男女神廟。在南方關東一側是男神的住吉神廟，北方奧州一側是女神的玉津島神廟。

此外，境也有「立場」。供旅行挑伕休息地點。

所謂立場，它既不像宿場有市鎮，也不是村落，沒有店舖旅社，但是却是一個行旅者可以暫時歇脚，休息吃飯的地方，有馬房、麵店、酒館、茶樓供旅行者使用。

在此具有代表性的休息處叫南部屋，此屋專供行旅們打點住宿，外表看來十分堅固，亦帶有江戶初期古老傳統的風味。

南部屋主人，代代相傳七兵衞。在天寶年間也叫南部屋七兵衞，早七一八〇年前寬文年間也有七兵衞的主人出現。

位於奧州和關東境界上的店名，為何取自南部藩叫南部屋，二者之間是否有特別關係？

寬文四年，盛岡的南部重信，和另一戶南部直房，從奧州路一起到江戶去。當時幕府時代，

為了創設八戶幡，嫡系的盛岡和八戶繼承人，南部重信和南部直房，便因此奉詔而往。

途中二人在白坂道境參拜神廟，並到休息處休息，主人七兵衞之妻，便做了阿倍川餅款待他們。吃了之後，非常合胃口，贊不絕口，從此以後，他們兩人只要經過此地，一定要來品嘗七兵衞老妻做的扮子。

如果老妻不在，就由年輕女孩打扮成老妻，以阿倍川餅招待，由於這種習慣，「南部老嫗」之名不逕而走。

南部屋店也是從那個時候一直留傳下來，如今境內還有十幾家，據說都是「南部老嫗」。

也許是由於石井家跟「南部老嫗」的淵源，南部藩主一向對白河兩處關卡很感興趣，在南部重信和石井家因為姻緣，關係八十七年之後，寶曆年間，南部藩有一個專為摔角而設的南部三所關軍之丞。

這個關軍之丞，後來稱做二所關，就是現在角力界在二所關房子的起源。

紋次郎並不曉得過去有那麽一段有趣的故事，揹着阿染一直往白坂道走，太陽已見西沉，已是下午七時，現在行人很少，再要走去白川，時間上未免太晚。

和紋次郎同方向的行旅們都在白坂停住，不再前進，因為此去直到野州芦野，都沒有宿場，可以休息。從白坂到芦野有三里左右路程，天黑前不能趕到， 所以大家都住在白坂， 明早再上

路。

「從野州到宇都宮，有多遠？」

阿染問道。

紋次郎彷彿料到可以平安無事的到達，而阿染早已飛向野州去了。

「很遠吧？」

紋次郎信口答道，却有點心不在焉。

「有幾個宿場？」

「是。」

「在白坂和宇都宮之間有幾個宿場。」

「好像八九個。」

「八九個……」

「是。」

「請你告訴我……」

「有芦野、越堀、鍋掛。」

「是。」

「其次有太田原、佐久山、喜連川、氏家町，然後渡過阿久津、鬼怒河、白澤，到宇都宮。」

「眞多！」

「可能有二十里左右。」

「二十里？」

「依你脚程，要花四天時間。」

「紋次郎哥也要到宇都宮去吧？」

「只要踏上關八州之地，我就沒有目的地了。」

「但你還是要走到某個地方……」

「宇都宮城下街不適合我這種人。」

「你要避開宇都宮？」

「是。」

「那你到……」

「從太田原往西走。」

「然後呢？」

「那條路可以走到日光街道、今市。」

「是嗎？」

阿染感到很失望的樣子。

紋次郎不再開口，現在保持沉默很要緊，注意力一分散，危險隨時可能發生。他似乎感覺有噩兆要來，也許他應該接受，走棚倉山的路比較安全，但現在再回頭，說什麽都來不及了，只要硬着頭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白坂宿場已走過了，是奧州最南端的宿場，當地住家很少，客棧却有很多，無論是南來北往的旅客，都要在此住一宿，表現了山地宿場的特有風貌。

人口共有二八九，其中男一三九，女一五〇；民家有七一戶，客棧有二一七家。

這時路上一個人影也沒有，本來走在紋次郎前後的行旅全在白坂住宿了。太陽還照在山峯上，天色亮得很，却和無人世界一般寂靜，路邊是茂密的森林和許多雜木林，形成一片樹海。

民家一戶也沒瞧到，偶而聽到一兩聲烏鴉叫聲，劃破了靜止的空中，紋次郎愈發感覺危險就在身邊。

「阿染……」

紋次郎低聲的叫着阿染。

「有。」

阿染輕快的回答。

「我們不該走這條路。」

「不應該嗎？……」

「我們走棚倉街會比較安全。」

「什麽……？」

「他們一夥人就在前面埋伏。」

「是嗎？」

「是。」

「紋次郎哥，我們回原路去吧！」

「沒有用的……」

「爲什麽？」

「他們早已知道我們行蹤。」

「什麽？」

「如果往後退，他們一定會追上來。」

「那怎麽辦？」

「過河的卒子，只有拼了。」

「人多不多？」

「沒有以前多。」

「那一定是紋次郎哥打贏。」

「並不盡然。」

「爲什麽？」

「其中有一個是我從來沒碰到過的對手。」

「那，那！紋次郎哥你要想想辦法。」

阿染全身僵硬，趴在紋次郎身後。

山路一個大轉彎，又峰廻路直，紋次郎看到前面有三個人影，架着長矛，以打架姿勢，橫排並列等着，紋次郎轉過頭，又看到山後轉彎處有人影移動，接着從松林斜坡地，跳出四個人，手上沒有長矛，也是一列橫排，緩緩向紋次郎推進，其中一個是宮原文吉。

前三後四，將紋次郎包圍在中間，進退不得，而左側是山坡松林，右邊是斷崖雜木林，毫無

廻旋餘地。

紋次郎走到路邊，將阿染從身後放下，阿染在恐懼之餘，一句話說不出來，她匍匐爬上斜坡，蹲在松樹根下，對方有七個沒錯。只有七個，另一個猿田巳之吉則沒有看到，他是不是還未到，這是紋次郎最擔心的。」

「紋次郎！」

宮原文吉，一邊叫一邊走上前來。

紋次郎把披風和身上帶着的行李，一齊放在地面，對宮原文吉不瞧一眼。

「抱歉，野州雖然近在眼前，但要你死在這裏！」

宮原文吉說。

紋次郎抬頭看向南方，果然不錯，野州就在咫尺之地，如果跑步一下子就跑到了。

「人數不多只有七個，但個個都是身懷絕技，你不會像以前那樣輕易得手，你決定好了嗎？拔刀吧！」

宮原文吉提高嗓子，臉孔因憤怒而通紅一片，上次被紋次郎殺傷了廿三個人，計劃全盤破壞，身爲大前田榮五郎心腹的文吉，面子上實在不光采。

宮原文吉將憎惡的眼光，移向阿染，阿染靠在松樹下，全身發抖，她深深記得宮原文吉的臉

孔，特別恐懼。

「你叫什麼名字？」文吉走近阿染問道。

「我叫阿染。」

「阿染嗎？」

「是。」

「你想到那去？」

「野州的宇都宮。」

「那是七藏的故鄉？」

「是。」

「你到宇都宮去做什麼？」

「先去了才知道。」

「就是不去也很明顯，除非你想餓死在路中，只有二條路可走，不是當宿場女人，就當賣身酒女。」

「別人也這麼說。」

「當然，像你這樣女人，只有這二條路了。不管是誰，都會看得出。」

「是。」

「你已經下定決心了？」

「差不多了……」

「那你還要去野州宇都宮。」

「是。」

「爲什麼？」

「什麼爲什麼……」

「你想不想舒服的過日子，穿漂亮的衣服，不必爲三餐擔憂，只要和男子玩在一起就行。」

「是想和許多人在一起愉快生活。」

「果然，一個沒有踏入社會的人，想得多美，她那裏知道這個世界上就有地獄存在，也好，既然你不知道，也就不會想到它的痛苦。」

「你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在這以前要你魂歸西天。」

「什麼……」

「你以為你到得了野州宇都宮去，沒這麼簡單，我宮原文吉豈肯饒你這條命。」

「什麼……」

「如果沒有你這丫頭，和木枯紋次郎扯上關係，我也不會一下子損失廿三員大將，同時，在奧州去的計劃也不致被破壞，一想到這，我就覺得你這丫頭可惡極了。我不管你是不是女人，而另眼相看，一定要把你碎屍萬段，你就先念念經等着吧！」

宮原文吉惡毒的說完，又唾了一口痰，臉孔發青，血液直往太陽穴上升，隨時都要爆發開來。

阿染的臉色比宮原文吉還要蒼白，嘴唇全無血色，只有雙眼瞪着不知所以，她離開了松樹根，整個身子趴在地上，肩膀不停的抽搐，臉上已經泣不成形。

「饒了我，求求你。」

阿染一面哭着一面求饒。

「饒不得。」

宮原文吉冷漠的拒絕。

「我求求你，饒我一條命，放我到野州去吧！你要叫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阿染不斷的把臉孔埋入草叢中，叩頭。

「不要這樣。」

「我求求你。」

「就算是個女人，這樣子也很難看，七藏到底是你的什麼人？」

「是我爹爹。」

「乾爹？」

「是生父。」

「你的生父是被我殺死，這樣叩個不停，你不覺慚愧？」

「我不想死，不管可恥不可恥，我不想死。」

「是嗎？」

「所以我才求你。」

「那末我問你，你敢不敢殺紋次郎？」

「刺殺……照現在情形，紋次郎那裏是你對手？」

「可是不久紋次郎一定會受傷，動彈不得，問你能不能補上一刀，早點送他上西天。」

「假如我補上一刀，又怎麼樣？」

「我不但放過你，還把你送到野州宇都宮。」

「那麽……」

「怎樣？」

「我答應。」

「你肯補上一刀。」

「是。」

「是你要親手殺紋次郎。」

「是。」

「你說的是眞心話？」

「是眞心。」

阿染認眞的說，她眼神似被魔鬼迷住，令人毛骨悚然。

「眞嚇人。」

文吉難以相信的看着阿染說，不久臉上浮起的苦笑，變成高聲的嘲笑。他將身子轉向紋次郎一邊，這次嘲笑的對方指向紋次郎。

「聽到沒有，我說木枯紋次郎，你拼命搬來這麽一個大負擔。」

文吉說完還不斷的笑，而紋次郎却一無反應。

既然雙方是一比七的懸殊，採取正面攻擊便沒法取勝，唯一方法是突出奇兵，現在最好的機會已經到來。

兵貴神速，良機錯失，便不再重現，所以要把握這一機會，所幸紋次郎從沒遲鈍過。他忽然跳起來，一面拔出長刀，也許在當場的所有人都會想，他是向文吉刺去，因爲一個人在大笑時最容易疏忽防備。乍看紋次郎舉動，目標對着文吉準沒錯。

可是紋次郎却不作這樣想，他的看法較一般更深入，他認爲宮原文吉，亦非泛泛之輩，即使大笑，也不致於一刀砍死，反而是文吉後面的三個人，才眞要出奇不意的給他們來一下，這樣在人數比率上，稍可減輕威脅。

紋次郎眞準了目標，對着這三人攻擊。

「哇！」

中間一個男子舉起雙手大叫，甚至長刀還沒拔出，脖子便被紋次郎砍斷，倒在路上時已經絕命了。

在他兩邊的男子，已經嚇得魂不附體，連爬帶滾，想要溜掉，紋次郎眼明脚快，踢中逃向左邊男子，立刻就烏龜一般翻倒身子。

紋次郎的長刀對準心臟，刺下去，男子沒哼一聲，四肢攤開，痙攣一下，隨即一動也不動。

紋次郎轉身向逃往右方男子的後面追去。

那男子逃在山崖上，總算長刀已拔出在手上，但已無鬬志，想逃又逃不開，雙方長刀一碰，立刻火花四射，那男子手心痲痺一下，摔落長刀，紋次郎毫不留情，一刀砍進他的腹部，身體隨着鮮血冒出而振動一下，然後一聲慘叫，一同消失在山崖下面。

接着另外三個人，同時舉起長矛，面對面站着，紋次郎不但沒撤退，揮出長刀，跳進三人圈子裏頭。長刀跟竹矛發出碰擊聲，隨卽一個男子被紋次郎的長刀貫穿腹部，紋次郎不得不倒退一步，以便拔出長刀。

在右邊的男子，乘機衝過來，非但未得手，反被紋次郎砍得留下一隻握着竹矛的左臂在路上，整個人掉落到山坡下面去了。

這時紋次郎忽然發現有一個人影在轉彎處，他是阿銀。

九、再見！奧州路

一把竹矛向紋次郎側腹刺進，紋次郎從容不迫抓住竹矛，拉扯一下，整個人跳到對方手邊，那名男子只好放下竹矛，拿起長刀，但紋次郎比他更快，朝着他頭部一刀劃去，於是一條血紅線立刻從他臉孔和胸部，放射開來。

那名男子一身血淋淋的，雖然不是致命傷，再也沒有作戰的氣力，他無力的蹲下去坐在路旁。

「啊！」

一瞬間，紋次郎自側面撞了過來，一陣慘叫聲，身子跌倒路中，結束了生命。此刻宮原文吉帶着長刀趕來，紋次郎以低傾姿勢，飛出竹矛射向宮原文吉，很快再站起來。

一眨眼間，六個人全去了，剩下宮原文吉一個，他殺氣騰騰，非要跟紋次郎拼個你死我活不可。

紋次郎暫時停住，靜靜調息，他對宮原文吉毫不介意，只擔憂猿田巳之吉一個人而已。

「果然名不虛傳，好一個紋次郎……」

宮原文吉這樣說。

「猿田巳之吉到底在那？做什麽……」

紋次郎問。

「你是說巳之吉老大嗎？」

宮原文吉面露苦笑。

「不可能就此藏起來。」

紋次郎看了看四周，只見阿銀站在很遠的地方。

「猿田巳之吉老大，並沒來此，他說過，他不欣賞我的作法。」

「離開了……」

「我們老大，雖然代表我們親分到奧州來，但他根本就反對把勢力範圍擴張至北上河一帶，他擔心到奧州之後，爲了賭場管理不善，帶給大前田榮五不利結果，何況與紋次郎作爲對手，更是他極力反對的，猿田巳之吉早就這樣勸過我。」

「原來他是一位很懂道理的人。」

「笑話，什麽道理不道理，我才不聽老大的話，而手下的人都願意跟着我，老大反而成爲孤單一個，他也管不了我們，好像在前澤附近，猿田巳之吉提起要同你談判的事。」

「是。」

「和你談判目的，就是要你忘掉在奧州一切所看所聽的，當然我是不肯就此罷休的。」

宮原文吉的這番話，眞是出乎意料之外。

由於他們這一夥鬧意見，猿田巳之吉和宮原文吉各分一派，獨自行動。宮原文吉這派血氣方剛，一意孤行，猿田巳之吉則比較冷靜沉着，眼光遠大，能看到將來。強與弱二者之間區別，乃在於對事情的深思判斷，並非僅訴諸於表面行動。

前次在前澤南邊的衣川土橋上，紋次郎被三個男子喚住，希望紋次郎到天神森林中雙方舉行談判，以便和解，這三名男子就是猿田巳之吉派來的，具有相當份量，但是紋次郎拒絕了，因爲他不知道對方是否出自眞意，即使和猿田巳之吉聯合，也是無濟於事。

宮原文吉一心一意要殺死紋次郎，把猿田巳之吉的忠告置之耳後，而且他的手下也因爲同伴被紋次郎殺害，所以毫無異意的聽憑宮原文吉擺佈。

結果猿田巳之吉落得只有他一個人，無可奈何之餘，他只有做一個旁觀者，靜觀事態的發展。

現在，宮原文吉這一夥全消滅了，只剩下他一個人。他向着紋次郎衝過來，後者向一邊閃開，文吉轉過身來，紋次郎長矛刺出，文吉立刻以長刀彈開。

宮原文吉逐步退後，有一處下坡路，通向右邊玉津島神廟，文吉想逃到神廟去。

紋次郎趕上，用竹長矛撥倒文吉的脚，使他絆在路邊，隨卽一脚踏進，揮起長刀砍將進去。

「啊！」

文吉發出悲叫聲，握着長刀的左臂，遺落在神廟的石階上。

紋次郎抽出竹矛拔起長刀，鮮血直濺，竹矛再穿過喉部刺到地面，補上一刀，倒在地上斷氣了。

接着是一片沉寂淒清，紋次郎彷彿經過淋浴之後，滿身大汗，氣喘如牛，肩膀不停的上下晃動。

在太陽光照射下，紋次郎影子在地上拖得長長的，一片血紅的山路，格外耀眼驚心。

阿染匍匐爬到跟前，另外一側站着的是阿銀，紋次郎瞧也不瞧一下這兩個女人，繼續喘着氣。

阿染臉上露出想要說什麽似的表情，顯然那是夾雜着困惑與求恕，對阿染而言，這番廝殺，却留下紋次郎一個，十分覺得意外。

阿染一開始就意識到紋次郎決逃不過這一回，因此她向宮原文吉求饒命，甚至表示願意替他補一刀。結果大出阿染所料，不知紋次郎肯饒過她這一命，或者乾脆將她一刀解決掉，倒也無話可說。

突然後面傳來脚步聲。

有一個人影自北方走來，紋次郎等三人不約而同，轉過頭去看，那個脚步走得很快的行旅到了他們面前。

「呀！」「呵！」

阿染和阿銀看清了來者面目，而發出驚訝聲音，紋次郎也很詫異，原來這個人應該是從仙台

往石卷去的清吉。

「叔叔……」

阿染似遇到了救星般，趕快向清吉打招呼。

「清吉兄，你怎麽來這？」

阿銀簡直難以相信，眼睛瞪着他。清吉對女人不屑一顧，走近宮原文吉死屍身旁。

「果不出所料，逃不掉如此下場。」

清吉看看屍身，合起雙掌，然後將視線移向紋次郎。

「我並不想他們就這樣送掉命，假若你肯相信我的話，也許可以免掉這場刼殺。」

清吉緩緩說道。

「原來在須賀川宿場麵攤上託馬伕帶口信，要我走棚倉街的就是你。」

「不錯，我因爲知道這一夥人的行徑，不顧雙方都拿生命作賭注，所以才勸你走棚倉街。」

「實在想不出誰會這般好心還以爲是他們故意設計的。」

「你那樣猜想，也是難免的，因爲我們也沒做過一件好事。」

「假如知道是兄台的勸告，我一定會相信的。」

「那也難講，雖然他們違反我本意，但同爲大前田師兄弟，怎可背叛師門。」

「你不是作薪炭掮客的淸吉兄，原來你是巳之吉兄。」

阿銀驚慌失措的喊叫出來。

猿田巳之吉爲了要到奧州去，扮成規規矩矩的生意人，以「淸吉」的假名，搭船前往，時間上也可節省不少。可是誰會想到，一開始就在一起的淸吉，竟然是猿田巳之吉。而阿銀就是爲和猿田巳之吉聯絡而到奧州的，碰在一起，却始終不知他便是所要找的關鍵人物，眞是一大諷刺。不過猿田巳之吉經過改裝後，唯妙唯肖，根本認不出渡世人的本來面目，尤其是以水路方式去奧州，想也不曾想過。所以當阿銀瞭解眞相後，着實令她大吃一驚。

「對！木枯紋次郎，我已聽說過你很多事，但同你認識之後，我要重新估計你。」

淸吉也卽猿田巳之吉高興的笑着說。

「失敬！失敬！」

紋次郎表情毫無改變。

「我想在你我之間，就算有過節，就此爽快了斷吧，可是宮原文吉他們屢次違反我，不聽我勸告。」

「是。」

「還有其他的一夥人，也都存着報仇的念頭，意氣用事，不肯放過你，所以都附合着宮原文

吉作法。」

「是。」

「在前澤南邊曾想同你談判，被你拒絕。」

「眞對不起。」

「也不能怪你，因爲我派出去的三個年輕人，並不熱衷於此，如此一來，他們反而更加有正當的理由。」

「是。」

「我只有趕在你的後面，萬一有需要，也好在暗中助你一臂之力。」

「是。」

「我瞞住你，跟在後面，途中救起阿染，到仙台總算趕上你，就把阿染交給你。」

「當時你送我二分二支金子，託你福到今天沒有餓肚子。」

「那不值一提，小意思。同樣是渡世人的我，豈可放過木枯紋次郎，因挨餓而死，木枯紋次郞應該死在白刃之下。」

說着猿田巳之吉豪爽的笑了。眞是名不虛傳，儀表堂堂，氣宇非凡，如果和這種人物爲敵，再也沒有比他更可怕的敵人了。

「再說，他們在越河關卡山路埋伏，當我發現時，就已經想開了。實在愛莫能助呀！」

猿田巳之吉苦笑着說。

「是。」

紋次郎俯下臉，他是被快要沉下那須山峯的夕陽照得耀眼。

「事實上，我想十之八九可能沒命了。」

「是。」

「可是，當我進入山路後，把我嚇了一跳，因爲躺在地上的不是你——木枯紋次郎，而是他們。」

「我也是精疲力竭了。」

「憑你一個人，能夠擺佈他們，眞是了不起。」

「不敢。」

「後來，我勸你走棚倉街，但沒效，事情還是發生了。」

「當然，無謂的殺生，如果能避免，我也想避免，可是弓在弦上，不得不發。」

「這也沒法子，渡世人常拿生命作賭注，不是殺他就是被他殺，基於自衞只有先下手爲強。」

「這麽說，你不想在此跟我了斷？。」

「笑話，我是多麽不想讓木枯紋次郎死呀！如果在這跟你別別苗頭，我所做一切，不是前功盡棄。」

「是。」

「再往前走廿步，就是野州境內，你帶着阿染趕快趕路吧！」

「你的好意，我敢不從命，一切心領了。」

「我要回到北方去，到仙台去找田島屋幸兵衞那個商人，告訴他說，大前田榮五郎把勢力擴至奥州來。我們就分道揚鑣吧！」

「不曉得何時才能見面。」

「到時再說吧，至少目前忘記這件事吧！」

「是。」

「那麽路上多保重。」

猿田露出微笑，轉身要走。

「祝你健康。」

紋次郎也在祝福他。

「再見！」

猿田已經走開了，他可說是劍術、膽量、氣派一身三者兼有，也是個通情達理的人，這跟他以前膽小輕浮喋喋不休的清吉，簡直判若兩人，難以置信。

「你等一下。」

阿銀跳上前去，擋住了猿田巳之吉的去路。

她的臉繃得緊緊的。

猿田停住了脚，向阿銀笑了笑，他們之間又不是不熟，他看阿銀一臉認眞樣子，不禁露出苦笑，阿銀似乎在猶疑不決，立刻又下定決心般，她抬頭看看猿田巳之吉，好像要講什麽話，紋次郎早已體會得出，阿銀要做什麽，可是他却無法制止，也沒辦法可施。阿銀將已燃起嫉妒火焰，轉變成憎惡的報復，她要施在紋次郎身上。

「你就是猿田哥，我應該早一點發現的。」

阿銀露出苦笑。

「那又爲什麽？」

巳之吉微笑未消失。

「我是專爲找巳之哥，才去奧州。」

阿銀爽快的說完。

「你找我有事？」

「不錯。」

「你是？」

「我叫阿銀。」

「是阿銀姐。」

「我是三井的親分。」

「是三井卯吉親分？」

「是。」

「三井貸元和你有什麽關係？」

「你認識叫阿久的女人？」

「你是說三井的貸元最疼愛的阿九姐？」

「是，阿久就是我妹妹。」

「所以三井的親分派我來通知你一件事。……」

「那一定是大事了。」

「不錯。」

「到底什麽大事？」

「宮裏鹿藏兄被殺了。」

「什麽……」

猿田巳之吉的身子一下子僵硬了，而發出從來沒有過的怕人聲音。

「把鹿藏兄送上西天的……」

阿銀以手指着紋次郎。

猿田巳之吉以懷疑的眼光，慢慢轉身面對紋次郎。

像猿田巳之吉這樣大人物，爲什麽對宮裏鹿藏特別垂注，他只不過是個跑差而已，生來就具有劣根性，實在犯不着猿田巳之吉降低身份，和他週旋在一起，然而他們二人之間微妙關係，不是旁觀者可以瞭解的，所以當猿田聽說鹿藏已死消息時，打擊之大，完全變了一個人。

「爲什麽宮裏鹿藏被紋次郎打死，我要說給你聽，讓你去斟酌。」

阿銀說。她的目的本來想氣氣猿田巳之吉，向紋次郎挑戰，大打一番，也好出一口氣，可是這樣變成打小報告，對紋次郎，阿銀有點說不過去，所以想加以說明，指出鹿藏之被殺，錯不在紋次郎。

「原來鹿藏哥想殺死阿久。」

阿銀開始說明事實，但巳之吉根本聽不進去。

「鹿藏哥要紋次郎去殺阿久，紋次郎不肯，鹿藏怕秘密洩露，要殺紋次郎，反被紋次郎殺了。事情便是這樣。」

阿銀簡單說明眞相。

「這一點事情應該想像得出。」

「是嗎？」

「那當然啦！紋次郎從不管別人閒事，除非惹到身上，才揷手過問，再說鹿藏什麽壞事不做，所以殺鹿藏一定有充分的理由，誰聽了都會了解。」

「你的意思是不想替鹿藏報仇。」

「沒那麽容易，雖然鹿藏在世上一向被人輕視，但他對我有如同胞兄弟，我倆之間情誼決不會改變的。」

「那麽說這是……」

「不管理由如何，我不會輕易放過砍殺鹿藏的傢伙，就算我多麽喜歡他，幾次設法幫助他，不讓他死的木枯紋次郎，還是不會改變我要爲他復仇的心。」

猿田巳之吉走到玉津島神廟石階上，拾起宮原文吉留下的長刀，背向西方，和紋次郎相距不到五公尺，紋次郎則面向着西方，背倚山崖斜坡，這是最不好的位置。

紋次郎面臨着他最恐懼的一件事，終於要跟最可怕的敵人一決生死。據說猿田巳之吉是武士出身，身手不凡，稱得上一代劍客，非一般渡世人可比。只要一聽說對方是猿田巳之吉，沒有人傻得願以鷄蛋去碰石頭，一萬個當中不會有一個生還的機會。紋次郎毫無自信，這是他生涯中最不希望結怨的一次決鬥，但事到臨頭，只有硬着頭皮，既然打贏他沒把握，要逃也不成，打敗更是行不得的事。

紋次郎拔出長刀，向左移動，巳之吉同樣移動着。

離開玉津島神廟前面石階，走到寬濶平坦地方來，橘紅夕陽映照在紋次郎臉上，映照在山崖上，逐漸成一個大紅球，發出萬丈光芒，紋次郎覺得十分耀眼，眼病彷彿又來了。

「雖然我不想這麼做，但事到如今，只有讓你死在我面前。」

猿田巳之吉嚴肅的說。

「我也不願拔刀相向。」

紋次郎毫無表情的說。

猿田巳之吉最具有男性魅力，也是個最像樣的渡世人，同樣生爲男子漢，紋次郎頗有惺惺相

惜之感，況且他還欠下一筆很大的友情債。紋次郎眞不想在他們二人間燃起戰火，但又不能不作抵抗。巳之吉突然縮短距離，單手揮刀斜向砍下來，一陣淒厲的破裂聲，劃破循靜空中傳入紋次郎耳朵，他連忙彎身躲開這最初的一擊，但瞬間巳之吉的長刀又從左邊破空伸出，紋次郎差點被砍下，好險！

「站起來。」

巳之吉命令着說。

紋次郎站了起來，接着白刃落到頭上來。

紋次郎拼命以長刀接住攻勢，千鈞不容一髮，乘着抓住一個空隙，紋次郎飛奔似的逃向左方。這時玉津島和住吉神廟附近所有人家都關閉了門戶，成了無人村落。

儘管天氣並不悶熱，他已跑得全身大汗，喘不過氣來，嘴巴乾得幾乎發痛，已經面致到山窮水盡的關卡，只要再過五六秒，或者十五六秒，他就要跟死亡爲友。紋次郎手足無措的站在那裏，腦子忽然起了一個念頭，那是阿染曾經告訴過他的。

「清吉叔叔大概在兩年前看到耀眼的光線，眼睛就會痛。」

「所以夏天的陽光，他最怕看到，一切東西看起來都是白茫茫一片……」

「清吉叔叔，每到晚上一定冷敷眼睛。」

清吉也就是猿田巳之吉，既然他害了這樣嚴重的眼痛，一見到強烈陽光，就會失去視力，整個世界成了白茫茫。這對紋次郎不啻是最好的戰略運用，趁落日還未完全消失之前，必須把握良機，否則這一着棋便落空了。

紋次郎想到做到，立卽跑向巳之吉相反的方向去，當然，巳之吉也不得不轉過身來，正好面對着赤紅的太陽，這眞是難以忍受，眼睛一下子看不清楚，除了別過臉去，沒法子不對着夕陽，他正面對着眼痛的最大挑戰。

果然，猿田巳之吉皺起眉，眼睛瞇起一條細線，從凌厲的攻勢變得停頓下來。

紋次郎猛然前進，當巳之吉閉了一下眼，嚇了一跳，張開來時，紋次郎已經衝過他身邊跑遠了，巳之吉感到腰部一陣劇痛，頓時失去了穩定性，身子向一旁傾斜，乘勢摔下，站在路側的阿銀想逃已來不及了，巳之吉的龐大身軀撞倒了阿銀，兩人一齊倒在地上。

從巳之吉側腹流出紅紅鮮血，隨卽變成黑紅色汚點，染透了路面。

「哇！」

阿銀經不住巳之吉的壓擠，發出慘叫聲，四肢張開。

紋次郎趕快跑上去，將阿銀推開，巳之吉的長刀有三分之二的長度刺入阿銀的右胸肌肉中。

「眞遺憾，我害了阿銀姐，情勢所迫，出人意料，事已如此，快點刺死我吧！」

巳之吉閉着眼，用手指自己的咽喉，臉上正是一付死人相。

紋次郎在巳之吉喉部，刺進一刀，讓他早點脫離痛苦，這也是勝者對敗者唯一所盡的人情。

猿田巳之吉臉上浮起淡淡微笑，安心的去了。

紋次郎將長刀納入刀鞘，黃昏中一陣陣清涼的寒風吹起，淡黃的天空中不見一片雲彩，山峯影子清晰的浮現出來。

阿銀早已氣絕，安祥的樣子，右手握着一隻馬形的小玩意，那是在仙台的神廟所買的，準備帶回家送給妹妹快要生產的禮物。阿銀被猿田巳之吉撞上的時候，怕它會弄壞，下意識的從懷裏取出，現在這隻僅成木製馬形上還附有一根粉紅色的絲繩。

紋次郎俯下身看看阿銀，臉上一無表情，既不高興，也不悲哀，只是他還活着而已，一陣山風強烈吹過，馬形吹走了跑到阿銀伸手够不到的地方。

紋次郎將竹箭移到口中的中央，對準竹箭中空的部份，吐出一口氣，於是竹箭發出一線枯木在強風中顫抖的聲音，飛了出來，正好刺中馬形粉紅色的線繩上，竹箭把那根線繩牢牢的釘在地面上，馬形再也不能移動。

紋次郎離開了現場，他走到路旁，拾起披風和行李背包。

紋次郎又走回到玉津島神廟和住居神廟之間，阿染抱着松樹站在那兒，不敢正眼看一下紋次

郎。

「我說……」

阿染終於開了腔，却沒有話接下來。

「我說紋次郎哥……」

阿染臉孔靠在松樹幹上，肩膀抖個不已，紋次郎回頭看看阿染，却沒開口。

「我求求你。」

阿染哭了出來。

紋次郎默默無語。

「我求求你，請你不要丟下我。」

阿染要求着說。

紋次郎單膝落地，背向阿染。

「紋次郎哥！」

阿染看着紋次郎露出苦笑臉孔，不能再錯過機會，立刻撲上他的肩膀，紋次郎還是不說一句話。

紋次郎揹着阿染走了一段路，但很快又停住脚，右邊是住吉神廟，紋次郎好像要伸個懶腰，

阿染不得不滑落地面，她持着手杖，先將拿在手上的斗笠戴在頭上，並以奇特的眼光望着紋次郎。

紋次郎說。

「這已經是野州了。」

「何必多此一句，神廟在這，等於進入南邊了。」

他們只不過越過國境而已，奥州仍在眼前，可是現在紋次郎和阿染站立的地方是在關東之地，也是野州北端。

「我已經把你帶到野州了。」

紋次郎說着退後兩三步。

「什麽……」

阿染若有所失的說。紋次郎話中含意，阿染也聽得出一二。

「我想我的任務可以免了吧。」

說着紋次郎背向着阿染。

「等等。」

阿染高叫出來。

紋次郎依然背向着阿染站立。

「你要拋棄我在這裏，儘管離開，可是不能做得如此絕情。」

阿染以絕望的語氣叫着說。

可能阿染想說紋次郎對自己和他父親七藏尙有虧欠，不能一走了之，但紋次郎心想已經把阿染揹到這裏，算是還債還淸了。

假如繼續帶着阿染，人情債只有越來越沉重，紋次郎一向是不願如此作，一如他不願負債，也不想套交情，所以他對阿銀和阿染，既不懷恨也不生氣。

「我求求你——一個人單靠這句話是活不成的。」

紋次郎背向她這樣說。

「可是我腳痛。」

阿染坐在地上，用雙手不停的撲打腿部。

「撒嬌沒有用，既然一個人下定了決心，就不能再去依賴別人。」

紋次郎頭也不回，匆匆離開。此時黑夜已籠罩住整個山嶺、樹林，原野上悄無人聲，紋次郎又要開始獨自一人夜晚旅行。

紋次郎在心中說着再見！奧州路。

毫無留戀的，默默的向前走去，很快的他的孤影在黑暗中消失不見了。

大開殺戒的節日

一

這是一條羣山環抱的小市街。

斜斜的山坡由南北兩方延伸過來，抬頭望望，天空都被山給遮去了大半，只剩得那麽狹長的一道。遠處的山頂白茫茫地一片，積雪終年不消，但近處的山坡却光禿禿地呈現出茶褐色。較深的山裏，叢生着漫無邊際樹海，形成一片濃的化不開的深綠，但面臨街道的山坡上却覆蓋着一層厚厚的枯葉。

沿着街道有一條河，當地人叫它桂河。急促的流水，冲激岸邊的石頭上與河中的小洲，泛起一片白色的泡沫，更增添幾分寒意。現在正値農曆十一月中旬，大約是陽曆十二月二十左右，甲州街道正處於歲暮蕭瑟的寒意中，原來熱鬧的街上，此時却顯得好冷清，好冷淸。

看來不完全是因爲天氣太冷的緣故，街上的人實在少得出奇，田裏更是蕭瑟，一個工作的人也沒有，大伙全靜悄悄地躲在屋子裏，好像馬上就有大禍臨頭似的，沿着街道與河岸的民屋，在寒風中看來分外的破舊、黯淡。

雖然已進入初雪季，但街上還見不到雪跡，不過，風很大，一陣陣呼嘯而過的山風，劃破乾冷的空氣，發出刺耳的聲音，震憾着樹木使它不停地戰慄着。街旁南天樹的果子，在這灰暗的景色下，顯得格外的紅，紅得刺眼。

太陽快下山了。來往的行人早就絕跡了。就在此時，七、八個男人像風似的跑過了街上。他們是一羣渡世人。看他們那身打扮不像出門在外，一定是附近的幫會中的人。

可能又是與什麼人結下了樑子，現在出來報仇的，每個人手中都拿着刀槍，還有人背上帶了弓箭，這些人的鼻子在寒風中凍得通紅，但却沒有一個人露出一絲畏縮的寒意像。

原本冷清的街上，此時來了一羣凶神惡煞，更嚇得僅餘的幾個老百姓，忙不迭地關門，希望別惹上麻煩。其中有兩、三個關得慢，就被這羣渡世人給一下子圍上了。

「打擾了！不過不會耽誤你們太多時間，我們只想問句話！」

「我們是鳥澤常花幫的人。我們正在追一個人。」

「各位有沒有看到一位個子高高的外地人，嘴裏還咬着一根竹箭，一付渡世人打扮。」

「也許會往西邊走，不知各位注意到沒有？」

「咱們親分因爲情面難却，一定要割下那傢伙的首級送出去。」

「就是嘛！到底爲了什麼，咱們是不清楚，不過，既然是親分這麼交待，咱們就得這麼做。」

「麻煩各位了。」

「看到那傢伙沒有？」

這些男人七嘴八舌地，一個接一個地搶着說，隨着話，一陣陣的白氣直噴到那幾個可憐的老百姓臉上。只見這幾個倒霉鬼，縮着頸子，一副無奈，畏縮的樣子，直搖着頭。

「看來沒什麼辦法。」

「咱們只有再往下追追看。」

「唉！晦氣！走吧！」

不一會兒，這一羣渡世人又一陣風似的消失在街頭。

他們之所以如此十萬火急，是因爲這兒四周都是山，人只要往裏面隨便一躲，就是有再多的火把，燈籠也搜不出人來。

因此，一口氣地跑過了襟卷村、生神場村、猿橋宿場，也追過了殿上村、橫尾村，來到駒橋

宿場，太陽已完全隱沒在山頭，天色大暗，然而，要找的人却仍然無影無踪。

現在什麼都看不見，看來只有等明天天一亮，再繼續地追吧！於是這羣鳥澤常花幫的小嘍囉們，只好又回到猿橋宿場，準備在那兒熬到天亮。直到這個時候，這伙人才突然覺得天氣好冷、好冷，冷風又毫不留情地直吹，一伙人全都在那直打哆嗦。

正在此時——

他們一心所追趕的人，却出現在猿橋北邊一里的地方。前一刻正在猿橋，繞過甲州街道，沿着葛野河逃入了濃密密的深山中。山路愈來愈窄，陟峭難行的山坡與一重重的樹海，擋住了去路，平日此地鮮有人跡。

甲州附近一帶所圍繞的都是姥子山、佐野崖、權見山、百藏山等在一千公尺以上的山丘，還有一座廣濶的峻嶺秩父山向北擴展開去。此時正值夜晚時分，不但看不到民家的屋影，連個人影都沒有。

雖然山中黑漆漆的一片，但是這個藝高膽大的渡世人，絲毫未現畏意，也許是走慣夜路的關係，漆黑的山路走起來倒也沒多大困難。他矯捷地穿過樹海，爬上急坡，路雖然又陡又難走，但他却如履平地，一點都不困難地大步前進。

他，有着一個瘦高的身子，頭上戴着早就破壞不堪，分不出顏色的三度笠，披在身後的披風

，久經風吹雨淋連花様都看不出來，髒得看來好像都厚了不少。

綁在手上的纏布與脚上的綁腿，也都像是又髒又破的抹布，全身上下看來只有草鞋是新的。

爬完急坡，他不敢再往裏走，擔心會迷了路，因此就在附近找了處雜木叢，把肩上的褡包放在叢木上，再由腰間拔出佩刀。

朱紅的刀鞘，精鐵製成的刀環與刀身，看來又利又重，確實是把好刀。此時只見他拔出長刀就一個勁地開始挖着地，一刀一刀地專心的挖着，激烈的勞動，使他吐出大團的白氣，不一會就滿身大汗，也冒着水蒸氣。

不久，就挖好一個洞，他坐了進去，剛好露出胸口。然後，他又站起身走出洞，在四周撿了些枯枝枯葉，再一枝枝地散在雜木叢的四周。

看他專心一意的工作，好像他一向就過慣了這種孤獨、寂寞的生活，知道如何控制啃食人心的孤獨感。他有張相當不錯的臉，就是太冷淡了點，一點表情都沒有，黯淡無神的眼睛偶而却又閃出一絲尖銳的眼光。毫無表情的臉孔，緊閉的雙唇，好像在告訴人們，他的感情早已死去了，無論發生什麼事都無法動搖他。

他的身上散發出一種悽厲的氣氛，好像他已體嚐過人間最孤獨的滋味，是世上最孤獨、寂寞的人。在他的左頰有一道小小的刀痕，更增添這種與世絕離的氣質。口中咬着枝長五寸的竹箭，

這是枝將竹子兩端削尖的自製竹箭。

曲起膝蓋，坐在挖好的洞穴中，寬大的披風正好成了洞蓋，只有一個頭露出地面，這一來可就不必擔心會活活地凍死在山上。

四周的雜木叢，正好成了天然屏風，不但擋住了山風，同時也具備了隱蔽的作用。只要有人走近，散在四周的枯枝枯葉就會發出沙沙的脚步聲。

他除了防備敵人的接近，同時也警戒野獸們可能會乘他熟睡時侵襲。這座山中除了兎子、狐狸、鹿、貂等小動物外，還有不少的熊、山豬等猛獸，因此不能不防。

把長刀緊緊地抱在胸前，口中慢慢地嚼着蕃薯乾。滿頭滿額的汗水，他抬手擦了擦月代很長的頭，又重新戴好三度笠。靜靜地聽了會兒風聲，然後就合上眼睛。

沙！——

雖然只是極輕極輕的聲音，但傳到木枯紋次郎的耳中，却不啻一聲巨雷。渡世人的生活，使他久經訓練，即使在睡夢之間，他全部的神經也都集中在耳朵，如今已成爲一種本能。因此，這一聲「沙」使他反射似的睜開了眼睛。

很快地拿起竹箭，含在口中。

洞中還很暖和，木枯紋次郎暗中動了動手指，還好！手指沒凍僵，可以自由活動。

天就快亮了！但四周却飄着大霧，視線仍不太清楚。不過，紋次郎却直覺地判斷這是人，不是動物，而且還是兩個人，暗暗地嘆口氣，他站起身，把長刀插進腰間，走出了洞穴。

這一走動，也使紋次郎發出了聲響。

人影在霧中移動了，看來對方也已發現他的存在。

突然，「咻！」一聲尖銳的聲音，破空而來，直奔紋次郎的面前，紋次郎猝不及防，本能地一閃，飛來的東西沒打中他的胸口，但左肩却被打中，一陣灼痛。

定下神才發現一枝箭恰恰好自左肩擦過，正插在背後的樹幹上，顫巍巍地幌着。左肩上的披風與衣服都裂開了，肉也削掉了一塊，隱隱地看到血影，不過還沒冒出來，看來傷並不重，但是對方不可能只射一枝箭，緊接着來的箭雨又該如何躲過啊！

如果再不採取主動，下一枝暗箭就可能要了他的命。昨天不知爲了什麽，那羣人非取他性命不可，當時，事情沒弄清楚，他不願濫殺無辜，因此，逃到這裏，現在他們居然追到這裏來，實在太可惡了！「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這次絕不再寬恕他們。

紋次郎拔出長刀，一縱身由濃密的雜木叢中跳了出來。霧太大了，無法找出敵人的蹤影，只好靠着直覺判斷，感覺右前方有條人影隱約地動了動，於是長刀一伸，直砍向對方。

雖然只是全憑直覺，但一刀砍下，並未落空，好像是得手了。

「哇！」一聲痛楚的慘叫，再也忍不住地喊了出來。

紋次郎乍聽此聲，却嚇得當場愣住了。因爲他分明聽出這聲痛呼是出自女子之口。

霧漸漸地散開，紋次郎這時才看清楚面前站的是一男一女，女的大約十七、八歲，男的約摸有四十八、九歲，此時，女孩早就倒在地上，男的正慌得扶起她。

瞧他們這身打扮，好像就是附近的農夫，可能是對父女，兩人都身穿毛皮，可能是利用農閒時候，出來打打野物，貼補家用。男的正慌的丟了手製的弓，背後還掛着一把箭。

女孩子則兩眼緊閉，俏麗的面龐一點血色都沒有。做父親的正抖着手解開她胸前的衣襟。刹時，羊脂般的乳房呈現在紋次郎的眼前，雪白尖挺的雙峰上，覆蓋着花蕾般的粉紅顆粒，散發出少女特有的美麗與清純。

嫩白的乳溝一條長長的刀痕，正冒出血來，傷口並不深，但是很長，雖然不是致命傷，但這女孩也就痛昏過去了。

「對不起！我太魯莽了！……」紋次郎低聲着道歉，雙膝也已跪在地上。

「請稍慢再說！」

那男子忙的打開腰間的小包包，背向紋次郎，口中交待了一句，算是接受紋次郎的道歉，不過，此時他最心急的還是女兒的傷。解開的小包包，一眼可以看到裏面只有兩個便當與一個小皮

囊，看來也是可憐人家。

男子正由皮囊中取出膏藥與磨成粉末的草藥，還有十幾塊切成小塊的棉布。一般到山中打獵的獵戶都會有此種準備。

那男子輕輕的擦去女孩胸上的血跡，洒下粉末，再厚厚地塗上一層膏藥，然後，再將棉布排蓋在傷口上，但却發現缺少包紮好的布帶。

紋次郎一見此景，忙由自已的褡包中，抽出兩條長三尺的毛巾，一條綁在少女的胸口，另一條則撕成三段，綁牢前一條毛巾。

「眞是對不起！」紋次郎再次慚愧地點頭道歉。

那男的此時却回轉身來，滿面的笑容說：

「你別這樣說，你這麽客氣，我反倒無地自容了。」

紋次郎一聽，心中更加惶恐，有時遇到明理的人，可也不是什麽好事。

「同時，見到你，我可就放心不少，最近常有些殺人不眨眼的流浪漢在此出沒，我剛才還眞擔心，你會大喊一聲：『好傢伙』，就把我們父女倆給殺了呢！」那男的說到這，還苦笑地搖搖頭，然後又很放心似的嘆了口氣。

「不，實在是我太魯莽了，不分青紅皂白，就……眞不知該如何向你賠罪？」紋次郎垂着眼

皮的臉上，却一絲表情都沒有。

「不，不！是我先不對的，我沒有看清是不是獵物就射箭，是我魯莽，我才眞不好意思！」

「不，不，任何人都不會想到此時此地還會有人……」

「不，還是我不對，眞正的獵師應該用鼻子就可分辨出是動物還是人，而我幹這一行，少說也有三十年了，在甲州一帶小有名氣，人人都誇我是神箭手，叫我弓勘，但今天我却失手，是我不對，也許命中註定，該有此刼吧！」

「原來是弓勘兄……」

「我叫勘太郎，射箭從不虛發，在甲州一帶還有點名氣，承蒙衆人抬愛，稱我是神箭手勘太郎，也有人叫我弓勘，這是小女阿香……」

「我要向令嫒賠罪……」

「你別介意，如果我第一箭射死了你，那眞是可怕呢！現在，一切都還沒什麽，如果你要當眞，我這張老臉往那擱啊！」

「那！在下只有遵命了！」

「啊呀！你肩上還在流血……」

「一點點小擦傷，沒什麽……請你別介意」

「彼此，彼此，那你也不要再說什麽抱歉的話，我們雙方都沒吃什麽虧，把這檔子事忘了吧！」

神箭手勘太郎，看來是條血性漢子，此時以一種毫無芥蒂的表情對紋次郎說着。

「既然如此，在下只有領您的情了。我是位渡世人，終日漂泊，賤名不足掛齒，所以，請恕在下不報名號，就此告退，後會有期了……」

說完，紋次郎已站起身，一鞠躬就大步地走入霧中。

二

木枯紋次郎頭也不回地快步走着，繞過山頭，由另一端跨入了大街。

這條街正好是大月宿場的西端，紋次郎走過了三十四間長（一間等於一・八公尺）的大月橋，來到下花咲。雖然天亮不久，但街上來往的人却已不少，也許是因爲天氣太冷的緣故，每個人無形中都加快了脚步，口中也都噴出一團團的白氣。

紋次郎的脚程也很快，他以平穩的步子朝西方走去，一路上沒有見到一個像這種目光尖銳的渡世人。冬天的早晨，看不到一絲陽光，陰霾霾地看來快下雨了。紋次郎抬着頭，直視着前方，一直地往前走去。

走過了下花咲、上花咲、下初狩、中初狩，又走過了白野、阿彌陀海道、黑野田。距離與勘太郎父女分手的地方，大約已有五里左右（二十公里）。如今已經是吃中飯的時候，而他仍然繼續地走着，口中又開始嚼他的蕃薯乾。這一帶的街道崎嶇難行，與山路沒什麽兩樣，因爲北邊的龍子山與南邊鶴鳥屋山正好在此交會，上下坡特別多，再加上昨夜的霧又溶了，地面濕濕的不太好走。

桂沙的上游也愈來愈窄，臨面而來的冷風，像一堵牆似的，逼得人透不過氣來。正前方這座險峻的山嶺就是有名的笹子崖，在山的那一頭就是甲府盆地的平野地帶。

紋次郎開始向笹子崖走去，沿路擦身而過的人，都吐着熱氣，有的還流着滿頭大汗，因爲山路太難走了，陡峭的急坡太多，有時得緊握着岩壁，有時則得抓着樹枝往上爬。

在快到山頂的地方，就開始見到積雪，雖然還只是新雪，但沒有足跡的地方，都已結成薄冰，大概也下了兩、三天吧！望着白色晶瑩的雪地，紋次郎胸中又出現阿香雪白的胸脯。

他實在無法忘懷這件事，雖然勘太郎再三地說算了，彼此扯平，不要再提這件事，但對阿香，他却一直耿耿於懷。

一想到那白嫩細膩的肌膚上劃下那麽一道傷痕，他就心痛，但不是道德觀念作祟，使他覺得愧疚心痛，而是他想到阿香今後該如何地面對現實，快樂地活下去。

雖然傷口並不深，但留下的傷痕却永遠也不會消失。阿香還是個未出嫁的女孩，白嫩的皮膚，尖挺的胸部，一向是女性美的重點，而今後，她細嫩的胸部上，却留下一道永遠也無法消失的刀疤。

這道刀疤由肩膀直達乳溝，大約長四十公分，看來一定怪可怕的。如果是膽子小一點的男子，很可能會別過臉去，不敢正視這道刀疤。

無論如何，這道刀疤對於阿香日後的夫妻生活一定大有影響。試想日後，阿香與丈夫行房之際，丈夫一眼看見這道刀疤，必定興趣頓失，夫婦之間的婚姻生活一定無法融洽。

想到這道刀疤會支配阿香的一生，會註定她不幸的命運，而這結果全是自己一手造成的，紋次郎就心痛如絞，不知如何是好，更後悔自己沒有補償就告辭了。

不過，事實上這也是無法彌補的事，無論如何補償，刀疤也不會消失的。總論起來，這件事情還是得怪勘太郎不對，是他先射箭的，但薑是老的辣，他看出無論紋次郎如何道歉，女兒的刀疤還是無法消失，因此，只有賣個大方，不但不追究責任，還一直寬慰紋次郎，要他別放在心上。

然而，這一來紋次郎可就更覺得歉疚，心中總認爲虧欠勘太郎父女，但如今後悔莫及，只有埋頭拚命地趕路，希望能遠離這個地方，忘掉這件不快的事情。

大約走了二里人丁的山路，甲府盆地已近在眼前，紋次郎快步地走入了街道。盆地的對面是一連串成波浪起伏的山峰，在遠處那些山峰的交會處就是信州。

走過駒飼宿場，就到了鶴瀨的關卡前。這個關卡對於出去的女子與進來的槍炮管理最嚴，其餘的都很鬆，尤其是向西邊去的男子，連問都不問，就可以出去了。所以，像紋次郎這種渡世人，只要摘下三度笠，裝裝樣子藏起長刀，就可以大搖大擺地出關。

過了鶴瀨的宿場，再往前走一里三丁（丁是一百公尺），便到了勝沼，紋次郎繼續向前走了三十丁，到了栗原。此時，太陽已快下山了，看來走不到石和，天就會全黑了，今晚又只有宿在野地。路上已見不到一個要到石和的行旅。

大部分的行旅都願意住在前面的栗原，這不但是因爲栗原的宿場要比石和大，客棧較多，最主要是因爲石和是代官卸陣屋（官府）的所在地，因此，大伙都有點避之唯恐不及的意味，不願投宿石和。

「後天就要在笛吹河築橋了。」

「是啊！我也聽說了！」

紋次郎聽到走在前面的兩個男人正低聲地邊走邊聊，看來是住在石和的人，正準備在天黑前趕回家去。

「怎麼樣？咱們也去打點零工，賺個幾文花花……」

「我才不要！」

「爲什麼？聽說工錢不低呢！」

「一天一百文，對不對？」

「只工作一天，就有一百文可拿，老兄，不錯了嘛！」

「那你去當工人好了！」

「我才不幹！」

「這又是爲什麼？」

「你想想，整天泡在冷死人的河水裏，那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同時，只有一百文太划不來呀。」

「這麼說，如果給你一分銀子或兩分銀子，你就會考慮考慮了！」

「嘿嘿！就算給我一兩金子，大爺我也不幹！」

「哼！吹牛！」

「沒有！老兄，你想想成天泡在冰冷的河水，一定會感冒的，到時候，藥錢恐怕都不只一、二分銀子呢！」

「對！萬一不小心，染上了熱病，可就會一命嗚呼哀哉！」
「就是啊！爲一兩金子賠條性命，太不划算了！」
「何況只有一百文呢！」
「聽說一天要上百個工人呢！看來可不容易找到！」
「這是因爲準備在一天內，就搭好橋。」
「橋要是搭好了，可好玩的！由第二天開始，接連三天都是河川節，到時可熱鬧了！」
「我對河川節一點興趣都沒有，不好玩！」
「誰說的！笛川河神社就很熱鬧，咱們可以到那去瞧瞧！」
「冬天的節日最沒意思！冷都給冷死了，我可是一點勁都沒有！」
「話可不能這麽說，這三天河川節可是重要的大節日，街上都會很熱鬧呢！」
「什麽重要節日?!還要禁殺生，又不是宗教節日，眞奇怪，沒意思透了！」
他們倆有一搭，沒一搭，閒扯着。太陽已完全偏西，冬天的夜來得特別早，天色全黑了。紋次郎突然停下了脚，因爲他看到前面那兩個男人正停下來點燃手中提的燈籠，他不願他們發現他。
不久，他們又繼續向前走，燈籠所發出的亮光也離紋次郎愈來愈遠，最後，紋次郎又一個人

孤獨地站在黑暗中。愣了好一會兒，他才提步開始走，不過，沒有再跟在那兩個人身後，他不是石和人，石和也沒有他落脚的地方，他轉入左邊的田埂，在黑暗中，他已一眼看到在田埂的盡頭有間小小的水車屋。
田埂直通到森林前，中間要跨過一條小溪，水車屋就立在小溪的岸邊。當然，此時的水車是靜止不動的。紋次郎跨入水車屋，逕向堆積如山的米袋走去，對他這種四處流浪的渡世人來說，水車屋就是他的家。
那些堆成山的空米袋，就不啻家中的棉被。紋次郎小心地走入米袋中，爲了怕撞倒米袋，他摘下了三度笠，找到一個適當的地方，拿下搭包，當作枕頭，把長刀緊緊地抱在胸前，看來今夜會有個好覺。冬天露宿野外，對紋次郎來說，是家常便飯，想要找到這麽理想的地方可眞是可遇不可求，因此，紋次郎常常在天寒地凍的野地中，凍得整夜都無法入眠，今晚還算是幸運的。紋次郎由搭包中拿出了兩片蕃薯乾，放在口中嚼着、嚼着，然後，就闔上了雙眼。
想着剛才聽到的話：後天要在笛吹河修橋，大概又是搭便橋。
大部分的河流都必須在冬天搭便橋，當然也有些河是例外，比如說：大井河就嚴禁搭便橋；也有的是因爲河面太寬，無法很簡單快速地搭好便橋。
冬天之所以要搭便橋，是因爲河流冬天進入枯水期，渡船不易航行，如果步行涉水，河水又

太冷了，大家無法忍受，總之，理由多得很，所以，每年冬天都要造便橋。當然，橋造好了，過河就得收過橋費。

笛吹河大多是在每年農曆十一月下旬到次年四月末，搭好便橋，以利通行。其餘的時間，要渡河通常都是搭渡船，船資是每人十二文。

上州的烏河與碓冰河，都是在每年的十月到次年二月搭便橋，過橋費是每人八文，而船資也是十二文，因此，搭好便橋後，不但可利於通行，同時還可以省一點渡船錢。

笛吹河的便橋，預定是在後天一天中就要搭好。然後，就是接連三天的笛吹河神社的祭典。這個祭典的目的是祈求笛吹河的護河神保護當地人，不要枯乾了，而荒廢了田園的灌溉；不要發怒，奪走渡河或過橋者的生命。

同時，在這三天之中，甲州的甲府以東，還會發出禁止殺生的政令，甚至連狩獵、捕魚，都在禁止之列，可見甲府以東的甲州人是多麼重視這一祭典。

第二天，天還沒亮，紋次郎就起身，走出水車屋。因爲，萬一讓農夫們發現一個無宿人昨晚偷偷地宿在他們的水車屋，一定會鬧出不少事，爲了避免麻煩，只好一大早，就踏着田中的霜柱，朝着黑暗的街上走去。

他一直朝着西方走去。走過石和宿場時，天才開始大亮。

今天又是個好天氣，在碧藍的天空下，可以清楚地眺望到遠處一片白茫茫的信州山頭。

紋次郎來到了笛吹河邊，今天渡河，還要利用渡船。他擠上了載滿人的小渡船，準備渡河。在他周圍的其他乘客，看來都是常搭這艘渡船的常客，彼此都很熟稔，看來好像兩個是行商，另外三個是石和的木匠。

「你們今天是到那個工地去啊？」

「咱們今兒到甲州去。」

「每天都去甲州嗎？」

「這些天都是如此……」

「那可眞麻煩呀！」

「因爲甲府的御勤番們（地方官）準備建一幢房子，期限太急，只靠甲府的木匠是趕不及的，所以，咱們石和的木匠們也有工作了。」

「就是啊！咱們石和一共去了五個人幫忙！」

「那可辛苦多了……」

「你們是才由東方回來啊？」

「是啊！因爲下諏訪有人委託我們去買批獸皮，要的可眞不少，什麽熊皮、鹿皮、山豬皮都

要。」

「咦？那你們該到木曾去買才對呀！」

「木曾早去過了，而且也買了不少！」

「哇！還不够嗎？」

「就是不够嘛！因爲對方要求高，不但貨色好，同時不可以有一點槍傷的痕跡！」

「你是說對方要沒有槍傷的毛皮……」

「就是啊！所以，咱們搜購了半天，數量還不够，最後就想到神箭手勘太郎……」

「對！他是獵獸能手，只要他獵到的毛皮，一定沒有槍傷。」

「不錯！」

「所以，你們就到猿橋去了！」

「是的！」

紋次郎一聽到神箭手勘太郎的名字，心中馬上像反射似的，一陣抽痛。

「後來，你們到底買齊毛皮沒有？」

「總算買齊了，我們把神箭手手頭上所有的貨，全買來了。」

「哦！這倒有點稀奇！聽說這位神箭手，從來不願意把貨全賣給一個人！」

「也算咱們運氣好，神箭手遇到一件事，不得不把貨一下全賣了！」

「哦！什麽事？」

「你知不知道神箭手有位女兒叫阿香？」

「知道啊！他一共有七個小孩，六男一女，最大的就是這位掌上明珠——阿香，阿香還是猿橋出了名的大美人呢！」

「就是因爲這位大美人受傷了，勘太郎才把貨全賣了！」

「阿香受傷了……？」

「聽說是昨天早上，她與神箭手一起入山打獵，不小心，跌了一跤，正好跌在自己的山刀上，被山刀在胸口上劃了一刀。」

「啊呀！這一來不是會留下刀疤了嗎？……」

「那當然囉！由肩膀直到胸部，長達一尺以上呢！」

「哇！一尺多長的刀疤，這多難看！」

「同時，阿香還是個沒出嫁的大閨女，這下可慘了。」

「提到出嫁，聽說阿香過完年就要出閣了，不是嗎？」

「就是啊！她的婆家就是大月最大的客棧——甲州屋，甲州屋的少老闆就是她未來的丈夫…

……」

「如今，阿香受傷了，不知道對婚事有沒有影響？」

「怎麼沒有……。我們去的時候，媒人正好探身出來，臉上的表情不太妙。不過，神箭手卻乾脆得很，口中直說這是雙方沒有緣分。」

「眞不愧是神箭手勘太郎，做得可眞漂亮！」

「可是，這樁婚事吹了，可却給勘太郎留了個難題！」

「什麼難題？」

「聽說去年夏天，勘太郎的妻子與四個小孩，都染上了流行病……」

「不錯！是有這檔子事，當時四個孩子救活了，可是勘太郎的妻子却死了！」

「那個時候，勘太郎爲了治病，前後向甲州屋借了不少錢，據說大概有二十兩金子……」

「哇！二十兩金子！」

「當時，對甲州屋老闆來說，認爲雙方既然是兒女親家，當然有幫助他的義務，因此，這二十兩就等於是送給他一樣，並沒有打算要回來！但現在阿香既然不能成爲他們甲州屋的媳婦，兩家也就沒什麼關係……」

「這下子，可就得還錢了！」

「所以，神箭手一下子把所有的貨都賣給我們，準備湊齊二十兩，趕快還給甲州屋！」

「哦！原來是爲了這個緣故啊！」

「唉！眞是禍不單行，這一家也太可憐了！」

紋次郎聽着行商與木匠的談話，心中更是一陣陣的抽痛，對勘太郎父女的愧疚感也更深了。雖然，滿船的人都只顧着閒聊，沒一個人注意到他，但他却覺得大家都在指責他的不對，讓他無地自容，如坐針氈似的。

三

渡過笛吹河，距離甲府只有一里路程。中間是川田、和戶、山崎、酒折等小村子。甲府不但是甲州主要街道，同時也是到信州、秩父等地，以及上身延山進香的必經之地。甲府城就是御勤番支配（長官）直接管轄的地區。

一般御勤番支配的下面會有二百個薪俸在五百石以下，兩百石以上的旗本（八旗子弟），以及二十名與力（捕頭），一百名同心（探子）。通常，旗本都不願意到甲府來當勤番，因爲甲府偏僻，地方又小，到這來都有貶謫的意味，萬一不幸被派到這裏來，他們都會認爲自己是走霉運，以致流放在此。

宿場只位於甲府的一角，因此，當地人稱宿場，都不叫甲府，而直接稱之甲府柳町，在這柳町巴掌大的地方，却密集着很多家大小客棧。甲州第一大親分三井卯吉的大本營也在這裏。

紋次郎走過了甲府，開始走上通往信州的路。他一邊快步走着，一邊却心亂如蔴，他不能忘記誤傷阿香的事，他不能就這麽撒手不管，一走了之，他一定要彌補對方。

當勘太郎解開阿香的衣服，爲她治傷時，紋次郎就已由她胸上那條細長的刀傷，看出她未來悲劇性的命運，但他却沒想到這悲劇會來得這麽快。他作夢都沒料到阿香原來準備在過完年就出嫁，而這樁婚事却在她受傷的那一刻化爲泡影。她原來可以享受榮華富貴，成爲客棧的少奶奶，如今却因爲自己的那一刀……，不但這一切都改觀了，同時，還陷勘太郎於困境，必須盡速地籌出二十兩金子還債。

我絕不能撒手不管，我一定要想個辦法！

那個神箭手在阿香受傷時，就沒有對自己提起女兒卽將出閣的事，只一個勁地要自己寬心。甚至，還對外宣稱女兒是在山中跌跤而被山刀誤傷的，不但做父親的如此，連做女兒的都沒有說一句怨言，完全沉默地接受命運的安排。他們父女倆的風度這麽好，我如何能撒手不管。

紋次郎在心中一直暗責自己，勘太郎父女倆的高貴風格，反倒令紋次郎加倍不安、愧疚，這份人情債該如何償還？

當然，不能以金錢來彌補阿香的損失，但除了錢之外，還有什麽可以彌補她的呢？

紋次郎在心中暗暗盤算着，把神箭手欠甲州屋的二十兩金子還了，另外再湊十兩，算是對阿香的一點補償，這樣一共要三十兩金子。對！就送勘太郎三十兩算是一點意思，問題是如何去籌這三十兩金子。

看來除了到賭場去碰碰運氣外，則無他法可想。紋次郎左思右想，總算想出這麽一條路。

神箭手勘太郎的名氣果然很響，他的消息只在一天中就傳到十里之外，這雖然與他平日待人豪爽有關，但主要還是他的名頭不小。

甲府距離韮崎，大約有三里二十二丁的路程。紋次郎曾聽人說過，韮崎有位名叫虎造的貸元，開了家大賭場，由白天就開始上場，盛況異常。

事實上，韮崎宿場本身只有二百三十七戶人家，人口一共才一千零四十二人，光靠本地人是不可能有這麽熱鬧的場面，這家賭場賭客最大的來源還是甲府。因爲甲府相當於江戶城的支城，不但來往此地的人較多，同時，緝賭較嚴，因此，人們只有另外尋找可以作樂的地方，這一來，鄰近的韮崎自然是最適合的地方，再加上韮崎的交通也四通八達，所以，虎造貸元所主持的這家大賭場，經常聚集着許多大老板在此一擲千金。

紋次郎經過一番仔細的考慮，最後終於決定到韮崎賭場，去賺這極需的三十兩金子。

他雖然沒到過這家賭場，但要找到賭窟所在並不是什麼難事，事實上，根本就不需花什麼功夫去找，只要一進入韮崎宿場後，找個在附近閒盪，無所事事的渡世人問一聲就可以了，這些渡世人都是賭場僱來把風的，同時身兼攬客的任務。所以，只要雙方視線相接，稍微露出點想賭的意思，這個小伙子就會自動引你入場。

「請問賭場在那？我想進去賭賭手氣！」紋次郎找了個小伙子，直接了當地問他。這些把風的小伙子，對於像紋次郎這種一身旅行裝扮的渡世人最歡迎，因此，連臉都不看地，就一個勁地往裏迎。

「歡迎，歡迎，請您到宿場西邊，稍偏南方點，有座寬久寺，您請到那兒，自有人招呼！」小伙子滿面笑容地說着。

於是，紋次郎就來到宿場的西邊，果然稍南有條小路，順着小路走到一小樹林子前，進入林子，沿着一條石階路，就來到一座寺廟前，廟門上果然寫着三個大字：『寬久寺』。

進了廟門，一眼就瞧見四個年輕小伙子正立在門內，看來他們是迎客兼把風。這四個人看見紋次郎進來，一齊恭敬地彎着腰，招呼着。廟門的右側是間藏經樓，左邊則是鐘樓，正面才是正殿。

沿着整理乾淨的境內（廟內）石砌小路，來到一間與正殿有通道相通的書院式建築。門口也

站着一個小伙子正彎着腰肅手迎客，紋次郎跨入了大門，在那也有一個小伙子，專門管理客人的鞋物，客人們必須將隨身携帶的長刀與褡包等物交給他。

走上鋪着木板的房間，就已看到有五、六個賭客正在那閒聊，看來他們都是些大老板，對於賭博一道並不太精，有個小伙子正在一旁招呼着供應茶點等。再走過去，就是一條長廊，通過這條長廊，就進入了正殿。

正殿的門窗都關的緊緊，但殿內燭火通明，一如白晝。佛像前就立着一扇屏風，貸元就站在那裏。左右各有一個賭盆，每邊有二十位賭客下注，一共四十個人在玩，正全神貫注地注視盆子的骰子所搖出的數目。

他們大部分都是素人（不精於賭博者），像紋次郎這種行旅裝扮的渡世人並不多，大約只有五、六個。紋次郎一直等到有人退出，才挿進去接替這個人的位置，坐在賭盆旁。等到大家都已下注了，莊家與搖盆的就開始搖骰子，只聽見骰子在盆中發出一陣清脆的響聲，賭客們也都忘我地大聲吆喝起來。

紋次郎因爲本錢少，傾荷包所有才買了一點點籌碼，不過，想到只要手氣順，這點籌碼一定可以很快地增加五倍，如果是想贏到三十兩，至少還需要增加十倍才可以，可不能半途而廢，必須一直贏到底。

然而，天不從人願，紋次郎的手氣並不怎麽理想。

輸輸贏贏的，時間很快地就過去了，但他並沒有如計劃中的贏了五倍、十倍而人早就玩得疲累不堪，只好下來休息休息，希望能轉轉手氣，因此，紋次郎就來到那間舖着木板的書院。此時日已西斜，招待的人員端上壽司與茶，供客人們塡塡肚子。同時，因爲天太冷了，房間內還放了五、六個暖爐，正燒着熊熊的炭火。

可能是因爲入夜了，來玩的人多，因此，玩累了在這裏休息的人也多了。大伙都三五成羣地圍着暖爐閒聊，只有紋次郎一個人離他們遠一點，默默地吃着自己的壽司與茶。

「你有沒有聽說下石田的德之助親分，最近遇到件倒霉的事？」

「下石田的德之助……？」

坐在紋次郎左邊暖爐旁的三個行旅裝扮的渡世人，正有一句，沒一句閒聊着。

「沒聽說啊！」

「我連下石田德之助的名字都沒聽說過呢？」

「那你可眞孤陋寡聞，德之助雖然不是什麽有名的大親分，手下不超過十個人，但是他與三井卯吉親分有換帖之交，因此，在他那一帶還是挺吃得開！」

「你說的那一帶，到底是哪一帶呢？」

「就是甲府南邊嘛！」

「甲府南邊？甲府南邊沒聽說有叫下石田的地方啊！」

「怎麽沒有！就在甲府進入身延山不遠的地方。」

「你說他最近遇到件倒霉的事，到底是指什麽事呢？」

「據說知道的人不多，主要還是渡世人傳開的，否則根本沒人知道呢！」

「快說來聽聽！」

「聽說在兩個月以前，由江戶來了個小生意人，到下石田的賭場去玩兩把，結果贏了四十兩金子。」

「一個素人居然會贏四十兩，這才氣實在太好！」

「就是嘛！那小生意人高興得不得了，因此，高高興興的捧了錢就走！」

「哦！贏了錢就走了，太不懂規矩了。」

「對方只是個生意人，贏了錢他當然拿了就走，那懂得什麽規矩，同時這規矩也是咱們渡世人訂出來的。」

「這倒情有可原。」

「可是他們並不原諒他，開始緊追不捨。」

「你是說德之助貸元的子分（親分的手下）去追小生意人嗎？」

「就是呀！同時還去了三個人呢！」

「哇！為了追回被贏走的四十兩，居然如此勞師動衆！」

「一點都不錯！」

「這算什麽貸元！雖然那商人拿了錢就走，是他不懂規矩，他不對，但與素人一般見識，未免太過份了，輸都輸不起，還開什麽賭場！」

「結果一直追到笹子崖，才追回那筆錢！」

「慢一點，你是說那三個子分由甲府一直追到笹子崖嗎？那至少有六里路啊！」

「什麽六里，都將近七里呢！」

「哇！這麽遠才追上啊！」

「哼！窩囊的還在後面呢！他們三個人居然想搶回錢，但又沒有勇氣一刀殺了那商人！眞是沒用！」

「哦！所以，才一直追到笹子崖，最後才下了決心，一刀了結了那商人，是嗎？」

「一點都不錯！」

「唉！橫豎就那麽一刀，怎麽費那麽大事？」

「說的就是！這三個人奪回四十兩之後，才合力把小商人給結束了。」

「哈！居然是三個人一塊上啊！」

「一點都不錯！據說還一脚將屍體給踢下山谷呢！後來在江戶一直等這商人回來的人，左等右等都沒見小商人回來，一急之下就向町奉行所（江戶各區的行政兼司法官署）報告，請官府派人去搜查這個商人的下落。」

「原來毛病出在這啊！該回來的結果一直沒回來，難怪別人起疑！」

「聽說是那個商人曾經寫信告訴江戶的家人，他即將由甲府柳町直接回來！」

「結果發現他離開甲府之後，就失踪了！」

「因此町奉行所，就透過勘定奉行（中央行政官）向石和的代官御陣屋（地方官衙）查問！」

「這下子，下石田的德之助可脫不了關係。」

「最糟糕的是曾有人親眼看見那三個子分一刀殺了那商人……」

「啊呀！怎麽有這麽差勁的人呢？這三個子分居然讓這名目擊者活着離開了呀！」

「他們當然也想一塊了結這名目擊者，無奈對方太棘手了！」

「怎麽個棘手法？」

「據說這名證人，不但名氣大，同時有着一身高明的武藝。」

「原來這名證人來頭不小，難怪這三個渡世人不敢輕易動手。」

「哼！殺一個小商人，還得三個人合力，憑這種貨色怎麼可能堵住武藝高明的證人的口！」

「說得就是！」

「唉！也怪下石田的親分、子分，運氣不好，才碰上這種倒霉事！」

紋次郎豎着耳朵聽着他們的閒聊，對於下石田德之助所遇到的倒霉事，他可一個字都沒聽進去，他只注意到有人說那小商人一個人就贏了四十兩金子。如果說憑一個素人都可贏了四十兩，像他這種精於賭博的渡世人，想贏個三十兩還成什麼問題！

然而，賭博這玩意還眞不是這麼回事，完全得看手氣如何。雖然，紋次郎可稱得上賭場老手，經驗豐富，技巧熟練，但是骰子就是不幫他的忙，他又有什麼辦法。心裏愈急，手氣愈壞。

「聽說神箭手勘太郎最近可慘了。」

正當紋次郎心急如焚，一心希望好運來臨時，却突然聽到有人這麼說，着實嚇了一大跳。這次是坐在他右邊暖爐旁的幾個大老闆聊了起來。

「就是啊！我也有點耳聞，聽說是他的獨生女受傷了……。」

「弓勘每年在笛吹河神社舉行祭典的時候，都會帶着孩子們上我家來玩幾天。」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每次他來的時候，都會送我一些熊爪，山豬牙之類的東西呢！不過，我看今年他是不會有這種心情了，大概不會來玩了。」

「聽說因爲女兒受了傷，連過完年就要舉行的婚事都取消了……。」

「我還聽說這些天，弓勘常把自己一個人關在家裏，想辦法呢！」

「這個我也聽說了，據說是由於女兒的婚事取消了，他不得不設法歸還以前向男方借的二十兩金子。」

「對！很多人都說弓勘正爲了湊錢，傷透腦筋！」

「借錢還債這又有什麼用？還不是挖西牆補東牆，到頭來債可更大了。」

「不過，目前他不借錢又有什麼辦法！同時，一下子要借這麼一大筆錢還眞不容易呢？據說碰了不少釘子。」

「乾脆也來賭賭算了，說不定手氣好，讓他贏了二十兩呢！」

「她女兒才眞可憐呢！據說天天皆背人，以淚洗面呢！眞慘喔！」

「唉！世態炎涼，這年頭雪中送炭的人可眞少！」

「喂！你說的世態可包括了我們？」幾個大老闆一哄而笑，轉移了話題。

紋次郎站起身，他再也聽不下去這些人的談笑，同時，目前也不是繼續休息的時候，他得上場了，他要贏錢，他一定要趕快贏了三十兩才行，因此，他又跨入了正殿。

紋次郎曾在賭場裏消磨過不少時間，但這是第一次，他對輸贏如此在乎！以前，他純粹是玩玩，是輸是贏他都無所謂，只要最先買的籌碼輸光了，他就走了，絕不會想到要扳本。

如果是運氣好，贏了十兩、二十兩，他也不會太戀棧，見好就收，慷慨地分點紅錢給賭場的小伙子們，然後，就拍拍手走了，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好高興的。

但今天的紋次郎却完全亂了方寸，有時，胡亂地下注，有時却又膽怯萬分，猶豫不決，不知是否該下注，就這樣，他的運氣愈來愈差，面前堆的籌碼也愈來愈少。

到天亮的時候，他將最後的一個籌碼就押上了，但是，他還是輸了。如今，他已完全輸光了，身上一文錢都沒有了，他該怎麼辦，去那裏湊那三十兩呢？

四

天還未大亮，紋次郎一個人孤零零地走在韮崎到甲府的街道上。一陣陣寒意襲來，冷得人直發抖。他漫無目的走着，沒有一個目標，心裏只知道要設法補償勘太郎父女，但却一點辦法都沒有。只覺得自己不能這麼一走了之，到信州去，所以，他又折了回來，朝着東方走去。

走着，走着，他來到了龍王新田。這裏是以煙草產地而聞名。路邊的右側是一排濃密的雜木林。街道上一個早起趕路的行旅都沒有。

也許是天太亮了，大部分的行旅都不願意一早就起牀趕路。紋次郎一面拉了拉敞開的披風，一面像有人追趕似的快步地走着。

突然，紋次郎停下了腳步，側耳傾聽右面雜木林中傳來的談話聲。四下靜悄悄的，話聲聽來格外清晰，此時又值多天黎明之際，在這雜木林傳來人聲，未免太不尋常了。

「我說小姐，妳還是下不了決心嗎？」

「不，不，我是下了決心，只是，只是，我還要一次……」

「不行！」

「我只希望你能再疼我一次，緊緊地抱着我，我，我要感覺到你還愛我！」

「到了這種節骨眼上，妳怎麼還會有這種無理的要求呢……」

「我，我只是要你再來一次，再對我溫柔點……」

「小姐，再溫存幾次都沒有用的……」

「你一定不答應……？」

「不答應！」

「我知道了……」

「小姐，唉！妳大概在恨我太薄情了！」

「怎麽會，我爲什麽會恨你呢？」

「小姐！」

「好冷？」

「那我們就……」

聽着一男一女的對答，紋次郎心知這並不是一般男女在野外偸情，可能是對私奔的情侶，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相對唏噓。他們說的是江戶話，看來可能是某位富商的千金小姐與家裏的男僕相偕私奔。紋次郎以前就已看過三對這種情形。

在當時的社會，是嚴禁男僕與自己的小姐相愛的，更何況帶着小姐私奔，這可是不可寬恕的重罪。卽使是小姐主動向男僕示愛，或者是小姐提出要與他遠走高飛的主意，到時被人追到時，被治罪的也只是男僕一個人而已。

這是因爲，當時的階級觀念很深，背叛主人的行爲被認爲是罪無可赦的。而女子對男子原本就應該言聽計從，因此，東窗事發之後，女子不須負法律上的責任，只定男僕一個人的罪。

同時，像這種私奔的例子，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之外，大部分都是以悲劇收場。然而，仍然有

不少的男僕甘冒生命危險，帶着小姐逃到別地去。

看來雜木中的這對男女，可能就是由江戶沿着甲州街道，一直往西邊逃去。如今已經走投無路了，大概也只有以悲劇結束他們的戀情。這是他們當事人的事，第三者雖明知卽將有不幸發生，但也無從插手。

「你瞧，我們都逃到這裏來了，也許我們還可以逃更遠！」

「小姐，妳別再說傻話！」

「這麽說，我們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共結連理了！」

「但是，至少我們在這半個多月來，是像一對夫妻雙宿雙飛啊！」

「說得也是！」

「所以，我對這世上再也沒有什麽好留戀的了！」

「我也是一樣，我只要跟着你，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小姐！我實在了解妳很想再多活十天的心情，但是追手已趕到甲府了，我們是逃不了了。」

「不，我不要活了，無論逃到那裏去，我們這輩子都要過着躱躱藏藏，見不得人的生活，也許過不了多久，我們帶的錢花光了，還會餓死在路上……」

「就是啊！所以，現在我們已到了進退兩難的時候，除了共赴黃泉，別無他路可走，這是我們在離開江戶的時候，就已經說好的！」

「我不是反悔，也不是不乾脆，下不定決心，我是有點害怕！你不要取笑我膽子小，我真的好怕！」

「怎麽會！小姐，我怎麽會笑妳膽小，死對我來說也是可怕的事啊！」

「我要你一直守在我身邊，不准離開我！」

「不會的，小姐，我會一直陪着妳的！」

紋次郎聽到這裏，再也不忍心聽下去了，邁開步子，他又開始向前走。這對男女已準備殉情，制止他們也沒有什麽用，再說他們如果不死的話，可能還會造成更大的悲劇，忍受着更大的痛苦！

同時，這件事與我紋次郎有啥干係？紋次郎一面安慰着自己，一面想加快腳步離開這裏，但是，他還是狠不下心，自管自的走。

「小姐，妳就快下決心吧……」男的又開始苦苦哀求。

「不要叫我小姐，叫我阿紅！」女的已有點歇斯底里的尖叫着。

「阿紅……」

「啊！我好高興，死也滿足了！」

緊接着，女孩子低低的哀泣聲，轉成了痛苦的呻吟。然後，又傳來男的慘叫聲。

紋次郎再也忍不住了，一縱身跳入雜木林中。這個阿紅當然不可能是勘太郎的女兒阿香，但是，當他聽到阿紅的名字時，眼前却出現阿香的影子，想到阿香悲慘的命運。

他很快就在雜木林中找到那對男女，但此時那對行旅裝束的苦命鴛鴦，正緊緊地抱在一塊，成爲兩具死屍了，一個是二十五、六歲的男子，一個則是十七、八歲的少女。那個女的脚上用三尺長的毛巾緊緊地綁了起來。看來那男的是先用旅行刀在女的胸口上刺了一刀，然後自己再割喉自殺。

雖然，兩個人都已斷氣了，但鮮血還是泊泊不停地由傷口往外流。女的衣襟完全扯開了，露出了白嫩的肌膚，左邊的乳房完全浸在血泊中。望着眼前這副景象，紋次郎又想到阿香受傷的胸部。

突然，紋次郎在這對男女的屍體間，發現了一個荷包。一般自殺殉情的情侶，常會將所有的財產，都放在自己的屍體旁，好像是請求發現他們屍體的人，利用這些錢把他們埋葬起來。

眼前的這個荷包，可能也是這個意思，所以，才擱在兩個人的中間。但是，由於剛才臨死前的痛苦掙扎，把荷包給打開了，裏面的錢掉了出來。光看那些散在地下的小判（古時的日幣）大

約就有十兩，而荷包中還裝的滿滿的，至少有三十兩左右。紋次郎的心，突然快速地跳起來，這附近一個人都沒有，如果他拿走了這四十兩，可眞是人不知鬼不覺。

紋次郎又看了看那些散在地上的小判，他眞想伸手拿走這四十兩。

心裏的跳動愈來愈快，七上八下地拿不定主意，只覺得那些錢一直在誘惑着他。

我又不是要佔爲己有，我是準備給勘太郎的，如果他們得到了這四十兩，阿香可能就會得到幸福，以這一意義來看，這筆錢是發揮它最大的功用，相信卽使是死去的阿紅也會答應我如此做的。

紋次郎一面寬慰着自己，一面慢慢地伸出了手。

然而，只要再往前伸一寸，他就可以拿到金子時，他又躊躇了，還是不敢冒然行動。

這與偸竊又有什麽兩樣，何況又是偸這麽一對苦命的男女！

轉念一想，他還是不忍心拿走這些錢，甩了甩頭，紋次郎還是空着手離開了兩具屍體。以後又該怎麽辦呢？到底要如何才能籌到三十兩金子，雖然，眼前就擺着四十兩，但……。紋次郎一邊自問着，一邊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雜木林，又回到了大街上。

重又繼續朝着東方走去。

街上偶而也可以見到一、兩個行人的身影，天快亮了。紋次郎快步地走過了甲府。看來還是

只有去賭，否則一時去那裏湊三十兩啊！首先得先找點錢做本。他一邊走着，一邊在心裏盤計着。找點本錢還不是什麽難事，笛吹河不是正在召募造便橋的工人嘛！就去當一天的臨時工吧！一天就可以賺一百文！

雖然一百文並不多，但做賭本可就足足有餘了。只要手氣好，馬上贏個三十兩是不成問題的。當然，這並不是很好的辦法，但却是紋次郎唯一可行之路！他逕向笛吹河走去，要造便橋的地點早就選好了，兩岸也都搭好臨時的工寮。

這個工程大約需要一百名工人，首先在兩岸的河底打下木樁，然後在每四個木樁上同定一艘船。河旁也要綁上好幾艘船，上面再搭上寬兩間左右的木板，如此就可以通行了。

目前大概只有八十名左右的工人，因此，非常歡迎有人來報名，只要有人來應徵，既不問姓名，也不問那裏人，馬上就錄用，紋次郎這種年輕力壯的年輕人，當然就更受歡迎了。他脫光了上衣，把衣服與搭包都放在工寮中。

一咬牙，就走入了河中，河水冰涼刺骨，那份寒冷也超過他的想像，只覺得心臟都凍得痛，嘴唇馬上變成紫黑色，全身不停地打着抖。最糟糕的是在水裏面工作，無論多麽賣力地工作，也無法使身體暖和。

此時造橋的工作是分爲兩種：一種是在河床上打下木樁，另一種則是固定小船。每十五分鐘

輪班一次，原來在河中工作的人可以上岸，岸上早就生起五、六堆熊熊的火堆，讓上來的工人們可以取取暖，十五分鐘一到，這些取暖的人就再下河，換別人上來。這一整天都沒有休息的時間，上岩烤火的時候，就算是休息時間，連中飯的飯糰，都是利用烤火的時候吃的。這眞是最長的一天，所有的工人都在度秒如年，當然，也有不少人在半途就退出了，實在忍受不了那份冰凍。

好不容易在下午四點時，小舟都被綁好了，整齊地排成橫排。所有的工人都由河中走上來，現在要開始搬運木板，把木板一塊塊地放在小船上，然後，由正式的木工釘上釘子，並在木板的兩邊，以粗木圍成木科，以繩子緊緊地綁在木板上。

總算，在太陽下山之前，這座便橋造好了。

所有參加工作的工人，排成一長列，每人領到了自己的工錢一百文，以及一杯酒驅寒。然後，各自穿上自己的衣服，離開這裏。此時的紋次郎才又由光着上身的工人，變成行旅裝束的渡世人。

紋次郎仔細端詳着手中的一百文，可眞是得來不易。回想起今天的工作，確實是漫長難熬的一日，直到現在一想起，還會冷得直發抖。紋次郎緊緊地合攏了手掌，把那枚百文銅幣，緊握在掌中，心中不禁暗暗祈禱着，它能贏回三十兩金子，可不能讓這血汗錢輸掉啊！

這枚上面刻着「天保通寶」的百文銅幣，必須積到四十枚，才等於一兩金子，然後這塊一兩

金子積了三十倍，才有三十兩金子。紋次郎想到這，不禁合掌暗禱這枚古幣，馬上增加了四十倍。

正在他一心祈禱這枚古幣馬上變成三十兩時，突然直覺有人注視着他，抬起頭一看，果然在才搭好的便橋上正站着兩個男子，一眼就知是當地的渡世人，正對着紋次郎指指點點，不知在商量什麼。

此時，發現紋次郎已抬頭看見他們，慌得忙轉過身去，背向着紋次郎，愈發令紋起郎起疑。不過，他現在一心想賺三十兩，因此，雖然滿腹狐疑，却也沒再理會。邁開步子，他朝着甲府走去，他準備再到韮崎的賭場去碰碰運氣。走着、走着，他却發現剛才那兩個人居然還跟了上來。

夜幕漸漸地低垂了，天色全暗了下來。

一盞燈籠繞到紋次郎的前面就停了下來，一直跟在身後的那兩個男人，正誠惶誠恐地擋在他的前面，彎着腰向他一個勁地鞠躬。

雖然，他們倆都是一身渡世人的裝束，但腰上並沒有配帶着長刀，看來他們擋住紋次郎的去路，並沒有什麼惡意，紋次郎仍然一無表情，只是冷漠着注視那兩個人，並沒有開口問話。好一陣子靜寂，終於其中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下定決心似的，抬起頭，注視着紋次郎說：「對不起，打擾您了，請問兄台是否是上州新田郡三日月村的木枯紋次郎？」說完之後，兩個人都是一

臉緊張的神情，等着紋次郎的回答。

「是的！」紋次郎漫不經心回答着。

「在下安吉，是下石田德之助的子分，在那裏做代貸（代理貸元）。」這個男子聽了紋次郎的回答後，搶着先自我介紹一番。

「在下金太郎」另一個手裏提着燈籠的年輕小伙子，以一種畏懼的目光望着紋次郎，一邊低聲地說出自己名字。

「哦？是嗎」

紋次郎一面漫應着，一面想起他在韮崎賭場中所聽到有關下石田德之助的消息，不知道那三個差勁的子分中，有沒有包括眼前這兩位。

「請恕在下的冒昧，我們久仰兄台的大名，今日有幸在此一睹尊顏，斗膽想請兄台今晚移駕下石田，讓在下等略盡一點心意。」安吉堆滿了一臉諂媚的笑，對着紋次郎說。

「多謝二位的美意！」紋次郎嘴中雖然道着謝，臉上却仍然一點表情都沒有。

同時，他此時所說的「二位美意」，並不完全是領情、道謝，其中所包含的諷刺意味反而更強。因爲，這裏並不屬於下石田貸元的地盤，而是在甲州的大街上，紋次郎也只不過是一名過路的行旅罷了。安吉好歹總是稱霸一方的小頭目，頂着代貸的名號，結果却主動地請一位過路的渡

世人住宿自己家中，這與一般的小猾嘍在街上拉客有什麽兩樣，安吉這麽做，未免太失身分了。

而且，此時已經入夜了，按照渡世人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點燈之後，不可住宿於貸元的家中。看來他們已經被逼得走投無路，才會忽略了這條規矩，懇請紋次郎賞光，說來也怪可憐的。

因此，紋次郎原本還想幽他們一默的，結果想想，還是算了。

「那麽我就帶路，請跟我來！」安吉彎着腰說。

「在這個時候還打攪府上，不太好吧！同時，也太不知禮數了！」紋次郎少不得在口頭上推辭一番。

「那裏，我們的賭場現在可正熱鬧着呢！您不妨上那去玩兩把！」

安吉回答着。不錯！照規矩是不能在點燈之後，還拜訪貸元的，但如果只是到賭場去玩玩，却不在此限。也好？去看看他們到底在玩什麽把戲。同時，自己不是正準備到賭場去碰碰運氣嗎？紋次郎這麽在心中想着。

反正橫豎是爲了贏錢，因此，到韮崎的賭場與到下石田賭場也沒什麽兩樣，既然，在韮崎賭場的手氣一直不太順，換個賭場可能比較好，而且下石田賭場在距離上，可比韮崎賭場近多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隨你到下石田去玩玩吧！」紋次郎想到這裏，不由得點頭答應了。

「謝謝您，請這邊走！」

安吉一聽大樂，急聲地催着金太郎提着燈籠走在前頭，紋次郎就跟在身後。四個人一路上都默默無語，很快地就由甲府轉入身延山，大約再向南走了一里路，就到了下石田。

五

賭場中冷清清的，一個客人都沒有，看來安吉說賭場正熱鬧着，只是想把紋次郎誆到這裏來的謊話。

不過，賭場今晚雖然開場，但貸元德之助親分却很快就迎了出來，堆着一臉的笑，向紋次郎道歉，說今晚因事，所以暫停開場。

既然貸元都親自向自己賠禮，紋次郎也不好再說什麼。同時，他早就知道安吉請自己來的目的並不是爲了玩玩，一定是德之助與安吉早就計劃好了，在甲州街上閒逛，暗中物色一個劍術高明的渡世人，以幫他們應付難關。

安吉一眼就在造橋的工人中，發現了紋次郎，心想以紋次郎名氣這麼大的渡世人，却會爲了百文工錢，而在冰冷的河水中工作，一定是囊空如洗，急需一筆錢。

所以，安吉才壯着膽子上前引他來下石田。既然紋次郎是位上州出生的渡世人，當然特別注視禮數、規矩。因此，如果明說什麼事，他一定不會來的，只有以到賭場玩玩爲餌，引他上鈎，

紋次郎果然上當了。

紋次郎坐了一會，翠班德之助並沒有什麼表示，心想自己既然是抱着來贏錢的目的，才上這兒來的，如今，這裏並沒有開場，那只有到韮崎去看看。想着，便站起身，準備告辭，誰知德之助一見紋次郎準備離去，急得一直挽留他：

「貴客，請稍候再走！」

這位德之助貸元，空有親分的名字，一點親分的氣勢，風度都沒有。不但，身材矮小，其貌不揚，同時，目光狡猾，與其說他是親分，還不如說他是位在路邊，賣餅乾誘騙小孩的糟老頭。

「不敢當，我與府上一不沾親，二不帶故，怎敢擔這貴客稱呼！」紋次郎仍然一無表情地推辭着。

「不，您是我一直請都請不到的貴客，今日有幸承蒙光臨，請務必留幾天，讓我有略表尊敬之心的機會。」說完，對着紋次郎又是一鞠躬。

看來這德之助可還眞狡猾，硬挽留紋次郎，到時候紋次郎眞成爲他的座上客，領了他這份一宿一飯的恩情，他再請求紋次郎幫忙、出力，紋次郎又怎好拒絕。

「就請您留下吧！」

「我也在這求求您！」

「您就當做件好事吧！」

「在下在此有禮，請您答應吧！」

「貴客！請您幫個忙吧！」

正當紋次郎猶豫不決，不知該說什麽時候，站在德之助身邊的五位子分，却已一人一句地求着他，同時一矮身，五個人全都跪下了。他們是剛才領紋次郎來此的安吉、金太郎，以及梅助。蕭三郎、佐吉。面冷心善的紋次郎一看這五個大男人都跪在地上，一個勁地求自已幫忙，心裏更不知該如何拒絕。

「當然囉！我並不是故意套交情，強請您做我們的客人，然後以此求您幫忙，另外，我還會奉上一份謝禮的。」

說着，德之助已由懷中取出一樣物品，放在地板上。那是兩枚二十五兩的缺餅（元寶），一共五十兩的金子。紋次郎眼前一亮，深深地被那光燦燦的缺餅吸引着。就好像在沙漠行走的人，此時突然發現一彎清澈的溪流，再也離不開此地，再也掉不開貪婪的目光。他的思意已開始痲痺，無法理智清晰地分析事情了。

「不知道您想交待在下辦的是什麽事？」紋次郎眼中冒着渴望的目光，聲音嘶啞地問着。

「殺人！」德之助也壓低了聲音回答。

紋次郎不由得縐了縐眉頭，四下一片靜寂，每個人都緊張地等待紋次郎的回答。看來傳聞無誤，他們是因爲在笹子崖殺死了江戶來的商人，而又正好被人親眼目擊這場殺案。

如今石和的代官御陣屋，已通令四方追查下落不明的江戶商人，他們勢必將目擊者，一刀了結才能安然無事。但紋次郎在韮崎賭場已聽說這位目擊者，不但在甲州是大有來頭的人，同時武藝不凡，德之助這伙人不是他的對手，因此，只有重金聘請外地來的渡世人，將之殺死以滅活口。

說來德之助這伙人也眞可笑，他們殺了小商人，只是爲了追回被他贏走的四十兩金子，而現在却花了五十兩金子，雇一個殺手去殺目擊的證人，可眞是沒事找事。

紋次郎在這以前，從沒有爲了賞金而去殺人的，因此，此刻他的心情可眞彷徨不定，他急須眼前這筆錢，錯過了這五十兩金子，要再到那裏去籌這筆錢呢？但是，爲了這五十兩，難道就應幫助德之助等人，再去殺害一個無辜的人嗎？

但是，自已懷中只有一枚百文銅幣，如果離開這裏，到韮崎賭場，以這一百文做賭本，贏到三十兩金子，必須贏上一千兩百倍，這種可能性實在小之又小。

乾脆還是將眼前這五十兩交給勒太郎父女，才是可行之道，同時，也只有如此做了，對！就

這麽決定吧！

「對方只有一個人嗎？」紋次郎一咬牙下定了決心，但在問話的同時，却又不自覺地暗嘆一聲。

「對！只有一個人，同時是咱們甲洲出名的惡漢，平日無惡不作，您不必對他客氣，一刀了結他就算了！」德之助興奮地回答着，看來有希望了。

「哦！那傢伙長得什麽樣子？叫什麽名字？」

「這個您就不必多問了，只要在明日中午時分，攀過笹子崖，到阿彰陀海道的東邊……」

「然後呢？」

「到達阿彰陀海道東邊，您可以看到有座小橋，橫架在笹子河上。」

「嗯！」

「屆時，我自會派人引那傢伙出來，站在橋上，您不必跟他閒聊，只要長刀一揮……就可以了！」

「你是說只要在明天中午，到笹子河橋上，把站在橋上的那個人殺了，我就算是完成任務了！」

「不錯！就這麽簡單！」

「好！我答應！」

「哇！那眞多謝了！我們總算得救了！」

「不過，我可有一個要求，這五十兩金子我得先要！」

「這當然不成問題，像閣下這種有名氣的人，絕不會是出爾反爾的小人，我們相信閣下，您請拿去吧！」

德之助滿臉都溢滿了笑，而他那五個跪在地上的子分，此時也都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

「那就先謝了！」

紋次郎邊說着，邊拿起這兩枚缺餠，放入懷中。此時說不出心裏的滋味，只覺得這五十兩金子好重好重，壓得他透不過氣來。

第二天，天還未全亮，紋次郎就已由下石田村動路了，走過甲府時，正聽到神社裏的鐘聲敲了六下，現在才清晨六點。可能他要殺死的無辜者，已在昨晚和接到德之助派去的人所送至的消息，如今也正在趕路，預備正午十二點到達笹子河橋上。

紋次郎不忍再往下想，一心地趕路，只希望早一點了結德之助交待的事，然後，儘早趕到猿橋，把這五十兩交給勘太郎。想到這裏，他又伸手入懷，摸摸那安放在懷中的五十兩。

紋次郎一口氣趕過了石和、栗原、勝沼、鶴瀨，進入了駒飼，由駒飼走入攀登笹了崖的山路

。此時，紋次郎發現金太郎與佐吉的身影，正跟在自己的身後，當然，他們是德之助派來監視自己的。由笹子崖下來，就到了黑野田與阿彰陀海道。

山路一直通到笹子河畔，在河上的小橋正立着一個人，一動都不動，好像在等人似的，此刻正值正午十二點，雖然是大白天，但來往的行旅都到飯店裏去打尖，看來這個人就是自己此行的目的了！紋次郎一狠心，快步地走上前去。

「啊！眞是有緣！怎麽又在這裏碰到你了……」

回轉身的男子，一眼望見紋次郎，正以一種驚喜的口氣打着招呼，臉上露出懷念老友似的微笑。

他居然是神箭手勘太郎，紋次郎作夢都沒想到那名目擊者居然是弓勘，使他昧着良心，收下賞金的人是弓勘，而他拿了賞金要殺的人，居然也是弓勘。紋次郎費了好大的勁，才隱藏着臉上錯愕的神情。只怪自己大意，居然沒有排除目擊者是弓勘的可能性。弓勘在甲州的名氣本來就大，而且他的一手神箭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敵得住的。而自己居然沒想到是他。

「對不起！把你約到這裏來的是我！」說着，紋次郎就由懷中取出那兩枚缺餅。

「哦！原來是兄台把我約到這來的……」勘太郎愈發一頭霧水，不知紋次郎到底在搞什麽。

「是的，正是在下。不過，事實上，在下也只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而已。因爲，擔心你不

知道我的名字，怕你不會來，所以，才借用他人之名，把你約到這來。」

「哦！到底是什麽人，又託你找我有什麽事呢！」

「是這樣的，這裏是五十兩金子……因爲甲府幾個大老闆聽到阿香小姐受傷的消息，非常同情你的遭遇，也關心阿香小姐的傷勢，因此，託我送這五十兩金子當作阿香小姐的醫藥費，希望你千萬要收下，現在，我當面交給你了……」

「你這麽說，我可更糊塗了……」

「請代我問候阿香小姐，在下就此告辭……」

說完，紋次郎退後三、四步，然後一轉身，飛也似的走了，留下勘太郎一個人愣愣地站在那兒發呆。紋次郎頭也不回的往原路走，雖然，這些日子來，他一直擔在肩上的重擔已放下了，但他的心中一點也不覺得輕鬆，反而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空虛，充滿着他的胸中。

越過笹子崖、鶴瀨、勝沼、栗原。再往前走了石和宿場。此時，日已西斜，紅紅的夕陽正映照在笛吹河的河面上，把河水染成一片血紅，笛吹河神社第一天祭典已經結束了，所有的行旅都已投宿客棧。

一陣冷風吹過黃昏的街頭，剛才還熱鬧的非凡的大街，此時已見不到一個人影。笛吹河已橫在眼前，由今天起渡河不必搭渡船了，同時，爲了慶祝這三天的祭典，過橋還不收過橋費，甚至

連看橋人的小屋子都還沒有搭起來！

　但是，現在却有六個男人站在橋頭，擋住紋次郎的走路。想來金太郎與佐吉早就趕回去，告訴德之助等人，紋次郎並未依言殺了勒太郎，因此，德之助的出現，早就是紋次郎意料中的事，該來的，還是免不了的。

「你這還算是渡世人嗎？」德之助大聲地吼着。

「今天是禁止殺生的節目。」紋次郎仍然面無表情的冷靜着說。

「胡說，我們雖然明知自己全上了，也打不過你，但像你這種不講江湖道義的人，如果我們今天放了你，一定會被人取笑，今天絕不放你活着離開，喂！紋次郎！你可有遺言要說！」

　德之助說着拔出了長刀，他那五個手下也跟着一塊抽刀出鞘。紋次郎視若無睹地開始向前行走，這六個人忽地向左右分開，把紋次郎圍在中間。

「我無話可說！」紋次郎邊走着邊向他們說。

　此時，安吉、梅助、藤三郎已跑上前，擋住紋次郎的去路，阻止他繼續前進，背後的德之助、金太郎、佐吉三人也漸漸逼近。突然，金太郎與佐吉再也奈不住，首先發難，由他背後揮刀砍去。

　紋次郎把身子一旋，身後的披風，像布幔似的斜斜向上伸展。不知何時，紋次郎的右手已握

着一把長刀，刀已出鞘！只見他順勢一揮，金太郎與佐吉的身子哼都沒哼一聲，就向後一仰，落入冰冷的河中，河面泛起一陣漣漪，一股紅水由中間向四周漫延開去。前面三個人一視此情，更是百賁俱張，一起雙刀握手衝了上來。紋次郎一手握住梅助的右腕，另一隻手將自己的長刀，反手刺入藤三郎的腹部，藤三郎連一聲痛呼都沒有喊出，長刀就已刺穿他的背部。

「哇！」

　背後的德之助却在此時慘叫一聲，原來紋次郎在將長刀反插入藤三郎腹中時，身子並就勢一讓，安吉一時衝速太快，眼前突失紋次郎的身影，長刀却已收不回來，一刀就刺進德之助的胸膛。

　紋次郎再一掌推開梅助，反腳踢開藤三郎，並借力拔出插在他腹部的長刀，順勢就砍向安吉的頸子。這些動作說來長，其實全只是在一剎那之間就完成的，只見德之助與安吉，互相跌抱着落入笛吹河中，一陣水幕濺得好高，好高。

　先一刻被他一掌推開的梅助，此時，心膽喪俱，掄起長刀斜向地衝了上來，希望能乘紋次郎不備，一刀結束了他，沒想到眼明手快，以披風打落了梅助的長刀。亦一手將自己的刀刺入梅助下腹。隨着紋次郎拔出長刀，梅助的身子一陣踉蹌，往後跌撞幾步，一個倒栽葱跌入河中。

　紋次郎漠然地將長刀入鞘，開始過橋。暮色更濃了，夕陽最後一絲餘暉在笛吹河的河面亮出

幾道亮紋。紋次郎一面慢慢地走着，一面探手入懷取出他參加這座便橋搭建工事所得的百文銅幣。

然後，他將竹箭移到口中，由竹箭中空的部位吹出一縷枯木在強風中顫抖的聲音，隨着聲音，竹箭已脫弓一般地飛了出去。在這竹箭飛出之前，他已屈指將手中那枚百文銅幣彈了出去，竹箭正好通過銅幣中間的四方洞，揷在便橋的欄杆上，在暮色中搖晃着。

度過便橋的木枯紋次郎，一個人孤零零的身影，已逐漸地消失在黑暗的街道上。

明日又天涯

一

無論抬頭向那個方向看，都是綿延千里的高山峻嶺。

尤其是北方與東方的峻嶺，更是高聳入雲，險峻萬分。北方是遼濶的飛驒山地，東方則是有名的木曾羣峰。南方也是一連串的高低山嶺，一直逼近東海道附近。

只有西面的山峰坡度較緩，越過這座山頭就是濃尾平原。當然，現在這裏還看不到濃尾平原，因爲這裏是中平道，是這座山峰中最險峻的一段路。

過了大井，視野就愈來愈遼濶。大井就是現在的惠那市中心，在天氣晴朗的時候，在這裏可以看到遠方的西行坂與七本松坂。

在這一帶，天氣已放晴，四周的景色絕妙。

登上琵琶嶺後，通路又開始險峻難行，到處都是岩石上下大約長十丁左右。由坡路朝着丑寅方位望去，可以望見木曾山的山嶺，北方則是加賀的白山，露出於飛驒山的山峰上，西邊可以望見伊吹山。

過了七本松坂後，就進入卷金村，此時有兩條分叉路，一條是朝向正西方，另一條則是通向西南方。中山道是朝着正西方這條街道的。西南方那條街道則可通至美濃路，這條街道又叫做伊勢街。

這條伊勢街經過名古屋、淸須、墨侯、大垣，然後再於關東方與中山道會合。在卷金的分叉路上，還立着一盞石燈籠。此時正有兩個渡世人先後望了望石燈籠，相繼地走入伊勢街。

連接中山道與東海道的伊勢街道並不算是偏僻，它直通向年俸六十二萬九千五百名的屈張中納言（官名）管轄下的名古屋御城 ， 在這條街道的前面則是一座年俸十萬石的官員所屬的城堡——大垣。

過了名古屋城，就已到達全國公認客棧最多，設備最完善的東海道宿場。同時，此地還是各方善男信女到伊勢廟進香的必經之途。

經由中山道，由東方來上香的香客們，以及經常在名古屋聚集的尾張歲士們，和以名古屋、大垣爲交易中心的行商們，大多是利用這條伊勢街。所以，伊勢街雖然不是什麼主要的大街道，

但是來往的行旅非常多，路邊的客棧也相當的大。

不過，倒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是非常熱鬧，還得看季節而定，卽使是一天之中，也有熱鬧、冷淸的區別。因爲，這畢竟只是條羣山環繞的街道，雖然有幾家不算少的客棧，但客棧數量畢竟有限，並不是隨時都可能投宿的，常會碰到客滿的時候。再加上冬天的木曾路又艱難難行，所以，遊人也不太多。

此時正値下午四點左右，天色卽將暗了下來，因此，如果不是四處流浪慣了，可以露宿的人，是不太可能走上這條街道的。

天氣雖已放晴，但到底是入冬了，刮來的一陣陣冷風，實在冷冽難當，令人由心底寒出來，遠處的山峰已覆蓋上一層白雪。走在前面的渡世人， 正彎着腰， 以三度笠抵擋着迎面而來的冷風。

他用另一隻手緊緊地合攏披風。黑色的手腕纏布與腿上的綁腿，早已髒的像抹布似的，三度笠上也有着好幾條裂縫，這個身材瘦高的渡世人，還在腰間揷着把長刀，朱紅色的刀鞘，以精鐵製成的刀環與刀鐺，嗯！看還是把名刀呢！

他，容貌長得還算端整，但却一點表情都沒有，黯淡的眼神，似乎對任何事都不關心，但有點却又露出一絲尖銳的目光。他那股冷酷，悽厲氣質，形成他獨特的氣派，在他的左頰上，還有

一道不太長的刀疤，更平添幾分冷漠。

他的口中還咬着枝竹箭，那是一枝一望即知道是他自己創成的竹箭，一頭尖，一頭粗，大約長五寸。此時，他正在寒風中瞇着眼睛往前走，已經長出短髮來的月代，明顯地可以看出正在寒風中顫抖。

也許是急着找個安身之所，以避寒風，此刻他正大步地走着。

離開劵金已有二里（八公里左右），即將到達釜戶的宿場，就是現在的釜戶溫泉。渡世人好不容易才喘口氣，抬頭望望釜戶的西方。西方的天空一片通紅，又是夕陽西下。落日的餘暉將他孤獨的身影，照射在地上，拉得好長、好長，愈發顯得冷清、寂寞。

他的前面是六個人的身影，看來那六個人是結伴同行的行商，全是行旅打扮，可能是準備到名古屋城做生意。他們六個排成一橫排，正好把整條路給佔滿了。

由後面快步趕上來的渡世人，正好被擋住了去路，無法走到前面，雖然不太高興，但也只好放慢了脚步，跟在後面，這些行商們今晚可能要投宿釜戶已近在眼前，他也無須太着急。

「據說爲了這件事，人家還懸賞百兩金子呢！可眞是大方！」

「就是啊！眞痛快！」

「到底不愧是宮中最大的木材商，出手就是與人不一樣，够氣派！」

「其實對他那種萬貫家財的尾張屋來說，百兩黃金實在不是什麼大數目！」

「話不是這麽說，百兩黃金對他們來說，雖不過是九牛一毛，但對一般人來說可是一筆嚇人的重賞呢……」

「所以，才會轟動全市。這一陣子東海道與木曾路來往的人幾乎都在談這件事。」

這六個商人，正你一句、我一句地扯得好起勁。

一點都沒覺察到這些話全傳到身後那位渡世人的耳中。但是，這位奇怪的渡世人，冷着一張臉，一點表情都沒有，既不對那件事感興趣，似乎也未爲那重賞而吃驚，甚至連頭都沒抬一下，一直跟在他們身後。

「聽說這個重金懸賞的人，是尾張屋的少老闆，排行老二，名叫宗助。」

「年紀嘛，大約三十一、二歲，據說還是個渡世人呢！」

「哦？有這種事！身上還有沒有其他特徵？」

「有，有，在他的左手有一塊燙傷的疤痕。」

「左手有燙傷的疤痕……」

「眞奇怪！他既然是尾張屋這種老字號的名店的少爺，應該從小就過着養尊處優的日子，怎麽會變成渡世人，在外流浪了十五年呢？……」

「話可是這麼說啊！你沒聽人說愈是有錢的人家，愈容易出敗家子！」

「聽說尾張屋共有二位少東，大兒子叫平吉，老二就是宗助，雖是一娘所生，但個性却完全不同。平吉乖巧聽話，對父母尤其孝順，老二宗助就個性頑劣，桀驁不馴。」

「所以，做父親的一直就只疼愛老大，討厭老二，對老二宗助的態度非常冷漠。」

「眞的是，同樣都是自己的兒子怎麼可以有如此大的區別呢？」

「就是啊！所以，宗助就愈發的壞，什麼壞習慣他都要沾一手。」

「聽說他十五歲就開始嗜賭！」

「十五歲！這未免太早了一點吧！」

「後來，尾張屋的老闆大怒之下，認爲自已家中不允許出這種敗家子，所以，召開親族會議，當衆宣布與宗助脫離父子關係，將宗助逐出家門。」

「哦！原來宗助是這樣才離鄉背井，成爲一個浪跡天涯的渡世人啊！」

「一點都不錯！可是現在做父親的又後悔了，想找同十五年前被自已逐出家門的兒子。」

「事隔十五年了，想找離家的兒子，則不啻於海底撈針嘛！」

「就是啊！十五年，這中間變化不知有多大，也許宗助現在出現在尾張屋，做父親的可能都認不出來呢！」

「也許宗助早就死了！」

「如果他沒有死，而又恰好聽到這個消息趕了回來，那才算是幸運呢！」

「尾張屋的老闆可能就是還存着那麼一絲的希望，因此，到處張貼佈告，宣稱只要有人報知宗助的下落，就賞百兩金子。」

「聽說已有五十多個人，趕着前去通報消息，希望能獲得這一筆重賞呢！」

「我猜一定沒一個能說出宗助的消息，大部分都是胡編些謊話，目的還不是爲了那筆巨賞。」

「就是啊！聽說沒一個人提出的消息有用。」

「哼！最可笑的是居然有人厚着臉皮，自稱是宗助，到尾張屋去，希望能繼承尾張屋諸大的財產。」

「居然有這種無恥的人！」

「哈！這種人還不少呢！聽說每天都會出現一個假宗助，到尾張屋去認父親呢！」

「那做父親的如何分辨眞假呢？到底分離了十五年啊！」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

「哦！就是以你剛才所說的左手上的燙傷，作爲辨認的記號啊……？」

「對！只要一看這塊燙傷，做父親的就知道此人是不是自己的兒子了。」

「原來如此！」

「可是來的人，通常都是些為了錢，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渡世人。所以，尾張屋每天都要花不少錢打發那些前來提供消息，以及自稱是宗助的渡世人呢！聽說每個人都得給二米（江戶時代的貨幣單位，等於十六分之一兩）呢！」

「哇！花費可不少嘛！」

說到這裏，這六個商人同時地停下脚步，原來他們已來到釜戶宿場中的桔梗屋前面。他們一面喘着氣，一口口白煙在多夜中看來分外的顯眼，一面懷念似的望着桔梗屋前已點上的燈。

「總算給我們走到了！」

「可不是嘛！好遠的一趟路，要不是沖着咱們是這裏的常客，每一回做買賣，都會在此住店，我才不走這麽老遠的路，上這家客棧呢！」

「在這裏，我覺得特別親切，進去後，洗個澡，再喝一杯，比什麼都舒服！」

「就是啊！好久沒有來了，今晚可得好好享受、享受！」

「好主意！」

「對！今晚我們就以這裏的高山明月下酒吧！」

幾個商人亂糟糟的邊說着邊跨入客棧中。他們甚至沒有發現身後一直跟着個落寞的渡世人。

而這個古怪的渡世人，似乎希望這些商人早點住店，一點都不在乎自己一人趕夜路，此時一見前面這批擋路的討厭鬼都不見了，才舒服地嘆了口氣，加快了脚步，走過釜戶宿場。

愈來愈暗的街道上，早已看不見行人的踪影。遠處的天邊也會暗了下來，山峰變成一團團黑影，風早就不再吹了，靜悄悄的街上一聲聲音都沒有。

月亮出來了。

街道沐浴着明亮的目光，像條白帶子似的。此時只有渡世人孤零零的黑影在白帶子上移動着。由他的神態看來，他似乎已遠離了這個世界，遠離了人類，一人活在另一個世界上。大約又走了二里多路，終於在路邊發現一個小小的祠堂。

祠堂的後面是一間快要腐朽倒塌的小木屋，這就是他今晚安身之所。

他拾了些枯枝、腐木，生了一堆火，然後就在火堆旁坐了下來。長刀仍緊緊地抱在懷中，倚着牆，他舒服地吐了口氣，看來他眞是過慣了這種生活，甚至在這三更半夜的荒山野地，他都謹愼地在牆與背部之間墊塊厚木板，以防有人由屋外一刀刺殺他。

等一切都安排好之後，他才放心地閤上眼。

今晚不但沒吃點什麼，甚至連水都沒喝，肚子早就餓得咕咕地叫，但他一點都不在乎，只舔

了舔嘴唇，努力地想使自己入睡，這種有一頓沒一頓的日子他早就習慣了。

一個小時過去了——。

突然，似乎早已熟睡的渡世人，陡地睜開了雙眼，眨也不眨地望着黑暗的屋外。可憐這間小屋，雖有門口，但大門早就不知到那去了，黑漆漆的屋外，一眼就可發現空洞洞地什麼都沒有。但是，直覺告訴他外面有人！

不久，一個人慢慢地探出了頭，偸偸地往屋內瞧着。他也是一身行旅裝扮的渡世人，也就是比先前這位口含竹箭的渡世人，晚一步進入伊勢街的渡世人，看來只有二十八、九歲的模樣。

「對不起，打擾了……」這個後到者，向屋中的渡世人搭訕着，同時，可能是因爲太冷了，他的身子一直抖個不停。

屋中那位古怪的渡世人，對他的搭訕似乎充耳不聞，一句話都不說地注視着他，冷漠的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

「剛才我打這經過，發現裏面有火光，所以，就不由自主地來了，外面實在太冷了，我想在你這兒打擾一晚，不知道方便不方便！」他一面說着，一面不待別人回答就走進屋來。

「你請自便」先到的那位渡世人冷冷地回答着。

「那眞謝謝你了！」說着，他已迫不及待地蹲了下去，加些樹枝與木板在火上，把火弄得更

旺地。

「唉！眞舒服！這火影眞可愛！」

望着熊熊的火堆，他像要一把擁抱住似的笑着說，滿臉顯出很舒服的表情。突然，他一眼瞥見走到那位渡世人口中所咬住的竹箭，笑容由他的臉上消失了，眼睛中露出懷疑與畏懼的神色。

「請問閣下是……」他緊張地擠出幾個字。

「對不起！我要睡了！」先到的渡世人，却閤上眼，放鬆全身的姿勢。

「對不起！請恕在下冒昧，兄台可是上州新田郡日月村的木枯紋次郎……」他再也忍不住，傾着上半身，隔着火堆問着。

「是的！」木枯紋次郎不大耐煩地張開眼睛。

「啊！眞的是嗎？我久仰兄台大名，早聽人描述過兄台的模樣，只可惜無緣一見，沒想到今夜在此相遇！」

「明早我要很早動身，請恕在下要睡啦！」紋次郎再一次地說着。

「我是尾張無宿（流浪）的白帆宗助。」誰知這位二十八、九歲的渡世人却與奮地毫無睡意。

「對不起！請恕在下失禮，我不起身與兄台見禮了。」紋次郎敷衍地說着。

「在這荒山野地，還有什麼禮數可談，兄台別介意，儘管睡吧！」

「那麼我就不客氣了，我要睡了！」

紋次郎用眼角餘光瞄了下那位自稱白帆宗助的渡世人的左手，然後閤上了雙眼，因爲他聽到對方自稱是尾張的宗助，而想起先前在街上所談到的事。

聽剛才那幾個商人說，目前尾州屋正在懸賞十五年前被逐出家門的二兒子宗助，年紀大約有三十一、二歲，左手上有塊燙傷。

現在眼前的這位流浪漢，也叫做宗助，同時是尾張人。

但是，他看來却一點都不像是傳聞中的那位少老闆。如果說這位白帆宗助有三十一、二歲，未免太老了點，他怎麼看都不像是三十多歲的人，最多只有二十八、九歲，同時，他的左手也沒有燙傷的痕跡。

二

其實，紋次郎對於眼前這個人是否是眞的尾張屋少老闆宗助，一點都不關心。因此，對於宗助先前不停的問話，實在感到不耐，但是，對於宗助那種熱烈的態度又不好太冷淡，最後只好以溫和而客氣的態度，明白地告訴他自己的心意。

對於紋次郎來說，不論對方是誰，他都沒有閒聊的習慣，他習慣孤獨，也喜歡孤獨，他一點都不贊成「同船共渡是五百年前修來的緣」，在他認爲兩個人只是湊巧同宿於野地，一點關係都沒有，天亮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們還是兩個陌生人。

因此，他做人的原則一向是獨來獨往，他並不渴望朋友，也不希望有人與他同行，在這世上，他甚至沒有一個可以親密聊天的朋友。也就因爲如此，他對宗助熱切的態度並不太以爲然，在他想現在既然是休息時間，就應該各睡各的，好好的睡飽了，明天才可以繼續趕路。

然而，紋次郎的原則，習慣似乎對宗助一點影響都沒有，甚至連紋次郎那種拒人千里之外的口氣與不耐煩的表情對宗助來說，都毫不起作用。他一點都不體會紋次郎的心情，仍然自顧自的說着。

「我說紋次郎兄，您的大名小弟眞是如雷貫耳……」

白帆宗助邊說着，臉上邊露出滿足、崇拜的笑容。一張久經風吹日晒的臉，雖然黑得發亮，但五官端正，長得還很英挺。由他的面相來看，應該是出身高尙，是位好人家的子弟才對，不知爲何成爲無家可歸的渡世人。

也許是因爲他生性樂觀，凡事都比較看得開，不太鑽牛角尖，所以，外表上就充滿了爽朗、愉快的氣息，一看就給人好感，覺得不會是無賴之徒，胸無城府的模樣，更令人樂於親近。

「我這個人別的都好，就是有一個毛病——愛流汗，常常莫名其妙的就一身大汗。」

宗助一個人說得可樂着，一點都不在意紋次郎閉着眼睛，也不知是否睡着了。紋次郎更妙，既不張開眼睛，也不哼一聲。

「每次我在賭場的時候，只要一看到骰子，就開始流汗，而且只在胸口流汗，汗水直往下腹部淌，眞是討厭死了！」

白帆宗助對於紋次郎的沉默，毫不在意，仍然一個人說得起勁。

「最後沒辦法，只好在賭場時，就拿一張白紙貼在胸前，以免汗水直往下流。結果，道上的朋友就稱我『白帆宗助』，因爲，我貼胸前的那張白紙，看來就像是船上的白帆。」

說到這，他似乎才發現紋次郎一直沒有回答，可能是睡着了，因此，仔細地打量着紋次郎的臉孔。

「紋次郎兄……」一面低聲的輕喊紋次郎。

紋次郎仍然沒有反應。

「說來眞洩氣，您可別見笑，我實在是餓不住了，不知您那有沒有吃的，能不能分給我一點？」

這次紋次郎有了反應，但也只是閉着眼睛，搖了搖頭。

「您也沒有嗎？不怕您笑，我荷包早就空空如也，所以，由今天早上一直到現在，沒吃一點東西，餓得我眼冒金星。」

宗助邊說着，邊拿着枝燒焦的樹枝，臉上露出一種飢渴的表情。

「我也跟你一樣！」紋次郎淡淡地開了口，但眼睛仍然沒有張開。

宗助四下打量着，發現小屋中確實沒有吃過東西的痕跡，這才嘆口氣，失望的說：「那我們還眞是同病相憐啊！」

也許是發現沒有東西可以吃，宗助那股活力很快地就消失了，話也愈來愈少，最後終於完全沉默了。不一會兒，紋次郎就感覺到宗助躺了下來，不久，就聽到他均勻的鼾聲。

最後，紋次郎也漸漸地睡着了。

等到他再醒過來，張開眼睛一看，外面的天色已呈灰暗，大概天快亮了，雖然沒辦法確知現在到底是幾點，但紋次郎依經驗判斷總在清晨四點左右。因爲，每一次他決定一早動身時，第二天一定會在四點左右醒過來，這早已成爲他的習慣了。

紋次郎站起身，配好長刀，再披上披風，然後，將背包掛在右肩上，接着蹲下身在草鞋上打好結，最後，戴上三度笠，準備動身了。

「這麼早，您就要走了啊！……」白帆宗助慌得睜着睡意仍濃的眼睛說。

「是的，我先走一步，失陪了……」

說完，紋次郎看都不看宗助一眼，就大步地跨出了小屋。四下仍一片黑暗，他離開了小祠堂，走上了大街，刺骨的寒氣，讓他打了個冷顫，鼻中呼出一團團的白氣。他加快了脚步，經驗告訴他，只有快速地行走，才能使身子暖和，因此，他跨着一定的大步，不斷地向前走。大約走了二里左右，來到池田宿場時，四周的景色開始明朗了，天邊也染成一片藍色。

由池田的街道就要開始爬坡了，因爲前面已是綿延千里的千脈地帶，池田就位在這廣濶山地最外圍的地方。越過內津崖，對面就是澳尾平原。同時也表示已由美澳進入尾張境內。

池田就是現在的岐阜縣多治見市，內津則是現在的愛知縣春日井市。有名的內津溫泉就在這裏，附近並已修有通汽車的公路。不過，在以前，越過山崖，所看到的內津只不過是一偏僻的宿場而已。

池田距離內津大約有一里八丁的路。紋次郎一個人在彎曲的山路中走着，一口氣爬上了山頂，但視野仍然不太遼濶，因爲附近仍是起伏不定的高山，只有在遠處的東方，一大片平坦的平原，呈現在灰濛濛的雲霧中。

在走過內津宿場不久之後，紋次郎就離開了大街，走向右邊的一個小溪谷，溪流並不深，紋次郎站在一塊露出水面的岩石上，全神貫注着注視淺淺的河床。

這裏是內津河的上游。

水流得很急，因此，魚並不多，但總算給他等到了一條。只見紋次郎將咬在口中的竹箭移向口唇的正中央，然後由竹箭的中空部位吹出一口氣，於是竹箭如矢一般地飛了出去，一下子就揷入正在往下游的魚背上，負傷的魚一個勁地在淺水處潑刺地掙扎着。

紋次郎俯身連魚帶箭地拋向岸邊的岩石，然後自己再跳上岸。這是一條長約三十公分的魚。紋次郎迫不及待地在岸邊生了堆火，然後就拿着竹箭烤魚，甚至還未全烤好時，他就已等不及咬了一口魚肉。他實在餓極了，已一整天一粒米都沒下肚。

狼吞虎嚥地一下子一條魚就只剩下魚頭與魚尾。紋次郎意猶未盡地將魚骨在火上烤黑之後，又放入口中慢慢地嚼着。等能吃的都吃光了之後，他這才用點水把火熄了，爬上山坡，朝着大街的方向走去。

就在山路的途中，紋次郎一眼瞧見一棵生在路邊的蘑菇，他一手就摘了下來，一直到上了大街，他這才仔細地迎着陽光看着這棵蘑菇，形狀雖與一般的蘑菇相似，但缺乏水份，非常乾燥，拿近鼻端一聞，一股難聞的刺激性臭味直撲鼻，八成是棵毒菇。紋次郎順手就把它扔在路邊，快步地朝着山崖走去。一陣刺骨的冷風迎面襲來，紋次郎不由得彎了腰，拉了拉披風。

山崖下就是坂下宿場，由坂下再往前走一里二十丁，就到了名古屋城下街。名古屋城是屬於

年俸六十二萬九千五百石的尾張中納言的城堡，在其城下聚集着一千一百五十七戶人家，人口共四千一百八十八人，另外，水地經常還徘徊着許多由四處流浪而來的渡世人。

不過，這裏並不是渡世人駐足之地，他們必須盡快地走過名古屋城下街，然後朝着西方或東海道宮走。名古屋距離東海道宮只有二里路，渡世人在此是不受歡迎的，因此，最好還是到東海道宮去，那邊對他們比較安全。

這裏所指的東海道宮，就是現在名古屋市內的熱田神宮。不過，在當時，熱田神宮與名古屋並無關係，完全是個獨立的宿場街，而被大家簡稱為『宮』。當地的民家與人口，僅次於伏見、大津，是第三大都市。

但事實上，如以繁華熱鬧來說，宮却稱得上是東海道最熱鬧的地區，同時它也是全國最大的宿場街。連接東海道與中山道，由陸路可通到名古屋、佐屋；由海路可通到桑名、四日市。四方人口都滙集於此，是交通要道，終日熙來攘往的人潮不斷，非常熱鬧。

在這裏甚至不知道什麼叫做蕭條，一年四季生意都非常興隆。無論是做那種生意，財源都是滾滾而來，每天都不知道要收入多少現金。而在宿場街上的每一家客棧都住滿了富商、巨族，到處都是一片朝氣蓬勃的景象。住家約有二千九百三十四戶，人口一萬零三百四十二人，客棧高達二百四十八家。

紋次郎決定由名古屋城下街走到宮去，然後再由東海道朝東走。

「紋次郎兄！」背後突然傳來一聲叫喚。

這裏距離拔下只有一里路了。紋次郎仍然不停下脚，一邊回轉頭去看呼叫他的人，事實上，他早就聽出來這是白帆宗助的聲音。但就在他一眼望見追在身後的宗助時，他猛的停下了脚。因為他發現追上來的宗助，似乎不太正常，脚步蹣跚，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同時露出一臉痛苦的表情，正踉踉蹌蹌地向他求救的走來。

「紋次郎兄，您身上可有帶着解毒藥？」

宗助邊說着，邊已倒在紋次郎的脚邊。滿臉大汗，發紫的嘴唇正痙攣着顫抖，雙手撫着肚子，一看就知道他是誤吃有毒的食物。

街旁的左邊正好有一座新蓋成的繪馬堂（佛堂），規模還相當大。紋次郎把雙手托在宗助的脅下，就這樣半拉半拖的拖進了繪馬堂。然後，再將宗助抱起，放在繪馬堂的木板上，讓他躺好。

「能吐的我已都吐出來了，現在只要替成解毒就好了。」宗助一面揉着肚子，一面忍着痛說。

紋次郎解開自己肩上的褡包，拿出包在紙包中的草藥，這是以一些藥草、樹皮，鍊製而成的

土藥，對於解毒、止痛，具有奇效。

紋次郎端了碗清水，伴着草藥，讓宗助喝下去之後，宗助才放心似的嘆口氣，放鬆四肢地躺了下去。紋次郎這才又披上披風，掛好褡包。

「您該不會又要走吧？」宗助張開眼睛，滿臉無依無靠的可憐蟲似的望着紋次郎說。

「對不起！我要趕路，還是要先走一步！」紋次郎似乎一點都不爲他哀求的神情所感動，仍然一點表情都沒有的回答着。

「您不能這麼見死不救地扔下我就走啊！這未免太無情了吧！」

「我已經給你服下解毒藥，現在你只要在這裏躺一會，馬上就會復原的。」

「不能等到那個時候，您再走嗎？」

「事實上，這件事與我並不相干，請恕在下難以答應！」

「請慢一點，紋次郎兄，我並不是存心說您不對，但是我中毒的事，您却不能完全說與您無關。您可知我是爲什麼中毒？」

「毒菇嗎？」紋次郎突然想到自己隨手扔在路旁的那棵蘑菇。

「我一直走在您的身後，看到您遠遠地由山崖上下來，隨手把一樣東西丟在路旁，等我走近一看，發現那是一棵蘑菇，我心想您一定是在山上飽食一頓蘑菇，這一棵一定是吃不下了，才扔

在路旁。說出來實在不太好意思，我由昨天早上就沒吃東西了，實在餓得難過，所以，就把這棵蘑菇撿起來吃了，誰知它是有毒的。說到這我不得不埋怨您，既知它是有毒的，爲何不將它丟到河裏去呢？」宗助有氣無力地一口氣說出中毒的經過。

紋次郎聽完，低頭不語，因爲宗助說得確實有理，他沒有分辯的餘地。

「聽說毒菇最傷人元氣，等會就算是肚子不痛，但腰部與四肢都還會麻痺，大概這一兩天內是不能行動了。」

宗助一面說着，一面已試着想站起身，但下半身早就輭弱的使不出一點勁來。事實上，腰部與雙腿的麻痺感還在逐漸加強。

「那你到底要我怎麼辦？」紋次郎無奈地望着宗助問。

「我一向也是個獨來獨往，無依無靠的渡世人，因此，很了解您想早點離開我，一個人趕路的心情，但是，我實在沒辦法，只好請求您一件事。」宗助說着，說着，原來開朗的臉，也黯淡下來。

紋次郎一言不發地等着他繼續往下說。

「其實，我也一心地在趕路，想早點趕到宮裏去，然而，現在一切都完了，動都動不了，不知那天才能到得了宮。所以，我想請求您，就算是拖，也要把我拖到宮裏的尾張屋去。」宗助一

邊手脚無力地躺在那，一邊神色黯然地要求着紋次郎。

紋次郎雖然聽到宗助提到宮裏的尾張屋，但神色一點都不變，仍然保持着一無表情的臉孔，一言不發。

「紋次郎兄，不知您是否聽到有關尾張屋的消息，就是街上衆口紛云的尋人啓事那件事？」

「詳細的情形，我並不知道，但倒是聽人談過……」紋次郎終於開了口。

「我也不太了解詳情，但爲了這件事，無論如何我一定得去趟尾張屋。」宗助說着，邊抬手去抹去臉上的虛汗。

如果說眼前這位白帆宗助，就是尾張屋的少老闆，任何人都會認爲這是謊言。因爲，白帆宗助不但年齡不符，同時，左手上也沒有燙傷的痕跡。

就在此時，繪馬堂的裏間，突然起了一聲騷動。

三

原來在這繪馬堂中早就有五、六個人，看見紋次郎拖着宗助進來，這五、六個人就一塊地躲了起來。由於這間繪馬堂相當大，如果有人存心躲起來，只要不發出聲來，是不容易被別人發現的。

現在，這幾個藏在裏間的人，可能聽了宗助的話，再也忍不住了，一起採取行動，邊喊邊站出身來。

繪馬堂的裏間格子門，被粗暴地左右拉開了，五個手腕、脚踝都纏上纏布、綁腿的漢子，脚上穿着草鞋，腰配長刀，肩披行旅披風，凶神惡煞似的出現在紋次郎與宗助的面前。

看他們的打扮儼然是渡世人，但紋次郎等心中雪亮，知道這只是一夥流浪各地的混混們，他們窮極潦倒雖打扮得像是渡世人，但完全不講渡世人的規矩。

有的時候，他們的作風是有點像渡世人，但大半時候，他們幹的都是些惹人討厭的事，諸如：開賭場、偸竊、搶刼，無所不作。甚至只要有人出錢，殺人放火他們都幹得出來。在渡世人之間大半會發生些過節，如果此時想找人打羣架，只要有錢，就可僱上一大羣這種無賴漢。

宗助一見他們來勢洶洶，慌得忙想作勢防衛自己，無奈全身虛軟得動彈不得。紋次郎却只是在他們出現時瞥了一眼，然後就一動不動，看他那種冷漠的眼光，好像他一點都不把這羣人放在眼中。

「剛才咱們五個人可睡得正甜，却被你們兩個給吵醒了，你們說該怎麽辦？」

站在中間的大塊頭，一邊聳着肩大聲地說着，一邊還朝地上吐着痰，以增加自己唬人的氣勢。

「而且講的什麼話嗎？讓爺們聽了可眞不舒坦！」

站在右邊的一個男子，也跟着在一旁打起邊鼓，這個男的前額還有一道刀痕呢？

「剛才說要到宮中尾張去找人的是誰？說得倒頂好聽的，也不瞧瞧自己什麼德性，也要上尾張屋去，到底是你們兩個那一個說的啊？」

大塊頭一面說着，一面還交互地輪流打量着紋次郎與宗助。

「是我！」宗助躺在那兒回答。

「是你！好傢伙！可眞會胡說八道……」說着，大塊頭已向前走近了二、三步，忽的一伸脚踢了下宗助的腰部。

「啊！」宗助一聲悶喊，人已由繪馬堂的木板上，跌到地上。

「貪吃鬼，八輩子沒吃過東西，居然連毒菇都吃，瞧這會兒站都站不起，眞他媽的，跟軟脚蟹似的！」大塊頭一邊還眯着眼嘲笑他，其他的人就好像在等這一刻似的，發出哄堂大笑。

宗助耳聽衆人的嘲笑，但却一點力都使不出來，只好恨恨地抬頭望着紋次郎，誰知紋次郎一副漠不相關的表情，看來是不可能爲自己出頭，只有咬着牙，攀着木板，用盡力才抬起上半身。

「你可還眞有點膽子，敢自稱是宗助，要到尾張去冒充少老闆，就憑你這塊料！」大塊頭一邊睥睨地由上至下地打量着宗助那副狼狽像。

「不錯，我就是這麼打算，你又拿我怎麼樣？」宗助雖然還有點緊張，但已漸漸恢復了冷靜，是可忍，孰不忍，決定與這個大塊頭周旋到底。

「小子，我勸你趁早別作白日夢了，傻小子！」

「你認爲我到尾張屋去是作白日夢、是傻瓜？」

「那當然囉！你難道沒聽人說尾張屋的少老闆有三十一、二歲，你小子多大了？」

「我今年二十九歲！」

「哈！單憑這一點，就知你小子是冒充的，還是別去尾張屋吧！何況你的左手也沒有傷痕！」

「不錯，我的左手是一點傷都沒有！」

「這不就對了嗎？傻瓜，你沒有一項符合宗助的標準，爲什麼還要去尾張屋，你當尾張屋老闆是三歲小孩啊！最近，尾張屋是每天都會出現假宗助，但那些冒牌貨可比你要高明多了。」

「比我高明？這話怎麼說？」

「聽說這些到尾張屋去的冒牌貨，至少年紀都在三十一、二歲之間，而且不忘記在左手上弄塊燙傷。像你這種年紀又不對，手上也不弄點傷，就想到尾張屋去招搖撞騙啊！哈！你以爲可以騙過誰啊？」

「那尾張屋的人是如何分辨出眞假宗助的呢？」

「聽說那尾張屋老傢伙善右衞門，年紀一大把了，同時體弱多病，最糟的是眼睛也看不太清楚，每天都躺在牀上。因此，即使十五年沒見的親生兒子宗助出現在他面前，他也認不出面孔。」

「不錯，這我也聽說了！」

「所以啦！分辨眞假的方法就只有一個了，那就是把眼睛靠近，仔細地查看左手的傷痕！」

「你這是說善右衞門對老二宗助的傷痕非常熟悉哦！」

「這是一定的！所以，善右衞門對外只說他兒子左手有燙傷而已。」

「哦！他故意不說燙傷到底在左手的什麽部位，到底有多大一塊，形狀什麽樣子？」

「就是啊！所以，那些到尾張屋的傢伙在左手故意弄出的傷，一下子就被善右衞門看出破綻。」

「原來如此！」

「聽說那些冒充宗助的人，有不少的燙痕是在左手的上臂以及左肩上，其中還有不少是新傷呢！哈哈哈！爲了要點錢，居然不惜皮肉痛苦。」

「那宗助眞正的燙傷到底是什麽樣，就沒人知道嗎？」

「不，聽說在四、五天以前，善右衞門又特別仔細描繪了左手上傷描的特徵，同時派人張貼了兩百多張的佈告。」

「這可能是因爲每天到尾張屋的假宗助太多了，善右衞門有點應付不過來了。」

「大概是吧！」

「那他在佈告上所描述的傷痕到底是個什麽樣子？」

「第一，這個傷疤必須是二十年前的舊傷，第二，傷痕是在左手手拇指的部位，由手背一直延伸到手腕，一道細細長長的燙傷。」

「如果描繪的如此詳細，大概沒有幾個人可以假裝得了！」

「就是啊！假裝出來的傷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了。」

「可是，居然還有那麽多的人到尾張屋去冒充，實在嚇人。」

「那還不是心存僥倖，希服萬一自己被認爲是眞宗助，那麽馬上可以搖身一變，成爲東海道上首屈一指的大富翁，因爲他將是尾張屋善右衞門的財產繼承者，只要老父一死，他馬上就是諸大財產的主人。所以，最近是人人談傷色變。」

「咦？宗助不是老二嗎？怎麽會是尾張屋的財產繼承人呢？」

「哦？看來你對詳細情形並不太了解，對了，剛才你好像說過對這件事並不清楚。」

「是的。」

「那大爺就索性全部告訴你吧！」

「多謝了，請快說吧！」

「首先，我得先介紹一下尾張屋這家大店舖的情形。」大塊頭愈說愈得意，根本忘了出來的目的。

「好的。」宗助滿臉凝重的神色回答着。

紋次郎倒站在一旁，低頭望着自己的影子，對於大塊頭所說的事，他似乎絲毫都不動心。

由那大塊頭的介紹，紋次郎才知道尾張屋眞是家財勢雄厚的大店。這是家相傳好幾代的大木材批發商行，一手囊括尾張東半部與三河西半部的木材需要量。

航行在伊勢海上的五、六千艘船隻，大半是由尾張屋賣出來的木材建造而成的。代代都是尾張屋的老工人，由店東供吃供住的大概超過三十個人，其他僱用的工人則有八十多人。

尾張屋傳到善右衞門這一代，一共只生了兩個兒子。善右衞門只疼愛孝順的平吉，討厭性情倔強的老二宗助。因此，宗助深覺老父不公，益發的頑劣，長大後只知一味地惹父親生氣。

在當時，只有長子才能繼承父親的財產，老二以下的子女沒有這份權利，大多只能在家吃口閒飯而已。當然，如果運氣好的話，老大不幸去世，次子就名正言順地繼承財產，次子死了，才

輪到三子。

因此，萬一老大很順利的長大成人，次子以下的子女，幾乎就沒有繼承財產的權利，對於這一家族來說，也就沒有多大用處。如果家裏財產非常龐大的話，還可以分一點產業給他們，讓他們各立門戶；或者是派出去管理分行、分店的業務；再不然就只有入贅別家，自創門戶。

尾張屋的長子平吉與次子宗助，只相差六歲。當長子平吉長到二十歲時，宗助就已經註定多餘存在的命運了。再加上平吉爲人老實，做事規規矩矩，對於父親善右衞門的話，無不遵從，完全是父親的傀儡。實際上，他並不能算是一位很好的商人，因爲他缺乏魄力，沒有主見，但善右衞門却因他對自己百依百順，而特別喜愛他。

另一方面，次子宗助平日就頑劣不馴，所作所爲除了惹老父生氣，破壞老父信譽，就沒做過一件好事。長大之後，幾乎與流氓沒什麼兩樣，身邊常跟着一羣前呼後擁的狗肉朋友，吃喝玩樂幾乎無所不來。

母親在心痛之餘，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善右衞門爲此更加討厭宗助，認爲老妻之死完全是這個逆子引起來的，因此，正眼都不瞧宗助一眼，一副眼不見爲淨的態度。

後來，宗助在無人管教之下，變本加厲，十幾歲就染上賭博的習慣，終日流連於賭場。喜右衞門在激怒之下，召開親族會議，他認爲長子平吉已長大成人，足以繼承尾張屋的財產，老二宗

助又如此敗壞家門，因此，當衆宣布與宗助脫離父子關係，並永被逐出家門，除非喜右衞門答應恢復二人的父子關係，否則他們將永同陌路。這一來，宗助的戶籍也被取消了，成爲流浪四方的無宿人（流浪漢）。

從此之後，宗助就由宮中消失了，成爲與尾張屋毫無瓜葛的無宿人。據說後來他成爲浪跡天涯的渡世人，這以後就再也不曾聽過他的消息，如今生死不明。

就這樣，一晃十五年了——

到了今年三月，一向生意興隆，萬事順利的尾張屋却突遭變故。

喜右衞門已是年過六十的老人，成天大病小病，身體非常的衰弱，只剩最後一口氣苟延於世，連醫生都對他絕望了，認爲已是風前殘燭，最多再拖一、兩年。但他自己認爲後嗣已有，倒也沒什麼牽掛。

平吉已經三十多歲，妻子阿絲則二十多歲。夫婦之間感情雖然很好，但是一直沒有生育，這是惟一的憾事。

阿絲因爲自己娘家家道中落，因此，頗能體恤別人的疾苦，處處爲人着想，尤其是對下人們，特別憐恤關照，所以，頗得下人們的尊敬，都認爲是位賢慧的少奶奶。

但是，就在三月間，突然禍從天降。有一天，平吉、阿絲夫婦倆到宮中的宿場外去玩，途中

却遭流氓襲擊。當時月亮雖亮，但不巧街上一個行人都沒有，求救無門。由於猝及不防，雖然只有一個惡漢而已，但平吉夫婦却毫無抵抗餘力。

當時，平吉原以爲那惡漢只是想搶點銀兩而已，誰知後來却發現他是意圖強暴阿絲，阿絲當場就嚇得昏過去了。平吉大驚之餘，奮不顧身，由惡漢的背後撲了上去，却遭惡漢反手一刀，左肩受了重傷，倒在地上，鮮血直流。

那惡漢一見平吉倒了下去，又滿地的鮮血，以爲出了人命，嚇得也顧不得到手的阿絲，落荒而逃。因此，平吉才撿回了一條命。但是，當時平吉與阿絲却因事出突然，只知拼命抵抗，事後根本記不起那男子的相貌。

這一來，可就沒法子報請官府逮捕那惡漢歸案，只好自認倒霉，白捱了一刀。這下子，尾張屋的兩位主人，善右衞門與平吉全都倒在牀上了。

店中大小一切事務只好全部交給一個叫與一郎的大掌櫃負責。這位大掌櫃不但爲人精明能幹，同時對善右衞門非常忠心，因此，善右衞門非常信任他。對他另眼相看，不到四十歲，就已成爲尾張屋管理內外的大掌櫃了。

店裏的雜務，雖然有與一郎在料理，一切照常營業，倒無須操心。但尾張屋的繼承人却又出了問題。因爲善右衞門早已年老力衰，活不過這一、兩年，平吉因爲傷重無法痊癒，可能會成爲

殘廢，而他又沒有子嗣，眼看尾張屋就要斷了香火，諸大的財業繼承無人。

其實，這原來還可以領養別人的子弟，但善右衞門非常固執，非要自己家的血統不可，當然，這也是人之常情，只是這一來只有將原本被逐出家門的逆子老二宗助找回來。

就在善右衞門拿不定主意，猶豫不決的時候，平吉的傷勢轉惡，就在十月初，醫生還來不及趕到，他就斷氣了。沒想到他在春天裏捱的一刀，却一直拖了八個多月才傷勢惡化而去世。

「全部經過的詳情大概就是如此！」

大塊頭一口氣把尾張屋貼尋人佈告的經過介紹完了，這才得意洋洋地笑着。看他那副歡天喜地的樣子，眼睛閃着異樣的亮光，好像有什麼喜事似的。

「原來如此，這下我總算搞懂了。」

白帆宗助彎了彎上半身，算是答謝大塊頭的說明。但他的神情在與大塊頭那副得意非凡的表情對照下，顯得特別無精打采。

「因此，大爺現在就要上宮中去了。」大塊頭神氣的說着。

「什麼！你……」宗助驚訝地抬起頭望着大塊頭。

「老實告試你，道上的朋友都叫我稻草人勘兵衞，事實上我就是尾張屋的少老闆宗助。傻小子，你難道沒看見我那兩樣最好的證明嗎？」

大塊頭笑着伸出左手，在他左手的拇指上，由手背到手腕確實有塊陳年的燙痕。而且，這個大塊頭年紀看來確實只有三十一、二歲的模樣。

如果說他不是尾張屋的宗助，倒還不容易找出毛病來。他實在與佈告所說的完全一樣。

「好了，時候也不早了，咱該走了！」

說完，大塊頭就向其他的伙伴們作個手勢，一陣風似的走了，看他的樣子，信心十足，好像尾張屋已成他囊中之物似的。

四

那五個男人走出繪馬堂之後，還不時的露出嘲弄的微笑，回頭看看紋次郎與宗助。宗助一直目送着他們走下山坡路。

四周突然靜寂了下來，只有不時颳過的風聲，發出咻咻的聲音。紋次郎一直保持着沈默的態度，面無表情，而宗助這時也默默不語，不知在沈思什麼。

「紋次郎兄……」好一會兒，宗助才打破了沈默。

「什麼事？」紋次郎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似乎已沈醉在這寧靜的世界裏。

「我求您，無論如何都要把我送到宮中去，不送到宮中，至少也得送到名古屋城下，求求

，答應我。」說着，宗助已嘆通一聲又跪在地上了。

「我想先問你一句話……」紋次郎慢慢地走近宗助。

「兄台想問的是什麽話？」宗助的眼中突然閃現一絲不安的目光。

「我想問閣下到底是那家的公子？」紋次郎冷冷的臉上，不帶一絲感情，冷若寒冰的視線，緊緊地逼視着宗助，宗助不由得由心中起了寒顫。

「什麽那一家的公子，我並不是出身上流社會的貴介公子，您該一眼就知道我是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宗助慌得一個勁否認着，但他似乎太過急切地想否認什麽。

「你說的是眞話？」

「可能是因爲我叫做宗助，而且，又急着要到尾張屋去，所以，紋次郎兄您可能誤會我是傳聞中的那位貴公子了。」

「不錯！」

「我要到尾張屋的原因非常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淸楚的，但我與尾張屋並無關係。」

「哦！你眞的與尾張屋毫不相干。」

「不錯，像我這種無家可歸的渡世人，怎麽會與那種大店舖有關係呢！」

「既然這樣，我就答應送你去。」

紋次郎說着，就轉過身，背向宗助蹲下，單膝落地。

「那眞是謝謝您！」宗助這才鬆口氣的說，然後就攀上紋次郎的後背。

紋次郎站起身來，一面把身後的宗助往上提了提。宗助的體格相當不錯，背起來還眞不輕。紋次郎沒辦法加快脚步，只有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好不容易才走街道，在下坡路時，他已一點不覺得冷，甚至還出了滿身大汗。

過了下坡路，再往前走一里二十丁，就到了名古屋城下街。但紋次郎並未進入城下街，他直接就在城下街前選擇一條通向南方的街道走去，這是通過東海道宮的街道。兩旁的行人與民家已愈走愈多。

這條街道連接着名古屋城下街與全國第一大宿場，大約長二里左右。民家與人口的增多，那是想當然的事。每一個擦身而過的行人，對於這兩個狼狽不堪的渡世人，都投以好奇的眼光。

「眞對不起……」宗助趴在背後說。

紋次郎沒有答腔。

「我是很想自己下來走，但愈急却愈覺得腰腿痲痺得更厲害……」

事實上，宗助的聲音也比以前虛弱多了。紋次郎也覺察得到宗助說的是實話。因爲他覺得背上的重量愈來愈重了。一個人如果半身痲痺，行動不便，那麽背他的人一定覺得格外重，所以一

般來說，背死人就比背活人重多了。

紋次郎默默地向前走。

這時，他早已汗流浹背，疲累不堪，尤其是腰部的負擔愈來愈重，他已經是一步拖着一步走。氣喘如牛，雖然他平日早就走慣了路，但背這麼大的一個人，實在吃不消，不過，紋次郎並不打算停下來休息，因爲他知道那樣只有增加疲累感罷了。

由名古屋城下街又向前走了二里多的路，才進入宮中的宿場。熱田神宮入口的濱海牌樓已進入眼中，還有高樓式的神燈也近在眼前，這種神燈還具有燈塔的作用，水手們都以它作爲航海的指標，所以又叫它「宮濱」。

紋次郎繼續向前走着，他已望見在碧藍海上，揚着白帆航行伊勢海上的船隻。碼頭上的熱鬧更令人嘆爲觀止。一些以船運貨的商人們與招呼他們的船家，把整個碼頭擠得水泄不通。

雖然，這個碼頭也在尾張藩的轄區之內，但是藩府對於這種生意上的紊亂、喧嘩，從不加以干涉。尾張藩所嚴格管理的是船隻出港入港的時間。原則上，下午四點開出最後一班船隻。

在宮宿這一帶，聚集着三千多戶民家，人口高達一萬多人。同時，此地還密集着二百五十家客棧、飯館、與妓院，一般都認爲每天逗留在此地的商人與妓女們的總數，絕不少於當地的居民。

尾張屋應不位於宿場的正中央。位在街道的北側，是由三幢寬十二間，深五間的房子合併而成的。它那種倉庫式的二樓建築，在當時外埠的宿場來說，還是很少見的，同時，每幢房子之間還留有很寬的通道。

走過通道，就進入寬濶的木料堆置場、製材場、以及停放手堆車的地方。左邊並排着三幢倉庫，右邊則是由宗津河引入水流而形成的貯木場。

在這條水流的左邊，是座小小的山丘，山丘雖小，但山坡幾乎完全垂直，必須沿着山坡上的石階才可登上山頂。大約有好幾百級石階，到了山頂，就可見到一座廟，叫做銅輪寺。

「請您由那邊進去吧！」背上的宗助，突然指着中央那條通道對紋次郎說。

紋次郎依言走過裝載木料進出的手堆車所走的通道，來到了木料堆置場，製材場，堆車放置場，以及貯木場，好大一片的空地，這裏大概就是尾張屋的中院，北邊就是銅輪寺的那座小山。

「你想幹什麼！」

「好傢伙，好大的膽子！你難道不怕我長刀出鞘嗎？」

「你們都給我站到一邊去，少在這裏礙手礙脚的！」

突然，不知由何處傳來一陣怒罵聲。

「請您趕快帶我到說話的地方去！」宗助着急的要求紋次郎。

紋次郎一言不發地，背着他走過堆積如山的置木場，朝着剛才發聲的地方走去。走過置木場，就到了尾張住家部分的後房前面。在後房中正坐着一個骨瘦如柴的老人，瞧他的模樣好像才由牀上起來，匆忙地連睡衣都沒換，只在外面披了件外衣。

一眼就可看得出他身體很差，大概是位久病在牀的老人家。身後還站着個年約二十多歲的婦道人家，正雙手由後扶着他。看樣子，這個老人家八成是尾張屋的店東善右衛門，由後面扶着他的一定是賢慧的媳婦阿絲。

另外，在後房中與這兩個人怒目而視的居然是紋次郎等在內津崖繪馬堂中所見到的大塊頭男子與他四個伙伴。此外，還有十來個體格魁梧的男人，正由外包圍着這五個人。這些男人的手中都拿着木棍，救火鈎等器具，由他們的裝束打扮，一望即知是木場中的工人。

「我說爸爸，您這是幹嘛？」

那大塊頭好像已經恢復了冷靜，正面露微笑地問着老人。

「不敢當，我怎麼會平空冒出你這種兒子，口口聲聲喊我爸爸，我並不認識你啊！」

善右衛門板着臉，冷冷地回答，他的雙眼都是緊閉的，也許是因爲視力太差，即使張眼也看不見什麼，所以索性閉着。

「這不是很奇怪嗎？您不是到處張貼佈告尋找離家十五年的兒子嗎？您現在即使當面看到兒

子，也不可能認出來這就是您的兒子，對吧？」

「不錯！」

「所以，您只有由左手上的傷痕與年齡來辨認自己的兒子，對吧？」

「不錯！」

「我年紀相符，三十一、二歲，而且是個無家可歸的渡世人……」

「嗯！看來是如此！」

「而且，剛才我不是讓您看過我左手上的傷痕。」

「不錯，我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細。」

「您不是還說這邊傷一點都沒錯嗎？對不對，爸爸！」

「請你不要亂叫我爸爸，我擔當不起！」

「爸！您別說笑話了，我是您的兒子宗助呀！我不叫您爸爸，該叫您什麼？」

「你一定要硬說是我的兒子？」

「爸爸！我是您的兒子，我是眞的宗助啊！」

「哼！眞無恥！」

「爸！您這是什麼意思？」

「像你這種無恥的人，老天爺為什麼不打死你，到現在，你還敢胡說八道，抬頭三尺有神明，你難道一點都不怕嗎？眞無恥！」

「您這是罵什麼，罵得我摸不着頭腦？」

「你不但無恥，而且笨得要命！」

「什麼？」

「你難道認為只要年紀三十一、二歲，左手上有傷，就是尾張屋的少老闆，我的二兒子嗎？這就是你最愚笨的地方！」

「這話怎麼說？」

「既然，你不到黃河不死心，我就問你三、四件事，答得出來才是我的兒子。」

「您要問些什麼？」

「你別管，只要是眞宗助一定會答得出來。」

「好，您就請問吧！」

「第一個問題，你說說在你七歲那年，誰把你弄傷了？」

「這種好多年以前的芝蔴小事，我怎麼會記得住！」

「第二個問題，在你小的時候，是誰餵你吃的奶？」

「這就奇了，我吃奶的時候，還只是個小嬰兒，怎麼會知道是誰餵我的？」

「第三個問題，在你第一次賭博時，輸了錢，鬧到家裏的代貸是誰？」

「我賭了這麼多年，那還記得這件事，不記得了。」

「最後，我再問你一件事，這件事不容你不記得，你死去的媽媽是怎麼叫你的？」

「這，這，……」

「這件事該不會忘記了吧！」

「哦！這當然記得！」

「那你就快說吧！」

「請等一下！我想一想！」

大塊頭說着，一邊已做出一副沈思狀。他那一臉認眞的樣子，看來是正傷透腦筋地在想一件事。但是並不像是在思索一件忘記的事，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他不是想不起來，而是他不知道死去的尾張屋夫人叫他什麼。

大塊頭現在正在思考的是下一步該採取什麼手段。是一直一口咬定自己就是眞正的宗助，還是乾脆放棄，假戲到此結束，露出自己的眞面目算了，到底那一種比較好，可以狠狠地敲這槽老頭一筆。

「我看我還是實話說吧，免得你這蠢蛋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

善右衞門鐵青着一張臉對着大塊頭說，他的眼睛仍然緊閉着，伸出一隻手指大塊頭。屋中的人，把目光全都集中在善右衞門的身上，不知他在搞什麼玄虛，他又要說什麼。

「宗助左手上的燙傷，這原是我編造出來的假話。」善右衞門一語驚人地說着。

「什麼！」

大塊頭驚得當場愣住了，他那四個伙伴也露出一臉窘迫，震驚的神情。包圍在四周的十多個工人，也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不知主人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甚至連站在善右衞門身後，扶着他的阿絲也都是一臉不敢相信的神情。另外還有一個坐在後房前面走廊的男子也滿臉茫然地望着善右衞門，又轉頭看看大塊頭，不知到底在搞什麼，看他的裝束打扮，好像是尾張屋掌櫃之流的人物，年紀不到四十歲，相貌英俊，稱得上是美男子，可能就是最近掌尾張屋大權的大掌櫃與一郎。

他們都不明白爲什麼懸賞那麼久的宗助少爺，一旦出現在眼前，年齡也對，傷痕也對，而老爺却又一口否認他是宗助，居然還說那個傷痕是他揑造出來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在當場只有兩個人一點反應都沒有，似乎這一切早在他們意料中，那就是木枯紋次郎與白帆宗助。

「在這裏的人，沒有一個認識㓜年的宗助，所以，只要我說宗助的左手有燙傷，有誰會懷疑

。」

善右衞門張開眼睛，憎恨的表情在他的臉上漸漸擴大。

「好傢伙！居然敢戲弄我！」大塊頭羞恨地手已按在長刀刀把上。

「不但傷是假的，所謂的三十一、二歲也是假的。如果宗助還活着的話，他離家才十四年，應該不超過三十歲。」善右衞門繼續說着。

「那你爲什麼要貼出尋人佈告，擾人聽聞？」

「因爲我要引你上鈎。」

「什麼……？」大塊頭更糊塗了。

「如果你是一條聰明的魚，就不會上鈎。但我必須抱着姑且一試的決心來試試看，還好你是條笨魚，果然吃了我放的餌。」

「糟老頭！你到底在要什麼把戲，你快說吧！少在那賣關子！」

「我這麼說，你難道還不明白嗎？你實在愚笨得可以。你不但笨，而且還狠，像你這種又笨又狠，無惡不作的惡棍，老天爺居然讓你活到現在。你殺死了我的兒子平吉，現在居然還扮成他的弟弟，想堂而皇之地霸佔尾張屋的財產，你以爲我善右衞門能饒得了你？」

善右衞門突然激動地大聲咆哮着。一個如此衰老多病的老人，居然會發出這麼大聲的吼叫，

可見他心中是多麽的憤怒與憎恨。

五

原來今年三月，平吉負傷躺在牀上，雖然也曾報官追查兇手，但由於沒看清相貌，只好不了了之。但是，依他判斷，兇手既然是想強奸阿絲，可見他絕對不是本地人，一定是過路的流浪漢。不過，因爲當時官府的力量薄弱，想憑着這條線索，去逮捕兇手，無異海底撈針。而一般的被害人也都養成自認倒楣的習慣，只要保住一條命也就不再追究。所以，當時平吉與善右衛門也都放棄追查兇手的念頭。

但是，到了秋天，平吉的傷勢却突然惡化，拖到十月初，就一命嗚呼。這一來，善右衛門原已放棄追查兇手的念頭重又燃起，使他痛失愛子的兇手，他絕不能讓他逍遙法外。

「你放心的去吧！這個仇我一定替你報！」善右衛門在兒子臨終時，大聲地發着誓，當時沒有一個人在場。

「爸……，當時我只看清楚那男的左手有一個特徵……」平吉喘着氣說。

「左手有什麽特徵？」

「一道細長的燙傷！」

「有多大？」

「由左手拇指的手背一直到手腕上，同時，是道舊傷，大概燙了好多年了。」

「你沒記錯？」

「絕對沒有！另外，他年紀約有三十一、二歲……」

「這一點我已聽你說過了，同時由他很快拔出長刀的情形來判斷，他一定是流浪四方的渡世人……」

「一定是的！」

「就算用盡我尾張屋全部的財產，我也一定要把那兇手找到，我絕不善罷甘休！」

「爸，爸，我不要死……我死也不瞑目……我好恨……爸……」

說完，平吉就斷氣了。

善右衛門由這一刻起，就成爲一個充滿報仇心理的老人，他什麽事都不管，一心只想報仇。爲了抓到兇手，散盡全部的家當，在所不惜。他花了三天三夜，不吃不睡，不停地想如何才能找到那可恨的兇手。

後來，他想出了這個辦法，藉口找回老二宗助，以釣兇手上鈎。這是一場很大的賭博，他很可能花盡了所有的財產，而兇手仍然沒有出現。但照理說兇手應該會毫不提防地吃下他所洒下的

餌才對。因爲，這名兇手是外地來的，他並不知道自己所殺的人就是平吉，因此，上鈎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兇手殺了平吉，已事隔八個月了，也許他早就忘了這件事，會大搖大擺地上門來。

善右衞門大膽地下了注，他慢慢地等，耐心地等，終於在一個月之後，讓他等到了，這殺死他兒子的兇手終於出現在眼前。

「事到如今，我看你們還是識趣點，束手就擒吧！不要想困獸之鬪。我早就有準備，你們不妨看看周圍，那是我特別召來的工人，功夫都不錯，如果你們不識相的話，可就要吃大虧了。」善右衞門一口氣說完整個情形的安排，現在正威脅大塊頭與他的伙伴們乖乖地束手就縛。

包圍在四周的工人，似乎早就在等善右衞門下令，聽到他這麼一說，馬上擺開陣勢，一副嚴陣以待的樣子。

「還有，大掌櫃的，請你跑一趟，到碼頭尾張大爺的御陣屋去通知一聲，」善右衞門又朝着一旁的與一郎說着。

「我知道了！」與一郎彎腰慕敬地回答，然後轉身就朝外跑去。

「請等一等，大掌櫃的！」大塊頭却突然喊住了與一郎。

「哦……！」與一郎驚愕地停下脚步，轉過身來望着大塊頭，不知他又要變什麼把戲。

「看來尾張屋的老闆，的確厲害，能釣我上鈎。不錯，殺傷平吉的人的確是我稻草人勘兵衞。我冒充宗助到這裏來，目的也就是爲了錢，事到如今，即使放火燒了尾張屋，我也要帶走一、二千兩金子。想送我進官府，可沒那麼容易。」

大塊頭一見假面具被揭穿了，戲也唱不下去了，索性露出猙獰的面孔，一臉兇狠的表情，令人不寒而慄，他的伙伴們此時也露出殺氣騰騰的神情，顯然，他們是豁出去了，準備一不做，二不休，來個斬盡殺絕。看來這伙人還不是旁邊那十多個工人可以應付得了的，他們都是羣平日在刀口上討生活的無賴漢，一旦狠了心，可眞不容易對付呢！

「你還眞不愧是尾張屋的老闆，我早聽人說尾張屋的善右衞門如何厲害，本來我還不信，如今看來還眞是名不虛傳，把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天衣無縫。不過，你以爲事情就全如你所想像的嗎？那你就大錯特錯了，相信你一定沒想到在你身邊還有兩個跟我一樣心狠的人，不，應該說比我更壞的人。」

「現在，你還想狡辯什麼？」善右衞門一副愛理不理地神情，別過臉去。

「我也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打發的角色，你眞以爲我眞的那麼愚蠢，認爲只要假冒宗助，就可以繼承尾張屋的財產嗎？那你可就太小看我了。我是早有準備而來的，即使你不認我，我也照樣有辦法奪走你萬貫家財。否則，我們幾個大男人怎會不惜長途跋踄到這來。」

「你到底還想搞什麼鬼？你還會有什麼辦法奪走我的家財？」

「我是說自我在尾張屋一露面，就會有人嚇得雙腿發軟，乖乖地雙手奉上兩、三百兩金子。」

「哼！胡說八道……」

「你怎麽也不睜眼瞧瞧站在你身後及身旁的那兩個人，早就嚇得臉色發白，雙腿發軟！」

「什麽……！」

「哈！哈！哈！老頭！你難道還沒看出來嗎？那我就告訴你吧！你那位乖媳婦阿絲與你最得力的助手與一郎早在好幾年前就勾搭上了。也許你這位做父親的一直都還不知道吧！你那位寶貝兒子平吉並不是一個完整的男人，他在牀上可無能得很，不能滿足阿絲！」

「你，你，亂講！」

「阿絲愈來愈覺得饑渴難忍，眼見丈夫平吉把自己弄得心癢癢的，就撒手不管了，不由得心懷怨恨，因此，在不知不覺中，就犯下了滔天大罪，與與一郎暗渡陳倉，享受着魚水之歡，只可憐你們都被瞞在鼓裏，一直以爲她是位賢慧的媳婦，體貼的太太。」

「這不會是眞的！」

「事情發展到後來，阿絲和與一部自然覺得這種偸偸摸摸的方法，不是長久之計。每一對私

通的男女，都希望能永遠地廝守下去，阿絲和與一郎當然也不例外，因此，他們倆一心地希望阿絲能成爲尾張屋的女主人，繼承這片財業，到時就可以迎接與一郎做贅夫。你只不過能再拖個一、兩年，因此，眼前最大的障礙就是平吉，只要平吉也死了，以後可就是他們的天下了。」

「我不相信，我不要聽你的信口雌黃！」

「哼！你不相信！你也不瞧瞧一直喊不相信的人，只有你一個，他們當事人可一句話都沒說……」

「你有什麽證據……」

「證據？我就是個活生生的人證，你如果還不相信的話，不妨問問與一郎，當初，可是他交給我三十兩金子，要我殺死平吉的！」

「與一郎，這可是眞的？……」善右衞門又憤怒又傷心地注視着站在那，呆若木鷄，臉色蒼白的與一郎。

「同時，阿絲也親自告訴我，她丈夫生理上有缺陷，不能滿足她的需要，苦苦哀求我，請我幫忙。甚至一切步驟都是她安排好的。」

「我不相信！」善右衞門喃喃地低語着。

「結果，我手下留了點情，才保住平吉的一條性命，沒有馬上就死，這一點你還得感謝我才

對，否則連他最後一面都見不著！」

「我眞不敢相信，我作夢都沒想到……」

「如果阿絲和與一郎看過我左手上的燙傷，也許早就看穿了你尋人的內情。可惜，我自小就有個怪毛病，從來都不將左手，輕示於人。所以，阿絲與與一郎都不知道我左手上有燙傷，沒想到却讓重傷的平吉給看到了。」

勘兵衞說到這，就不再多囉嗦了，「噹」一聲拔出了長刀，這好像是一種暗號，其餘的四個伙伴，也都一起拔出自己的長刀。

阿絲，與一郎一見，心中大急，馬上就由走廊上跑了出去，當下就有兩個人衝過工人的包圍，追了上去。其餘的三個人則作勢動手，那伙工人原本就不是這些人的對手，此時一聽勘兵衞所說出的內幕，更不知所措，因此，一見這三個流氓舞着一把長刀逼上前來，早就慌得四下逃命去了。

就在此時，阿絲和與一郎的慘叫聲，幾乎同時地穿過空場子傳到屋中人的耳中。

「哼！你們終於來了！」

勘兵衞突然一眼發現紋次郎與宗助正站在後房外，立刻像陣風似的衝了出來。紋次郎一見，立刻把背上的宗助拋在一旁，自己的身子再順勢向另一旁閃開。

「對不起！你們也都得死了！在我勘兵衞的神威下，是向不留活口了，老兄！對不起了！」

勘兵衞掄起長刀又向紋次郎砍來，長刀劃破空氣，發出咻咻的聲音。

紋次郎一轉身朝着北方跑，他縱身跳過貯木場的水流，一邊回轉頭望望身後，果然那幾個男人都一起追了上來，看來他們都中了紋次郎的計。

因爲，按常理推斷，一伙人都會先聚齊了，才一同先擊破最強的敵手。紋次郎就是抓住他們這種心理，因而，放足狂奔，把他們引來。這一方面是爲了怕他們去傷害毫無抵抗力的宗助，另一方面則是尋找一有利的地形，以便迎敵。

他飛快地跑上到銅輪寺的陡坡上，跑到一半時，突然回轉身，拔出長刀，一刀就砍了下來。只見追在最前面，與紋次郎最接近的那個男人，腦袋向右一垂，身子也很快地向右邊倒下。

於是，一個腦袋已被砍去一半的屍體，由石階上滾了下來，在下面的人，猝不及防，絆了一下屍體，脚下一個踉蹌，也跌了下去。紋次郎一見機會難得，一縱身往下跳去，跳過了七、八級石階，整個人正好低身蹲下那男子的身後。然後長刀一伸，刺進那個人的身子。

此時站在紋次郎上面石階的兩個惡徒，一見此情，眼睛都紅了，整個人都直撞下來。紋次郎原想借勢將他們摔下石階，無奈他們來勢太快，勁道太大，他反而被他們給壓倒了，不得已，只好抱着其中一個對手，一起滾下石階。

正當滾了幾級，自己身子在上，對方在下時，就滾了下來，長刀向上一伸，很準確地刺進另一個由石階上跑下來的男子腹部，大量的鮮血由他的肚子噴了出來，噴落在被紋次郎壓在身下那位男子的臉上。

紋次郎這才站起身來，向那位滿頭滿臉濺滿同伴鮮血，連眼睛都張不開的男人喉嚨就是一刀。這男人哼都沒哼一聲，就斷了氣，然而，飛身跑上來的勘兵衞已近在眼前，紋次郎來不及拔出揷在那人喉嚨上的長刀，只好用力一脚踢在勘兵衞的胸前。

勘兵衞立刻頭下脚上的一個倒地摔了下去。紋次郎也緊跟着跳落石階，就在勘兵衞還沒站起身來時，紋次郎的長刀，就已正對他的面孔直劈下去，勘兵衞屮立了好一會，才倒了下去，這一刀直砍到他的頸子。

紋次郎抹掉長刀上的血，收刀入鞘，這才又回到原來的地方。雖然，他已覺察出附近圍着好多探頭探腦的人在偸看，但是，後房內却只剩善右衞門與宗助兩個人而已。善右衞門緊靠着紙門站着，雖然，突遭這麼大的刺激，但他仍然盡力維持着他那毅然，威嚴的神態。

「我在七歲那年，就不小心把一位叫阿時的下女打傷了。」

「是嗎？」善右衞門掩不住一臉的悲傷，落寞神情回答着。

「餵我吃奶的奶娘是阿仲。」

「是嗎？」

「在我開始賭博，第一次鬧到這裏來的是鳴海的留藏親分手下的喜三郎代貸。」

「是嗎？」

「母親常駡我不孝，不孝，從來都不叫我宗助，久而久之，『不孝』反而成了我的名字。」

「是嗎？」

「是的！」

「你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嗎？」

「說完了，我沒有別的事要說了。」

「好，那麼就請你快點離開這裏吧！因爲尋找兒子的事已經結束了。我的兒子已經死了，我再也沒有兒子了。」

「我說這些話的目的，並沒有要您承認我是你的兒子的意思。」

「那很好，你就不必再說什麼！請快走吧！我這尾張屋的大門可不是你這種無宿人可以隨便來的！」

「我知道得很清楚！」

「宗助早在很多年以前就死了。現在，這算是尾張屋絕了後代，我也不會答應要一位無宿人

到我家裏來。」

「我知道！」

「看來你的身體並不太好，我這裏倒是有樣東西可以施捨給你。」

善右衞門說着，就伸手在旁邊，拿了樣東西，「碰！」的一聲扔在宗助的身邊。那是一枝善右衞門平常走路時用的手杖，一根以梅枝製成的手杖。

「我們走吧！我不是一開始就告訴你不要來這裏！」

紋次郎對着宗助冷冷地說。

宗助拾起了手杖，慢慢地扶着手杖站起身。

「你這位客人到底是安了什麼心，把這種無宿人背到尾張屋來，實在是多管閑事。」

善右衞門這才張着模糊不清的雙眼，對紋次郎說。

「我並不想分辯什麼！」

紋次郎注視了善右衞門好一陣子，才冷冷地出口回答。一轉頭，才發現宗助不知何時已經走了。他撥開圍在外面看熱鬧的人羣，跑到尾張門的大門前，前面就是條熱鬧的大街，擠滿了來來往往的行人，但已見不到白帆宗助的影子。

一轉臉，他瞥見放在水桶旁的那根手杖。紋次郎將竹箭移到口中的中央，對準竹箭中空的部

分，吐出一口氣，於是竹籤發出一縷枯木在強風中顫抖的聲音，飛了出去，直直地插在手杖上，手杖倒了下來，發出「碰」的一聲。

紋次郎這才面無表情地走了出去。一直朝着東方走去的紋次郎身影，不久，就消失在宿場來往的行人中。

阿秀姑娘

一

冬天已經過去了，東海道也一天比一天的暖和。現在正是早春季節，大地整個都甦醒了。卽使是在嚴冬時節，來往這條東海道的行旅就不曾間斷過，現在進入早春，來往的行旅更是不絕於途。

濱名湖與天龍河在陽光的照耀，波光瀲灩，一片金光，讓人覺得湖水，河水都是暖洋洋的。卽使是一望無垠的海洋，也由冰冷的深藍色，轉變爲煙霧迷漫的淡青色。寧靜的海面一點波紋都沒有。好一副安祥寧靜的早春圖畫。

天空中漂浮着幾朶棉花般的白雲，遙遠的天邊則掛着好似用刷子輕刷均勻的雲彩，雲彩下的山峰，散發出紫色、粉紅色的光芒。雖然山頂上還殘留着未溶的積雪，但是，已不帶給人們一絲

冬天的寒意。

來往街上的行旅，不但脫去厚重的衣服，同時，也不再彎腰縮背地行走，他們全都挺直了胸膛，悠閒地邊走邊流覽四周的春色。結伴同行的，可就聊的更起勁，露出滿臉輕快、愉悅的笑容。

早春的梅花正盛開在春風中。天龍河畔的茶花也都笑臉迎人，一朶朶全都怒放着春天的氣息。

枝頭上的小鳥唱得格外的清脆，行旅們不由得駐足觀看這些上上下下蹦跳的小鳥，不錯，春來了！

在這些心情開朗的行旅中，有對男女格外惹人注目。看他們的神情，完全已超越心情開朗的境界，可以說是已沉醉在快樂的世界中。他們因快樂而散發出神采的面龐，甜蜜低聲的對話，令人一望卽知是對沉浴在愛河中的情侶，正結伴同遊。

男的約二十七、八歲，瞧他那身裝束，顯然是位商家少老闆，臉色白嫩，嗯！是位相當英挺的美男子，只可惜身子似乎嫌單薄了點，不够壯碩。

女的則在二十上下，手裏拿着一根手杖與一頂斗笠，也是一身行旅裝束，不但長得漂亮，同時態度俏皮，活潑。美中不足的是她的神情不太正經，似乎帶點妖艷、輕佻，看來像是位歡場中

的女子，至少不是大家閨秀。

這位女孩緊靠在男的身邊，嘴裏正俏皮地咬着由斗笠上垂下來的毛巾角。抬頭望着身邊的男伴時，眼中充滿嫵媚、撒嬌，甚至帶點妖蕩的目光。他們倆邊走邊談着，完全忘了周遭的人，偷偷地手牽着手。

「哇！可眞是天生的一對啊！」

「別肉麻了，現在可還是大白天啊！」

「哈！你們盡量地親熱點！」

「哼！眞受不了！」

「現在都這樣，到了晚上，還不知親熱成什麼勁呢？」

一羣擦身而過的挑夫與年輕人，有的含着輕薄的目光，有的則以輕視的神色，嘲笑着眼前這一對。當時的社會風氣非常保守，卽使是結過婚的夫妻在別人面前，也要分開一前一後的行走。所以，像他們這麼大膽地携手同行，難怪會惹人說些風言風語。

這對男女是昨天由三州的赤坂出發，一直在東海道的大街上，朝着東方走。昨天一天他們就走了七里二十六丁，走過御田，現在叫豐橋的吉田、二川、白須賀、新居等村子。帶着女孩，一天走七里二十六丁，這速度可是相當快的，看來他們不是出來踏青的，可能是正在趕路。

當然，也可能是因爲兩個人情投意合結伴出遊，心情一愉快，脚下難免也就輕了，因此，走得特別快。瞧他們的神情，像是對新婚的夫婦，而不只是情侶而已，因爲她們倆昨天晚上是投宿在新居的一家客棧，只開了一間房。

今天一早，天才亮，就由新居動身朝着切戶走去，切戶與濱名湖隔着一海灣，因此，他們一早就搭船過渡。上岸後，又一路親親熱熱地由舞坂朝着濱松走。濱松是年俸六萬石的井上河內守所屬的城下街，進入濱松的大街之後，這對年輕男女就上了家茶樓。

這時已經上午十一點多了，對趕路的行旅們來說，已經到了中午打尖的時候。茶樓中坐滿了吃中飯的行旅，生意還眞不錯。他們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張空桌子坐下來，可是周圍全是羣男子。

在他們的背後與右側全是些行旅裝束的渡世人，一共有六個人。這羣渡世人好像怕惹人注意似的，一聲不哼地各自吃着飯糰。但是，在他們前邊的兩個男人，却剛好相反，一直嘰嘰咕咕地說個不停。

「我說廣吉……」

「什麼事，長五郎」

「坐在那邊的六個渡世人，你可瞧出來是那條道上的嗎？」

「什麼？在那裏……」

「混蛋，不要回頭看別人，會被他們發現的！」

「哦！是那條道上的？」

「我就知道你不曉得他們是誰，告訴你，他們是三州岡崎傳馬的佐七親分與他的師兄弟們！」

「你是說佐七親分本人這次親自出馬？」

「不錯，除了佐七，其他的五個人都是佐七親分視爲左右手的師兄弟。那些留在岡崎的子分們，都只是些不上道的小跑腿而已。」

「這麼說佐七親分可以說是傾巢而出了？」

「一點都不錯！」

這兩個人也都是一身行旅裝扮的渡世人，年紀都很輕，大概只有二十二、三歲，看來沒什麼氣派，可能也是些不入流的小角色，身上非常襤褸，一副寒酸相。

「既然一個親分，帶着自己最得力的師兄弟們傾巢而出，所要做的事情可就不太簡單，你說對不對，長五郎？」

「哈！別人說廣吉傻，看來廣吉也不傻嘛！」

這兩個二十多歲的渡世人，繼續壓低着嗓門談天。那個叫長五郎的男子，目光尖銳，一副精悍的模樣，一望即知不是簡單的角色。廣吉則是個大塊頭，滿臉傻乎乎的笑，看來是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渡世人。

「別賣關子，你到底是不是又聽到什麼風聲？」

「這就奇了，我們倆都是一塊走的，爲什麼每次聽到風聲的都是我？」

「嘻、嘻嘻，你長五郎是出了名的順風耳，我那裏比得上你嘛！」

「不是這樣的。我比你仔細，對於事情的看法也與你不同。咱們現在雖然到處漂盪，但是如果仔細地打聽那些大親分們的動靜，對於我們的將來，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了，你別吹了，要吹等會兒有的是時間。先趕快將你聽到的消息說來聽聽。」

「唉！好吧！聽說最近傳馬的佐七親分與伊勢桑名的多郎右衞門那一幫，發生了衝突，可能會演變成一場火拼呢？」

「你是說佐七親分會與桑名的多郎右衞門展開一場爭鬪……」

「不錯！」

「你沒開玩笑吧？桑名的多郎右衞門是伊勢國首屈一指的大親分。一般傳言只要他一聲令下，召集一千人是不成問題的，他的勢力非常大啊！」

「對！自另一方面，傳馬的佐七親分可用的子分就只有眼前這五個，即使多花點錢去雇用打手，也不會超過三十個。」

「那他們怎麼可能打得起來？這不是以卵擊石嗎？」

「不是，你可得明白啊！這可不是一廂情願的事，即使佐七親分自己認輸，桑名的多郎右衞門可也不會答應的呀！」

「這麼說來，佐七親分是沒救了，打也打不贏，不打也不成。」

「所以，佐七親分決定到上州去哀求大前田的榮五郎親分幫忙。」

「對！這倒是一個辦法。除了大前田的榮五郎能與多郎右衞門抗衡之外，還眞沒有人是多郎右衞門的對手。」

「可是，你可知道佐七親分與大前田的榮五郎素無交往，一點關係都沒有，因此，即使佐七親分跑到大前田去哭訴一番，也沒什麼用，榮五郎可能相應不理。」

「這下可難了！一般要請別人幫忙，而自己與他又沒交情的話，就只有請人代爲介紹了。那佐七親分就必須先得到與榮五郎交情很好的其他親分所寫的信函了。」

「不錯！所以，佐七親分就決定到尾張大爺的町奉行去求援。」

「你是說名古屋城下的町奉行嗎？」

「嗯！聽說大前田的榮五郎以前曾在箱根山逮到盜走尾張大爺官銀的盜賊。由於這個緣故，榮五郎與尾張大爺的家臣因而結識，同時交情不壞。」

「那尾張大爺的町奉行到底答應佐七親分的要求？」

「町奉行所的與力們認爲如果能以和平的方式解開桑名與岡崎之間的樑子，當然是最好不過了。所以，就寫一封信函交給他前去求見大前田的榮五郎。」

「原來如此，難怪佐七親分如此愼重其事地率領子分們出來，原來是帶着信函到大前田去啊！」

「不錯，他們正是想偸偸地，神不知鬼不覺地到上州去求榮五郎。」

「不過，到上州可還眞是好遠的一段路程呢！」

「廣吉，你有沒有想到萬一佐七親分把那封信函掉了，這件事該會如何發展呢？」

「掉了信函？該不會這麼倒霉吧！到時候又不好意去尾張大爺的町奉行所求第二封信函，又不能去找榮五郎幫忙，那可眞糟了呢！」

「依我看佐七親分很可能就被桑名的多郎右衞門給併吞了。」

說到這，這兩個年輕的渡世人廣吉與長五郎，才結束了他們的閒聊。一點都沒想到隔牆有耳，他們的談話很可能被別人聽去了。

不過，他們旁邊的那男女似乎並沒有偸聽他們的閒聊，正專心吃他們的飯。他們只向伙計點了一碟煮魚、一碟醬菜，然後就拿出早上在客棧中就準備好的便當。也許是因爲急着趕路，所以，吃得也很快。

「阿秀，都吃完，別剩下東西！」男的憐愛地說。

「可是，我吃不下嘛……！」女的撒嬌似的說着，順勢還拋了個媚眼。

「那有吃不下的道理，我們從今天一大早就動身趕路，一直到現在，一路上都沒吃東西！」

「可是，我就是吃不下嘛！可能是因爲我心裏的感觸太多了，我實在太高興、太高興了。」

「我也與妳一樣的高興，可是，妳看我吃的這麽多。」

「那當然了，彥十郎哥是男人嘛……」

「我們要趕的路還長着呢！所以，要千萬多注意點，否則半路上生病了可遭了呢！」

「不會的，我身體一向都很健康的。」

「阿秀，妳怎麽又不聽話了！」

「好嘛！好嘛！我聽話，可是，彥十郎哥，你不要再裝出那麽可怕的臉色！」

「我是爲妳好啊！」

「那你不會用溫柔一點的方法啊！」

四周的客人雖多，但他們倆却似乎渾然不覺，沉浸在小倆口的卿卿我我之中。對於路上挑夫們的嘲弄，他們也充耳不聞，看來要這對男女行爲稍加約束是不太可能的。

這時，有一個男子原本坐在彥十郎與阿秀對面，專心吃着飯糰，忽然歪着腦袋，好像想起了什麽似的。他是個四十多歲，一身商人行旅打扮。他所注意的目標好像是那個叫阿秀的女子。

彥十郎與阿秀收拾好便當，整理一下褡褳，衣服，就準備上路了。可是因爲伙計一直沒來算帳，彥十郎只好站起身去付錢，留下阿秀一個人坐在這。

「妳不是赤坂蔦屋的阿秀嗎？」那個商人裝扮的男人，一見機會難得，趕緊湊上前向阿秀搭訕。

「什麽……」

叫阿秀的女人，嚇了一大跳，馬上改了臉上的顏色，換上一副冷若冰霜的態度。

「果然是妳。我剛才就一直在心裏嘀咕覺得好像在那裏見過妳。」

那個商人說着，還露出色迷迷的笑容。

「你是……？」阿秀板着臉，冷冷地反問着。

「我就算是說出名字，妳也不會記得。因爲，我只是妳的一個客人而已。不過，我却一直沒有忘記妳的笑容。我是岡崎的一個小生意人，曾經聽人說赤坂有位女郎，美艷絕世，所以，大老

遠地就趕到赤坂的蔦屋，一見這位艷名四播的美姑娘，這才發現蔦屋的阿秀果然名不虛傳，然後，才滿懷着姑娘的音容離去了，但是，妳的模樣可一直沒在我心中消失過……」

「蔦屋的阿秀，前天晚上已經死了……」

「死了……？」

「不錯！現在你眼前的阿秀是一個重新誕生的人。」

「哦！這麼說妳不再是蔦屋的女郎了。」

「所以，希望你能莊重點，別再阿秀、阿秀的叫那麼親熱。」

「哦！阿秀小姐……這麼說妳是在前天晚上脫離了苦海嗎？」

「不錯！我不再是以前那位宿場女郎阿秀了。」

「對不起，我太冒昧了。那麼剛才坐在這裏的那位少老闆，可就是替妳贖身的恩主。」

「彥十郎哥是駿府茶葉大批發店駿河屋的少老闆。」

「茶葉批發店駿河屋可是駿州第一大店鋪呢……」

「不錯！」

「原來妳是由駿河屋的少老闆贖的身啊！妳的福氣可眞不錯啊！」

「你的意思是說我釣到了金龜婿嗎？」

「不錯，有這種大店鋪的老闆爲妳贖身，對幹那種行業的女郎來說，不啻是由地獄一下到了天堂。對不起！我又說了女郎。」

「我與彥十郎哥是從小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可是，後來因爲我家裏做生意虧了本，同時，欠了一大筆債，我爲了還債，就賣入赤坂蔦屋做宿場女郎。這些年來，彥十郎哥雖只每半年來看我一次，，但是我們之間的海誓山盟沒有變。彥十郎哥發誓只要駿河屋到了他的手中，他一定花錢把我贖囘去，讓我當老板娘。去年春天，駿河屋的老主人去世了，彥十郎哥名正言順地繼承了駿河屋，他一等到同年的喪期滿了，就趕到赤坂把我贖了出來。」

「這麼說妳被贖身之後，並不是給別人做妾，而是去當駿河屋的少奶奶。」這商人不由得露出滿臉驚訝的神情。

「那當然……」阿秀露出得意，驕傲的微笑，好像全世界上所有的幸福都已降臨在她的身上。

二

三河赤坂這地方向以女郎多而聞名，即使是在東海道這一帶宿場女郎非常多的地區中，也享有盛名。關於當時赤坂的縣志上曾記載着：「每一宿場都有遊女陪宿，並排着任遊客挑選。」

所謂的遊女，就是指在客棧中陪宿的女人們，因此，又被人稱爲宿場女郎。由於，赤坂的宿場女郎特別有名，當時的行旅們，曾給她們一個稱號，稱她們是「擦粉的赤坂狐狸精」。

像這種女郎，只要客人們看中了，準備點錢給鴇母就可以把她們贖出來。當贖身的事決定之後，還要舉行一個慶祝儀式，慶祝她獲得重生。然後，就可以由爲她贖身的男人把她帶走。所以，對於那些女郎來說，贖身後的慶祝儀式是她們最高興的事了。

原本屬於赤坂蔦屋的阿秀，也是在前天才舉行了她的贖身儀式，昨天一早與彥十郎就出現在東海道上，雙雙朝着東方走去。她的情形比一般被贖身的宿場女郎還要幸運，因爲，她並不是被一些好色的老傢伙贖去做侍妾，而是與青梅竹馬的彥十郎宿願得償，成爲堂堂正正的彥十郎妻子。

彥十郎不但年輕英俊，同時也成爲駿河首屈一指的茶葉批發行的老闆。阿秀嫁給彥十郎後，就成爲駿河屋的少奶奶，這是別人想都想不到的好運道。所以，一路上阿秀樂得像在作夢似的，陪着彥十郎朝駿府走去。

彥十郎付了錢，擠開人羣，回到阿秀身邊，對阿秀說：「我們走了吧！」

阿秀站起身來，依偎在彥十郎的身邊。

「有沒有忘了什麼東西？」彥十郎說着，還回過頭去望望剛才坐的地方。

「沒有！」說完，阿秀連瞧也不瞧那商人一眼，就與彥十郎走了出來。

他們倆一出了茶樓，就加快脚步，向東方走了。那四十多歲的商人也緊跟着出來，懷念似地目送阿秀的背影消失，這才轉向相反的方向——西方走去。

又過了大約二十多分鐘，傳馬的佐七親分與五個子分也用好了飯，一塊起身，其中一個子分付了帳，大伙就準備上路了。由於他們的行踪很隱秘，所以，一行人盡量不說話，以免惹人注意。

然而，當他們伸手去拿褡褳時，佐七親分自己却喊了一聲，剎那之間，臉色變得慘白，那五個子分們也都起了一陣騷動，四下地尋找什麼似的，甚至連每一張椅子，地板都仔細地找過。

「那封信怎麼會不見了呢？剛才我還看到它放在褡褳上的呀！」

「我剛才又重看了一次，然後依原樣地把它包在油紙裏，放在褡褳上的！」

「怎麼會不見的呢？」

「它又沒有脚，不可能自已消失了啊！」

「會不會是有人拿走了？」

「對，很可能是被別人偷走了。」

「有可能，桑名的多郎右衞門手下就一直很希望偷走這封信函。」

「看來一定是被他們偷走了！」

「這麼說，剛才坐在我們背後，背向親分的那個傢伙最有嫌疑。」

「哦？剛才是誰坐在那的呢？長得什麼樣？」

「看來是個商家少老闆打扮的男子，臉色細白與一個歡場中女郎，他們裝扮成一對夫妻似的。」

「如果是那對男女，我們看見他們早已走出茶樓，向東方去了。」

「一定是他們。我們得趕快追上去，奪回那封信，同時，殺了他們，以示警戒。」

傳馬的佐七與子分們，低聲的商量好行動。在下一刹那，六個人就已像一陣風似的追了下去。一行人由茶樓衝了下去，再由街道向東直追而去。

「這下可有好戲瞧了！」

「到底會發展成什麼情勢，咱們也去看看……」

長五郎與廣吉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佐七們怪異的行動後，也緊跟在佐七一行人的身後，趕去看熱鬧了。

雖然前後只相差二十多分鐘，但是，佐七等人却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趕上阿秀與彥十郎。因爲，途中還要渡一條河，如果不能搭上同一條渡船，其間的距離可就拉遠了。然而，佐七等人晚了二十多分，當然不可能與阿秀他們搭上同一條渡船。

出了濱松的大街，就到了中町，由中町再向前走就是天龍河。中町因爲位於京都與江戶的正中間，所以稱之爲「中町」。天龍河則分爲大天龍河與小天龍河，要再往前走，就必須先搭渡船渡過大小兩條天龍河。

彥十郎與阿秀渡過了天龍河，就來到了「見富」。因爲由西邊，順着東海道而來的人，會在這裏看到富士山，所以，此地就命名爲「見富」。果然，彥十郎與阿秀抬起頭就已望見在夕陽中的富士山雄姿。此時，太陽已偏西了，彥十郎又帶着阿秀是不適合再繼續趕路，所以，就決定投宿於見富的客棧。

一路上，緊追過來的佐七一行人，却不知怎麼陰差陽錯地錯過了彥十郎與阿秀，一直追到見富的前一站——袋井。袋井共有五十多家客棧，他們費了好一陣功夫，一家家地搜查，也沒查到那兩人的下落。佐七只好決定，今晚就住在袋井，明天一早再回見富。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彥十郎就與阿秀離開了客棧如繼續地向東走，他們一定會在半途上，就遇到回來的佐七等人，也許是二人的福星高照，也許是佐七等的運氣欠佳，總之，他們倆又在無形中躲過了一場殺生之禍。

「我們走這條路吧！」

離開見富不久，就來到一個雙叉路口，彥十郎指着那條朝南的小路說。這條小路靠近遠州灘

，沿着砂丘北側向東走，可以到御前崎，再由這裏向北走，可以通到年俸一萬石的田泊玄蕃頭所屬的城下街——相良。另外一條向東延伸的路，則是東海道。彥十郎在這裏，却突然不走東海道，而選擇那條通向相良的小路。

「咦？你爲什麽要繞一大段路呢？」阿秀疑惑地問着。

「我想去趟相良。」

「到了相良，再轉到掛川、金谷回到東海道上，是嗎？」

「是的！」

「那要繞上好遠的一段路！」

「我知道！不過，一旦我們回到駿府，就不太可能有機會出來旅行的。所以，我想趁着現在這個機會，先繞到相良去看看伯父。」

「你是說去看看相良的伯父啊？方便嗎？……」

「這一點妳放心。聽說我這位伯父在年輕的時候，也是位風流人物，艷史頻傳，所以，對於這方面的事，特別開通。從前，爲了妳的事，我也曾與他商量過好多次。」

「哦！這麽說我也應該到他那去道個謝。」

「所以，就打算今晚就住在相良，明天再轉回東海道上，妳說好不好？」

「只要是跟你在一起，到那裏我都願意！」

「那我們就走這條路吧……」

說着，兩個人就高高興興地手牽手往這條叉路走去。

傳馬的佐七一行人，等趕到見富，發現彥十郎與阿秀早已離去，但在東海道上又沒有遇到他們，因此，判斷他們一定是朝着相良走了，等到他們想到這裏，再開始往相良追去時，已經又耽誤了兩個小時。

緊跟在這一行人後面的是長五郎與廣吉，也朝着相良走去。在同一時間，彥十郎與阿秀已走到了三輪村。這是個近海的小村子，但是一絲海風都沒有，比東海道還要暖和，春天的氣息也更濃。蝴蝶在草叢中翩翩起舞，鶯鳥在枝頭上高聲歡唱，到處都充滿了春的氣息。

此時，由西邊通到三輪村的小路上，出現了一個人影，他既不看路旁的蝴蝶、也不聽枝頭的鳥叫，一個勁地趕着路。他的脚程非常快，好像才望見他，一眨眼，他已靠近了身邊。

他是個行旅裝扮的渡世人，瘦高的個子，一頂破爛不堪的三度笠，深深地壓在眉前，遮去了整個臉。無論是纏布、綁腿，或身上的衣服，披風都已髒亂無比，可見他已經過了長途的跋涉。只有脚上的那雙草鞋是新的。腰間配着把長刀，朱紅色的刀鞘，精鐵製成刀環與刀鐺，看來相當的重。雖然，久經風吹日晒，皮膚黝黑，但臉色並不太好，眼神黯淡，還算俊秀的臉上，却一點

表情都沒有。渾身充滿一種淒厲、落寞的氣質，左頰上那道短短的刀痕更增添幾分落寞感。口中咬着枝竹箭，一枝手製的竹箭，一頭尖，長約五寸。

這個落寞的渡世人，進入三輪村後，即快步地朝着相良方向走去。於是，他好像正追趕彥十郎與阿秀似的緊跟在他們的後面。

但是，由於速度相差太多，不多久，這個渡世人就快趕上他們了。但是，彥十郎與阿秀却沒有發現這個渡世人的存在。其實，即使發現了，他們倆也不會注意的。因爲年輕的小倆口，早就沉醉在自己的世界裏，這條寧靜的小路，對他們來說就好像是個無人的世界。

既然是無人的世界，小倆口就更不必客氣了，於是身子依偎的更緊，手也拉得更緊。身子的摩擦，薰人欲醉的春天氣息，小倆口的血全都沸騰了。臉色晒得通紅，頭也有點發昏了。

「天氣眞熱！」

「彥十郎哥的皮膚好燙人喲！」

「阿秀的身子還不是……」

「好燙人是嗎？」

「我們倆好像沉浸在火熱的世界中！」

「就是嘛！我也覺得彥十郎哥的手臂摟得我心好慌！……」

「小傻瓜！」

「說來眞可憐，我們只有在赤坂的慶祝儀式中，溫存過一次而已。」

「那有什麼辦法！在新居，見富的客棧中，怎麼能親熱呢？」

「就是嘛！雖然是睡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隔着道紙門，還睡了那麼多人……眞討厭！」

「今晚我們就可以睡在相良伯父的家裏。他們家有一間遠離正房，另蓋的小房間，我們就住那一間。」

「可是，我已經等不到那個時候了。」

「妳到底在胡說些什麼，阿秀……」

「我是說現在這裏也只有我們兩個人。」

「大白天底下，怎麼可以……」

「我們可以在松林中嘛……」

「妳別胡說了……」

「你看我都流了這麼多汗……」

阿秀一邊擦着汗，一邊生氣頭髮都散了。就拿出梳子，整理頭髮。不知是原本就快斷了，還是她心情激動，特別用力，梳子折成了兩段。

「啊呀……！」阿秀恨恨地望着折斷的梳子，一股怨氣全出在梳子上了。

「別氣了！這不是正好嗎？既然離開了赤坂，在那裏所使用的東西丟了也算了，沒什麼好可惜了！」彥十郎安慰她說着。

「對！彥十郎哥說的有道理！丟掉算了！」阿秀經彥十郎一說，這才轉怒爲喜，露出了笑容。一面頭也不回地就將折斷的梳子扔進了路邊的枯草叢中。

就在他們倆走了沒多久，跟在後面的那位渡世人也來到了這，就在他一腳踏在路邊的枯草上時，突然停下了脚，滿臉痛苦的表情，咬緊了牙。緊接着就在路邊坐了下來，抬起左脚，檢查脚底。

原來剛才阿秀漫不經心扔在路邊的梳子，折斷突出的部位，正像釘子般地插進他的左脚脚心。他忍住痛，由肩上拉下了搭褳，拿出放在裏面的軟膏，以及一塊黑布。

咬緊了牙，他猛的拔出刺在脚底的梳子，再脫下草鞋，在脚底上仔細地抹好軟膏，再用黑布纏好，這才穿上草鞋，重把搭褳搭在肩上，又站了起身。還好還可以走路。

不過，却也刺得不淺，左脚一落地用力時，就直痛得他冷汗直流，於是，走雖還走得動，但於左脚不太敢用力，只好走一步，拖一步。這一來，速度當然慢了下來。與前面的阿秀，彥十郎倒保持了一定距離，無法超越其前。

渡世人一步一拖地走過了三輪村、石津村與橫須賀村後，進入眼簾的是一片廣大的沙丘，一陣陣地熱風吹過，將沙丘的表面吹成一層層地波紋，平滑細緻，一個人影都沒有。

他並不直接走入這片沙丘中，也許是受傷的左脚，使得這段路程走來特別費力，同時，肚子也早餓了。因此，他進入左邊的小松林中，坐在樹下，拿出撕成一半的魚干，慢慢地在口中囉着，享受着這寧靜的片刻。

這時，他突然發現前面的沙丘上坐着一對男女。不過，由於這對男女坐在沙丘的斜坡上，所以，他並看不到這對男女的面貌，映入眼中的只是他們平直伸在沙丘上的下半身與雙脚。

由他們的動作看來，他們也正在吃便當，嗯，頂不錯的，他們還準備了裝在竹筒中的茶，一邊吃，一邊喝，比他可舒服多了。但是，這位古怪的渡世人，似乎對之並不羨慕，仍然不經意地嚼着自己乾澀的魚干，吃完之後，就將長刀抱在胸前，閤上雙眼，準備休息會兒就繼續趕路。

但是，他才閤上了眼一會兒，就又被一種奇異的聲音給吵得張開了眼。

進入眼中的第一個景象，赫然是一雙女子雪白的大腿及細膩豐滿的臀部。這個渡世人並沒有被眼前這副景象給嚇住，他仍然保持着他冷漠的眼光，一無表情的臉上也一動不動，就好像他並沒有看見眼前的這一幕。注視着前面的眼睛，似乎一無所見。

「阿秀！」

「嗯嗯！彥十郎哥！」

但是，這對男女熱熾的呼喚聲却傳了過來，打破了四下的寧靜。這個女孩子穿着草鞋，繫着綁腿，除此之外，下半身就赤裸着空無一物。那個男的緊緊地依偎在她身邊，一隻手托着她的腰部。看來，他之所以不把身子壓在女的身上，可能是怕自己的雙手與膝蓋一用力卽陷入沙中。

「啊！啊！我的好哥哥……」

女的發出蕩氣廻腸的媚叫，下肢因激動而僵直着。

「阿秀，阿秀！妳完全是屬於我彥十郎的！」

那男的也激動地將另一隻手緊緊地按在女的豐滿白嫩的臀部上。

三

這是個陽光耀眼的大白天。

一朵朵的白雲正悠閒地飄浮在明亮的天空中，白花花的陽光洒在平滑的沙丘上。廣大的沙丘，此時既無人影，也沒有任何移動的物體。只有一對男女正以天空爲帳，大地爲牀，在那不停地蠕動、親熱、糾纏得難解難分。那女的曲線玲瓏的腰肢以及白嫩豐滿的臀部，正扭動地引人遐思。

渡世人閉上了雙眼，再也不想看眼前這幕醜劇。

「好哥哥！我快受不了，我快死了！」

「我怎麼捨得讓妳死！」

「可是，嗯，嗯，我不知該怎麼辦，我快……」

「嗯，哼！只是暫時讓妳嚐嚐欲仙欲死的滋味！」

「好哥哥！」

閉上眼的渡世人，似乎也將這對男女的淫蕩對話與嬌喘吁吁也都趕出意之識外，充耳不聞。此刻，他的注意力並未被眼前的這一幕給吸引去，他正全神貫注地注意老遠走來的那兩個男子。他張開了閉下的雙眼，目光烱烱，全身戒備的無懈可擊，以防備來者不善。

來者是兩個二十二、三歲的年輕渡世人，那就是先前在茶樓中的長五郎與廣吉。不過，對那位口咬竹箭的渡世人來說，他們倒還是第一次看到的陌生面孔。長五郎與廣吉進入松林後，在距離渡世人三公尺左右的地方，就停了脚步。

「喲！眞是好精采的一幕！」

那個叫廣吉的大塊頭，一眼就瞧見前面沙丘中的那對男女，不禁笑着說。

「眞是恬不知恥，太不要臉了！」

長五郎雖然這麽接着腔，但眼睛却一刻不離地緊盯着那位口咬竹箭的渡世人。

「傳馬佐七親分正快馬加鞭地緊追他們，沒想到他們却在這裏親熱起來，眞是死到臨頭，還不知！」

「他們一定放心得很，才會有心情幹這種事。」

「哦？你是說他們知道佐七親正在追他們，但是因爲放心，不在乎，所以才會在那兒親熱？」

「不錯！」

「長五郎，你有沒有搞錯啊？他們小倆口的怎麽可能會這麽放心呢？」

「有大劍客當他們的保鏢，他們當然有恃無恐，放心得很！」

「大劍客……？」

「對！他們一定是雇了一個大劍客！」

「喂！你說的大劍客到底在那裏啊？」

「笨蛋！不是就在你身邊嗎！」

「什麽……？」

「既然有這麽一位大劍客替他們把風，他們當然可以放懷地在那男歡女愛，親熱起來。」

「原來如此！」

「而且，這位大劍客可還不是平庸之輩，遇事則溜之大吉，不知他們是怎麽雇到的這個大劍客，像他這種人可還眞不容易找呢？」

「哦？是嗎？」

「我說廣吉，你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眼前這位口咬竹箭的人是誰？」

「哦！口咬竹箭的渡世人？我好像聽人說過，可是一時想不起是誰？」

「笨蛋！他就是上州新田郡三日月板的木枯紋次郎！」

「哇！原來他就是木枯紋次郎啊！……」

「他的名氣可不小。這對男女既然雇得起頂頂大名的木枯紋次郎，當然可以有恃無恐，放心大膽地享樂！」

「說的也是！」

雖然，相距三尺多，可是廣吉與長五郎的對話，却一字不漏地都傳入紋次郎的耳中。尤其是長五郎，似乎還故意放大嗓門，說給他聽似的。可是木枯紋次郎却好像一個字都沒聽見似的，不但一句話都不說，甚至連臉上也不露出一絲表情，仍然是那副冷漠的模樣。

就在這時，那女的突然發出一聲尖叫，拖着長長，令人血脈賁張的尾音，然後，就靜止了下來，她原本蠕動的下肢，僵硬地伸直着，腰肢與臀部的擺動也都停止了，好像一具突然失去生命

的屍體，靜靜地趴在男的身上。四周又恢復了一片寧靜。

「啊！這下可眞是到了極樂世界！」

廣吉說着，兩肩也洩氣似的垂下了，似乎有點掃興好戲結束了。

「眞是不要臉！」

長五郎說着，還朝地下吐了口口水。

「還躺在那不動，我看傳馬佐七親分快追來了！」

「你替他們急什麼，反正有木枯紋次郎在，佐七親分也難以得手。」

「哦？眞的嗎？」

「一定是如此！」

「可是佐七親分全部有六個人，木枯紋次郎再厲害也只不過一個人，俗話說：雙手難敵四拳。」

「可是，我相信紋次郎一定會佔上風。」

「這未免言之過早吧！」

「閒話少說，我看還是先給佐七親分通知一聲吧！」

「通知什麼？」

「當然是通知佐七親分，木枯紋次郎已成爲那對男女保鏢的事啦！」

「爲什麼？這對我們也沒什麼好處？」

「我想我們去報個信，佐七親分一定會賞我們一、二分錢。」

「對！那我就跑一趟吧！」

「好！就偏勞你了，快去快回吧！」

「我會很快回來的。」

廣吉說完，就很快地跑出松林，朝西方跑去。

在沙丘斜坡的彥十郎與阿秀，完全沉浸在愛慾之中，對於松林這邊的事渾然不覺，一點都不知春光早已外洩。休息好一會之後，小倆口這才整頓裝束，滑下斜坡，依偎着走了。阿秀好像全身都已虛脫似的，整個人軟綿綿地緊靠在彥十郎的身上，勉強地拖着脚走。

緊擁在一塊的兩條身影，漸漸地愈走愈遠，最後終於消失在沙丘的那頭。他們留下來的脚印，也很快地就爲沙所覆蓋，再也瞧不出曾有人走過。長五郎一直送他們的背影完全消失後，才轉移視線注視着木枯紋次郎。

「大名頂頂的木枯紋次郎，難道是一位啞巴嗎？不然怎麼一句話都沒哼過。」

長五郎想用話激紋次郎開口，以便得知紋次郎與那對男女之間的關係。

誰知紋次郎硬是不上當，一副事不關己的表情，對於長五郎的話，他連眉頭都不皺一下。然後，好像懶得再待在這裏，聽長五郎的冷嘲熱諷。站起身，把長刀配在腰上，拖着左脚走了。

「啊喲！大劍客得趕上前保鏢了。」

長五郎氣不過，仍朝着紋次郎的背影說。

紋次郎却頭也不回地由松林中走到小路上，再沿着小路朝東方走去。這條小路並不通過沙丘，而是向着田園一直延伸過去。忽然，早就動身的彥十郎與阿秀的身影又在沙丘上出現。他們倆滑下斜坡，踏上這條小路，恰好就在紋次郎前面十尺左右。

「咦……？」阿秀回頭望着紋次郎，訝異地皺着眉頭，好像想起什麼事似的。

「怎麼了？」彥十郎奇怪地問阿秀。

「我是在想後面那個渡世人……」

阿秀一面依偎在彥十郎身邊，向前走着，一面還屢屢回頭望望紋次郎。

「妳不要回頭看人家！」

彥十郎有點害怕地阻止阿秀對紋次郎的注視，看來他非常的謹愼，不願與渡世人扯上關係，怕惹麻煩。

「可是，那個渡世人剛才咱們不是在三輪村看過嗎？」阿秀固執地說。

「那又怎麼？」

「可是，剛才我們不是在沙丘上……休息了好一會嗎？」

「嗯！這怎麼了？」

「那這位渡世人就應該走在咱們前面才對呀！現在他怎麼反落在咱們身後呢？」

「這……」

「很奇怪，對不對？」

「眞實，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也許那位渡世人也曾經休息了一會兒。」

「不，這其中一定有問題，應該在前面老遠的人，怎麼反而出現在後頭？」

「妳別瞎疑心了，也許只是偶然、巧合，不要這麼介意！」

「不，不是我多心，他會不會是在跟踪咱們？」

「胡說八道！這怎麼會呢？」

「像他們這種渡世人，一天到晚就在外面跑，應該脚程很快才對，照理說會一下就趕在咱們前面，可是你看他好像故意拖着脚走路，故意走在咱們後頭。」

「也許他是脚受傷了，走不快……」

「脚受傷了……？」

「對！可是一個走慣路的渡世人，怎麽可能讓脚受傷，這傢伙一定是個大笨蛋！」

「阿秀！快別這麽說！」

他們倆低聲地在前面嘀咕，而走在後頭的紋次郎却一字不漏地聽得清清楚楚。因爲四下太寧靜了，一點聲音都沒有，再加上順風的關係，紋次郎知道他們倆正在議論自己。

可是，他們雖然正在談論他，但他一點興趣都沒有，卽使聽進了耳，也毫不在意。所以，他既不追上前分辯什麽，也不露出一絲不樂的表情，仍然是那張冷冷的毫無喜怒哀樂神色的臉。

不久，就進入了太田村。

這一帶是廣濶的田園。進入眼廉的是一片色彩金黃耀目的菜花田。在這片延伸到天際的絨毯般地菜花田中，有好些隻蝴蝶正點綴其中，翩翩飛舞着。

在左邊山丘的斜坡上，散落着幾戶民家。可是，一個人影都沒有。右邊就是海邊，這裏距海邊約有半里遠，可能那些民家的農民們，都趁閒到海邊去捕魚了。

這是一個寧靜、悠閒的春天下午。再加上這裏迷人的風景，眞令人拋開一切煩憂。一對緊緊依唧在一起的男女似乎已完全陶醉在這迷人的世外桃源，正親熱地低聲交談。

「今天晚上，我們就住在相良嗎……？」那女的嬌媚地問着男的。

「是啊！」男的用手緊摟住女的腰肢。

「那，明天呢……？」

「明天我們就到金谷去。」

「明天我們會不會渡過大井河呢？」

「當然會！渡過大井河，再投宿島田！」

「島田？島田不是已經進入駿州了嗎？」

「是呀！」

「由島田到駿府大概有多遠？有沒有七里半？」

「大概有喔！」

「這麽說我們由島田出發的當天，大概就可以趕到駿府了。」

「嗯！大概可以！因爲中間要經過宇都谷崖，這一段路比較難走，但是，如果我們早一點動身，應該可以在天黑以前趕回駿府。」

「唉！我們終於走到駿河屋了！」

「我想我店裏的伙計們，還有掌櫃的，一定都拉長了脖子，等着咱們回去呢！」

「他們會不會看不起我，討厭我？」

「胡說，怎麽會看不起妳，我是他們最尊敬的少老闆，現在我老遠地由赤坂接妳回去，他們

歡迎都來不及，怎麽會討厭妳這位少奶奶呢！」

「啊！我好高興喲！」

「妳知不知道，爲什麽我這次出來一個小伙計都不帶？」

「我猜一定是爲了……」

「不錯，我就是希望只有妳我兩個人一起親親熱熱地回駿府。伙計們也都看得出我的心意。」

「我這該不是在作夢吧！」

「傻瓜，妳又說傻話了！」

「假如，這是一場夢，我希望這場夢永遠也不要醒。」

「阿秀……」

「彥十郎哥！一個人竟然會有這麽幸福的時候！」

女的邊說着，邊激動地將整個身子的重量全依靠在男的身上。

那男的原本就不屬壯健型的人，此時又出其不意地承受女的全身重量，一個踉蹌，居然倒向一旁。而那個女的也因突失依靠，脚步不穩地也倒了下去。

「啊呀！好痛！」

女的一下子整個人都撲倒在地上，雙膝重重地碰在地上，痛得一時直不起身。

「阿秀……」

男的慌了手脚，想一把抱起她。

就在此時，木枯紋次郎走到他們的身邊。

阿秀一轉臉，發現走近的紋次郎，一張俏臉突然硬綳了起來，柳眉倒豎。她原本就因跌倒，正一肚子火，現在又覺得自己的醜態都被別人看到了，愈發怒上心頭，不由得惱羞成怒，露出她的教養。

卽使是位個性溫柔，性格內向的女孩，當了這麽多年的女郎，心性都會大變，變得潑辣，不講理，更何況阿秀原本就是個性倔強的女孩。此時，她又恢復她當女郎時代的眞面目，只要對方是男人，不管是武士或是渡世人，她都不怕。

「你這個笨蛋、傻瓜、混蛋！」

阿秀杏眼圓睜，一副潑婦駡街似的對着木枯紋次郎吼了起來。

紋次郎停下了脚步，以冷漠的眼光望地上的女郎。

「你爲什麽要鬼鬼祟祟地跟在我們身後，爲什麽不走到我們前面去，或者另外走別條路？」

阿秀見他不回聲，氣焰更高，更扯大了嗓門叫着。

「阿秀，妳怎麼這麼沒禮貌？」

彥十郎更是慌得不知所措，趕緊抱起阿秀。

「眞對不起！我爲她的失禮向您道歉！」

彥十郎一邊鞠躬向紋次郎道歉，一面扶着阿秀趕緊走開。

木枯紋次郎一直保持着冷漠無言的態度。目送着這對男女的背影離去。直到他們的身影完全消失在下坡路的那一頭後，他才拖着左脚，繼續向前走。

四

走出了太田村，就進入了另一個小村子——堂山村。

紋次郎聽到背後傳來一陣脚步聲，但是，他並沒有回頭看來人是誰，就已猜出是誰。因爲，他已聽出這是兩個男子的脚步聲，那麼一定是剛走的那兩位——長五郎與廣吉。

「傳馬佐七親分可眞是吝嗇！」

「嗯！我有同感！」

「我這麼老遠地跑去通知他，那對男女已雇了個可怕的大劍客，沿路保護他們，他聽了居然只說聲是嗎？連一文錢都沒給我，眞是吝嗇！」

「就憑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不是當大親分的料！」

果然，身後又傳來那對年輕男人的說話聲。

「不過，當我告訴他，那位可怕的大劍客，是位口咬竹箭的渡世人時，他顯得相當慌張。」

「這是一定的！」

「倒是他那些師兄弟們一副不在乎，不怕死的樣子。」

「佐七親分已年過四十了，血氣已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那五個子分才不過二、三十歲，正是爭強好勝的時候，當然不畏木枯紋次郎的名頭。」

「還有個三十左右的大塊頭吼着要一刀砍下木枯紋次郎的腦袋，再找那對男女算帳。」

「那個一定是代貸政吉。」

「我說長五郎，你眞是無事不知啊！」

「咱們既然是出來增長見識的，當然需要多知道一點事啊！」

「好了，好了，你別又吹牛了，先說他們其他幾個人是誰？」

「除了政吉之外，其他的是豆金、重藏、與三郎，還有勘太。」

「眞的嗎？」

「你當時看佐七親分預備怎麼辦？」

「佐七認爲無論如何，還是要取回那封信函，同時還要送那對男女上西天，怕他們可能看了信函的內容，而且，那對男女一定是敵人派來的細作，殺了也是應該的。」

「這麼一來，他們一定要先殺了紋次郎才行。」

「這是一定的。」

「依我推測，他們一定想偷襲紋次郎。」

「我也這麼想。」

「很可能他們已經繞到海邊的那一頭去等着這三個人，等他們一到，就來個出其不意。」

「對，很可能如此。」

「看枯木紋次郎走路的樣子，好像左脚受傷了，如果佐七等人出其不意地偷襲，很可能會一刀就了結了木枯紋次郎哦！」

「你要不要也去試試看，看能不能一刀殺了紋次郎。」

「他與我又沒有什麼怨仇，我爲什麼要殺他。」

「話不是這麼說，如果你一刀殺了紋次郎，那可不得了，你的名氣一定會傳遍天下。」

「算了，還是保命要緊，這種名氣不要也罷！」

「說起這紋次郎，我就覺得納悶！」

「哦？你奇怪什麼？」

「聽說木枯紋次郎一向都不管別人閒事。」

「對，這個我也聽說過了，他最怕與別人扯上關係，結下樑子。」

「這一次，他爲什麼會爲了保護那對男女，而與傳馬佐七親分結下樑子呢？」

「也許那對男女出了重金，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只好另當別論了。」

「這也不對，道上的朋友聽說木枯紋次郎一向獨來獨往，從不惹事，也不多管閒事，就算是你在他面前堆起百兩黃金，他都不會心動的，這一次……」

「也許那對男女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苦苦哀求？」

「會不會是木枯紋次郎不知道個中內情，而被那對男女說動了？」

「你是說木枯紋次郎並不知道這對男女是桑名多郎右衞門的手下，暗中偷了傳馬佐七親分由尾張大爺的町奉行所求來的信函，準備以此信函求大前田榮五郎幫忙，這下全完了，因此，一定要殺了那對男女，奪回信函。這些事情，木枯紋次郎可能並不知道？」

「他一定是不知道，才會答應保護他們。」

「眞想不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是，看他那副不開口辯駁的樣子，好像又已經知道一切內情。」

「不對，也許我們太魯莽了，可能看走了眼。」

「你是說我們自作聰明，誤會他了。」

「對，一定是如此，木枯紋次郎並不是那對男女的保鏢。」

「怎麽可能？長五郎！」

「嗯！那對男女一定只是湊巧與木枯紋次郎走在同一條路上，都要到東邊去。」

「胡說，不可能……」

「不，一定是如此！」

「那他爲什麽不開口說話，一定是我們說中了他的心，所以，他才不開口！」

「不對！」

「怎麽不對！」

「木枯紋次郎一定認爲這沒什麽大不了的，所以才不開口辯駁！」

「沒什麽大不了……」

「對！因爲他根本沒把我們放在眼裏，所以，我們說的話也都不重要了。」

「沒把我們放在眼裏，這話又怎麽說？」

「那還用說，以我們倆的身分、名氣，怎能與他相比，差得太遠了，他當然懶得理我們這種

無名小卒！」

「嗯！有道理，他認爲開口太麻煩了！」

「就是呀！他不願與我們談話而扯上關係！」

長五郎與廣吉說後，就沉默下去，只剩二人的脚步傳來。

木枯紋次郎一點都不關心他們所談的話，好像他們談的是另一個人，與他無關。他要做的事就是走路，走路。突然，他尖銳的目光發現前面似乎站着一個黑影。小路開始走下坡了，向東北方彎曲，消失於松林中。

紋次郎的左手握着長刀，拇指按在刀鍔上，準備隨時可以拔出刀來。也許是路上太亮了，相形之下，松林中看來就格外的漆黑。

當紋次郎沿着小路，進入林中時，他的右手已經握在刀柄上。他直覺地感覺出左手邊的黑暗處，傳來一種不祥的殺氣。雖然看不到人影，但他確定一定有人藏在那棵老松樹後。」

「呀！」

「哇！」

長五郎與廣吉，突然在紋次郎的身後，發出示警式的驚叫。

因爲，他們同時看到一條黑影子，由老松樹後跳了出來，直逼紋次郎。

就在樹葉稀疏的地方，露出一點黯淡的陽光，此時只見一道刀光一閃。也許對方的偷襲早在紋次郎的意料中，因此，他一點都不着慌。只見他一矮身，右膝單蹲在地上，以保護一用力就痛的左腳。

同時，將早已拿在手中的長刀，舉在頭上，呈水平狀地向前直伸出去，刀背朝上。於是，偷襲者的長刀，一刀就砍在他的刀上，火花四散。

噹——。

嘎——。

傳來一陣金屬撞擊的聲音。偷襲者的長刀居然因用力過度，一下子就在刀鍔處折斷了。折斷的長刀飛快地向偷襲者的胸前射去，來者閃躲不及，發出一聲慘叫。

「哇！」

然後就向後踉蹌地退了幾步，雙手抓住自己三度笠的邊緣。紋次郎保持着單膝着地的姿勢，長刀向前一伸，一刀就刺入那男子的胃部下方。

「噁！」

那男子又發出一聲痛苦的聲音，同時，一把扯下自己戴在頭上的三度笠。

紋次郎這才拔出長刀，慢慢地站起身。而那位偷襲者却抱着不斷噴出鮮血的肚子，向後倒了

下去。紋次郎繞開那男子的屍首，收刀入鞘，繼續向前走。

「哇！眞厲害！」

「眞是名不虛傳！」

「沒想到他們的偷襲會一點用都沒有！」

紋次郎聽到長五郎與廣吉興奮莫名的對談。

「只有一個人來偷襲，當然不是紋次郎的對手。」

「長五郎！這傢伙……」

「他是重藏！」

「可眞是白白地送了一條命！」

「但是，廣吉，這一來，木枯紋次郎反倒騎虎難下了！」

「這又是爲什麼？」

「因爲，在這以前，木枯紋次郎還可以分辯他與那對男女毫無瓜葛，置身事外，現在可就不管這檔子事了，想要抽身已晚了。」

「你是說他殺了佐七的子分！」

「不錯！這一來，他再也分辯不清自己與此事無關，已經與佐七等人結下了樑子。」

「對，佐七親分一定會報此仇的。」

「依你看佐七他們還會採取什麽辦法？」

「大概不可能在前面埋伏偷襲。」

「這麽說，其餘的人一定都還在後頭了。」

「嗯！等他們趕到這裏發現了重藏的屍體，一定不會善罷甘休的，很可能在一怒之下，追上紋次郎，一刀就把他殺了才甘心。」

「對！我也這麽想！」

「我們趕快到前面去，來個隔岸觀虎鬪，看到底是誰贏！」

長五郎與廣吉高興地笑着往前走了。

紋次郎遠遠地聽到他們的聲音，但他一點都不介意。走出了松林，他又看到耀眼刺目的陽光，此時，太陽即將西下，大地一片火紅。紋次郎自從離開彥十郎與阿秀親熱的沙丘，已經又走了三里多路。

此時，已是下午四點了。

進入了有谷村，路邊立着一塊石路標，上面寫着：前面五丁處，即是一分叉路。那條分叉路

向東走二里即到相良。

向北走四里，即到掛川。

不久，木枯紋次郎就來到一間民家前，左邊是石砌的圍牆，在凹入的地方則是一所院子。紋次郎看都不看地就由院子前面走過。

突然，不知由那飛來一些小石子與砂土打在他的三度笠與披風上，然後，再滾落在地上。紋次郎這才駐足望着飛來石子的農家前院。只見一棵枝幹蒼勁的老梅，樹上開滿了梅花。

那個叫阿秀的女孩正坐在梅樹下，彥十郎則不知到那裏去了。阿秀滿臉明顯的敵意，正對着紋次郎怒目而視，一邊又在地上收集着小石子與沙土。

「你果然又陰魂不散地跟來了！」

一邊說着，一邊已將地上的石子沙土抓在右手中。

紋次郎只是望着她，一言不發。

「你到底有什麽目的，快說出來！」說着，右手中的沙石已擲向紋次郎。

一半的沙石落在紋次郎的三度笠上，發出劈劈啪啪的聲音。紋次郎既不閃躲，也未露出任何不快的表情。

「你到底是看上了我們的荷包，還是看上了我，要不然就是無賴漢，只想跟在我們身後？」

說着，她又開始在地上收集石子、沙土。

紋次郎還是一句話都不說。

「你們這種無聊的男人，我可看多了！」阿秀嗤之以鼻地嘲笑着他。

「你們這種人過得是淒慘、痛苦的日子，所以，見不得別人幸福，常就跟在別人後面，無聊！」

阿秀又擲出了手中的小石子，但可能是分量不多，所以，還沒到紋次郎身邊，就落在地上。

「你大概就是這種貨色，說來你也怪可憐，說給你聽也是件怪殘忍的事，可是，我不得不告訴你，我和彥十郎哥是世上最幸福的一對。」

說着，說着，阿秀臉上陶醉的笑容又突然消失了，換上一副憎恨的表情。

「如果你眼紅、嫉妒的話，最好自己也變得幸福吧！羨慕別人是最要不得的，知不知道！同時，你可別小看我，我最會對付你們這種無聊男人了！哼！如果再有欺侮我的舉動，我可就不客氣了！快走開！滾蛋！」

阿秀連環炮似的罵完了，最後還意猶未盡地「呸」，吐了一口口水，表示對紋次郎的輕蔑與憎惡。

就在這時，彥十郎由農家中走了出來，同時，一個老農也正由屋後牽出了一匹馬。馬背上掛

着新草席，馬韁也是嶄新的，好像剛才才繫上去的。

「沒有馬鞍，不知二位還要不要騎？」

老農夫一面摸着馱馬的臉，一面笑着問。

「我要騎！」

阿秀又露出一張嬌媚的笑臉。

紋次郎一見沒事了，又繼續走他的路，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似的，臉上仍是冷漠漠的一無表情。

五

還走不到一丁遠，就聽到馬蹄聲與人聲由後面追了上來。

木枯紋次郎頭也不回地就讓到路邊上去。

「在日落之前，能不能趕到相良城下。」彥十郎擔心地問着。

「如果趕一下，一定可以趕得到。」老農回答。

「那就拜託你，麻煩你多趕點路，你要加多少錢都可以……」

「這並不是錢的問題，我呢？很少趕過馬，而這匹馬還是第一次載人呢！」

「能不能想想辦法呢？」

「我當然也很想讓二位方便，可是這匹馬第一次載人，還不知聽不聽人指揮呢？」

「你是說它可能走到一半就停下來再也不肯走了嗎？」

「我就擔心如此！」

他們，一邊談着，一邊已越過紋次郎走了。年已半百的老農夫，像拖驢子似的，拖着那匹老馬往前走，馬背上坐着彥十郎與阿秀。

阿秀打橫的坐在馬背的草蓆上，她身後的彥十郎緊張的握着馬韁。阿秀似乎在對紋次郎炫耀她的幸福，緊緊地依偎在彥十郎的胸前，抱着他的雙臂。

「一定會有辦法的，這匹馬一定知道我們是幸福的一對，知道我們要到相良去，它一定會趕在日落前送我們到目的地的。」

阿秀的話雖然是對彥十郎而說的，但臉却朝着紋次郎，嘴邊還帶着抹譏諷的嘲笑，眼中也充滿了輕蔑的目光。

紋次郎躲開阿秀輕蔑的目光，把眼睛緊盯在路上，一匹馬與三個人的黑影掠過了地面，也越過了拖着左脚一跛一跛的紋次郎，漸漸地消失在夕陽中。

左邊的菜花田，也沐浴在一片黃色的夕陽中，迎光的一面，將原本淡黃的菜花染成了深黃，

照在地上的陽光則形成橘色，漸漸地，這片橘色也愈變愈紅，愈變愈紅。

突然，後面又傳來一陣脚步聲。這一次，紋次郎回過頭去了。

背着陽光，紋次郎一眼就發現是五個渡世人正朝自己這邊跑來。在他們的後面還跟着兩條人影，嗯！那八成是看熱鬧的長五郎與廣吉。

紋次郎想也不想地就跑入左邊的菜花田中。等到他再停下身轉頭時，他整個人已置身在一片廣濶的菜花田中，上半身好像浮在絨毯般的菜花上，正有五、六隻白紋斑點的蝴蝶飛繞在他的四周。

五個男子停下了脚步，在路上一字排開。

看神情中間的那位就是傳馬佐七貸元。另外，分站在他兩側的子分，則露出一種拚個死活的悲憤神情。

「你可就是木枯紋次郎？在下在三州岡崎也小有名氣，道上的朋友都稱我是傳馬佐七。我也不想與你多說話，想一刀就了結你，送你上西天。」

四十多歲的佐七親分，嘴裏雖然說得硬，但頭上却冒出了汗珠。

「我是代貸，黑柳政吉。我也不想問你有什麼原因，單就你殺了我們的師弟重藏，我就有殺你的理由。」

佐七右邊的一個大塊頭，悲憤地大聲吼着。

「我是豆苗的金兵衞，別人都叫我豆金！」

「我是鈴屋的勘太！」

「我是白戶的與三郎！」

其餘的三個子分也都蒼白着一張臉，向紋次郎自我介紹一番。

紋次郎面對着這羣來勢洶洶的一伙人，仍然默不作聲。其實，到了這個時候，大概任何人都會保持緘默。因爲，多說已經沒有用了。

「好傢伙！」

傳馬佐七親分邊說着，邊拔出了長刀。

其餘的四個人也都隨之拔出長刀。然後，五個人好像已有默契似的一邊散開，採包圍的情勢，走入菜花田，一步步地向紋次郎逼近。

紋次郎快速地向後退，圍在身邊的白紋斑點蝴蝶，也緊跟在他的身後。此時的情景就像是在一片遼濶的黃色大海中，漂浮着六個人影，其中五個人漸漸縮小着距離，企圖將另一個人圍在其中。

卽將西斜的夕陽餘暉，照射在這片黃色大海中，也將那五個人手中的長刀，投照出一道道耀

眼的白色光芒。

紋次郎繼續向後退着。置身在菜花田中，一股撲鼻的菜花味，難免使人覺得氣悶，好像透不過氣似的，飛舞在空中的蝴蝶，更使人覺得心煩意亂。紋次郎邊退邊回頭望望，一眼就望見在老遠的路上，有兩條人影正沐浴在火紅的夕陽中，看來長五郎與廣吉也正緊張地等待好戲上場。

忽然，紋次郎加快了腳步，在菜花田中狂奔起來。他背向那五個緊追不捨的敵人，成直線地迅速向後急跑。那五個男子一見，也加緊地追上去，誰知就在紋次郎離他們有一段相當長的距離時，他突然一矮身，整個人就由黃色的大海中消失了。

傳馬佐七等人一見此景，只得又再次散開，擴大已縮小的包圍圈。好一會之後，紋次郎的身影才又在剛才沉沒的右方浮現。此時，他的頭上也有一樣東西在閃閃發光，原來，紋次郎已拔出了長刀。

距紋次郎最近的那個人，一見到紋次郎的身影，立刻快速地向上一跳，整個人好像跳出海面似的，快速接近紋次郎。而紋次郎也不再向後退，急速地向前迎了上去。兩條黑影終於在黃色的大海中交會了。

「哇！」

一聲慘叫發自那兩條黑影中，傳了老遠，老遠，令人聞之心膽俱碎。

然後，其中的一條黑影向後倒了下去。菜花也像是海面似的，起了一陣波動，但不久就恢復了原來的平靜，只是海面的人，已少了一個。

這個已由海面消失的人是人稱豆金的豆田金兵衞。

其餘的四個黑影，一見此事，立即由三個方向，向紋次郎急速地逼進。最先接近紋次郎的黑影是一個大塊頭，他是人稱黑柳政吉的代貸。政吉與紋次郎很快地相撞在一起，然後，兩個人都一同地沉沒於黃色的大海中。

「啊！」

慘叫之聲又由海面下傳了出來。

緊接着，紋次郎一個人又由海底冒了出來。

由三方逼上來的黑影，更快速地一齊向他包抄過來。紋次郎轉身向沒有追兵的一方逃退。他拚命地跑，突然，又折向左方。此時，距離他最近的人，已追至身後。

他是白戶的與三郎。

與三郎似乎已爲同伴的傷亡給沖昏了頭，他一點都沒有發現紋次郎的戰略是想孤立他們，再一個個予以擊殺。因此，他又一個人的緊追紋次郎。

猛的紋次郎停下了腳，就在下一刹那，他又突然轉過身，衝向與三郎，採取攻擊。與三郎猝

不及防，一時根本沒有想到紋次郎會像殺神般地衝向他，此時，不但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應戰，同時，一股寒意由心底生起。所以，一個轉身，他反倒向後逃了。

只可惜紋次郎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以甩脫的。他快速地追了上去，一縱身抱住了嚇得魂飛魄散的與三郎。

「哇！」

又是一聲慘叫，傳遍了整個黃色大海。與三郎的身子隨着慘叫，向後跌倒。在他的胸前挿着一把由下而上刺穿的長刀，正迎着夕陽，閃閃發亮。

紋次郎往後退了兩三步，與三郎就像在海上溺水的人似的，雙手在空中一陣亂抓，然後，就沉沒於黃色大海中。

此時，佐七與勘太已由紋次郎的左右掩進，開始發動攻擊，紋次郎來不及拔刀應戰，匆忙中將自己身後的披風，像一個圓形武器似的，向外飛展。佐七親分閃躲不及，被他的披風打在臉上，手一鬆，長刀也飛了出去，整個人一時站不住脚，就跌坐在菜花田中。

紋次郎一見機不可失，立刻撲到他的身上。於是，兩個人糾纏在一塊的身影，就在菜花田中起伏，不一會兒，兩個人都爲菜花田所淹沒。很快地，紋次郎的上半身又浮了上來。瞧他的姿勢，好像正騎馬似的騎在佐七的身上。然後，他反手握住長刀，用力地向黃色大海中刺了進去。

這次並沒有傳出慘叫聲。看來傳馬佐七不是被紋次郎一刀刺在喉嚨，就是心臟上刺了一刀，因此，連哼都沒哼一聲，就斃命了。

紋次郎緊接着就由佐七的身上站了起來，快速地向小路一直跑，因爲，勘太正沒命似的追了上來。紋次郎原本是希望親分佐七被殺之後，勘太會嚇得轉身就逃。

沒想到他的推測完全錯誤。勘太此時像是已喪失理智，正發瘋似地追趕着過來，邊跑口中還邊發出吼叫聲，像頭發狂的野獸。

紋次郎一直跑到小路邊口時，才停下身面對着勘太。瘋狂的勘太居然並不停下應戰，仍然向着他衝去，一柄長刀在空中咻咻地舞着。紋次郎只好向一旁閃開，同時伸出一隻脚，絆倒直奔過來的勘太。

勘太一個倒栽葱跌進了菜花田，紋次郎的長刀毫不考慮地刺進他的胸膛。勘太呈大字形的躺在地上，四肢一陣抽動之後，就鬆弛不動了，由他身上噴出來的鮮血，染紅了四周的菜花。

沾着鮮血的菜花，與火紅的夕陽一般地刺眼。半掩西山的太陽，已將整個菜花田都染成一片血紅，予人一種悽愴、落寞的感覺，而白紋斑點的蝴蝶，却似乎與此毫無關聯似的成羣的飛着、飛着，飛在一片血紅的菜花田中。

紋次郎抹淨了長刀上的鮮血，然後才收刀入鞘，喘着氣走出了菜花田，重又踏上小路，站在

路邊，不停地深呼吸，以調勻急速的喘氣。可是，他的臉上仍然一無表情，既無殺人後的悔恨，也沒有淋漓痛快的豪情，甚至連一點殺過人的跡象都看不出。

「眞不愧是木枯紋次郎，果然名不虛傳。」

廣吉這才嘆了一口氣，但臉色仍然蒼白的沒一點顏色，似乎仍未由剛才的緊張中恢復過來。

「唉！我原來是希望木枯紋次郎能被佐七等人殺死的，沒想到却事與願違，落空了。」

長五郎邊說着，臉上露出一抹叫人難解的苦笑。看來他的膽子可不小，敢在此時此地說這種話。

「咦？這是爲什麼？你希望佐七親分贏嗎？」

廣吉不解地問着。

「這倒不是。我只是希望這世界上所有勢力龐大的親分們，以及功力高強的渡世人都能由這世上消失。」

長五郎注視着正在那兒擦汗喘氣的紋次郎。

「哦？這我就更不懂了！」

「傻瓜！只要這世上有頭有臉的大親分或武功高強的渡世人，多死一個，我揚名立萬的阻礙就少一個，總有一天，我會是個人人敬畏的大人物。」

「你在作夢啊！」

「廣吉，我說的是眞話。」

「卽使木枯紋次郎死了，佐七等人不是活着嗎？對你又有什麼不同？」

「不，傳馬佐七師兄弟等人也會與木枯紋次郎一樣地由這世上消失。」

「你又作夢了，木枯紋次郎如果被他們殺了，佐七親分他們當然就可以生存了。」

「傻瓜，你難道沒有看出佐七親分命中早就註定要死了嗎？卽使這一次他們贏了，殺了紋次郎，但如果他沒有這個，遲早他都會被桑名的多郎右衞門給併呑的。」

說着，長五郎由披風的裏面，拿出一封以油紙包好的信。

「咦？這個是……？」

廣吉先是錯愕地愣了愣，然後，一把搶下長五郎手中的油紙包。

「不錯！在濱松的茶樓中，偸走寫給大前田榮五郎信函的人不是那對男女，而是我！」

「你到底是在什麼時候……？」

「現在說這些也沒什麼用了，如今傳馬佐七親分及他的師兄弟們都已死了，這封信也毫無用途，等於是張廢紙了。看來還是把它與佐七等人一起埋了吧！以慰他們在天之靈。」

「埋了？你是說我們替佐七親分他們挖墓嗎？」

「不錯！卽使是毫不相干的人死了，我們看見了都應該替他們收個屍啊！有這種胸襟的人，將來才可能成爲名震一方的大親分啊！」

長五郎說着，還用力地拍了下廣吉的後背。

木枯紋次郎又開始拖着左脚往前走了。

「喂！請等一等！」

長五郎高聲地叫着紋次郎。

可是，紋次郎却充耳不聞，既不停下脚，也不回轉頭，仍然向前走着。長五郎似乎已見怪不怪，毫不爲忤，繼續在後面大聲說着。

「木枯紋次郎兄，在下曾多次對您失禮，請您多包涵。我們兄弟倆出來見識見識，還希望您能多照顧。這一位是庵原的廣吉，在下長五郎，又叫三右衞門，因爲曾經是清水次郎八的養子，所以，別人都叫我次郎長……」

長五郎對着紋次郎的背影大聲地說。不知道紋次郎是否聽到長五郎的介紹。他的身影已離他們很遠，很遠了。

木枯紋次郎作夢都沒想到這位在自己身後大呼小叫，雄心萬丈的年輕人，就會是日後名震天下的清水次郎長。這個時候的次郎長才二十三歲，因爲殺了一個名叫小富佐平的人，因而離鄉背

井，離開了清水港，與師弟庵原廣吉，過着流浪的生涯。

不久，木枯紋次郎就來到了小路的分叉點，由這分叉點向東走，就到相良，向北走則到掛川。此時，在這分叉路口，正站着剛才那個牽馬的老農夫，滿臉困惑無奈的表情，死命地拉着那匹一動也不動的馱馬。馬上坐的則是一臉不高興的彥十郎與阿秀。當阿秀一眼瞧見紋次郎一跛一跛的走近，臉上的怒氣更加深了。

「哇！好傢伙！你又跟來了！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不是告訴你不准再跟我嗎？你是聾子，聽不見我說的話啊！」阿秀氣得近乎歇斯底里地大喊着。

紋次郎把竹箭移到嘴唇的正中間，然後，由竹箭的中空部分吹出一口氣，就在同一時間，他又由身上拿出一樣東西，往天上一拋，那是阿秀折斷的梳子。竹箭像箭一般地飛了出去，正好插進了梳齒中，然後，再插上木製的路標上。

「哼！幹什麼！想威脅我啊！你到底想幹什麼？你這個討厭鬼！爲什麼還不開口，你是啞巴啊！快說，你到底想幹什麼！」

邊說着，阿秀邊下了馬，向紋次郎走去。

紋次郎冷冷地望着走近的阿秀，臉上仍無任何表情。

「我從來都沒有分辯的習慣！」

紋次郎總算開口了，但如果不注意的話，可能還發覺不出他的嘴唇動了動。說完這句話，他又緊閉雙唇，轉身走向掛川那條路。剛才他所說的話，不但是他對阿秀的無理挑釁所說的唯一一句話，同時，也是他這一天中所說的唯一一句話。

啞口無言的阿秀，錯愕地目送着紋次郎走入沿着夕陽餘暉的小路上，拖着長長的身影，很快地就消失在茶花田的另一方。

我的故鄉——地獄

一

越過山地，就是連綿不斷的街道，看不見任何平原，馬路一直在山間蛇行，一條淡黃的山路沿着溪谷蜿蜒下去，鄉村和宿場街，散落在高原地帶和山間。

這是一條橫過現在愛知縣北部山地穿越過南信州的街道，如今雖然被指定爲愛知縣高原，國家公園以及南信濃縣立自然公園，屬大自然保護地區，但在當時是荒凉山嶺，唯一的一條交通要道，也是人煙稀少。

這條路之所以成爲淡黃色，是由於馬糞的緣故，所以另一名稱叫馬糞街道。因爲運送物質全靠馬匹，馱馬車輛來往不絕，牠們從信州搬運米、炭、烟草、酒、柿乾和生絲，運到三河，又從三河運回鹽、茶、魚類、農具、棉織品等，如是往返運送，致使街道熱鬧非凡。因爲這條山路，

不但可在路中做生意，還可以賭博。

街道名稱，大都以目的地命名，例如同一條街連接信州和甲州，在信州的叫甲州路，在甲州的則叫信州路。所以街道進入信州後，就叫做三州街道，但越過國境的三河，就稱之爲伊那街頭，因爲它是越過信州河北上。

從三河進入信州，街道名稱自伊那街轉變爲三州街不久，就要越過赤坂山崖，現在正有兩個渡世人走着，他們幾乎以同樣速度在趕路。

今天早上，這兩個渡世人在同一時間出現在街道上，地點是三河的設樂村附近，然後以相等的間隔，馬不停蹄的奔波，一直到中午時分。

此刻，日正當中，兩人越過國境，在三河越過了信州。已經走了約有廿八公里的路，可見他們都很健脚，也是慣於旅行者。兩人的距離始終保持在二百公尺到三百公尺之間，既不縮短，也沒拉長，繼續以同速度行走。

這兩個渡世人，彼此都不認識，也無意於打招呼，根本沒有發現對方似的，不過他們一直保持此種行走的方式和速度。

走在前面的是個個子較高的渡世人，身上披一件髒兮兮的披風，腿上綁着跟抹布一樣黑的綁腿布，頭上是一頂早已裂開了好幾道縫的三度笠，只有那雙草鞋是嶄新的，予人印象不用說就是

一副流浪的渡世人。

他的個子雖然高，却很瘦弱，臉色很難看，腰間所佩的那把長刀，打造得十分堅固，跟他整個人很不調和，尤其是朱紅色的刀鞘上裝飾着鐵環和鐵鐺，似乎不勝負荷之感。他嘴裏咬着一支竹箭，是用竹枝削成的，長有五公分，另一端呈尖銳形，由他親手製成。

他的面孔沒有什麽表情，左面頰却有一道長約三公分的刀疤，眼神黯淡，目光尖銳，使人不敢接近，也無法知道他心中想些什麽，不過從那銳利的眼光掃射出去，令人不寒而慄，十足的渡世人派頭。

在後面的那個渡世人，派頭也不差，可能跟他才三十六、七歲年紀有關，但這張臉孔却遠超過他的年紀，一副飽經滄桑的樣子。他的裝束也跟前面的一樣，只是長刀沒有那麽笨重，不同的是，在他風霜的臉上，經常浮起自我嘲笑般微笑。

在前頭的渡世人，走到赤坂崖的中途停住了脚。

這裏是一連並排着許多大小茶屋（公路飯店），小一點的茶屋供一般行旅使用，大的茶屋附設有馬槽，可供馬匹使用。這時在大的茶屋餐廳裏，已坐着五六個客人，正在休息，高個子渡世人就背向着他們坐下來。

馱馬的行列已經停止了，專接待馬伕的茶屋已沒有新來的，只有前面糞場留下無數的馬糞惡

臭，但已隨着山崖的陣風飄送到遠方去了。

這兒的景色甚美，頗適合住家，自西北方可看到木曾山地，東北方可看到赤石山地山峯，上面還殘留着冬雪，但在可愛的陽光照射之下，替在這北方氣候，帶給伊那山谷一片溫暖，彷彿告訴人們春天來到了。

「這樣子眞糟糕。」

「指甲剝開後，流出許多膿，還是腫得很大。」

「你不要一直忍痛下去，如果就擱了治療機會，後果就不堪設想。」

忽然茶屋中變得喧嘩起來。四個行商，正在查看一個女人受傷的脚。她大約四十歲左右，一副行商太太模樣，身邊還帶着一個十來歲大的男孩，雖然她穿的是旅行裝，也可能是住在山路一帶的人。

她穿草鞋的右足，腫得高高的，大脚姆指甲已脫落，肉呈現出紫紅色。旅行中途無法停下休息，脚腫了只有任它發炎，這是常見的事。

「沒關係，身邊有個小孩，可以代替我的手杖。」

那個小行商太太模樣女子，面露笑容拍拍身邊男孩說。

「這位太太，你不要太勉強，不相信的話，站起來走走看。」一個行商向她這樣說。

「好，我試試看。」

那女人努力的站起來，伸出左脚，右脚却絲毫不能動彈，女人皺着眉，勉強拖起右脚，忽然高叫一聲，身子頹倒下去。

「你看，我不是說過了，太勉強是不行的。」

行商中一人抱起她來，坐在椅子上。

「可憐啊，不該休息而休息，反而使傷口更加疼痛。」

女人以不安的表情，歎氣着說。

「太太，你要到那裏去？」

「我要回飯田的城下。」

「呵，回飯田啊！」

「你看，我能走到飯田嗎？」

「不是能不能的問題，目前你根本沒法行動。」

「只有在途中找醫生治傷，不知能否走到？」

旅行本來應該結伴而行，也有個照顧，像這些行商，既善良又親切，十分替那太太擔心，有意要幫助她，可是本身也有事待辦。

「假如我們同路，往北走，別說一兩個像你這樣情形的太太，根本不成問題，可惜……」

「可惜我們的方向正好相反。」

「更糟的是，傷藥又用光了。」

「我們問過茶屋老板，他也沒有得賣。」

「那該怎麼辦？」

「只好等吧，等要往北方去的行旅來了之後，由我們拜託，請求他們揹這位太太到治傷的地方去。」

四個行商現在已得到結論，全都把目光集中在南方爬崖而來的行旅，以致於沒有發現背着他們而坐着吃東西的人。

這時候矮個子的渡世人，剛巧自南方走來，進入茶屋休息，行商們看見了，連忙上前和他搭訕。

「這位親分，請等一等。」

「我有事情想拜託你。」

渡世人停住脚，看了看行商，覺得很驚訝，然後微笑又浮現在他臉上。

「這位太太脚腫得很厲害，沒法行走，請你揹她一程，到前面去找醫生。」

「雖然有一個男孩跟在身邊，可是太年幼，幫不了什麼忙。」

「拜託你，做做好事吧！」

「只要揹到浪合村，她就可以找到治療。」

「如果浪合村太遠，前面的平谷村也可以。」

「這位親分，求求你，幫幫他的忙吧！」

行商們不停的要求着。

「往北去的行旅，又不祇是我一個。」

渡世人搖搖頭回答。

「說得也是，但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我看還是請親分幫個忙吧。」

有一個行商走出前面，向他深深鞠躬拜託着。

「雖然如此，但是我還是不能答應，因爲我向來不管別人的事。」

渡世人淡淡的笑着說。

忽然間，行商們好像一起想到一件事似的，面面相覷。

他們以懷疑的眼光集中在渡世人身上，甚至有的轉過身來，想看清渡世人的側面，或者伸長脖子，看看三度笠裏面究竟是什麼。

「是不是我的臉上，有什麼泥巴？」

渡世人用手摸了下臉孔。

「這位親分，你是不是叫木枯紋次郎？」

行商中有一個惶恐的問。

「木枯紋次郎，又是誰？」

渡世人皺着眉反問道。

「我們在路上，好幾次聽說過他的行踪，傳聞中的木枯紋次郎，就像你這樣說話，一律不管別人閒事。」

「啊！」

「剛才親分講出同樣的話，還以爲你就是他。」

「我是一個毫無名氣的行旅，沒聽說過什麼木枯紋次郎，可以說是初出道的。」

「你有親分的派頭，怎麼會是剛出道的。」

渡世人面露自嘲笑容，快步走開，他的身影很快的在赤坂崖坡路中消失了，行商們不以爲然似的，目送他離去。

「好像不是木枯紋次郎。」

「據說他經常咬着一根竹箭，剛才的人好像沒有。」

「那個人不是他。」

「奇怪得很，他居然說沒聽過木枯紋次郎，同樣是旅行人，就算沒見到，也應該聽過。」

「也不像是故意裝出來的。」

「也許他真的沒聽說過木枯紋次郎，這麼說，他對最近社會上發生的事，都很陌生，他不會是『忠七』吧？」

「忠七？」

「對呀，我們在伊那的唐木聽人提起過，他們在互相警告着，說有一個叫忠七的男子，半年前被赦免，從三宅島坐船回來，不久要回伊那唐木。說時大家面露恐懼，好像十分不安。」

「對，如果他就是忠七，被流放到三宅島十七年，就算三年前釋放出來，不認識木枯紋次郎，也是理所當然。」

「真的是他的話，伊那的唐木可能沒多久，就要發生混亂了。」

行商們又抓住了這個新鮮的話題，一直聊過不停，甚至把無法行走的受傷女子也忘記了，當然，當那個高個子渡世人站起來，也沒有人注意到。

「這是傷藥。」高個子渡世人一面付飯錢一面遞給老板用貝殼裝着軟膏時說。

「是。」

茶屋的老板接過錢和貝殼，抬起頭來的時候，高個子渡世人已經走得只見背影。

二

赤坂崖到平谷村，再走二里，就到治部坂崖，繞過治部坂崖、浪合村，從浪合村往北走六里，即廿四公里，就是飯田的城下，從這上北，就到達沿着天龍河的伊那街道。

木枯紋次郎越過赤坂崖，再爬向治部坂崖，在他估計下，趁天未黑之前，要穿過治部坂崖，再找個地方露營。

一到下午四點，馱馬車輛就不再出現在山路上，在山裏過夜是很危險的，所以馬伕一定趁天未亮就出發，在黃昏前就要到達目的地。日落對於行旅來說，是相當敏感和小心的。

木枯紋次郎加緊趕路，迅速的爬上治部坂崖，當他到山崖頂端時，在西邊已看到太陽接近山峯，整個山谷和溪水現出一片橘紅色，路邊野花，被風吹着搖蕩，與金黃色水面相互輝映。

先他而前，已有兩個人在那裏，站着的是剛才已走過的三十六七歲的渡世人，在他前面跪着的人，顯然是個剛出道的年輕小伙子，跟着到處跑差的貨色。小伙子不停的在叩頭哀求。

「看你是個派頭十足的渡世人，我才這樣誠心誠意要求你，把我帶到飯田去吧，我在這裏向

你叩頭。」

「不管你怎麼懇求，不要擋住我的去路。」

「我們和飯田的半兵衞有過節，要是獨自行動的話，半兵衞的手下一定不會放過我。」

「是嗎？」

「他們會一起上來攻擊我，把我砍成寸斷。可是飯田半兵衞子分們，都是依仗人多，欺負弱小，實際上沒什麼了不起，假如他們看到你這樣的親分和我結伴而行，吭都不吭一聲，看我們走過，所以我才敢來拜託你。」

山野是一片靜寂，所以兩人的對話，木枯紋次郎聽得清清楚楚，依然是目不斜視，漠不關心的繼續往前行，距離愈來愈縮短，聲音更加清楚。

「你們的事跟我何關。」

「不要說得那麼絕情。」

「我一向是不管別人閒事。」

「請把我帶到飯田一帶，只要你跟我一塊走，決不會連累你的。」

「我發誓，決不結伴而行。」

「那就是說，你都不肯答應。」

「不答應。」

「即使我這樣懇求，你也……」

「無法效勞。」

他們的話講到這裏，木枯紋次郎正好擦身而過，不屑一顧，像一陣風似的飄然遠去，而那兩個人也沒有留意到，剎那間過去的行旅。

「那我就不求你了。」

聲音中帶着不滿的怒意。

木枯紋次郎的背後不斷傳來兩人對話，直到他走遠了爲止。

「你到底是什麼東西？一直假裝木枯紋次郎，眞差勁。」

「你是說我在裝，……」

「哼，你不要裝糊塗，你越是不講話，就裝得愈像，什麼與我無關，什麼不管閒事，什麼不要旅伴……一直是模仿木枯紋次郎，說那些話，裝模作樣。」

「你是說木枯紋次郎，也不需要旅伴。」

「聽說就是天下美女在旁，他都不願結伴。」

對話的聲音就聽到這裏爲止。

當山崖到了轉彎地方，聲音便完全消失，只留下風聲而已。

紋次郎毫無表情，繼續向山崖路前進，不久他看到落日，當他從沿部崖下來時，黃昏的暮色已相當濃厚，浪合村就是紋次郎打算夜宿的地方，路上已見不到一個人影。

右面是一條河流，河身很廣，流入天龍河和知野河，東西跨越浪合村，在黑黑的沙灘上，隱約可見一座很大屋頂矗立在那兒，那是存放小舟的屋子，普通是不常用，但在危險時，要使用的小舟就保管在屋子裏，另外大雨後，河裏飄來的流木，也都搜集在屋裏。

紋次郎走下河灘，進入這半朽壞的小舟屋，要夜宿這是最理想的地方，在大的屋頂下，還放着三艘沒有整修過的般隻。

屋子裏面用木板隔成了幾個小房間，暗得什麽都瞧不見，却有不少流木的碎片散落在籬笆間，照地面上挖的一個個洞，可想而知，曾經有人在此夜宿，而留下了營火的痕迹。

紋次郎就利用洞穴，放入火種，將碎木片堆積在上面，坐在火旁，眼睛却注視着入口處，因爲他已聽到從河灘傳來的脚步聲。

一定是剛才那個渡世人，他比紋次郎晚下沿部坂崖，也想在浪合村夜宿，一路走過來，發現屋子有火光，當然會朝這裏來。

房門吱的一聲推開來，一條人影進來了，果然就是他，那個渡世人沒有預告紋次郎，就在門

口揭下三度笠。

「對不起，打擾了……」

渡世人伸出右手，作出寒喧的手勢。

紋次郎點頭爲禮。

「對不起，打擾你，能不能借用一下，在這過夜。」

渡世人這樣打招呼。

「隨你便。」

「那就不客氣了。」

渡世人走過來，就在營火對面坐下，雖然面露微笑，但掩飾不住臉上風霜的痕跡，在火光映照下，特別淒愴。

既然是從外島回來的，那就不必說了，雖然只是短暫時間，紋次郎也經歷過在三宅島地獄般的生活。況且已經流放了有十七年之久，要把他當做一般人看待，才眞怪哩。

如果說兩人都在三宅島待過，爲什麽紋次郎會不認識他。這也難怪，因爲流放三宅島的罪犯，並不是全部關在一起，他們分爲五個村落，伊賀谷、神着、伊豆、阿吉、坪田，不是居在同一村，自然不會碰面。紋次郎在那短時期流放生涯中，連和其他兩百五六十個罪犯接觸機會都沒

有。

「看你嘴裏咬着竹箭……原來你就是木枯紋次郎？」

渡世人眼睛張得大大，一陣子之後，高興笑起來。

「是。」

紋次郎繼續目不轉睛看着火焰。

「剛剛在治部坂崖，那個年輕人告訴我，嘴裏咬着竹箭的就是木枯紋次郎。就是上州新田郡三日月村出生的很有名的行旅。」

「我叫做上州無宿的紋次郎。」

「眞有趣，今天他們好像不服氣，說我的口氣完全跟你一樣，已經責備過兩次了。」

「是。」

「誰知就這樣和你本人碰面，這不是太有緣了。」

「是。」

「他們說你最不愛管閒事，也不願有旅伴……」

「是。」

「果然不錯，同我一樣，我所以這樣做，自有其道理，像我這樣人，一一管別人閒事，或者

結伴旅行，有幾條命都不够。可以說是處世哲學，說來也許有點冷酷，不管別人怎麽求我，一概不答應。」

「是。」

「紋次郎兄你呢？」

「是，完全一樣。」

「是嗎？我聽了之後，也就放心了。因爲剛才那個年輕人說我在裝紋次郎，使我很生氣。」

「跟我們同樣想法的無宿者在世上多的是。」

「對我來說，如果我事先聽說過你的事，應該改改口氣，說來難爲情，我甚至沒聽說過你名字，因爲我對目前社會上發生的事很陌生，請你原諒。」

「你府上那裏？」

紋次郎丟下碎木片在火裏，一面問着。這時火焰變大了，火花發出吱吱的聲音，向四處散飛。

「你問我的故鄉嗎？」

渡世人在熱得通紅的臉上露出淺笑。

「是。」

紋次郎的眼睛隨着一縷縷輕烟上升。

「聽你道出上州無宿紋次郎，而我却沒有自我介紹，雖然明知不禮貌，實在是無話可說。」

渡世人自我嘲笑般笑笑。

「是嗎？」

紋次郎不再繼續問下去。

接着是一片沉默。

不久，紋次郎把披風鋪在地上，胸懷長刀躺下來，披風就地轉了半圈，蓋在身上。渡世人也做出和紋次郎同樣的動作，兩人就隔着營火相對而睡，除了偶而伸手可及的木片投入火裏之外，靜待睡神而已。

「你就當我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

渡世人忽然又開腔了。

「我可不可以稱你名字叫『忠七』的人。」

紋次郎閉着眼，輕輕移動嘴唇。

「你說忠七嗎？」

「是。」

「本來一個人名字叫什麼，沒什麼不同。」

「聽說你要到伊那谷的唐木去。」

「我一向旅行沒有目的地，只是我的行程中要經過唐木這個地點。」

「那是說，你要就此略過唐木而去。」

「也許不可能略過去，我在唐木稍爲住一下。」

「爲什麼到唐木去？」

「爲什麼要去，告訴你也沒有用。我只是爲了要證實自己的生命，才要去的。」

「你說證實生命？……」

「正如所言，證實生命就是證實生命，我一心要證實才去唐木，別無他意。」

渡世人講話聲音含着笑意，他親口承認被釋放回來不久，對於名字叫忠七，到唐木去爲什麼，則沒有明白交待。這個渡世人一定叫做忠七，外邊風傳從外島回來的忠七，可能會回到唐木，引起當地一片騷亂，詳細情形，紋次郎也不知道，但忠七口口聲聲說爲了要證實生命，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紋次郎張開眼，望了望營火對面，因爲他剛才聽到一陣微細的聲音，是忠七拉起長刀發出來的，那把長刀非常堅固，也是以鐵環和鐵鐺鑲着刀鞘，刀柄用黑絲綁着，刀鍔是鐵角做成的，長

有二尺一兩寸，是一把大刀，作爲武器似乎太華麗點，但却有一股陰森森逼人感覺。

三

第二天早晨四點鐘，天還未亮，紋次郎和忠七相偕離開屋子，街上黑得跟晚上一樣，悄無人影。兩人並肩着，一直往北，以同樣脚步，迅如旋風般，處處有生氣，旁人看來，覺得好緊張。

「紋次郎兄。」

「是。」

「我覺得怪怪的。」

「是。」

「你不覺得嗎？」

「我和你一向都是不喜歡有旅伴，現在你和我却結伴而行，不是很奇怪嗎？」

忠七和紋次郎交換了簡短對話後，就一直默默無言的行走，任憑馱馬車輛從身邊急駛而過，兩人的脚步，從不零亂，很有節奏的走着。

不待忠七提議，紋次郎有了旅伴，眞是破天荒的事，如果說靠單方面的意志，結果變成結伴而行的情況，在以前不是沒有。可是紋次郎沒有拒絕，默許結伴而行，這是頭一次，而昨天晚上

又主動向對方搭訕，看來紋次郎對忠七態度，和平常作風不一樣。走了六里路，進入飯田，時鐘指着十時，接着是沿着天龍河伊那谷，從飯田北上之州街道向北一直到達市田原町、大島、片桐、飯島、上穗、宮田、伊那宿共有十一里十八丁，約四十六公里左右。

唐木位於伊那市前面，明天就要走到了。

到了市田原町，紋次郎和忠七走進一家小麵攤，那是一家設備很簡陋，當然東西一定賣得很便宜。

只有四個位置的麵攤，已經有兩個客人坐在裏面，一個年紀大的老農夫，一個看上去像是他兒子年輕小伙子，這對農夫父子可能是住在市田原町，運貨過來，順便吃點東西。他們和麵攤老板娘靠得很近，不曉得談些什麽，好像很起勁的樣子。

麵攤老板娘體型魁偉像一個摔角選手，既然他們彼此很親密的交談，可見農夫父子是這裏的常客。

可是農夫父子和老板娘一看到紋次郎和忠七，立刻中斷了談話。

「請坐。」大塊頭女人用懷疑眼光看着忠七和紋次郎說。

紋次郎和忠七各叫一份客飯，這是最大衆化的客飯，有一大碗飯、一碗湯、一碟蘿蔔乾。他們一面喝茶一面等待，不久，大塊頭女人端來兩份客飯。

「請付錢。」

大塊頭女人伸出手，等於要他們先付再吃，唯恐他們吃完了抹了嘴巴就走，所以對付這些髒兮兮的渡世人也是理所當然的。

紋次郎和忠七各自取出零錢交給大塊頭女人，兩人都低頭不語，只管吃飯，與其說是吃飯，不如說把食物硬塞入口裏，那一對農夫父子，和老板娘都以好奇眼光注視他們。

紋次郎和忠七吃個精光，連一粒飯、一片菜葉子都不剩。好像在等着他們吃完似的，農夫父子從隔鄰座位靠過來，麵攤老板娘緊緊跟在後面。

「你們是打南方來的。」

老農夫開口問道。

「是。」

忠七看也不看一眼，就隨口而答。

「這麽說，你聽到了一個無宿者叫做忠七的傳聞？」

那個老農夫接着問道。

「不……」

忠七搖手否定。

紋次郎垂下眼皮，沒有反應。

「你什麽話都沒聽到？」

老農夫現出失望的語氣說。

「是。」

忠七點點頭說。

「雖然你們沒聽說過忠七的事，但此後，兩位都有麻煩。」

「那又爲什麽？」

「因爲很多人在前面，嚴陣以待，看見渡世人或無宿者，一定會找麻煩。」

「是官差嗎？」

「不，他們是唐木一個叫做助造貸元的手下們。」

「你是說唐木的助造親分。」

「在這之州街道也有三四個貸元，但若像唐木助造那樣惡劣的親分，再也找不到，他是專門找正經人，無惡不做的親分。沒有比他名聲更糟的。」

「不是揷嘴，但老爹，唐木的助造親分就是缺少那一份力量。」

「那當然啦！就提那賭場，除了唐木、八幡宮，沒有一個像樣地方，另外在唐木的岩清水宮

，收一點地盤費，在這樣貧窮的親分底下，那能聚集太多子分，唐木助造手下頂多十個人左右。」

「這樣一個不出色的親分，你們爲什麼容許他作惡多端。」

「那是因爲唐木街上的人，對助造是言聽計從，而且不但言聽計從，還有一個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那是說……」

「那個唐木街上的人民，曾經求助於助造，那已是十八年前事，不少人家，從老子到兒子，換了一代，可是老子的債，到了兒子一代依然保留着，因此唐木街，現在仍受助造控制着。」

「你是說十八年前的事嗎？」

「雖然唐木的助造，如今是一大把年紀，卅剛過，從那時起就率領一般小伙子，到處闖禍。」

「是嗎？」

「那是個有趣的故事，你聽了也不會吃虧。」

老農夫舔了舔嘴唇，好像已找到講話對象，本來他就是一個愛講話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方，總有講不完的故事。雖然忠七和紋次郎，都保持沉默，可是老農夫不以爲意，繼續說下去，故事

本身的確非常吸引人，在十八年前唐木發生的事，對平凡已極的地方來說，是一件十分富有戲劇性的事。

當時唐木街上，有頭有臉的是一個叫做大野屋吉兵衞的人，他本來是貧農出身，白手起家的傳奇人物，他掌握通往伊那谷街道的地盤，靠馬路邊餵食馬匹而賺了一大筆。

在唐木，原來有鄉長管理宿場，同時也肩負市場公差，可是大野屋吉兵衞却遠比鄉長更具有發言權。

當時唐木的助造，倚杖大野屋吉兵衞的撐腰，一天一天擴大他的勢力，而大野屋吉兵衞也適當的利用助造。

有一天，一個名叫弁之助的男子來訪唐木，這個弁之助有酗酒惡癖，在酒店喝醉了酒竟和當地人士打起架來，當地人約有五六個，借着酒勢將弁之助殺死。

殺了人，要吃上官司。況且弁之助又是信州中野的代官陣屋中所僱用的嚮導，是一個官差，所以全鎭人都相顧失色，那個弁之助就是爲了追捕盜賊一路循着線索，到唐木來的。

打死官差，這件案子非同小可，而在那羣滋事者中還有頗具勢力的兒子，所以唐木有勢力人家，開會商量處理善後，決定交出其中一人來，那麼選擇誰是犧牲者便很爲難了。

這時大野屋吉兵衞發言說，找一個和本案無關的小伙子如何？於是唐木勢力家就把這件事一

切委託大野屋兵吉衞去辦。

大野屋吉兵衞所看中的是個今年十七歲的忠七，他是個貧農的次子，上有父母，一個哥二個妹妹，他之所以會被選上自然有它理由。

大野屋吉兵衞有個女兒叫阿仙，正當青春二八年華，却愛上了忠七，但作爲一個暴發戶的大野屋吉兵衞想把女兒嫁給有勢力人家作媳婦，也是人之常情，可是阿仙一心愛着忠七，無論父親如何苦勸，都沒有效果。

長此下去，恐怕阿仙和忠七私訂終身，豈不要成爲街坊笑談，閒言閒語對阿仙將來極爲不利，但如果要阿仙勉強答應父親所提婚事，一氣之下說不定投天龍河自殺。所以大野屋吉兵衞一直在苦悶着，如何把忠七從大家眼前消失，那是唯一辦法。

大野屋吉兵衞就去會見忠七雙親和他哥哥，開門見山要他們照他所說的話去做，只要交出忠七，吉兵衞會付出五兩金子作爲代價。忠七家人拗不過對方有錢有勢，而且五兩金子對他們也是一大幫助，所以答應交出忠七，任由官差去處置。

唐木助造就在大野屋吉兵衞唆使之下，派許多子分毆打忠七，然後綁起來，另由兩個子分作僞證證人，說他們親眼看到忠七殺人，於是殺死弁之助的兇手便是忠七了。

忠七在信州中野的代官陣屋中接受審訊，被逼認罪，關在囚車中送到江戶。忠七之認罪，是

爲了雙親和哥哥以及所有唐木居民，都認爲他們必須這樣做。

大家都以爲忠七此去，必凶多吉少，必死無疑。沒想到他在江戶官衙中審判結果，放逐外島，因爲法官認爲他們是因喝酒打架，雙方都有不是，所以忠七被流放三宅島。

殺人主凶是終身刑，不可能期望釋放，忠七在三宅島過了十七年歲月之後，意料不到一個好機會降臨，那是半年之前，德川將軍到日光參拜靈廟，趁機大赦天下，忠七也被選上，成爲三宅島釋放者之一。

故事的內容是這樣。後來唐木街上人們，對於這個沒幹過壞事的忠七，而把一切責任推給他，深感不安。

老農夫以這句話結束故事。一向談得很開心的老農，到最後口氣也變了，似有無限感慨。

「唐木是不是一連發生許多不幸的事。」

忠七面露微笑的問。

「一點不錯，首先以五兩金子出賣忠七的父親和哥哥，在田裏被雷打死，母親掉落在井底，二個妹妹十五年前被賣身了，行踪不明。所以唐木的人很恐懼，以爲是忠七的靈魂在作祟。

再說大野屋吉兵衞家突然失火，一夜之間片瓦不存，淪爲乞丐，他本身也被一頭野馬踢死。大家都傳這是忠七靈魂在作祟。」

「那個叫阿仙的女孩也死了嗎？」

「不，阿仙在大野屋吉兵衞死之後，很快被唐木助造接過去，她現在在官裏是老大姐身份，和助造生了個女兒，叫阿市。」

「啊？是嗎？」

「半年以前，大家得到一個消息，忠七蒙受大赦，這時，唐木全鎭的人都十分的震驚、害怕，怕忠七回來報仇，殺人放火，給唐木人一個好看。」

「這麽說，忠七就快要回來了。」

「聽說忠七在這半年裏到處流浪，後來在春天時候，他走過信州，在十天前左右，有人看到好像是忠七行旅在遠州森町行走，五天前進入伊那街道。看樣子，會從南邊進入伊那谷，所以唐木街道謠言滿天飛，大家都沒有好日子過。」

「那眞可憐。」

忠七微微笑着說。

「可憐的還是像你們這樣的行旅，因爲唐木助造手下們正在殺氣騰騰，也許對你有所不利。」

老農夫以同情眼光看看忠七和紋次郎，紋次郎站了起來，既不講話，臉上也毫無表情，接着

忠七也站起來，笑了笑。

四

從市田原町經過之州街道，北上大島、片桐、日影坂崖，走過飯島，進入遼濶的松樹陰影中，太陽已日漸西落。紋次郎和忠七決定在松林深處一個佛堂住一晚，在佛堂前有一小屋，如今已是無人居住的荒廢處，在那應該可以架起營火過夜。

紋次郎取出變硬了的餅子，而忠七則取出魚乾來，就在火上烤了一下，各人吃各人的。

「聽說旅行從不結伴的你，今天一天都跟我結伴而行。」忠七一面露出笑容一面吐着魚骨說。

「是。」

紋次郎說着，慢慢的吃餅。

「可憐啊……明天我們還要繼續同行。」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因爲互相認識了，決不會成爲累贅的。」

「說得也是。」

「可是我還不知道你心裏安的什麼心？」

「當我們明天到達唐木時，我很可能成爲你的累贅，紋次郎兄，是不是這麼想。」

「是。」

「你不要多心。」

「是。」

「我只告訴你去唐木，去一下馬上離開而已。」

「是。」

「我一點都沒有去唐木向衆人報復之意。」

「是。」

「事實上，我從唐木送到信州中野，再送到江戶，我心中充滿了怒火，甚至五臟六腑都要爆炸。」

「是。」

「如今我的心胸是一片空空如也。」

「那又爲什麼要走到三州街道來？」

「我想看一看唐木。」

「是。」

「我只是要路過唐木，爲什麼要去，昨天已告訴過你，爲的是要證實一下生命。」

忠七露出微笑。

「要去證實生命……」

紋次郎不知不覺又重覆一遍。

「回想起在牢裏生活，現在眞是天堂一般。」

忠七就此躺下，伸一個懶腰。

「你在三宅島被關在那兒？是北面？還是南面？」

紋次郎身靠牆壁，在問。

「就在坪田村關了十七年。」

忠七又露出微笑，好像在懷念以往時光。

「坪田村南端嗎？」

紋次郎閉着眼問。

「你是？」

忠七說話的時候，發現紋次郎的一臉笑容消失了。

「我認得叫神着的地方。」

紋次郎閉着眼說，一點表情也沒有。

「原來如此。」

忠七臉上再次出現笑容，只是如此而已。他很懂得流放外島的規矩，從不問放逐多久，爲什麼被放。

「這麼說，你應該覺察出一個人被放逐十七年後把懷恨和報復的心都會放棄的……」

忠七這樣說。

紋次郎和忠七都閉上眼，聽着松風聲，不久兩人都墮入睡眠，營火也逐漸變小，隨着睡眠而消失了。

早上五點，紋次郎和忠七穿過松林中很長的一段路程，再越過因切的關口，過了馬瓜原，一里左右就到上穗穗一里後的宮田，宮田二里半到伊那宿。

唐木就在伊那宿前面，從宮田走了一里路，午前八時的時候，街上由於馱馬以及行旅往來，顯得十分熱鬧，只是腰佩長刀的行旅一個也看不到。

腰佩長刀的行旅，一聽說唐木將會有騷動，大家都不類被捲入禍事，不是就此原路折回，就是改走別路，就是改走別路，所以從宮田思步北上的行旅，只有紋次郎和忠七一對。

兩事已走到下小出村，看到前面的庚申塚，有二男子站在那兒好像是等人，一老一少，老的看來是地方上的長者，年輕的好像是佣人。

老人發現紋次郎和忠七，立刻走上路中央，站在紋次郎和忠七面前，擋住去路，忠七抬頭看了老人一眼，這時老人不由得全身發抖。

「你是忠七……跟十八年前一點沒有改變。」

老人高叫一聲，拿起忠七的手。

忠七被老人一邊拖向路旁一邊問。

「你記得嗎？忠七，我就是唐木的伊佐衞門。」

那個老人等忠七走到路旁，就面對面向他說。

「伊佐衞門這個名字聽過了，是不是鄉長？」

忠七似有所思的瞇着眼問。

「當鄉長是以前的事，現在已經退休了，每天到廟裏燒香念佛，就這樣打發時間。」

「不管怎樣，好久不見。」

「人的傳說，果然不錯，大家都說你會回到唐木來尋仇，自從聽到這個消息後，我每天都站在這裏，等候你。」

「就可以先去通風報訊。」
「不是的，我自己決定在此地等你，在你未進村子前，好改變你的念頭。」
「改變什麼念頭？」
「當然是改變你向唐木尋仇念頭。」
「忠七，你一定深深怨恨我們，也許你想，我那有權力勸阻你，可是忠七，一切一切的都過去了，卽使血流十步，也無法挽回已成事實。我求求你，忠七，請你就此止步，回去吧！不要到唐木來。」
「你等一等，如果你想報仇，就先從我一個人開始吧！千萬不要走進街上，從原路回去吧，這是我替你準備的一點路費，雖然數目不算太多。」
老人說完話，就把雙手伸在忠七面前，差不多有十枚小判，發出閃閃金黃色。
「你不要誤會。」
「忠七說着推開老人的手。
「忠七，求求你，你看，老漢在此有禮了。」
老人捧着小判合起雙掌。
「我只是路過唐木而已……」

忠七自我嘲笑般苦笑着說。
「誰會相信你說的話呢？」
老人使勁的搖首喊道。
在老人背後的年輕人，忽然很快跑向北方去了。
這個小伙子斷定老人的慰留一點也不管用，所以要趕快到街上通知大家，忠七已來到街口了。
「我既無怨也不恨。」
忠七這樣說。
「什麼話？唐木街上的人，那一個不是你的敵人？」
老人想把生命拿來作賭注一般，臉色蒼白的說。
「我在島上待了十七年，使我深深感覺，能夠留下這條命，眞是奇怪，到現在，已談不上什麼仇恨了。」
「你眞的不恨唐木的人。」
「是的。」
「甚至也不恨，以五兩金子出賣你的雙親和哥哥？」

「聽說我的雙親和哥哥都不在世了，雖然如此，我也提不起勁拜一拜他們的墳墓，阿仙怎麽樣了？」

「自從你被解送江戶不久，大野屆的房子失火了，整個被燒燬了，吉兵衛又被馬踢死了，而阿仙隔天就投入唐木助造的懷抱。」

「阿仙也怪可憐的，爲了活下去，也是不得已。」

「你對於阿仙，一點也不生氣。」

「是。」

「那麽，爲什麽來唐木？」

「我只是路過，順便看一樣東西，看過後，我發誓再也不踏進三州街一步。」

「你想看什麽？」

「我要證實生命。」

「生命……？」

「是的。」

「那你的意思，還是要砍殺某一個人。」

「反正你不要管我的事。」

忠七開始往前走。

「等一等，忠七——。」

老人說着抓住忠七手背。

忠七揮手甩開老人，老人沒防備來了個倒栽葱，目瞪口呆的望着忠七離去。

忠七和紋次郎並肩走向北方，過了兩個村落，表木、澤渡，唐木就要到了，左邊都是山脈，右邊是天龍河，中間是一片廣大原野，盛開着李花、棣棠花。

以唐木的市鎮爲中心，伊那谷既幽靜又美麗，在市鎮南端，有一個岩清水，據說此地的靈泉可以防止百病，於是從遠道而來喝泉水的行旅，絡繹不絕，而這岩清水也在助造管轄下。

過了岩清水不久，有五六個在那等待，可能是接到忠七要來的通知，被派到此，一眼看得出，他們是唐木助造幫派中師兄弟，一共有五個，其中有一個是十七八歲的女孩子，皮膚白細，街上姑娘家打扮，但那小巧可愛的臉孔却繃的很緊，沾上點江湖氣味，眼光露出一股敵意。既然站在那羣小伙子當中，想必是助造的女兒阿市。

「等一等，站住。」

女孩尖銳的聲音，彷彿要刺進忠七心裏，忠七和紋次郎停住脚步。

又有個小伙子，舉舉腰裏佩的長刀。

「你就是忠七嗎！」

說着女孩交叉着手，走出到前面來。

「是。」

忠七面露微笑的回答。

「我就是唐木助造的女兒阿市。」

「初次見面，你好！」

「你胡扯什麼？」

「這算是你跟我打招呼？」

「你爲挑戰而來，說什麼初次見面，你不認爲玩笑開得太大了。」

「說挑戰，未免誇大其辭。」

「難道你不是？」

唐木的人們也眞是，好像壓根兒認爲忠七一定會鬧翻天。

「我說忠七，唐木市鎭的人們，我不管，只要動了老爹頭上一根毛，我阿市決饒不過你。」

「我爲什麼要跟你們動粗。」

「你不要裝蒜！你最大的目標，當然是我爹和我媽。」

「越說越遠了，我既沒拔出長刀，又不會在唐木待半小時以上。」

「不留半小時……？」

「是。」

「這麼說，你到底來唐木幹什麼？」

「我有點事，想到唐木八幡廟。」

「你去八幡廟做什麼？」

「我想證實生命。」

「證實生命……？」

「是。」

「到八幡廟去，不等於猜謎嗎？」

「猜就猜，管你什麼事。」

「你要說清楚！」

「我想沒有向你說明的義務。」

「你想違抗我？」

「反正只有小半時而已，希望你不要多管閒事，我到八幡廟證實生命而後，立刻離開唐木，

再也不來三州街道。」

忠七淡淡的說，然後以眼神示意紋次郎離開。

五

阿市這個女孩，嬌生慣養，個性好強，越是不要她管，她愈要過問，加上年輕女孩子的單純，形成我行我素的獨特個性，再說看到紋次郎和忠七在一起，更激起她的好勝和爭鬪心理。

「忠七的旁邊是不是木枯紋次郎？」

「看他嘴裏咬着竹箭，一定是紋次郎。」

「好一個忠七傢伙，竟然帶了木枯紋次郎作幫手。」

「他可不是等閒之輩。」

「他想委任紋次郎跟我們週旋，忠七本人則到鎭上來大鬧一頓。」

小伙子七嘴八舌的聲音，深深刺激着阿市。

「大家跟着我，你們的視線一刻不要離開忠七。」

阿市向小伙子下令，自己站在他們前面指揮着。

現在是忠七和紋次郎比肩走在前面，阿市和五個小伙子在後追趕，他們距離只有四五公尺。

右面不遠是長滿松林的丘陵，松林密集深處，有一座廟，隱約可見，果然就有一面很大牌坊出現大家眼前──上面寫着唐木八幡廟。

在牌坊前，並排站立着幾個人，他們雖然穿着便服，一看得出，都是當地渡世人，共有四個，中間是五十多歲大塊頭的男子，以及一位三十多歲的女人，那五十多歲男子雙手叉腰，挺起胸膛，一副虛張聲勢，實際上，緊張得臉色蒼白。

「這位是唐木助造親分大爺吧，看你年紀好像一大把……」

忠七停住了脚，很有禮的向大塊頭男子哈腰。

「你是忠七吧？」

大塊頭男子這樣低吼一聲，想勉強露出笑臉，可是硬繃繃的臉，怎麽也笑不出來。

「呵，這位是阿仙大姐，好久不見了。」

忠七以笑臉看助造身邊女人，不論是神情，語氣絕無一絲一絲酸溜溜味道，但女人却驚慌的躱到助造背後。

阿仙好像已過三四十歲以後中年女子，身上已經沒有嫵媚的氣味，她的眼神黯淡，臉上無限憂鬱，落落寡歡的樣子，和女兒阿市剛好相反，給人印象是安祥沉靜。

助造以銳利眼光注視紋次郎，好像要穿透三度笠，不知裏面隱藏了什麽樣面孔。

「我們偶而碰在一起，所以就結伴而行。」

忠七解釋着。

「我是唐木的助造，既然是旅行的渡世人，應該懂得江湖規矩。」

助造這樣子跟紋次郎打招呼。

「我是上州無宿的紋次郎。」

紋次郎點點頭爲禮。

「木枯紋次郎！」

助造放下叉腰的雙手，不知不覺退後一兩步，同時他的子分們也手按刀柄向四處散開。

「紋次郎，走吧。」

忠七催着同伴竟自往前走，紋次郎跟在後面。兩人越過牌坊，拾級而上，好像助造和子分們由後面追來，但兩人頭也不回爬上去，石階上又是一個牌坊，再往前去才是被松林包圍的廣大廟宇。

忠七走過石階的路一直走向三寶殿。

「你要證實的生命就在這？」

紋次郎邊走邊問。

「是。」

忠七露出微笑說。

在三寶殿前，走了十七里之後，忠七轉向右邊，那是繞過三寶殿另一條路徑，地面被青苔覆蓋着，空氣中因陽光稀少，有點濕漉漉，不管是建築物，或是生長的樹木，都充滿着古色蒼然，好像時代的變遷在這裏沒有起什麼作用。

「等一等。」

有女的聲傳過來。

忠七轉過身來和阿仙面對面站着，助造，阿市以及九個子分慢慢跟上來。阿仙本來有話要講，被忠七正眼一瞧，不由心虛低下頭來。

「我說阿仙小姐，讓開一點，這兒沒你的事。」

忠七一手搭在阿仙肩上，使她轉向後，同時手或粗暴了點，推了她一下，阿仙因此在這長滿青苔的地方，滑倒了。

「忠七，好傢伙，你想對我母親怎麼樣？」

隨着叫聲，阿市臉色驟變，跑了上來。

忠七和紋次郎背向阿市，越過三寶殿右側，走進角落邊大柱前，他們根本沒把阿市擺在心

裏。

「好傢伙！」說時遲那時快，紋次郎聽到逼近他們的阿市發出喝斥的聲音，不覺轉過身來，但爲時已晚。

阿市雙手握緊長刀，已整個身子連人帶刀刺進忠七背後。

來勢洶洶，甚至發出「碰」的刀撞擊聲。

忠七沒有防備，忍着痛衝向松樹林，抱着松樹樹幹，後背則呈現弓狀。阿市的雙手執刀透過披風，刺上忠七背部，將刀子拔出時，用力過猛，撲通一聲，跌倒地上。

有個年輕小伙子從旁邊跳過來，想在忠七身上補一刀，但紋次郎比他更快，擋在身前，腰一旋披風翻起，而長刀已插入小伙子腹部，小伙子滾落時發出淒厲的慘叫聲，隨着身子消失在另一端，然後四周恢復一片寧靜。

忠七的披風沒有沾一絲血跡，可是身上的血液從披風裏面一點一點滴落，這是忠七緩緩轉身，將身上倚靠在松樹上，希望能支持住快要顛倒的生命。

「你們這是幹什麼？你們還不相信？」

忠七在痛苦中皺着眉，勉強拔出長刀，丟在地上。

大家的視線不約而同集中在那把看來堅強無比的武器——長刀上，每個人都露出驚訝的表情

，他們覺得好奇怪，忠七爲什麼輕易拋棄長刀，更奇怪的是，長刀落地時並沒有發出一般五金應有的響聲。

阿市伸手去抓長刀，當她撿起來時，好像一點也不重，阿市握着刀柄拉一下，但長刀拉不出鞘，原來是一把虛有其表的木刀。

「好會裝蒜……！」

阿市把那虛有其表的長刀摔向地面。

忠七以痛苦的聲音說。

「所有懷恨的心已經遠離我而去了，不想殺人，佩長刀又有什麼用，一個人如果在地獄中待過十七年，像你們那樣血腥氣都會消失了。」

忠七臉上現出淡淡微笑說。

「你胡扯什麼！等我給你補一刀。」

阿市又拿起長刀，擺出架勢。

「等一等，不要魯莽，那個人就是你的父親。」

阿仙高叫出來，阿市停住手，轉看他母親說：

「你不要胡說八道。」

這時忠七撲通一聲，上身向前歪倒。

「我說的是實話，我說忠七，你在十八年前，你在十八年前，被解送到江戶前一天晚上，前前後後只此一晚，溫存過後，你的種子就留在我身上，生下的便是阿市，到今天爲止，我沒有對任何人透露過……」

阿市雙手掩住面，整個身子拋向地面。

「我什麼話都不要聽。」

忠七說完話，從松樹根滾落下去。

「紋次郎兄……」

忠七以交點不穩的眼看向紋次郎。

「是。」

紋次郎毫無表情看着忠七。

「來到被父母兄弟出賣的土地上，這次又被親生女兒殺死，說外島是地獄，這裏也一樣。」

忠七又微微笑了笑。

「你不怕冒着生命危險，想要證實生命，到底在那？」

紋次郎問。

「就刻在角落的大柱上，你想笑就笑吧，我就是爲了想看這玩意，特地來唐木。」

忠七用手指向三寶殿一角大柱。

「那我去看一下。」

紋次郎看到刻在柱上的字，是用刀雕刻上去的，字跡和大柱顏色一樣古老。

「忠七兄，我的命，阿仙。」

刻在柱子上的字就是那樣寫——

忠七兄，我的命，阿仙。

「紋次郎兄，你上次問過我的話我還沒有回答你，你問我，我的故鄉在那，現在就回答你。」

忠次這樣說，紋次郎廻身看他。

「我的故鄉就是地獄。」

忠七吐出最後一口氣，漸漸閉上眼，在他垂死臉上上孔留下淡淡笑容。

四周又是一片寂靜。

「媽，剛才的話不會是眞的吧。」

阿市很沮喪的問她母親。

阿仙默默無言，只是搖搖頭而已。

這時助造走過來，一刀刺進阿仙脖子上，阿仙倒下身子，四肢鬆軟，在鮮血直冒之下，阿仙甚至沒有哼一聲。

「懷着忠七的孽種來，阿仙竟瞞了我十八年。」

助造的眼神迹近發瘋，他在阿仙的屍身上唾一口痰。

紋次郎一跳，他的身子縱向助造，助造很快倒下，接着紋次郎長刀刺進他的胸腹，發出幾聲悶哼，屍血滿地。

「我紋次郎現在要替忠七報仇，不管是誰，都容情不得，你們準備好了吧！」

紋次郎臉上毫無表情，看看八周男子說。

八個男子齊拔出長刀，但每個人都現出要逃的樣子，他們完全被對方壓倒，每一張臉孔都變得像紙一般蒼白，可是紋次郎全然不顧，他是說到就做到。

紋次郎偷襲擊中頭一次想逃走的兩個小伙子，一刀刺進其中一人側腹，接着刺中另一人胸部。然後迅雷不及掩耳，把刀舉向相反方向，向四個攻來男子揮動，剩下兩個坐在地上，一句話講不出來，歇斯底里發抖。

「救救命。」

「放過我們。」

他們的牙齒發出聲音，兩個男子合起手掌，一起要求他。

紋次郎一脚上前，長刀一揮，再反轉一刀砍下，右面身子頭割下來了，左側男子也倒在地上了，紋次郎回過身衝刺出去，又一刀刺進一男子胸部，無聲的倒下，紋次郎踢了他一下拔出長刀。

「嘿！喝！」

兩個男子同時發出喊聲，衝了過來。

紋次郎抬起一脚踢中其中一個，再以肩撲向另一個，兩人雙雙倒下身子疊在一起，接着紋次郎以反方向朝着他們十字形中心部位刺進。

這時後面有二個男子不容紋次郎拔刀機會，想要偷襲過來，紋次郎閃過身子，撿起地上一把長刀，仰面刺入男子喉嚨，然後一齊倒下。

「來吧！要殺就殺。」

阿市敲打地面哭叫着。

紋次郎拔出了他的長刀，納入刀鞘。

「你不要殺我！」

「不要說了，我沒有佩殺女人的長刀。」

「我不是女人，快殺！」

「為什麽不殺！」

「為什麽殺死我的父親和師兄弟。」

阿市邊哭邊叫。

「我是不善言詞的。」

紋次郎說完話，就將竹箭移到口中的中央，對準竹籤中空的部份，吐出一口氣，於是竹箭發出一縷枯木在強風中顫抖的聲音，飛了出去，不偏不倚地射中了柱上寫命的字上。

木枯紋次郎，離開了八幡廟的石階，上了街道。他的孤影，很快的向北方原野隱去，消失在春天陽光中。

郁達夫的遊記 305

郁達夫遺著　定價四〇元

●以郁達夫那名震中外，歷久不朽的文筆，描敍故國江南江北秀麗的山河勝景，一章一木均格外嫵媚婀娜！山山水水亦更雄偉壯觀，而今河山變色，再回首意黯然，郁達夫的遊記，更覺珍貴。

談文豪 306

朱約農著　定價四五元

●中外藝壇的樣品屋，從林語堂、洪通、朱銘，到沙特、海德格、孟泰爾，以及阿里、賽珍珠、威爾杜蘭等等威震國際的名家名著，朱約農先生，一一加以論列，如佛論道，妙語如珠，保證精采。

吾妻吾子 702

劉慕沙譯　定價四五元

●風趣的現代小說，精采的男女故事，告訴我們許多婚姻生活的秘密。

靈山秀水 307

邢天正・陳世空等著　定價四八元

●集二十幾位山岳名家的實際經驗和情趣，以精采的文筆，表現臺灣高山、野外的雄姿和路況，比登山手冊更實用，比一般山林文學更野、更眞、更美，奉告喜愛羣山的朋友，勿忘良伴。

月光光 703

丘秀芷著　定價四五元

●溫馨的親情、純僕浪漫的荒野情趣，以及月夜慈光，和少男少女的渾沌天眞，都是本書非常特殊的風格，一定令你感動……。

大丈夫的心理 308

東方裔譯　定價四〇元

●瞭解男人的心理，乃是一門很重要的課程，可惜却被一般人所忽視，因此婚姻問題、家庭糾紛就越來越多，也越嚴重。爲了能够享受美滿和幸福的婚姻生活，這一本書，請不要錯過！

老北平的故古典兒 309

白鐵錚著　定價四五元

●笑談北平馳名中外的食衣住行，妙訴許多幽默風趣的小故事。本書是「蓋仙」夏元瑜費盡心機向白敎授誘掘出來的瑰寶——有序爲證，保證精采。

赤地之戀 704

張愛玲著　定價七〇元

●以一個青年，在共黨暴政下的一段動人心弦的愛情悲劇，揭穿大陸僞政權的凶惡無能，以及億萬同胞的苦難悲哀！技巧特殊，風格超然，情節動人肺腑，確是愛玲文學的皇冠！承蒙許多名家一致推崇，赤地之戀是自由中國的心聲。更感謝許多推介本書的師長，默默地爲國家爲社會，建立皇浩的功德——本書曾經主管機關審核，一字不更，一句不改的准予發行，儘可堂堂正正的欣賞一部令中國人深感滿意和驕傲的文學巨著。

先讀爲快 310

孫慶餘譯　定價四八元

●以一本書的代價，獲得「揭開死亡之謎」、「史前文明的奧秘」、「多少中國滄桑」、「多少東西對抗」、「孤蓬萬里征」五本暢銷書的精華。

名人如何發揮潛力 311

東方裔譯　定價四五元

●每一個人均擁有雄厚的潛力，能够發揮潛力的人，不僅能够創造自已的輝煌成就，亦能對社會、人類、或任何團體提供很大的貢獻，而致受人看重和敬仰！

本書列舉許多位名人如何發揮潛力，從平凡而成功的實例。只要明白其中的觀念或道理，保證每一個人都能够做到，因此有許多位師長和企業領袖，都向他們的部屬推介本書，的確有眼光！希望你也搶先閱讀。

中國文化往那裡去？ 312

孫慶餘著　定價四八元

●如果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對文化前途的關懷，能够超過個別的私利和野心的追求；並且海內外的中國人都瞭解文化前途是中國未來命運之所繫，那麼本書勢必引起所有中國人的關注。

奇幻小小說 313

朱佩蘭譯　定價四五元

●集四十二篇，探討可預見的未來人類生活模式的小小說，當然比一般的科技小說更爲切實和有趣！外太空的一家電視公司，在地球的AB國交界處，以高明的建築技術，很快的矗立一座很堅固、很新穎的轉播台；AB兩國却爲此相互猜忌而起戰火，愈戰愈激烈！等其他國家來調停後，外太空的國民，已像我們看衞星轉播球賽一樣，欣賞過一場旣眞實又殘酷且激烈的戰爭實況！

女性優越的潛能 314

陳蒼多譯　定價四八元

●原作者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類學家，他從文化和社會的足跡，來解剖兩性生理、以及分析男女各種心理，發現女性竟然有很多的潛能，發現傳統的觀念——女性是弱者，是非常荒謬錯誤的！爲了瞭解和適應人類的第二女性——女性，希望你趕快看一看。

書海風雲 315

劉心皇著　定價六十元

●全書約四百頁，每一篇每一個字都是熱乎乎的，例如：國父是否見過李鴻章？胡適對競選總統的心態，和金聖嘆爲何對砍頭那麼熱乎！王國維爲何投湖自盡？以及章太炎的狂，辜鴻銘的怪，徐志摩、鄭板橋、宣統等等名士的珍聞公案，都有極詳細和權威的論例，另具許多重要史料。

曲理篇 316

朱西寧著　定價四八元

●以民族道統，揉合現代精神爲批評標準，析論大事，批判名著，落筆如揮劍，招招落實，刀刀見血，更珍貴的是：無禁無忌的「香江行雜感」，心誠言快，淋漓盡致，領天下憂時書生，振臂揮動「反共藝術化」的大旗！

燃箕集 317

丹扉著　定價四五元

●嘲嘲謔謔論是非，事事通達多開懷。這是丹扉的獨門風格，而慧龍版的燃箕集，乃集作者平生精湛又切中時弊的好文章；當然更具內涵和幽默感，保證不一樣。

說歐洲 318

韋光正著　定價六五元

●韋先生和夫人，均在歐洲攻讀學位，並結婚生子，倆人旅歐的時間，均近十年，對歐洲的民俗風情，當然萬分了然！

因此本書於文字部份，除了能言人所未言之外，精選的銅版圖片（十六頁彩色，八頁黑白）共有幾十幅歐洲聞名的勝景，都是難得一見的佳構。有此一書，不僅遠勝錄下好幾集的「大螢幕」，甚至可以獲得許多從事國民外交的資料，以及對歐洲有更深刻的瞭解。

老北平吹耳旁風 319

白鐵錚著　定價五〇元

●陳紀瀅先生的序說：民俗雖然包括廣泛的事物，也是一門值得專心研究的學問，民俗不僅會令人滋生愉快的回憶，也會令人有發揚的責任。

夏元瑜先生的序說：這本『老北平吹耳旁風』和『老北平的故古典兒』合着看就是一幅以文字寫出來的『清明上河圖』。因爲白教授確是一位非常厚道又出衆的國畫大師。

郭立誠先生的序說：白師哥他學養兼備，眞是嗇道德能文章——並且以畫家之筆來狀物繪事，更是刻畫入微，一般沒受過繪畫教育的人根本不能比。

鄉土與民族 320

尉天驄著　定價五五元

●從崇洋而自覺，又從藝術而藝術的象牙塔奔出來的尉教授，曾爲鄉土文學而飽受攻訐和誤會！但是他本着赤誠和忠心，以及熱愛國家、社會和民族的意念，一而再的將自己的理想剖白和解析，期望獲得瞭解和信任，其情其景，甚似當年的李萬居和郭國基等愛國志士，相信您及時間和歷史，會給他最公正的評判。

徐老虎與白寡婦 705

高陽著　上下册定價一一〇元

●在一個曲折動人的愛情故事裏，將詳詳細細的展示許多我國江湖所講究的「道義」，以及幫派門戶的各種「過節」，除此之外，滿淸的大官小吏的種種官場把戲，更是令人嘆爲觀止！總而言之，在名家高陽的筆下，這部小說將會令您讚賞不已！

刺 321

曹又方著　定價六〇元

●嬌嬌柔柔的曹又方，寫小說是那麽情飄飄、意綿綿，但是寫起專欄來，利口快嘴，針針見血，句句落實，這一百篇專欄文章，氣勢剛直，妙言巧語，確能針對現代人的現代病，大刀濶斧的刺剖得令人大感痛快，現代人故然不能不看，現代女性更應據爲經世寶典。

長卷 322

陳煌散文帖　定價六〇元

●陳煌這小子，您覺得陌生嗎？但是只要您接觸一下他這一本散文集，保證永遠不會忘了他，因爲他底散文是那麽地新穎和脫俗，而最重要的是，您可以從每一篇文章裏，不！應是每一個字裏，感覺到他對文學藝術的赤誠和努力，因此文章裏面的意境和格調，幾乎可以橫掃當今文壇，有江應龍教授的序爲證、看了長卷，就忘不了陳煌，這個陌生的小子。

彩霧 323

松本淸張著　朱佩蘭譯　定價六〇元

●由於教育程度的普遍揚高，爲害社會至鉅的經濟案件，越來越多，也越厲害，本書意在揭穿金融敗類，以及地下錢莊的惡毒，和財閥的無法無天，讓大家有所瞭解，幫助政府鏟除經濟梟雄，故事離奇，情節緊張，既有益又有趣。

肉彈—戰魂 324

櫻井忠溫著　東方喬譯　定價五〇元

●滿淸末期，日俄兩覇，爲了爭奪在我東北的既得利益，所引起的大戰，這在世界戰爭史上是非常馳名的，尤其是旅順的爭奪戰，更是驚天動地，鬼哭神泣！

本書作者，從後備部隊掌旗兵，晋升到作戰指揮，歷經各種類型的攻防戰，其扣人心弦，自可想象，明智如羅斯福總統，亦對本書讚美不已，令其子非看不可。凡我中華兒女，更該人手一册共擔保國、雪恥的重責。

枯月吹箭紋次郎 325

東方喬譯　定價九〇元

●紋次郎是當今日本家喩戶曉的英雄人物，因爲他底儒俠風範，遠比以往的日本武士——似如丹下左膳、宮本武藏……更爲英挺豪爽，柔如枯月，靜似荒木，而野性一發，殺殺殺，殺到寸草不留！爲義赴難，視地獄爲故鄉的氣魄，更是古今無人，難怪他的連續劇，一直轟動日本，其盛況和精彩，恕難形容。

慧龍書系 325

特價九十元

枯月吹箭紋次郎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五六號

譯者▼東方喬
發行人▼丁賢二
發行所▼慧龍文化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楊嬌娥帳戶——一〇八〇〇四號
地址：大甲鎮鎮政路三一號
北區聯絡處▼三重市福華街七號之二
電話：（〇二）九八四九八〇三
總經銷▼文星書店
地址：大甲鎮鎮政路三一號
電話：（〇四六）八七二五二二五
印刷所▼現太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大理街七六巷二弄三〇號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三十日